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十卷 第七號
中華民國廿五年
七月一日出版



南山歸隱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0 No. 7 July 1936

牯嶺　莫干山

上海銀行中國旅行社夏令辦事處開幕

地址
牯嶺　特別區三十七號內
莫干山　武康路三六七號

青島分社行　中山路六十八號

邊疆問題

中國近代邊疆沿革考

葛綏成編著　一元二角

本書內容要點有八：㊀書中分蘇聯、英、法、葡、日等章，凡關於重要的界約，靡不詳細列入；㊁本書於各地名之下，將他書不同之地名，附注於下，並每章列以異名同地總表；㊂所列界約則根據當時分界大臣抄呇存檔備案之文，比較準確，且使於稽考；㊃有許多條約雖不是界約，可是與邊疆極有關係，亦擇要採入；㊄條約中喪失地因甚注重，而對於可依據約文收回權利者，如日本海航權、帕米爾、江心坡等，尤特別詳說，使閱者得懲前毖後，以圖挽救；㊅每章之後，均總列界約簡表，又每約文中，中西年月並列，俾閱者可考見訂約時代。

西藏交涉略史

謝彬著　三角

英人經營西藏，積極進行，大有不達佔為領土之目的不止之勢。顧藏地偏在西陲，注意者鮮。本書詳述西藏之歷史地理，英藏之交通及中英締約，中英、英藏之種種交涉，及各方對於藏案交涉之意見等。茲又由原著者大加增改，重行排版，故內容更為詳盡。凡關懷邊疆問題者，不可不購備本書，加以檢討而知所捍禦也。

西藏外交文件

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王光祈譯述　六角

本書係譯自英人 Sr. Charles Bell 所著『西藏之今昔』一書，自唐代宗廣德元年吐番人寇長安一役起，至民國三年中英藏會議解決西藏問題止，計得重要文件十三篇，上篇有譯者自撰之導言一篇，長萬餘言，詳述西藏與中國千餘年來交涉之經過，為研究外交史者所必備。

新疆問題（國民外交小叢書）

八分

西康問題（史地叢書）

陳重為著　一元五角

西康僻處邊陲，知者絕少，但地域之廣，蘊藏之富，以及今日處境之危，未來希望之大，在在有詳細研究之必要。著者為熱心解決西康問題，曾親往該處實地調查數次，一切敘述，不僅可供注意此問題者之參考，並可補史地專家研究之不足，洵為研究邊防問題之要籍也。

新疆遊記（新世紀叢書）

謝彬著　一元二角

本書著者行程四萬六千餘里，就足跡所經，觀察所及，將廣大富源未經開發之新疆，敘述周詳，如財政、吏治、軍政、國防、教育、實業、外交、交通、建設等，均一一詳述靡遺。且對於財政劃界等問題，條陳意見；山川河流，相沿為地理家所錯誤者，亦經謝氏多所訂正。

元代雲南史地叢考

夏光南著　八角五分

本書計分十章。組織先後一貫，以考證元代雲南政治、地理、民族、文化進展之各方面為目的，而每章自為段落。對於元代西南社會之生活狀況，及各章遺餘史料之可供參考者，則殿之以蠡測談。吾人欲強固邊陲，謀對敵之方策，必將歷史重心，改置邊地，一洗舊史家重中夏輕四裔之迂見，方克有濟。本書之主旨，即在於此。

雲南遊記（新世紀叢書）

謝彬著　一元

本書係著者民國十二年遊滇之作，全書約二十餘萬言，凡廣州、香港、瓊州、安南、以及片馬問題之歷史與地理，法人治域之苛政，乃至雲南全省之教育、產業、風俗、遊觀等，無不實地考察，詳確記載，不獨可作遊歷者之指南，且可供關心邊疆問題及治地理學者之參考。

東三省之實況

王慕寧譯　四角

中華書局發行

二七—〇〇三

上海圖書館藏

本路為服務社會

沿線各站

一律辦理下列業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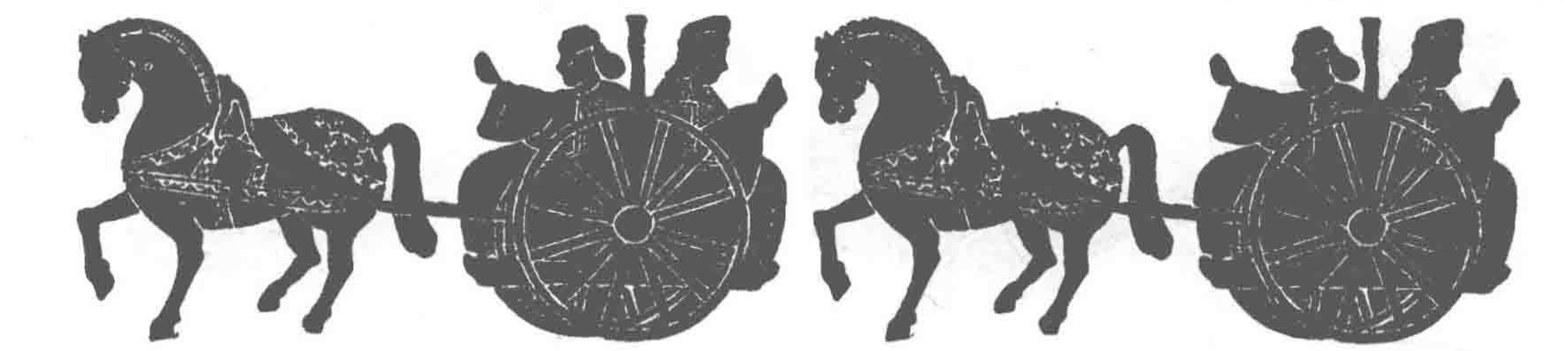
一 接送行李　二 接送包件

三 指導遊覽　四 代定旅館

五 接送貨物　六 代起貨票

詳細辦法請向車站索閱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啓



旅行雜誌

第十卷 第七號
民國廿五年七月一日出版

美術圖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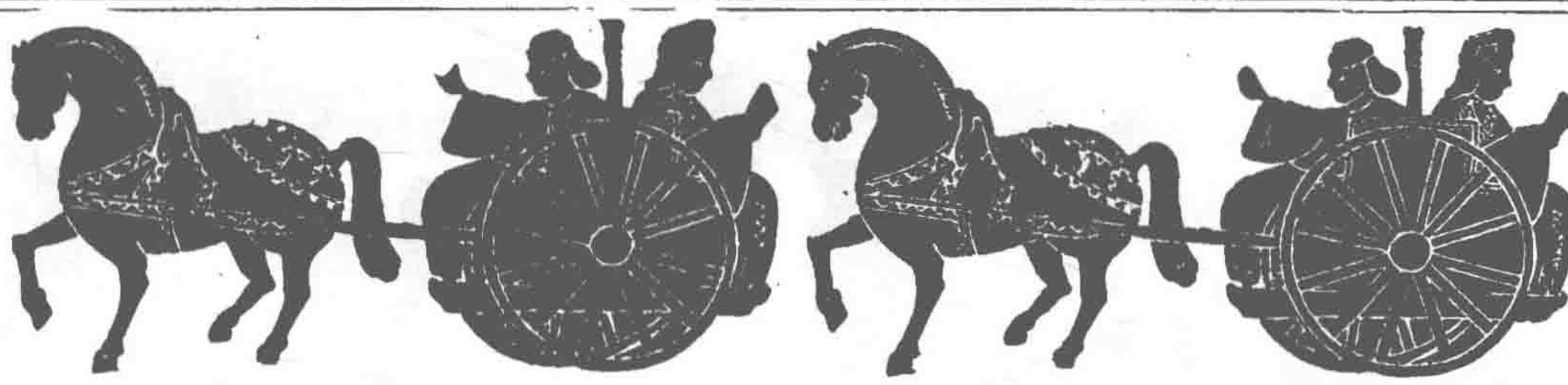
牕外雨潺潺……王勞生……一
石櫟飛瀑……郭錫祺……二
昭陵浮雕……李長之……四七
龍門造像……李長之……四八
雲崗石佛……曹曙遙……五〇

國內游記

西蓮峯下送殘春……高梧軒……三
金蘭游記……繆鏞樓……一七
雪竇三隱潭紀游……際安……二一
雁蕩紀游……陳謙夫……二三
上方山記……鉄庵……二九
漫游小記〔五〕……林散之……三五

國外游記

俄羅斯風物記〔上〕……昇曙夢 陳心純……五一
萬里雲程瞬息間……姚枏……六七
歐游散記〔十一〕……周新……七三
扶桑春游記〔下〕……劉怡厂……八一



旅行漫談

山中攝影談……王勞生……九一

交通展望

大西洋旅行的新陣線……孫恩霖……九五

小說

萬事通……秦瘦鷗……一〇五
如此江山……張恨水……一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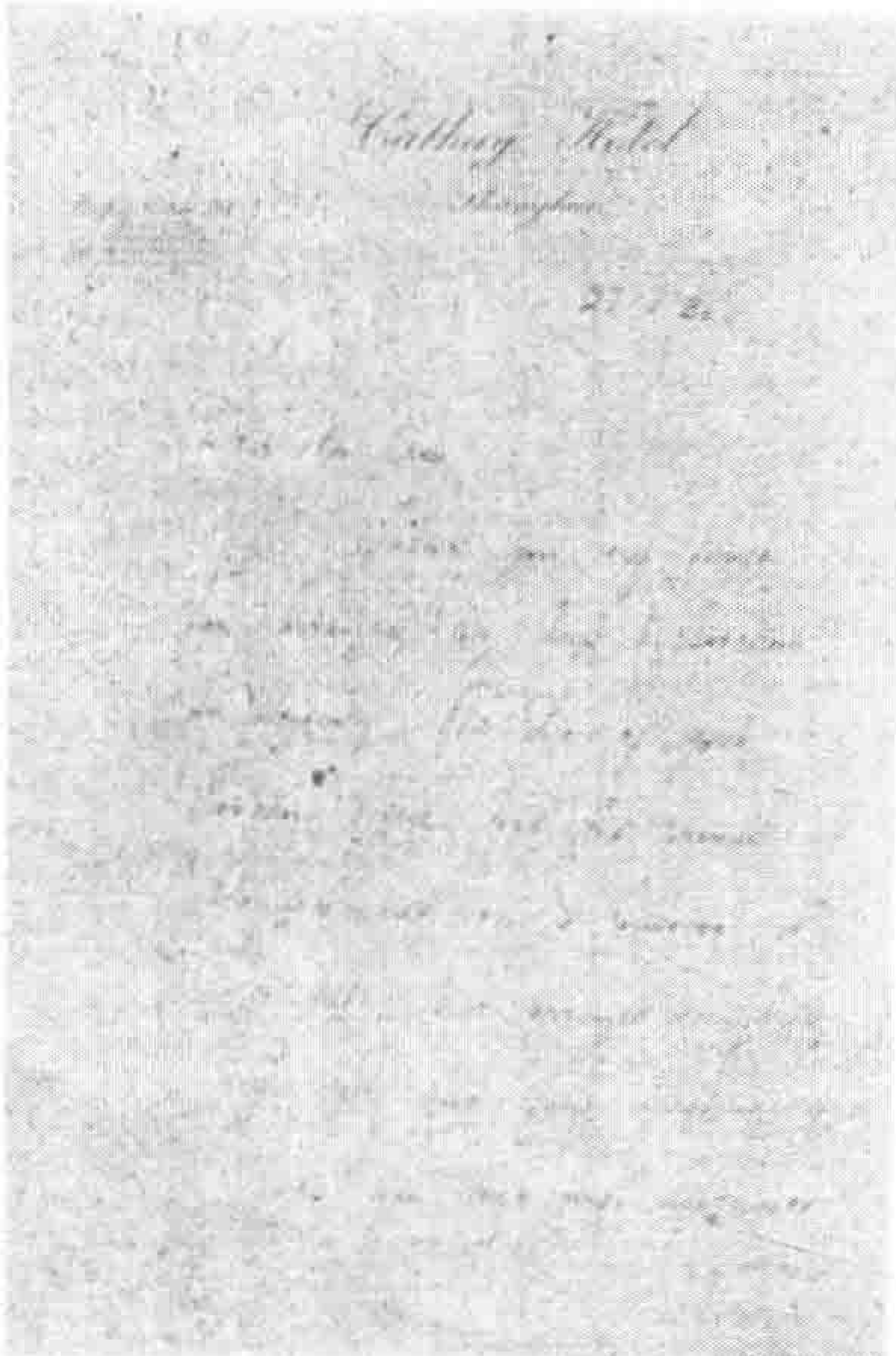
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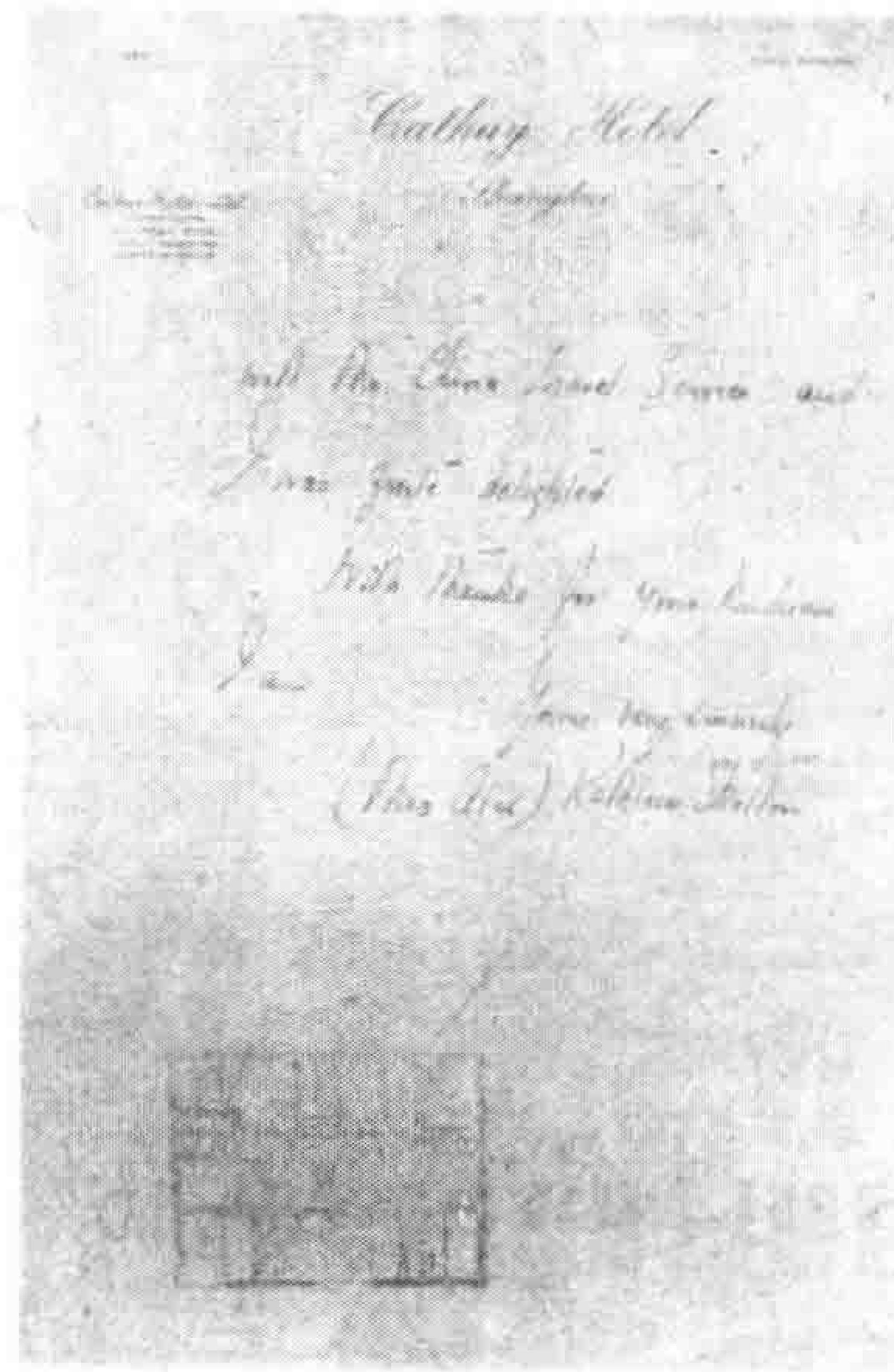
……程志政
影星訟累……一一二
廣播國歌……一一三
書家怪癖……一一三
婦女回到廚房去……一一二
每畝千擔之蕃薯產量……一一三
冰島之不景氣……一一三
無痛生產……一一三
壽媼之願望……一一三
一九三七年小姐……一一四
體隨彈下……一一四
青年國家……九〇
安全駕駛錦標……九〇
手提醫院……九〇
防匪新術……九〇
多子之黑八……九〇
票選政敵……一〇四
潘興將軍被扣……一〇四
雷鐘加速……一〇四
取暖致死……一〇四
捷克之節約……一〇四

舟車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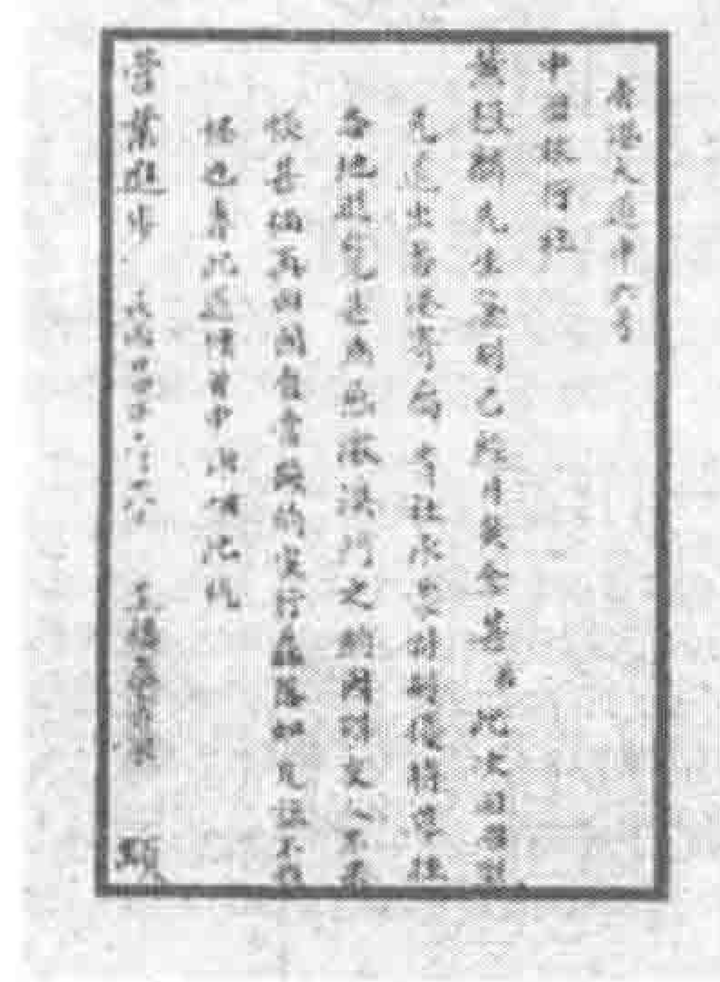
國內聯運票價表……一二三

光榮之頁


Cathay Hotel
Shangh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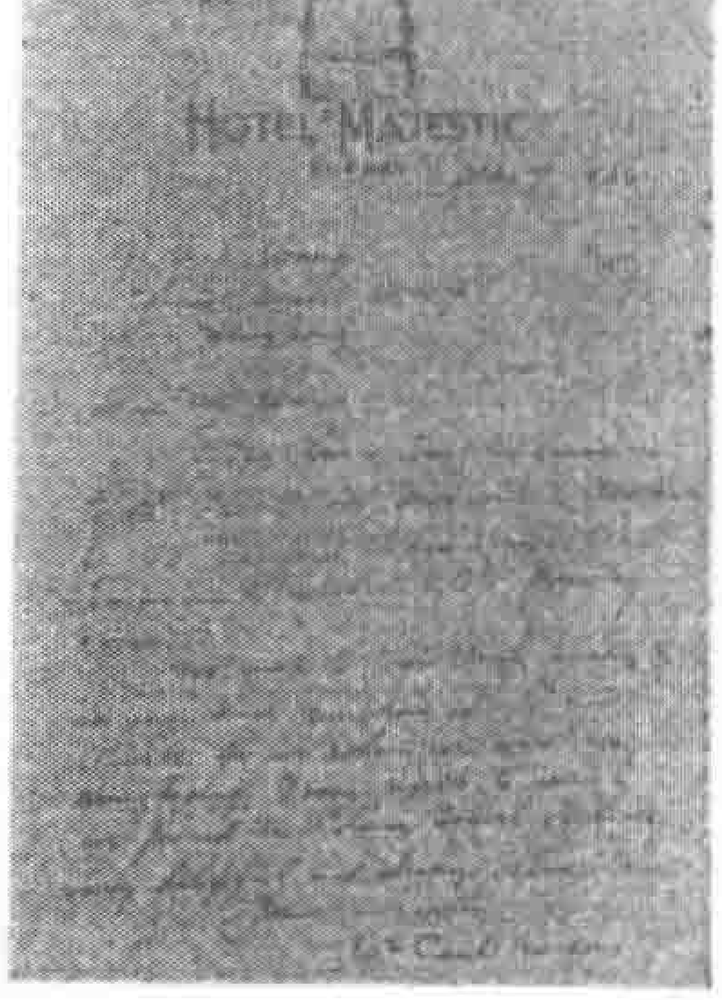

Cathay Hotel
Shanghai
with the China Travel Service and
I was quite satisfied
With thanks for your kindness
Yours very sincerely
(Mrs Alex) Kathleen Shelton

香港大道中六號
中國旅行社
黃栢麟先生鑒別已經月矣念甚　弟此次回國觀光道出香港寄寓
貴社承蒙特別優待導往各地遊覽甚爲感激澳門之約因礙友人不果
悵甚倘再回國自當踐約
貴行蒸蒸如兄諒不我怪
也專此道候幷申謝悃此
祝
營業進步
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廿八日
王福泰書柬頓



湘濤先生大鑒此次赴蘇小遊承於事前部署一切
致游觀愜適殊深感謝在蘇時由
貴分社李申褸君作伴周覽全城幷泛舟作虎邱之
游一切籌劃既極可人意且於費用方面彌復經濟
於此諸端足徵
貴社服務之佳勝余對
貴社雖初次認識然已感覺十分滿意矣用泐數行
誌謝
盛誼順頌
公綏
(Mrs. Alex) Kathleen Shelton 敬啓

栢麟先生大鑒敬啓者頃接此間孟買大英公
司通知藉悉前託交運衣箱三隻該奈而特拉
輪業已到埠甚慰甚慰嘗鄙人等在港時騁游
各處辱承
厚待照拂心感無既具見
貴社之有裨行旅信足利賴用書數語誌謝順
頌
公綏
W. Carl Rufus 敬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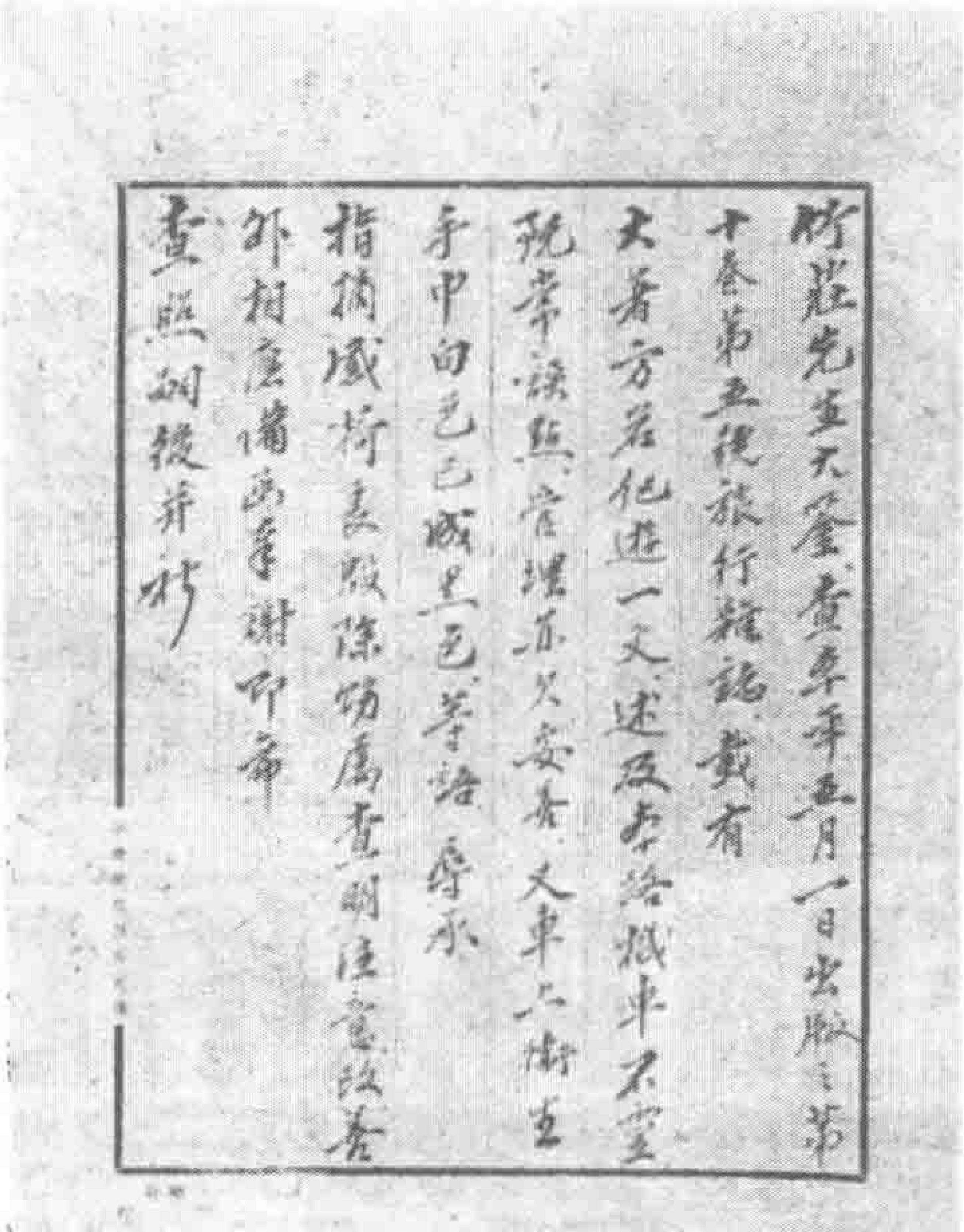


浙贛路虛懷若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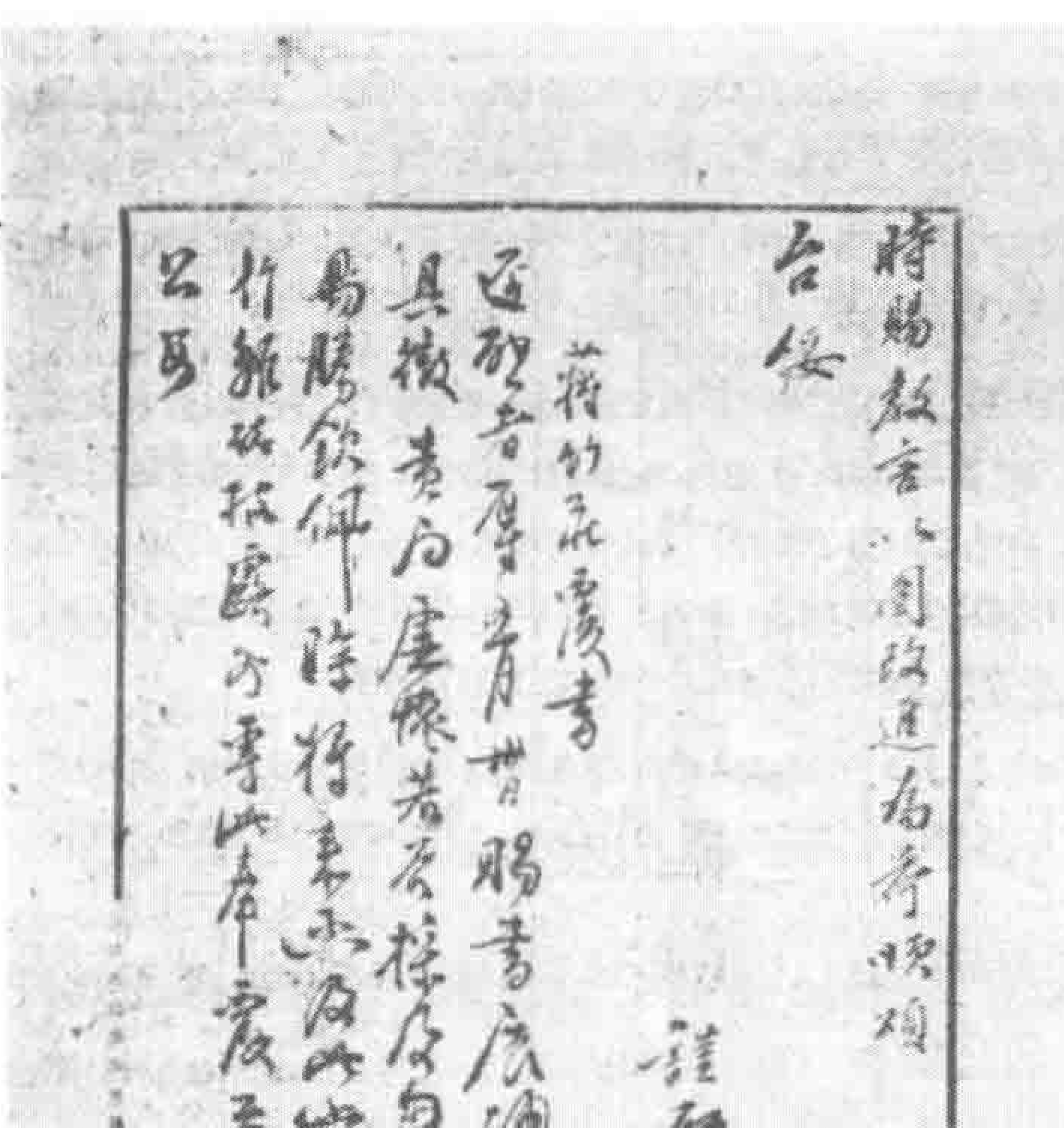
本誌第十卷第五號曾刊布蔣竹莊先生著「方岩紀遊」一文中有一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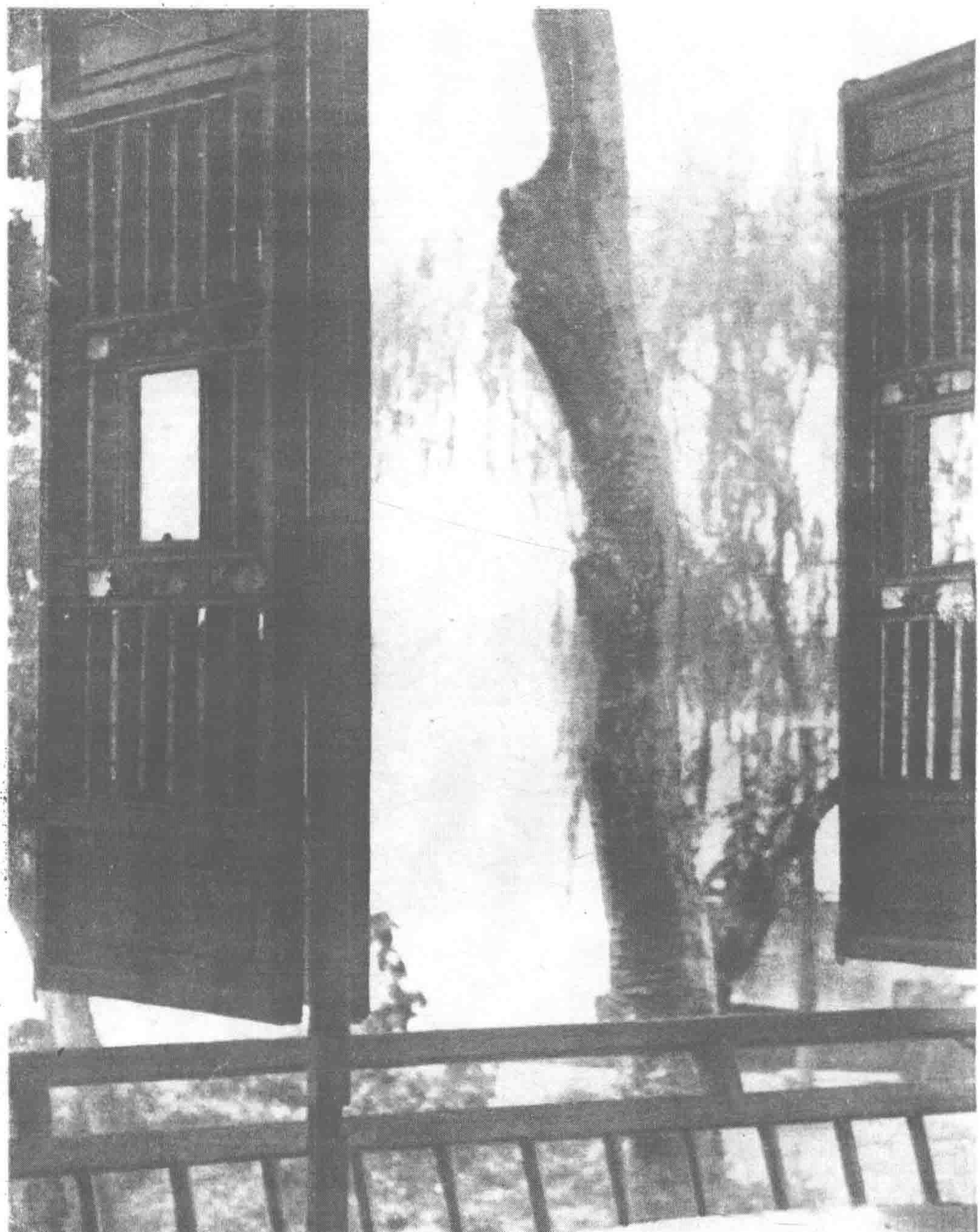
「……杭江車機車不靈既常誤點管理又欠妥車中注重衛生廢去手巾客人飯畢一律用紙是也但有客人喜用手巾者則有衛生手巾取費五分余食後向廚役索紙渠不問情由遽以臉盆手巾進手巾用紙封套之上刊明「衛生手巾每用一次祇取洋五分」似乎極廉者乃取巾視之則白色已成黑色比吾家之抹桌布尚覺不如嗟手竹槓而已衛生云乎哉……」

浙贛路當局見之即飭屬查明注意改善并馳函蔣先生道謝足徵該路辦事認眞虛懷若谷良可欽佩茲承蔣先生將原函寄社用特影印於此以見該路服務精神之一斑



竹莊先生大鑒 貴社本年五月一日出版之第十卷第五號旅行雜誌載有大著方岩紀遊一文述及本路機車不靈既常誤點管理又欠妥善又車上衛生手巾白色已成黑色等語





窗外雨潺潺

王勞生作



石梁飛瀑

郭錫祺作

西蓮峯下送殘春

高梧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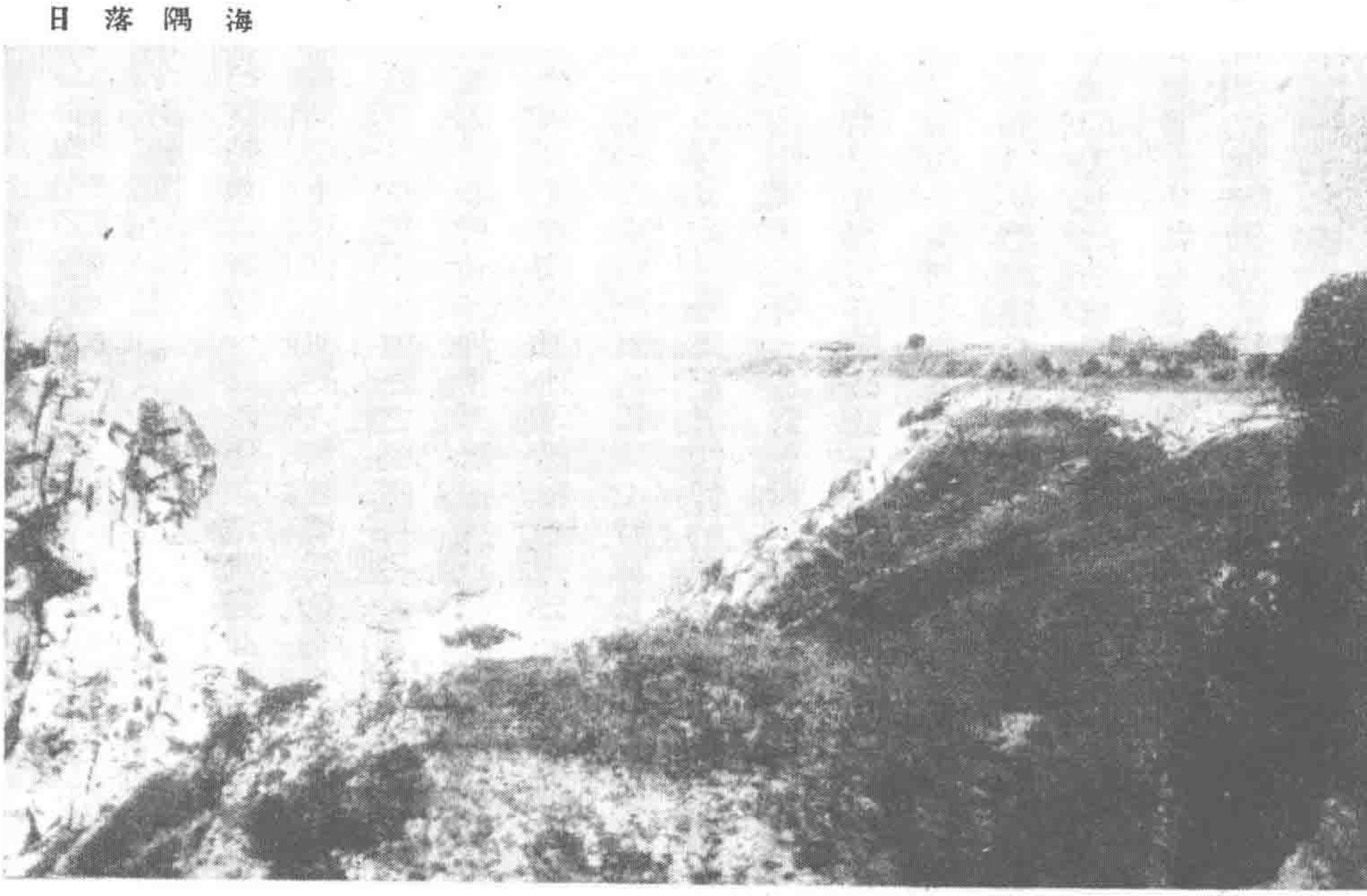
北戴河旅行片段

余性畏囂，兼復怯暑，而以勞人草草，就海上行役之繁，遂至日共囂塵，無由擺脫。則十年以來，決計一臨盛夏，即謀旅游，用資習靜；牯嶺青島，乃至莫干山普陀，幾於無不一再流連，襟痕波影，相與縈迴矣。

然而宇宙間事，甯能盡如人意；往往有預定之局，百事戒飭，而臨事忽有更張者，客歲本預計僦屋莫干山矣，因事而僦屋之說，終於罷議；漸以北游，則將赴檀柘戒壇，亦已以人告之住持，將行而復輟；迨於荏苒數月，而所願未償；則無論如何，必圖一自遣之策。最後至今年始得抽暇，作北戴河之行；北戴河風物朗麗，水淨沙明，一別幾年，時縈夢寐，得此機緣，重履舊地，如故人之相見，有不嫣然爲之解顏一笑者乎？是不可以不紀。

溯余游蹤四出，初無定址，或以與所事有連，或徒騁個人游觀之樂；北而幽燕大漠，南而海南百粵，十年以來，塵土星霜，自視爲無上之樂境。其最足低徊腦海者，莫過於北戴河之前游，蓋在民十八年，有事關外，逗留兼旬，泛松花江，登東陵北陵；所事垂了，則以北甯路遵陸歸來，道出榆關，留半小時，以人力車忽忽至關樓，一覘山海爭雄之勝勢，再前則又拓半日之

海隅落日



餘，以支路至北戴河；在同福旅館，作午餐；又信步海濱者半小時，初未暇一扣柴荆，參謁朋儕；亦更不及策蹇賃轎，謀作東西兩峯之游；下午卽以車由唐而津；若自上界之仙都，重墜於人間之地獄。惟卽此半日之力，已自信余所賞心愜意，實係於此蕞爾之海濱；雖建置無多，而心閒地遠，有勝於其他逭暑之名區者倍蓰，何意世變無常，九一八以來，風雲變色，曩時車轍之所經，却爲征戰陵夷之所在；荏苒數載，雖收邊之事，尚未易言，而寸土之完，猶欣如昔；則蠟屐所重經，正如舊夢之復拾。其爲悲爲喜之概，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矣。

此遭于役北平，期會勞形，瑣冗蝟集。偶與友人談及，爲選勝之計，衆議紛紜；而北甯某君告我「曷不爲北戴河之游？」余私意尚以北戴河爲逭暑之名區，或尙不宜於殘春，其人則曰，「北戴河風物之佳，氣候之美，用以袪熱，固臻上選；然白袷春衫之際，海濱晴砂淨水，其風物且更爲明媚而幽勝；且氣候亦不患寒凜，吾子志在習靜，此行必能飽領清娛，自參掩關却掃之樂；决不重誣，以累征人，可自信也。」余則進而訊其起居設備；因知疇昔凡市廛宴飲之戒飭，均供避暑之所需，由夏經秋，不其生捐扇之憂，減供張之備，遑論斯時，友人則曰：「近茲北戴河改由北甯路主幹經營，旅舍膳宿，均爲整年營業，初不如夏令之趁集，一閧而散。且更以交通機關之關係，輦運益形便利，則飲食且益爲精鮮；卽以旅舍言之，北甯路所剏設之賓館，卽足款游客而有餘，林木池亭之美，翦伐藻飾之勤，更有逾於前茲者，子好游涉，時時發爲臧否月旦之言，竊亦欲引之爲增重也。」余爲許可，决計遂行。

方余行前，則訪親舊，冀得一二游伴，共消永晝；而親舊朋從，適均不暇，余興會則初不因而少減。羈人海客，習爲故常，單舸輕衾，視同朱邸。廿年積習，往來於平沙廣漠之間，尚且引爲奇趣；何况地偏塵遠，一洗塵囂之樂耶。於是遂以隻身就道，先就旅行社購車票，北甯車有達天津者；有達榆關者；有逕達遼甯者。余定計欲重坐此直達遼甯之車，則定以夜車行，此爲特快車，七時許自前門發軔，次日六時；卽至北戴河，而支道之赴海濱者，卽於站臺相銜接，殊屬便利；且有直通海濱，無須換車之勞者，益爲欣然。因購來回票，於晚膳後卽行登車，偃然就睡。北甯在吾國路政界中，開辦最早，成績最優，出其餘利，以經營平綏，子母相生，此其權輿之始。余舊乘通車，情景猶縈諸腦海；此番重到，悵然於懷，則先赴二三等車，略覘國人交通之狀况。迨一睡既醒，天色已明，紅日一輪，升諸林表，且鼻觀已感清空之氣，不似在都會之中，精神爲之一振，此則郊外旅行之第一樂趣，爲最足愜心者也。車既傍站，已在海濱，海濱爲支線終點，車站用地不廣，僅供撥調列車之需，大致似平綏路之V字調撥站；然車站布置雅尙，粉堊朗潔，車站門首，植花爲小圃，已略似滬杭路之杭州站。海



海濱

濱本屬避暑之區，處處宜以優美爲主，經之營之者，蓋得其道矣。站旁人力車沿路俟客，路警爲之維持，秩序井然。余即賃車赴鐵路賓館，亦冀讀余游記者，隨車轍之所經，共余投止於逆旅，不其可耶？請先述北戴河之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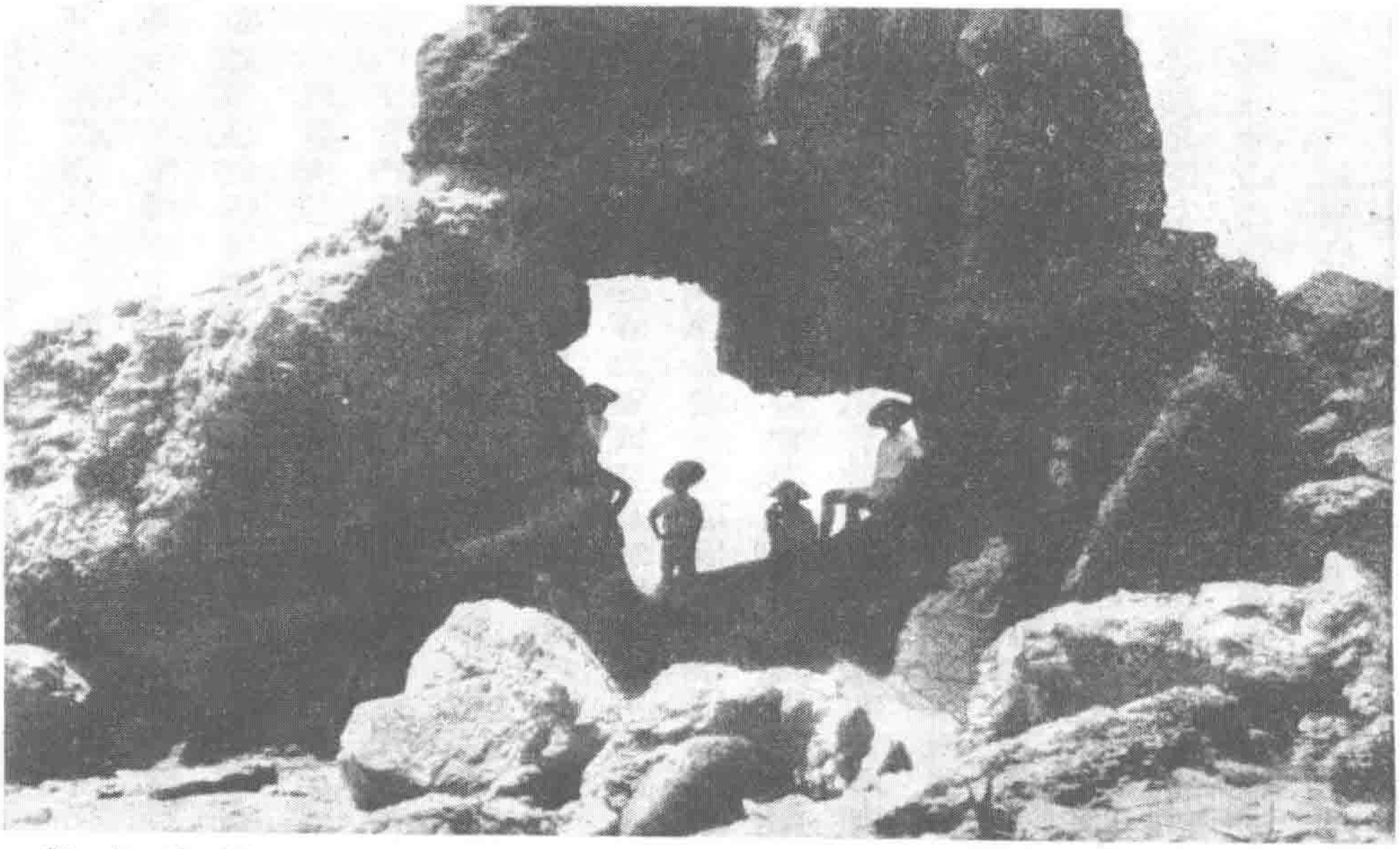
北戴河海濱，屬臨榆縣治，在縣城段南距七十里，而車站距北平則爲七百九十三里；又由站以至海濱，凡四十三里。若捨車道，而由站以直至海濱，僅十二里，策蹇亦半日即可到達。北戴河別名戴家河，按諸縣志，爲明時海運屯糧之地，屬撫甯縣境。和寨東西田水，合流以入於海，口中與獅子河會至南戴河之北，以經由蓮峯山之南，蓋戴家河實爲深河之下流也。（臨榆縣治，乃自撫甯縣分劃設置者，故志載如此，即今戴家河之西岸，亦尚爲撫甯縣境，可以知之。）

臨榆唐屬幽州，虞屬營州，商屬孤竹國，周屬之燕，迨秦以其地爲遼西郡，置十四縣，而臨榆之名，所由肇始。漢時爲驪成縣，魏晉間又嘗一改爲盧龍，武德二年始置撫甯縣，天寶以後，爲藩鎭所據，五代契丹取平州屬之，唐莊宗又敗契丹而收之，遼爲新安鎭，元隸永平路，至元間又併之入昌黎，此後屢爲分合，明初爲魏國公徐達釆邑，永樂間遷縣而設衞，至清乾隆，又割撫甯以分置臨榆縣焉。

海濱倚山面海，平疇深谷，隔絕塵境。在昔來游者罕，因之其地，亦不爲人所著稱。迨遜清光緒十九年，京奉開工，西籍工程師，勘路來此，見其潮

平沙軟，正足爲浴場；則起約中西人士，共來購地，著手營搆，而教士則尤聞風以起；於是此區區之地，遂爲舉國漸所知名。而光緒廿四年，因開平運煤之故，得秦皇島不凍港，於是有開秦島爲商埠之定案。秦皇島距海濱計四十餘里，而就中二十里間，金山嘴迤西一帶，已有西人，寄居避暑；則自不能列入商埠之內，因又劃定戴河以東，至金山嘴，沿海內向三里，以及東北至秦皇島對面，爲各國人士避暑地，准中外人民雜居之；於是海濱之游覽區計畫，遂以定案。而西人之卜築者更多，中經庚子之亂，多遭燬滅；迨亂後重加修葺，教士則多在東山之橫石嶺一帶，漸推進及於金沙嘴鴿子窩，此外商人以及海關等機關則聚於河東寨以及西山附近之一帶，其中要以德人爲尤多；歐戰事起，德人返國，於是西山區域之業產，多改售於國人；而各國使節，近年亦相繼在林泉勝處，建築居宅；因之興置益繁，而彈丸之地，幾爲暑間外交界人士集合之綜匯矣。

海濱雜居之約既定，外人皆得永租其地，投主管領事註冊，在先教會本有在內地置產之權；於是光緒廿四年有石嶺會之組織，以監理會名義，購地轉賃於會友。其會章注重於公益及衛生事項，乃至風景區域之規畫，冬季房屋之看守，凡有住宅者先納入會費，再以房屋之估價，公決年費，按大小爲標準；而以車站之東至劉莊爲石嶺會之區域，修理道路，運送穢物，成績粗具，而發展爲難。所幸民國七年七月，貴陽朱桂莘先生，避暑其間，既感開發之不宜從緩，更鑒於主權之日就旁落，於是號召當地避暑人士，剏辦地方自治，立公益會，以謀地方建設。八年六月，得內務部之批准，並行指定德國所交還之兵營地，以供建築會所之用。於是陸續修築道路，設置醫院，建設林場，培植苗圃，乃至限制蓮峯山之私人買賣，闢治山地爲公園，建設沿海浴場，而銀行郵電交通機關，以及飲食廛市，亦均日盛一日。最後自治會，遂取得全區之行政管理權，於臨榆縣組織之下，別成系統；而西人向所越俎代庖之市政事務，亦遂改隸於該會之下。該會於市政事務，孟晉推行，西人亦翕然稱譽，於今無間；自去年爲始，又由自治會委任北甯路局經營之，此地爲車道所經行，而局方於此，益加注意，彌臻美備。余嘗謂中國舊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成語，乃近數十年，海通以來，西洋教士之勢力，有遠過於僧人者；於是若牯嶺，若莫干山，若福州之蒼前山，幾於無一不爲教士篳路經營而加以盤據；直至最近數年，世界不景氣之潮流，蔓延東亞，始少少還政於我，微加斂跡，獨此北戴河，雖由西人經始於前，而莫爲之後，雖美勿彰；民八而還，即完全爲國人自立之機關所管理，而其成績乃至財力人力，無一不駕西人管理之時代而上之；來游此土者，鑒於國人自力之表現，則凡耳所聞之濤聲，目所見之松影，蓋無一而不足以激發其愛國之情緒；前徽在邇，繼起需人，厚望所屬，有



石穴奇觀

不能已於言者矣。

市政經營百端待舉，茲再撮要言之：首貴治安之維持，則先言警察；在海濱開埠之初，西人傭華人看守屋宇，謂之更房；德兵撤退之時，曾有建議仿上海等處之設立工部局者。我國以主權關係，力闢其說，遂即自立警察局所，分爲三區，以車站爲中區，東西兩山爲東西兩區，設馬步巡士，統之以局長；避暑期內，則別由天津派保安隊，以爲協助之需；而警政亦同時受自治會之指揮。是以號令既能統一，措施遂以更新，相沿至今，游覽者見崗位之精神，即足徵道不拾遺之影像矣。捨公安而言道路，則海濱山徑，本甚叢雜，平時輸運，多以騾車，偶遇天雨，泥濘沮洳，自在意中；因之民七公益會成立以後，即以西法修路，先平陂土，再鋪石塊，始加沙面，則堅固受水，歷久不敝；又以大車驢馬之損壞路面也，則於沙路之外，別增土道，相輔而行；沙路土道之間，則栽以矮樹，用爲藩籬，一碧鬖鬖，望之令人心目俱暢。且遍樹表記，指明人畜分行之道路，一望即可以了然，於是路面既獲保全，而景物愈臻幽勝；由東而西，已成者五六十里，其附屬之橋梁涵洞，凡五十四座，多用石築，亦有以凝灰鐵筋爲之者，而尤尙雅整，使有山居之風度；海灘路則障以石隄，俾得堅固。石嶺一隅，向者鄉人售地，逼近海灘，則界趾輒云至海；自自治會成立而後，即先規定海濱爲公有，不能屬諸私人，而於規畫路線之時，出入於林樾之間，繞折於巖垣之次，有至不便利者，則更與業主商定，拆除讓地，以就其規定；中西業主，亦鑒於辦事者之矢誠矢懇，亦遂允爲協助，自

行拆修，此其急公之心，亦足以爲景行之示。惟西經路通於海灘，倘少直徑，則間有假道於他人之院落者；逆臆假以年所，化私爲公，別立官道，亦當指顧可期，初非難事。至於海濱之建築，則自以負山面海爲特勝，我國舊式建築，多爲平房，宜於都市，而未必合於登臨；是以來此搆繕者，多取西式，大抵踞地較高，深廊四注，小樓翼然，用以面海；而花木之部署，林亭之修撰，則各爭其勝，各相其宜，有未可以一律概之者。全區自民國七年以後，自治會成立以來，歲有增建；迄於最近，凡五百二十餘所，而七年來所新建者，計二百七十三所，則知國人之致意於逭暑，乃至繁榮其地趾者，不可不謂之熱誠矣。

北戴河海濱，雖以避暑之一隅，然因夏季來客之麕集，當地住戶之日增，於是工商業亦漸臻繁盛；銀行則中國銀行上海銀行，均設有分行，可通儲匯；商業則夏季百貨雲集，負販亦多；而山東府綢與花邊以供西婦裝飾之小肆，亦日以興起，外此米糧油酒雜貨食品，幾於無一不備；木廠亦來設分廠，備營造包工；而下逮洗衣房靴鞋照相理髮諸業，亦頗爲發達；書肆之售小說及文房用品者，亦多賃廡以爲之。至本地則編蒲之業，爲農餘所特長，帽筐箱篋，無一非編蒲緝柳而成之，爲旅行者所必備，銷行甚廣。外此則磚石堊土，以及漁鹽之利，均爲鄉人所獨擅。農產則多旱作物，高粱玉蜀黍爲最多，亦間產馬鈴薯及落花生，本地小米亦佳，而產量不多，未足以供游客之需要。最近又有種植水果及蔬菜者，成績均優，蓋其土含沙礫，適於滋生，但能加意經營，自有利潤之收入。畜牧除家畜外，小山兔亦多；而近之畜牛羊者亦夥，西人愛飲山羊乳，謂其功効，不減於牛乳。而養蜂亦爲新興事業之一，本地所產純蜜，頗爲游客所見重。至公益會於公園中，闢鹿囿，以取鹿茸，常日爲山林之點綴，使人見其芊芊之態，食野之萍，悠然意遠，尤爲難能而可貴。造林事業，最宜於山地，惟向者居民，多貪近利，妄施斧斤；自治會則專指定東山爲林場，所植以松爲最多，此外槲榆槐椿山棗梨柳，亦均陸續添植，蔚然成林；六七年來，已有數十萬株之多，而德國槐樹，滋生既易，蔭樾亦繁，更爲海隅路濱所習見。至私人園囿，多植卉木，異種奇葩，亦日增日廣；春夏之交，偶一臨存，貼地成陰，儼然可得江山錦繡之美，迥非數十年前童山拳石之可以比倫者矣。

方余引筆述此北戴河掌故之際，亦正余以人力車由車站而至旅館之時，倦眼初回，前塵可挹，今當更引讀者，同相上道，放眼於此園林錦藻之中。人力車徐徐而行，晨曦當空，翠幕張道，清空之氣，撲人眉宇；由車站下一轉折，卽至西經路，蓋通西山之幹道也。兩旁疏籬矮築，與朱樓夏屋，爭相輝映，而無一不具庭囿之美，亦無一不具閒雅之樂；斯令吾人於抗塵走俗之餘，一接山靈，爲之深滋其愧恧者，勸移北山，稚圭於此而有感，良爲爽然可念者矣。車行道中，兩旁

間有蹇人榜驢以待賈，驢亦靜立無聲銜枚以俟，蹇人則戴蒲笠，三三五五，暢談日來之營業，乃至旅客家居之狀況，若云某宅之少君，騎術至佳，某宅之女公子，控鞭如矢；亦有及於庖丁老圃之情事者；則儕輩本屬士著，間道家常，雖生活較屬困難，馳驅用以卒歲，而常年涵濡於此山光水色之中，亦已變化其氣質，使有雅概，不似便便大腹逐利之人，見面令作三日之惡也。余本無心，聽此道塗野人之言，亦足以少破幽寂，而有時山鳥一鳴，更使人情還太古，頗憶兒時讀美人華盛頓歐文氏名著，有所謂睡谷者，此間庶其近之矣。

人力車循西經路而行，一轉折間，已見海濱，波如鏡面，風挾南薰，晴爽一碧，遠望無際；余老於行役而又慣事海行者也，每覩浪花之紋，即感無疆之樂，朋儕或畏濤瀾之險，或言舟居之苦者，余向訶而闢之，以為海若張目；然近茲二年，足跡多在腹地，今驟然重見波痕，其欣慰固有不可言狀者。曩楊升庵有小詞曰，塘水初成似玉容，立意固臻清勝，然以余意度之，猶嫌其小，若曰海水似玉容，不其更佳耶？傍海為淺灘，潮退沙明，其靜潔幽嫻之趣，直足使人色授而魂與；余乃於此際，攝心欣賞，不使少少孤負，而輪影一飛，漸又改道以遵陸赴旅舍，於是復為之一顧再顧，似不勝其依戀之情者，亦足謂為好事而癡絕者矣。

自車站至北甯賓館，僅數里，行十分鐘已至館門。館為章氏別業，夏屋層樓，門前有花圃，屋右為球場，余及門而止。提攜行篋，拾級循階；而階前正有矮樹範土為圓型，緣以春花，碎若爛霞；余則先徘徊於花壇之次，以俟館役之來迓。計時甫晨間七句鐘，甫涉殘春，館役乃不虞有此背塵之客，於時來蒞，則咸欣然相導。余先至其廊座，小憩啜茗，又遍察其結搆，屋為四方形，兩面均有深廊，足以觀海而却日；兩廊相連之處，別有一楹，則司事者之所居；樓下凡五六室，合為正方，而中為梯級所在，類於甬道。其外向者凡兩大間，一以供傳餐，一以供茗座；其後即為賓室，各麗以泡扃浴室，布置莫不楚楚，而此屋之四周，均為園林，繞以花圃；故雖在後室，亦能挹清芬，共賞靜趣也。兩室均有先我而至者，則改登樓舍，其外向者亦二大室，視樓下益為精整，余生平無奢習，而旅行必得佳居，以求舒適，則夙昔如此，不能少移，雖擲重金，亦不之吝；嘗憶作客九龍，住半島以及淺水灣，日費數十金，視之蔑如，今舒適相同，而定價每日不及十番，則以余之經驗言之，固不得謂之為昂也。樓舍凡兩牀，盥櫛所需，莫不俱備；外向有廊，以綠紗為幔，用辟蚊蚋，紗幔之內，別以淺黃色綢幕，籠之櫺間，海波盪碧，掩映於簾波之次，其幻眩之態，有勝過於平眺側觀者，萬萬倍也。

余樓居既定，即治晨餐，晨餐極美，雖雞卵牛乳之屬，咸至清潔。且傳餐無定趾，余即據廊廡深處，於萬綠微風之際，徐徐品茗，天賴竽

竽，瓶笙的的，一生能博幾度之清閒，享如許之清福，可不爲之鄭重而將事者歟？傳膳之後，蠟屐出行，信步所適，卽赴東蓮峯山；山爲本地之中心，高於潮平者四百尺，一路均軟沙碎石，足資循省，而夾道翠陰，當前巒色，固不必有幽奇靈秀之獨鍾，而已足使人，怡情於山水之際。山下卽爲公園；其右便是鹿囿，範鐵絲爲籬落，鹿二三十頭，憑流倚樹，閒適恬靜，其樂信可愧紅塵名利場中之惡客矣。臨囿小立，玩其芳潔之志，始悟與鹿豕游之足以轉移性習，先賢之說，爲不虛也。更前則已近半山，地勢由平而高，適在平原之上；有一茶肆，編茅插槿，以售中西飱食，西人婦稚，已羣集其間；余亦據其一案，案頂覆之以松株，已作虬拏之勢。小坐進茗，遠聽濤聲，近聆泉響，直不知人間之何世矣。須臾更自茶肆之後，折而上行，登山無康莊，然亦不患其犖确；散步閒行，無心出岫，至腰峯適得盤陀平據之大石，竝立縱觀，已得全部之大勢；大海前橫，極目無際，西望昌梨諸山，蜿蜒起伏，平岡棋列，峭壁斜侵；而秦皇島則在煙波縹渺之中，山勢聯綴，故又有以聯峯名山者。又其山峯遠視，似一蓮蓬，謂之爲蓮峯，而今所竚立者，亦實卽爲蓮心之一菂；藕孔避兵，翠綃拂雨，爲樂爲苦，正不必言；而卽此片霎之光陰，用會千秋之玄賞，不其卽爲吾人最樂之境界，更何必旁通外騖，以自淆於鷄蟲得失之場。由山陂當此行甫一小時，再進而上，至於峯頂，天宇益宏，氣象益澄清而靜肅；雖非千仞之岡，亦足振衣而有餘矣。漸就故道，徐徐下山，一笻一笠，倏然物外，以直通於海濱；至則椿淺痕深，潮微水赭；雖滔天之巨浪，卽在目前，而旖旎之風光，無殊湖水；因知人心但能背塵，海若亦爲效順。距海不遠，有田氏別莊，今設客肆；則復往小坐，其地占六十畝許，屋不高，凡二層半，前有深廊，中供憩坐，兩旁耳房以及樓上列舍，均供客居；屋雖較舊，更得靜趣，宜西人之挈眷同來者，多喜僦居以避囂也。更前由孔道以至大門，花圃草地，位置井井，園中並有泉眼，有巖石；比三徑少荒，而清興無改，聞主人有斥去之說，可謂極天下至忍之事矣。款段出門，循海歸舍，浴室多編茅立於濱海，精美或不及青島，而雅趣實有過之，漸過公益會，因入觀之，占地甚廣，平屋數楹，中爲議事之室，兩旁前後，則治案牘；壁間懸朱蠖公書聯，氣勢壯偉，筆意挺秀，以之位置於泉石之間，益發其清雄之致。又有壁記，記自治及公益組織之由來，乃至僑居者捐款之數額，莫爲之後，雖美勿彰，所以望於來茲矣。議事室四壁列本地名產及植物標本，均足表彰自治之成績；治事者數人，迓入廳事，爲道本地經營之事，又惠我以地圖影片之屬，情親可感；余歷涉名邦，與太守邑尊道家常事，輒多隔閡，因知人民之所以自治者，實高出於官守；所惜自遜清提倡自治以來，能見諸實行，而收其効益者，不可多覯，而此卽其明證之一也。公益會旁，復有醫院，亦往瀏覽，整潔有條，天假病夫，養疴於此，亦庶

足以媲美於維摩丈室之樂。會所前後，均爲第宅，而延陵吳氏者，爲尤偉峻，前臨大海，後枕平岡，曲閣四通，層楹疊起，大有樓觀滄海日之勝概。天下觀人於微，見其營搆，往往卽足知其心胸，則賢主人之勝氣豪情，固已可徵之於此棟樑規畫之中矣。

歸舍治膳，膳後午睡，此皈主之結習，爲萬忙之中所不廢，而況於山居。海濱爲逭暑之區，亦專以供人之休憩，故有戒律，定自午刻至三時前，不許奏樂喧嘩，此則尤愜平生之大願。余一枕化蝶，栩栩欲飛，方其半醒，濤痕已越牆穿幕，引入勝地，山靈來侯，其豈信然？結束更出，仍以步行，由舍左以至山下之公園，公園占地絕廣，晨間僅取登臨之一徑；此則至於松林，亦由陂地，以屆半山；萬株龍盤，一橋蠖屈，流泉泠泠，天風竽竽，雖不能與黃山白岳，等量齊觀，而亦足使仙闕金都，重疑人世。橋外有亭，亭次設坐，瞑目神會，可以睥睨大千，消愁鳥有。更前窅遠之區，別露朱門，則新建之一寺；寺前有嘉靖舊鐘，範圍不廣，殿廡井然；中爲正殿，設觀自在菩薩塑像，東西兩楹，一爲客座，一藏圖書，客座中多懸詩篇，名章俊語，絡繹來會。藏書室雖庋存不豐，而琳瑯插架，經史梵筴諸部，擇要咸備，唐宋人詩集，可備瀏覽，且潢治卷帙，亦極精美，非蠖公之力，未易致此。倘得假一榻之地，彌勒同龕，青燈寂照，其爲戒定，且視畢生禪誦之力爲多；此念一動，終當應赴，佛說緣法，敢拈此以盟之息壤。寺有守者一人，瀹茗以進，卽山泉所供；和以苦荈，味永而雋；移時，循別徑以行，由蠖公生壙宅第之前，以至大道，蠖公愛山水，尤愛海濱，維護之力，既所獨擅，而生死之際，亦且不忍言去，爲營兆穴，遠過於揚州之禪智山光矣。

晚歸旅邸，適此間執事者來，遂與長談，多及海濱興建之事。執事者以幹才綰轂政，於路務推行，不遺餘力；卽對北戴河事，亦持以毅力，期其孟晉。余則語之曰，「鐵路爲國家命脈之所繫，而更爲資源吐納之所關；於今對於一切事務，側重於統計之管理；故鐵路方面，亦正應於車務外，同時注意於附屬事業。試觀歷邦，名勝游覽等事業，鮮有不由鐵路經營者，而日本所經營之南滿鐵路，幾於一切工商企業，無不政從之出。卽論名勝，如陽岡子之溫泉，布置部署，亦胥出其手。蓋交通本屬開發地方之先軌，而得此有計畫之聯絡，一切經營建置，與夫招攬游客，均易收事半功倍之效。今自治會既以北戴河事，委諸北甯路，此亦可謂爲中國鐵路之有附屬地，與疇昔滬杭路之管理莫干山者相同，竊願左右發揮委任統治之特權，以爲興發資源之一助也。聞者殊引余言爲同調，且謂「在今日形勢言之，北戴河不特謂爲游覽之名區，且直可稱之爲國防之重鎮。而以其土著之宜，氣候之美，人民之淳朴，生活之低廉言之，幾爲北方獨一無二之桃源；現所應行加意者，一爲推行鄉村之職業教育；一爲設法栽植果卉以厚其出產；信能生產與教育，同流並進，則此地直

足謂之爲仙鄉，非同凡域矣。」余復申鄙見以告之，謂「中國名區至夥，而開瓶管理，多屬西人；直至近年，廬山莫干山，始漸漸移歸國人自管。獨此北戴河，則自自治會成立以來，純粹爲國人所經營，初未絲毫有外力之侵入。而外人以管理之佳，亦深守法律，絕無越軌情事。可知事由人爲，與其徒滋舌辯，奔走呼號；正不如埋頭苦幹之能使人易於就範也。」談訊差了，即登樓就寢。海濤以外，初無雜聲，使人塵心滌盡，萬慮都沈。余則循向習，手一卷以引之至於黑甜之鄉。翌晨天甫黎明，鳥聲出谷，破人好夢，余亦即起。盥洗後閒步旅園，凡一小時，始進早飧。更定本日出游之計，先赴西蓮峯山。

西山之距東山，約七里許，人力車驢馬，均可到達。西山峻嶒瘦骨，別具形態，與東山之蒙茸秀綠者不同，而亦別饒其幽趣。余即以人力車行，循大路，而至於支路；其踞大路較遠者，則第宅較少，阡陌漸多，一望無垠；而東山矗立，如老僧之坐禪入定，與海天相參謁者。迨車行將抵河流，即爲村落，三五稚子，跳踉門次，亦有養蜂畜兔之家，磨粃篩糠之業，占地不廣，而獲利足以自給者。迨抵一寺，則已在西山之足下矣。寺爲如來寺，蓋各鄉分業，由來已古，有乾隆道光兩碑記可考；而鐵鐘一具，尙爲明嘉靖間所鼓鑄。此廟舊趾頗廣，近較凌夷，僅餘院落，在正殿之前，舊有之古木蒼翠，楓顏紅濔者，亦均爲不肖所盜賣，事至可恨。正殿供銅佛十二尊，光緒十九年某夕，寺僧忽聞犬吠盈庭，亟起應門，寂然不見一人；而翌日殿中乃復得大銅佛一尊，村人詫爲神奇，因而醵資演劇，以記勝緣。迨民國後，又由里人重加整葺，結搆雖小，古趣猶存。入廟瞻謁，小駐移時，即步登山麓；已望見戴河，縈繞入海，如一衣帶。登山一巨石平頂，方平可坐十人。旁有摩崖石刻之韋陀像，大逾尋丈，相傳以爲唐時古跡，則不可盡考。其旁有雙石峭立，中僅一線，僅可容身，土人謂爲對語石，蓋以其形似而名之；或又謂爲劍峽者也。南面迤西，巨石敧立，儼然有致，是謂蓮石；或云以一人一手之力，可以推挽，搖搖欲墜；而多人合力試之，則轉不能動，試之果然。物理力點支點之間，其巧至於如此。山後有一小洞，可以猱行而下，洞甚深邃，漸入漸低，傴僂可行，未易至底；或云此爲海眼，可以通海，則無人窮其究竟，無從加以推度之詞。東山本不甚高，攀援可登其頂，上與天接，下與海齊，放眼宙合，氣勢極整。迨下山又轉而至其北面，行距海濱約十里者，則爲駱駝石；其石尤聳奇窍秀，惜已爲斧斤之所加，致有剷傷之跡，少改舊觀；其南即爲通天洞，上下貫澈，游人多往來其間，以窮其勝，余亦未能勉俗，爲一經行之。

東山之游粗了，復歸旅舍午餐，餐後就睡，一如昨日，迨起則易道定趨金山嘴鷹角一途，正與東山對徑者也。亦以人力車，循大道遵海濱而行；先過車站，即爲劉莊等市集之區，民居既盛，貿易亦繁，飲

食零玩之肆，鱗次櫛比，凡里許。更前又爲私人居宅，則多敎會中之西人，其屋無西山區之華整，亦無西山區之得倚山屏以抗海岸，形勢爲挺秀；則以海岸至此，已折爲外股，所謂金山嘴者是也。其地突出海面，上有燈塔，用作航海夜行之南針；下則巉壁懸崖，石門穹然，相傳謂之南天門。近有游客，大書石濤二字於壁間；亘石上洪濤激浪，飛白四濺，不待風生，已見濟騰淜湃之勢。一登其巔，則震撼隆隆，足以快心而暢目。金山嘴最西一峯，於勢較高之處，則爲西人所設之敎堂。迤東則爲海神廟，名曰高峯廟，土人則以娘娘廟稱之，蓋所祀爲天后也。此廟自明代肇建，屢經風雨，而碑記猶存；最舊者爲明萬歷間白瑜所撰，最近者卽光緒三十二年楊錦安所撰，多記捐資人姓名資額。沿海諸區，凡漁市所集者，莫不恪敬天后，爲之立廟；自閩粵而至北洋，比比皆是。此廟亦多漁業中人爲之布施，香火尙盛。其旁別有三皇廟，則規模較小，無足數矣。游覽一周，更自金山嘴，繞面官道，直徑東行，更數里而至鷹角。此地爲海濱範圍之極東，亦瀕海，而有怪峯特峙，以形取名者也。石骨嶙峋，孤起如削，地則較高；惟地勢少形沮洳，緣石亦有草徑，可以援登。至其巔際，當海而立，一望惟遙見秦皇島之隱約雲中，外此則水與天齊，雲平浪聳而已。山下別有一徑，通至海濡，西人婦稚，多由之以就海浴。余平生見孤峯挺秀者，自以小孤山爲第一，而鎭江之北固次之；今此鷹嘴，視小孤北固，僅具體而微，等諸輿儓之列；然以大海例長江，則長江又形其渺小，是以此間之氣概，實不亞於諸區；而余得從容其間，攬勝蠟屐，正又自信其平生之奇福，得與山水爲有緣者矣。

北戴河之足資游涉者，按地言之，此其大較。然來游於此者，初不必選勝於巖壑之間，以一奇峯一峭壁爲張目也。蓋來此多塵沙撲面之人，於此謀得休憩，攜孺人稚子以俱至，冀得一旬半月之餘閒。故其日常之生活，除靜憩偃臥之外，要均以悠閒之態度出之，試爲列舉，第其甲乙：

【游泳】　游泳爲健身之捷徑，而海浴更爲游泳之上選。蓋海水富於臭氦氣，浴之能增皮膚之蒸發，利血液之循環，爽健精神，增加胃納；而一切神經衰弱，皮膚病，腺病，乃至貧血，拘攣，慢性呼吸器官病，幾無一不可以海浴爲佐治之需。惟浴能之後，宜得良砂土以供曝日之需，其或埋全體於砂磧之中，則以砂土含有陽光之餘熱，足以助長體溫也。北戴河海濱線計長約二十里，無地不可以入浴；至其中一二處有石礁及蟲豸或無良好之砂磧者，亦止於一隅。是以一屆晚涼，中西老幼，薈集於是，以從事於拍浮。有善泅泳者則逐浪於海中，其次亦使水著肩背，徐行以赴。而春秋佳日，陽光餘熱，爲海水所吸收，溫度尤輒視伏暑爲相宜。故海濱浴場，非至嚴冬，輒多就浴者，無間其爲夏爲秋也。就浴之室，私人多支葦舍，以供更衣及浴

後淋洗之需；而浴衣則以厚製之毛織品爲宜，因入水不濡，出浴不虞風寒之侵襲；此衣卽在海濱市集，隨地可得，而西山第三四橋間之公共浴場，並備出賃之衣，以供臨時之用，更稱便利矣。

【網球】網球於球戲之中，用力較省，黃口二毛，胥易著手；然求其精到，則殊非易事，所謂易學而難精者是也。西人於暑中，廢壘球足球以戲網球，多本消遣之意，而未必卽懷角勝之心；是以夕陽流天，人影在地，時見祖孫父女，攜球拍以共赴球場；卽國人之好事運動者，亦多麕集於絲網綠陰之下。迨其擊球既罷，或入浴，或品茗，或以皮酒，或甘牛乳，其樂怡然矣。海濱除私家球場外，旅舍多有公共附設之球場，行客招邀，一呼入局，心在勝負之外，意馳林泉之間；用以會勝友，晤新知，可逭暑之樂事，爲游客所賞心者也。

【策騎】北戴河自治會，禁例綦嚴，代步除乘騎以及人力車外，不許通行汽車，用以維持秩序。二十年來，茲例不廢，因之游覽者以時間關係，多用人力車，而避暑者則好事策騎。驢約二百頭，分站街口，且有定價，婦孺尤樂賃之；頭一葦笠，挾一紙蓋，從容於輭隄沙路，視策蹇西山八大處之犖确者，爲尤勝絕。其通行之途程，多赴對語石及駱駝石等處，野原平疇之間，饒有灞橋湖上之樂，淸趣可知。亦有自蓄名馬，以供馳驟者，特爲數不多耳。

【行獵】海濱習見之沙禽，如燕，雀，鴉，鵲，海鷗，鶺鴒，成陣獨飛，上下空際，初不甚多，因之海濱有禁獵之約；然自戴河至秦皇島間，鴻雁，鸕鷀，竹鷄，野鳧，隱現葦蕩沙磧間，多至不可勝數。於是好獵者，多取資於是；爲程不遠，所獲甚豐，以之試槍力，充庖廚，無一不佳。因之一至秋間八九月，人人荷槍，結隊外出，歸計所得，野趣泱然；視購之市集者，其樂不可同日語矣。

【垂釣】瀕海臨河，皆堪垂釣，若求巨鱗，則當打槳於海水深處以求之。而金山嘴相近之獨石，東西花石，等區，均爲垂釣之勝地。而戴河以外，附近台流之洋河及淸水河，亦多有可得。至垂釣之具，則長竿宜於高擲，短竿利用旋輪，釣絲宜選其柔且韌者；顏色深淺，視海水爲轉移，庶使魚類，不易趨避。香餌則或以天然之草蟲蚯蚓，或以人造之甲蟲及小魚模型，而打槳出游，垂綸船尾，乘潮進退，益爲便利。立秋以後，魚來更多，日光出入之際，魚隊逐水而來，應手可得。此瓊秋行樂，有勝於炎威中者。魚類亦多，而鱸爲尤勝，細鱗巨口，初不減於松江所產。且人造之餌，他魚多怯而不前，鱸獨爭前相赴，故得鱸視他魚爲較易。人來習靜，心學收綸，此中況味，正不足爲外人道之耳。

【觀日】凌晨而起，五鼓披衣，可御夾衫；手筇攜鐙，以至峯頂，天甫辨色，卽見煙迷霧漲之中，紅光奕奕，飛舞天空，波濤相激；如萬道金蛇，穿天騰海；然後一輪旭日，若火球之躍起於冶鑪，緇眼成彩，卽

所謂海天浴日之奇景也。迨日輪愈升則愈小，天亦趨明，雲開霧散，大千畢現，此固非吾人所得常見者。來游之際，甯可忽諸。

【延月】月色宜人，自非戴河之所能專美，但海濱延月，於曜靈西匿之際，見皓魄之初哉以生；映綠波爲銀濤，罨乾坤爲玉闕，夜色益深，月珪益潔，萬籟俱寂，一輪獨明，天與海齊，雲隨水漲，萬千姿態，未易以筆墨相形容；遑論塵間，甯有斯境。至在蓮峯觀音寺前，松聲謖謖，經堂沈沈，逈異輭紅，亦如仙境；幽人高致，發之詠歌，思婦無眠，低回倦枕，其情其事，要均足以可傳者矣。

余此行留滯初無幾日；而於戴河之勝，一一領略，未容少忽，所以彌前茲之缺憾，亦以彰勝跡於來茲也。戴河可紀可述之事，非寸楮所能盡，余亦不必以禿管，一一描繪。竊意留俟探幽之士，自往臨存，所得必更親切。紀事成篇，再錄一時名彥之佳作，用爲本文之煞尾，亦卽導來游諸公之嘷引；水窮雲起，意具於斯。

許俊人以蓮峯公園與工上朱桂莘詩

蓮峯山下有奇景，石似蓮花百畝開。嶺澗松陰垂露冷；海天月色看潮來。已披沙礫成蹊徑；又起園林闢草萊。富貴繁華皆短景，獨茲美德不摧殘。

徐菊人題蓮花石

海上濤頭幾萬重，白雲晴日見高松，蓮花世界神仙窟，孤鶴一聲過碧峯。

漢武秦皇一霎過。海山無恙世云何；中原自有長城在，雲壑風林獨寤歌。

顏韻伯謝螻公招游海濱

夜聽潮聲曉看雲，山容海氣杳難分，鷓鴣驚醒幽人夢，喚雨呼晴枕上聞。

大海回瀾天地開、截然孤島傲蓬萊；晚涼浴罷休調馬，游女騎驢得得來。

熊秉三重游觀音寺

三年重到觀音寺繞寺同探澗上源，松柏遠依雙話石；樓台環抱幾家村。煙籠帆影迷天際；岸激潮聲警夢魂。山海風雲今未測；此門松菊常猶存。

王逸塘消夏雜詩

世事乘除未可知，夕陽人影共遲遲。年來髀肉生如許，賃得村驢當馬騎。

萬松深處隱精藍，綠塢紅橋襯遠嵐，漫道不如歸去好，薊南風景勝江南。

金蘭遊記

繆鏞樓

市廛栗六，日處塵囂，喜値春假之暇，參加中國旅行社，暢遊金華蘭谿，溯富春以謁嚴陵，樂郊斯適，爽透襟期，古人之重踏靑，良有以也！丙子四月九日下午五時，專車由滬出發，中國及友聲兩旅行社遊團，計分拾八組，都千餘人，予組念七人，誠壯舉也。是夜宿杭。十日晨，渡錢塘而乘浙贛鐵路專車，止於金華，其最遠之組，直駛南昌，登龍虎山謁張眞人焉。予組抵金華後，寓中國旅行分社，帶雨遊覽城市，除城外十五孔青石亘橋，可資追憶古人工藝精巧外，餘不過一普通內地城市景象耳。所異者茶肆均少艾相値，殷勤招待，十步之內，儘多芳草，據云均東家處子或姻婭焉，足徵民氣開通，不讓春申專美也，賦一絕以誌之：

且把清茶當酒尊，何須就問杏花村？文君處處當爐立，可有相
如到卓門。

十一日微雨，披蓑笠乘肩輿以赴北山，幸中途卽霽，豈山靈之加惠歟？山在金華城北，相距約三十里。由金華出迎恩門，經武上街，西過祝豐亭，忠義亭，張家溪塍，童村，羅店，計康莊十五里。再過仙路亭，華溪橋，小南屏，佛壽亭，達雙龍洞，計崎嶇亦十餘里。沿途曲澗飛泉，峯巒如畫，道家稱此爲三十六洞天。相傳晉時叱石成羊之赤松子安期生（卽黃初平）偕弟初起，在雙龍洞潛修，至朝眞洞羽化，然則冰壺洞底之燥室，或卽其別宮歟？今山上有寶積觀（卽舊時之赤松宮）二仙祠及臥羊山，卽誌此。又有鹿田書院及東西兩鹿田寺，傳宋玉女曾驅鹿耕田於此。又紫微巖上有講堂洞，傳爲梁劉孝標隱居講堂之所。再雙洞前，有石刻，幷載晉非邱子唐頤棄官學道，成眞於台州，雲遊至此，留有金華洞詩。又傳南屏佛祖濟公，前年曾在雙龍內洞顯聖，攝有聖相，供奉於道院。山頂更有丹井石棋盤及龍潭等，均傳爲衆仙之遺蹟云。考雙龍內洞，湮沒已二百餘年，嗣經黃志雄君，組會修闢，名乃復彰，吾遊至此，乃嘆邱壑之顯晦，尙有時，人生之窮達，更何論焉？概括三洞之勝，雙龍非臥渡不能探其奇，冰壺非建步不能窮其奧，朝眞非歷險不能躋其勝，乃泚筆紀以詩：

北山突兀壓金華，屏障東南俯永嘉。天上星辰疑可摘，閶闔撲
地訝如蝸。路距金城三十里，半屬崎嶇半平砥，窈深三洞各呈奇，
雲水上方參差是，丹井棋盤軼事長，講堂何處覓劉郎？田傳耕種
能驅鹿，石仍玲瓏欲化羊。山靈笑我今來此，何似當年游富士，茲
山雲物非等閑，五嶽而外嘆觀止！

雙龍洞

洞高金華城一千零五十尺，外洞敞闊，而內洞幽奇，雙龍爪白鱗黃，紆迴洞頂，下列各類人物，皆石乳之形似耳。蘊藏內洞，洞口低小

如螟頤，遊人須仰臥小舟中由山人以長繩牽引出入，稍弛卽有谷石礱額之虞。

探勝休愁幽谷湫，從容暗渡臥扁舟。人生百鍊經艱險，佳境須知在後頭。

冰壺洞

洞高金華城一千五百尺，距雙龍半里許，洞身直而稍斜，其口若井，石級險滑，魚貫而下，約三十丈。至水簾，乃隱泉也。東炬繞簾右深入，則豁然開曠，有石筍高數丈，瑩如玉，極底有燥潔石室，留題甚多。

休嫌坐井觀天小，却愛幽宮飛隱泉。安得冰壺分處處，教人清冷透心田。

朝眞洞

洞高金華城二千一百尺，距冰壺約二里。正洞內，高掛數十丈之石梁，左護白龍，右護蒼龍，形怪勢異，不減下洞之黃雙龍。再入，卽爲天池，阻隔四畔，深廣峻峭難下，池後巖如雙扉啓閉，扉內透視一線天，可望而不可卽也。洞之右壁，有支洞一，從巖罅側身輾轉攀登，至巨石前，像如觀音垂衣伸足，其面臂高不可燭，僅見半身而已。

喜見仙宮扉半開，佛疑接引候前臺。天池縱隔通明境，一任神龍自去來。

十二日天氣晴朗，遊方巖，距金華約一百五十里。由金華越城河，有公路直達，惟須在永康換車。相傳唐之方千字雄飛，工詩文，咸通中應進士試，因貌陋免闕不第，隱於此巖，因此名焉。其詩多警句，有「鶴盤遠勢迴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一聯，最膾炙人口。其始參台臣，誤三拜，人稱爲方三拜。後遇醫補其脣，又號補脣先生。沒後，上追賜及第，門人私謚爲元英先生。巖上廣慧寺正殿依石穴造成，傳卽昔日方三拜歌泣之所。巖下五峯書院額嵌山穴中，巖前拱立固厚瀑布桃花覆釜雞鳴五峯，石色赭紅，層出千萬，瀑布紛飛，松柏挺秀，惟山均露骨，草木鮮生，而巖頂獨有平原一方，土沃禾茂，亦一奇也。

方巖巍峨翼五峯，千層萬層石赭紅。山頭縱橫列阡陌，石罅爭存惟柏松。飛瀑怒噴絲作雨，傳聲空谷鳥呼風。山下書院山上寺，不在平原在穴中。越山素稱風景美，此巖尤爲靈秀鍾；我來獨羨方三拜，高結匡廬隱浙東。其始落第因貌陋，於今千載稱詩宗。以貌取人歎子羽，先生補脣爲誰容？借問古今名利客，幾人不朽及山翁？樂山樂水是仁知，放下屠刀且拄笻。

下午復回金華，仍遵浙贛路而赴蘭谿，車行僅一小時餘耳。蘭谿市面較金華爲盛，但止南門一大街，他均冷落。城牆高僅及肩，可廢而未廢也。土人告以西門外有花船可遊，予等不辨其方言，誤作花園，欣然問津，直至溪頭遇豔，而城外臨江，并無阡陌，更何處窺園，方

始恍然！因成二絕：

花船錯聽作花園，路出西門日已昏。直到途窮方覺悟，此身已誤入桃源。

嬌癡粥粥欲銷魂，畫舫笙歌月有痕。促膝無言相視笑，秦淮那復此溫存？

是夜宿徽船，每船設十六牀，高下各半，順流而下，欸乃終宵，嘈雜不能成寐。十三日晴，清晨抵嚴東關，即嚴州之要塞，昔甚繁華，裁釐後，貨客過而不留，市容頓減。予船在此僱小輪拖駛，溯富春江至七里瀧，謁嚴子陵祠，登釣台以懷古。祠在江邊，僅古屋三間，中塑嚴先生像，旁立客星二字一碑，餘無他物，適合先生淡泊情狀。台分東西兩座，均在山腰，相距約半里，台亭一圮一殘矣。由祠達台，計七百餘級，登台遠矚，見此七里水程，兩邊聯山成岸，江疑是澗，形勢曲折雄壯，風景清幽俊美，予饜勝忘形，忽拍案高讚曰：兩岸叢山皆拱立，一竿獨占富春流。衆皆粲然！因賦三絕以誌勝：

富春江

七里灘頭一葉舟，富春依舊是清流。釣台有主傳千古，久矣河山不屬劉。

子陵祠

孤芳自賞不公侯，山水蒼茫一釣鈎。千古富春談軼事，先生傲睨著羊裘。

釣台 步壽宇原韻

到此欣同物外遊，釣魚人去兩台留。高風媿煞乘風客，宦海沈迷帆不收。

午抵桐廬，瞻仰市容整潔，山川清秀。同遊者分組，半乘公路汽車，半乘杭富輪船返杭，計汽車僅行二小時，較輪船時間，可省一半。路過富陽，風景更佳。樓閣重疊，人烟稠密，對岸孤山卓立中流，茂林籠罩亘廈，自舟遙望，不異鼓浪嶼對峙廈門形色。五時抵杭，會餐於冷香閣。六時半，十八遊團仍彙集登杭滬專車，十一時抵申，而四日之春遊畢矣。車中囘憶壯遊，與沈壽宇先生酬唱，各成一絕：

轉瞬金蘭畢勝遊，他鄉雖好客難留。此行共慶天緣助，剛到名山宿雨收。

附錄壽宇原唱

四日匆匆結隊遊，兼程水陸未停留。爲愁風物看難盡，齊把雲山鏡底收。（此行攝影念四幀）

雪竇三隱潭紀遊

際安

雪竇千丈巖懸瀑，膾炙遊子久矣，而隱潭之勝，傳者不詳。隱潭有三：別以上中下，上隱潭湍急，下隱潭灝瀚，中隱潭灌注於巖壑，可望而不可卽。中途之幽奇雄偉，尤擅勝境。自中國旅行社招待所計程，可三四里至上隱潭，又二里許至中隱潭，又二里至下隱潭，盡三四小時，可畢三潭之勝。遵招待所側徑登山，經偃蓋亭，雪竇林場，至東嶴，山徑平坦，翠松夾道，迤邐其間，至爲恬適。山巔東望，則層巒叠嶂，直奔眼前，近山青翠，遠山黝黑，愈遠者淡與雲接，若隱若現，因羣山之連綿重叠，不知其何自而起，亦不知其所適而止，而近山遠山之間，忽有一片白光，茫茫如海，及路轉峯迴，羣山景色，悉呈變幻，頃之疑其海者，亦爲山也。一時之變幻如此，自晨曦以至暮靄，山色之變，必更有無窮而可觀也。愛看山者，大可靜坐松間，竢之終日，以盡其變。由東嶴西進，至隱潭廟，卽聞澗聲，越橋而西，降石級二百三十有六，至上隱潭。兩岸剗壁，高百餘尺，瀑在山巔凹處，直瀉而下，雖不若千丈巖之峻，而中無阻滯以分其勢，湍急或有過之。兩壁相距甚邇，驕陽不至，兀坐澗石，相對懸瀑，頓覺寒氣逼人，名曰隱潭，洵非誣也。登石級前進，越嶺而過，爲隱潭程中最幽處，兩山夾峙，路徑漸仄，山巔削壁，排列如城，不着一樹，嵬崎雄偉，視千丈巖尤壯。山半以至山麓，漫山修篁，盈千累萬，間有怪石矗立，宛如數百石佛，其下一澗曲折，成小瀑無數，淙淙不絕，景色之幽，西湖之九溪十八澗，不足道矣。中隱潭卽懸石壁間，惟山徑久塞，祇能對岸遙望，而畫意獨饒。更前行，仰見妙高台高踞山頭，似覺此身已在山脚，實則仍在山腰，距平地尚可三四百尺也。再進經嶺下支路，下隱潭在焉，瀑高不過五六丈，瀉勢稍側，而瀑口較寬，自上至下，直如一匹白練，以轆轤往復疾轉，日光

雪竇三隱潭



映射，幻成奇色。旁有巖屋，可容百人，惟巨瀑當前，不能過耳。近潭山勢，又有奇景，巨石如田，列陣蹲伏山頂，其旁更有巨石突出，如與此石爭雄者。同遊畫家汪子君碩歎曰：曩讀六如畫本，驚其神奇，不圖今日得見眞境界，其妙處可以此語傳之。有巨石高聳，幾埒山巔者，即以石筍名者也。此遊雖以輿俱，然以看山之便，仍望步行，縱有礫石礙趾，亦無傷。余等於五月三十一入山，暢遊三日。同遊者汪君碩，沈揆百，金翰齋，周鳴山，並余五人。歸來數雪竇之勝，各極其妙，而尤舉隱潭之遊爲滿意，故爲紀之。此行得旅行社招待，主任錢君君芷殷勤導遊，料量種種，遊旅稱便，附誌篇末，以告後之遊者。

影星訟累

美國影壇童星賈克柯根，前遭訟累，頃已由法庭宣告原告之訴不受理，事頗曲折淒愴。緣客歲賈克柯根之父與賈克之友三人，駕車出游，由渠父司機，中途不幸釀禍，致四人皆罹重傷不治而死。友人家屬，乃聯名控告賈克柯根；要求賠償巨額卹金，其所持之理由，則以賈克明知伊父是時已醉，而仍任其駕車郊行，實應負完全責任云。法官幾度研訊，對於賈克之父是否當時酒醉一節，原告迄無充分之證明，且以情度之，賈克果知父醉，亦決無任其駕車之理，蓋賈克縱不顧及友人，獨不念其愛父乎？詎有坐視其父自蹈危險之理？遂判決原告所訴理由不充分，予以駁斥。

按賈克柯根幼時天才卓越，與滑稽明星卓別麟會合演數片，嶄露頭角，聲譽崇隆。現已年屆弱冠，非復孩提矣。近與白黛格蕾勃小姐婚，小姐貌絕人寰，有「世界最甜蜜的甜心」之譽，檀郞倩女，洵佳話也。

廣播國歌

英國之國家廣播無線電台，每日必播送國歌「天佑我王」曲數遍，所以激發國民忠君愛國之情緒也。頃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決定仿照英國辦法，每日於電台廣播國歌「燦爛之星旗」數次，此後全國各地，於規定時間以內，均可聞得云。（譯者按，我國南京中央廣播電台每晨六時半，亦播送國歌一次，侵晨聞此，爲之肅然。）

畫家怪癖

名畫家克里夫登，郞，性怪癖，一日，方從事繪製黎將軍之造象，忽覺闔宅之中，惟廚房內之光線最爲適宜，於是挾其畫具，移至廚下。其妻方治午炊，見夫至，不得已立熄爐火，盡撤器皿，倉卒他去。亦云趣矣。

婦女回到廚房去

自德國怪傑希特拉秉執國鈞以來，厲行「婦女回到廚房去」之政策，不准婦女參預政治社會各項活動。近更規定凡婦女參加茶話會者，應處監禁，因此前設於漢堡之德國婦女同盟會，已被警局解散，其例行之茶會及園會亦遭取締。將來婦女如閒坐談論者，最低限度，應處監禁一個月，或處較大之罰金云。

每畝千担之蕃薯產量

蘇俄五年計劃之中，對於農產改進，列爲要目，近查集團農場中出產之蕃薯，已創收穫最高之新紀錄，每畝所穫，計達一千一百担之多，此項紀錄之保持者，爲凡耶納茲省。其餘普通農場，每畝所產之蕃薯，約自三五〇担至四二〇担不等，均爲世界各國所不及。去年蘇俄全國之蕃薯總產量，超出前年甚多云。

冰島之不景氣

冰島地處北極，人民以畜牧爲生，生活尚稱裕如。詎今年該島亦爲不景氣所籠罩，蓋氣候之嚴寒，實爲自一九一八年以來所僅見，內地氣候溫度，常在冰點以下二十度至三十度之間，大雪不止，如果嚴冰不解，則島中牛羊食料，亦且發生恐慌云。

無痛生產

蘇俄留利醫學博士，近發明一種麻醉藥劑，能注射孕婦，使分娩時毫無痛苦，安然生產，經俄國衛生署試驗後，認爲確屬有效。且此種發明，實爲人類幸福之偉大供獻，特呈准政府，頒給最高榮譽之列寧獎章，預計明年全國當有三〇〇，〇〇〇孕婦，可以享受此種無痛生產之幸福，亦醫學界之創聞也。

壽嫗之願望

美籍老婦薩拉格，加年已一百二十齡，衆咸目爲人瑞。或詢伊之願望，老嫗笑曰：「予無他望，但冀早離人世，見吾母於陰曹耳。」聞者爽然。

雁蕩紀遊

陳謙夫

〔本文照片係由呂雨墨先生撮攝〕

余姓好游，凡行踪所至，隨帶當地地圖，藉供攷證，偶有聞見，筆之於册，翌日晨起，首先整理，著爲日記，此數十年來之慣例也。本年春假，携二兒一孫，偕甬上教育界同人，作永嘉與雁蕩之遊，往返經旬，舟車栗六，雖不能遍歷勝景，飽我眼福，然東鱗西爪，印象所得，亦足供他日重游之用。茲徇同人之請，將日記原稿，錄以付印。至永嘉係舊地重游，雖有勝蹟，人所飫聞，故略之。

余等一行十餘人，係三月杪自甬乘新寶華船動身，至四月二日到永嘉，止宿于申江旅館，同人等亦有寄宿于温州中學者，巡視街衢商肆，較前整齊，閎敞，餘則無暇細察，不贅。（民十余曾到此）

四月三日晴　游仙巖

五時起，整理記事畢，七時驅車至小南門，乘輪赴瑞安之仙巖山，計程三十五里，九時到達。同行者爲朱君贊卿，陳君寥士，甯中許君紹中，李鴻梁君，一途談笑甚愜。三十里到霞林，登岸步行約四里，抵仙巖，余病足勉强行，一登一降，汗流浹背。十一時入山觀瀑，如梅雨潭，雷響潭，高出百十丈不等，瀑長者約十餘丈，闊約五六尺。雷潭橋下之瀑，聲宏如雷，投以着火之爆竹，回音更覺宏亮，水勢雄健，較千丈岩似有過之。十二時入仙巖寺午餐，餐後乘輿回船埠，直至四時後，輪船方到，無碼頭停泊，亟攀登過船，順流而下，過仙巖，帆游，白象，梧埏，四埠而抵永嘉，時已六時後矣。在梧埏附近，見有烟墩三座，爲有淸時防

仙巖雷響亭上觀瀑



倭之用，以今思昔，不勝浩嘆。抵埠後，乘人力車返館，中華書局黃雲炤邀赴晚餐，兒輩同往。商務諸君均在座，九時席罷，購布鞋歸寢。

四日晴　入雁蕩

四時許起，收拾行裝，付淸旅費。六時半，與呂生雨墨馮生伯未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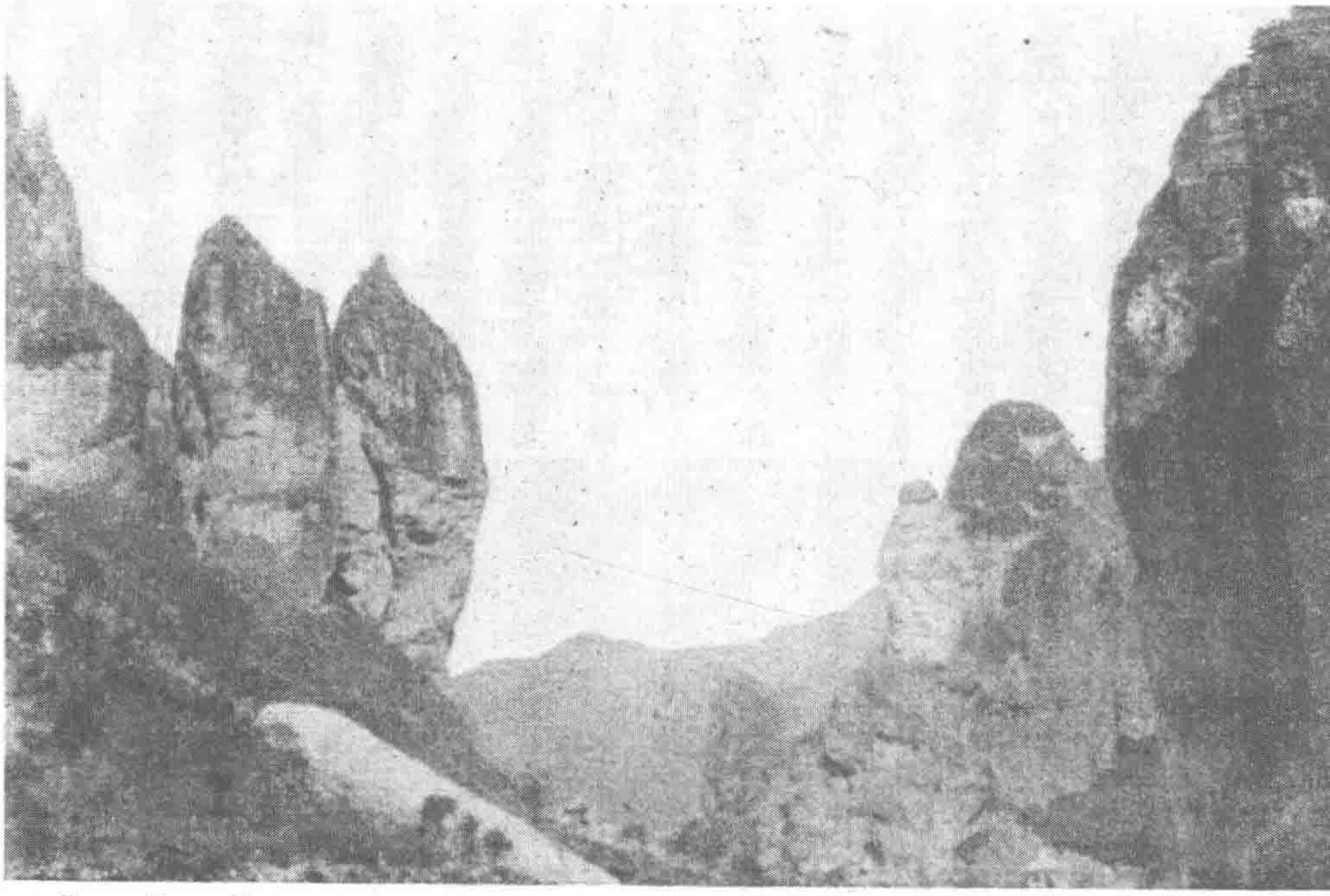


石門潭

三兒乘人力車到江邊，待八時輪渡至港頭，有特備汽車二輛，同行數十人，太無秩序，少壯者蜂湧攀登，後至者已無隙地植立人叢中。九時十分啓行，歷館頭，白象（有大村落）柳樹，樂清（城極卑小，有政府及童軍鵠立歡迎。）竹崎各站，而抵虹橋。再進為蕩垟，計程三十八公里。下車後渡清江，碼頭犖确，極難行。十一時十五分抵清江北岸，斯時導游人始略有組織。十二時半車到，讓婦女老幼先行，余與兒孫當在內。二時到樂清縣之白溪，計程三十九公里。下車換坐人力車，逕至靈岩山麓之雁蕩旅館下榻，為程約十餘里，有軍警一排，前來迎護。抵館休息片刻，即携兒輩游靈岩寺及附近風景，為小龍湫，天聰洞，龍鼻洞，屏霞廬（蔣叔南讀書處）天柱，展旗，象鼻等峯。此間山水之勝，雄奇怪麗，較廬山，天目山，北固山尤過之，匆遽所見，已令人不可思議。九時寢。

五日清明星期晴午雨　游西石梁等名勝

五時起身，記事畢，匆匆早餐，雇肩輿二乘，與兒孫偕同伴出外遨遊。過常雲峯，蓮台嶂，送子岩，剪刀峯，觀音谷等處。七時半登馬案嶺，路極峻削，曲折而上，余與兒輩先後互換行坐，約十里抵嶺巔。上有亭曰息征亭，稍坐，緩步下山，約行六七里，復阻一嶺，旁有村落曰東嶺。下嶺時，琦瑋二兒疲不能行，而元孫已早乘輿飛進矣。於是囑二兒暫息溪傍，余一人催輿夫速行。十時十分抵西石梁，為此間著名



雙筝峯

名勝，距旅舍已三十里。石梁爲半山一大洞，中覆以茅屋，上有石梁，臨空倒懸。傍有瀑布滚滚下瀉，令人欣賞無已。對山有亭曰澄心亭，亭傍復有別墅，流連數十分鐘，到天柱門內之梅雨潭。所謂門者，實兩碩大圓形之岩石，聳立兩傍，儼然若門。潭上之瀑，細弱如銀絲，如薄棉，飽覽之。十一時許，卽過羅漢寺午餐。餐由旅舍先囑寺僧預備也。飯色雖黃，頗可口，菜則草草不能下嚥。食竟稍休息，乘輿至能仁寺，寺不廣大，爲宋時所有物，故著名。傍有鐵鑊，大容數十石，築亭覆之，見者無不稱奇。北爲燕尾瀑，下有霞映潭，瀑雖小，遇石分而爲二，故名。一時，復啓行，約七八里，到大龍湫，爲雁山最大之瀑，傍有蔣叔南別墅，任人參觀休息。中有堂曰龍鋆軒，聯乃「一峯拔地起，有水從天來」，爲康有爲所書。余等與朱贊老、馮呂二生，及兒孫六人，在瀑前合攝一影。時雨漸盛，不能行，約半小時始霽。余等或步行，或乘轎，向旅館而回。到後又復下雨，已及四時。余疲甚，不願再出游，稍臥，卽起記事。往返輿金每乘爲二元二角，向有定例，此間建設委員竟欲加征附捐，每乘每次八角，余等誓不承認，交涉多時，議始寢。九時後，復與贊仰、鴻梁諸君，步月閒行，至十時許寢。

六日晴熱夜大雨　遊三折瀑觀音洞石門潭等

晨起，早餐後，有農人在靈岩寺前之天柱展旗二峯間走索獻技。兩峯各高八十丈，相距七十餘丈。農人繫索于兩峯之巔，絙索懸身

而過，或前進，或後退，或倒掛，或挺立，或兩足朝天，或側身似臥，或燧火吸烟，或伸手示意，徐疾進退，行若無事，見者驚奇，約半小時演畢，代價二十元，爲杭高金中等四校所出。八時半，偕同人啓行，過水簾洞，（卽維摩洞）梅花樁，（爲一巨大岩石形與梅章無異）余等合撮一影。再上爲三折瀑，上瀑最高，未往，中瀑偉大而奇特，爲一山洞，深廣數丈，上有圓穹如天窗，水從窗下，形如珠簾，下折瀑稍遜。出至淨名寺，一覽無餘。由此輿程六七里，沿途見各種不同之山峯，如老猿，如雙笋，如犀牛，如鬬鷄，如老猴披衣等等。抵紫竹林，由寺傍拾級上升，有「天階」二字。入門，尙有古竹長春二洞，高出數百丈。百禾等奮勇前往，余足疲不敢行，入觀音洞游覽。洞內有寺屋四五層，循梯而上，計四百二十七級，往返一次，耗力不少。十二時，在靈峯寺午餐，酒肴均佳。啚飲後休息至二時，復啓行。越謝公嶺，過美女峯，至東石梁，梁高洞深，較西石梁尤過之。遙見一石兀立對峯，名老僧接客，極相似。復行約十里至石門潭，潭在兩峯之間，故名。聞蔣叔南失踪於此。潭水分碧綠二色，沿岸皆沙石，不易涉足，此爲雁蕩之東界也。五時返，六時半至雁山旅館，索箋作書，寄天台陳君一陽，告以八日去游天台，卽邀同游者周天初（杭師敎員畫家前四中同學）在寓同飲，飲後閒談至九時半寢。時天忽大雨，想明日觀瀑，必添一番生意也。

七日上午霧午晴晚大雨　游顯勝洞龍溜散水岩

晨六時半，偕舊侶朱贊卿等七人出發，兒輩另雇嚮導，到三折瀑寫生。余雇輿夫二名，健甚，捷走如飛。七時半，抵馬家嶺山麓，去旅舍已十五里。拾級而登，盤旋曲折，計二十餘盤，一千七百餘級，而至山巔。休息片刻，見四方雲海，起落變幻無窮，爲平日無霧時所不能見。拾級下山，計二千七百餘級，曲折至三十餘盤，余隨時舍輿步行，以節輿夫之力，歷二十分，始達平地。九時半，過南葛村（又名南閣）前進爲明吳綸墓，規制甚宏，席地稍坐。（此間平地絕少坟墓）十時到山谷坑村，舍輿步行，入顯勝門，程約四里。門爲兩峯對竪，高約百丈，廣不及二丈，下寬上斂，底爲深潭，鑿石成路，僅可容足，攀登而上，頗感危殆。絕壁上有平地一方，似將蓋造亭榭之用。再上有隙地，可資休息。仰觀右壁有巨洞，洞內有三佛像，左有飛湫瀑，此爲大龍湫之背，現尙無徑可達，僅供遠賞而已。余等在門內撮影二次，至十一時遵原路回，約行十里抵龍溜，舍輿拾級上，遙見瀑布下瀉，以一分二，滾滾不休，再四折上登，則有水自雁湖頂而來。到此左轉右折，蜿蜒而下，經十餘折，石質爲之光滑，狀如龍滾，故曰龍溜。再上爲南湖，余等限于足力，不敢上，仍渡溪返，過硃頭村，約五里而達散水岩。瀑布雄壯，急湍在大龍湫之上，瀑瀉石上，分而四散，故名。岩下有潭，潭傍有洞，潭前爲一建築未成之淩霄觀，余等卽在此午餐，時已二

時後矣。道人為一老者，俗不可耐。三時啓行，時黑雲四起，雷聲隆隆，輿人急足而行，仍遵原路過馬家嶺時，余復步行若干級下山抵靈峯寺，大雨急至，繼則傾盆，在山亭休息片刻，冒雨而下，抵旅舍已七時。輿夫全身盡濕，勞苦功高，給以力金三元表示滿意。然同行者無不每乘三名，往往均落余後，且添索酒資，喇喇不休，令人厭憎。今日之行，往返計程百餘里，登山外，涉溪五六次，且遇天雨，即乘輿者已覺疲乏之極，而輿人之苦，更可知矣。到館後，脫去濕衣，休息一時。餐後，商定明日回程，整理行裝。九時寢，終夜大雨，少止，迷霧滿天，大恐明日行不得也。

八日霧晴　往天台

五時許起，天陰，結算旅費，四日計二十餘金。六時半，一行十八人分乘人力車到白溪，汽車上船渡溪（漲水渡）行四十七公里，到澤國，中經黃泥嶺，山頗險峻。然渡溪以後，又遇霧湖嶺，對面不見人，故有是名。車行駛極緩，往往二三里一曲折，又踰黃土嶺，楊梅嶺，貓狸嶺，虎嶺，等處，各路均作S形，高至四五里不等，此為由澤國至黃巖新鑿之路，本省建設委員會所築也。全程二十六公里，十二時到黃岩，經城出北門，渡浮橋至臨海北站，入站登車，三時到臨海城，計三十七公里。適大雨，余輩大半均無雨具，淋漓如落湯雞。渡浮橋約里許，始到站，車已將行，座位早滿。承站長商諸短程旅客讓坐，余等雖沾雨盈襟，得搭車成行，已覺十分滿意。行六十四公里而達天台，時已六下，不見乙陽來接，知前信當未送到，於是分坐人力車，逕赴國淸寺投宿，寺為天台之第一名剎，晚餐後，余較同行者更為疲乏，倒牀而臥，全身作痛，兼患微熱，直至次晨五時始醒。



大龍湫下部

九日晴冷　由天台至奉甬

晨起覺爽健，七時離寺，與同行者步行至站，約六里許。途中向苗圃購翠柏秧一束，到站為時尚早，驅車至東門內第一山「即妙山

」訪老友乙陽，知前信果未達到。由迺子陪赴佑聖觀游覽，尋至陳宅啜茗，余因必須趕車，不能暢談，主人頗爲怏怏。返站搭九時半車向拔茅進發，十時後登山曰關嶺，路之曲折盤旋，不亞昨日行程，路上獨多販賣耕牛，數十成羣，緩步而行，一見車來，無不狂奔亂逃，竟有一牛爲車傷足，幸我車無恙。余笑語同人曰：我輩祇有學孔子口吻「傷車乎？不問牛！」行十公里至會墅嶺，因石橋未成，余等下車過橋再行約十公里，始及平地。到拔茅爲五十三公里，將十二時，在茅店果腹。十二時五十五分復換車過朝陽嶺，上下約三十餘公里，爲兩日所經最高之山，歷十餘站而抵溪口，換車到甬，已四時後矣。與同行諸君道別，携兒輩車赴草帽公會止宿，翌晨返校，一週光陰，不我返矣。

囘憶此行由海而往，經鎭海，定海，象山，及台州之海門，而到永嘉，計一百六十二海里。由永嘉到瑞安往返約七十里，合計市里六百里弱。由永嘉至雁蕩，復由雁蕩遵陸返慈，經樂清，溫嶺，黃岩，臨海，天台，新昌，奉化，鄞縣等八縣，綜計汽車火車路程爲四百十二公里。環游一週，仍不出本省範圍一步。以天氣論，出發時華氏表爲四十之五十度之間，在雁蕩登山之日，熱度高之八十餘，比及囘來，過奉化，春風如剪，棉衣不暖，溫度又降之五十以下矣。

以走馬看花之眼光，察各縣之民風，以樂清人最誠實，最耐勞，多數上山採樵，往返百十里，不以爲苦，生活程度極低，男女衣服倘整潔，待人不欺，頗有古風。雁山到處均有村落，小者居多，聞地方頗安寧，終歲並無盜竊，路上亦無乞丐，誠可謂世外桃源也。而永嘉地方已入摹登化，有人貧世富之慨！天台人民，業農林販耕牛者甚多，恐不若樂清人之勤苦。各處社會狀況，容他日重游時攷察之。

二十五・四・二十・于慈湖

M.M.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過香港
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蒂波賽等處

法國郵船公司謹啓

上海 法租界外灘九號

電話 八二〇三四（共三綫）

前清光緒三十三年創設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存款要目

活期儲蓄 整存零付 特別零存整付
特別儲蓄 整存付息 特別整存整付
零存整付 整存整付 禮券

地址 上海 無錫 蘇州 杭州 湖墅 吳興 漢口 石灰窰
天津 河壩 青島 北平 南京 唱經樓 中山路

□備有詳章 承索即奉□

25-1MT

上方山紀

鉄庵

上方山者，在河北房山縣西三十里，爲太行之支裔，當燕京之右障。其在遼史及明一統志謂之六聘山。

日下舊聞云，康熙癸丑登上方山，見兜率寺南十方院東有金大安寺懺悔上人墳塔，後十四年復游上方，於孤山口西麥田中見有元延祐間所樹碑，則集賢學士魏必復所撰，稱此地爲六聘山。或曰即大房山。

春明夢餘錄云，上方山即古稱大房山。以晉霍原隱居處得名。

晉書，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元康末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

水經注，涞水北逕小孁東又東逕大孁東，蓋霍原教授處也。六聘之名，蓋即因原而起。大房山亦或即大孁之譌也。近稱上方山，則不過取佛經語，決非本名也。

其寺曰兜率，在遼曰天開。自孤山口入山，先至接待庵，半山以上皆寺基也。凡茅庵七十二處，皆寺之附庸。其著名者有若虹橋庵雲梯庵。

山中諸勝最著者曰象王峯，背盎鼻垂，形宛似象，巘虧日月，嶄絕空靈。其腰有一斗泉，涓涓一勺，不增不減。曰摘星屹，孤嶂崔嵬，上凌斗宿，烈風冥冥，俯瞰雲雨，疑非人間世。遼人侵幽州時，劉仁恭禦之於此，即其名可想見其奇險也。曰雲水洞，洞中深數里，鐘乳下垂，幻作奇景，擊之作各種聲，如鬼窟神工也。曰筏漢嶺，層岡雲疊，石磴倚霄，晨風泠泠，若驂鸞而升天，俗呼發汗，亦極言其峻拔。上有巨石數丈，曰歡喜臺，亦言病陟者爲之一喜也。

自明末以來，始有游人以文字貽後，今摘其尤生動愜切者錄之。其記入山光景者。

曹學佺游房山記云，萬歷己亥正月立春，予在都門，縱觀燈市，因與陳參軍道源出盧溝橋西折之房山縣。早間千百成羣，觀綱讙雜，忽入幽僻，則蕭然形影相弔也。夜始抵縣，路迷無人可問，到亦無一人識，投逆旅舍，食訖閒行，斗大一城，半爲山根，月色皎潔，積雪地上，是去京華未百里，正上元之初夜也。人家皆閉門，有三四人酒酣擊鼓，歌唱于市，以爲狂，忽覩客，詫異目攝之，予亦趣旅舍。主人曰，歸何遲，城中夜深有虎飼人，客不知耶。又山坳往往龍蟄，聞人聲觸其怒，必震起。予相顧咋舌，此光景夢寐所不到也。明日向入山之徑，無人知者，有老叟傭於寺，願爲嚮導。出城行六十里，所過村落，曰瓦井，曰天光，曰孤山口，皆與山勢爲升降。人屋上結茅，蓋以石皮，冰溜掛簷間不絕，澗傍有殘冰，馬齕之解饑渴，無賣漿之家，馬上食所攜餅餌而已。至孤山口始有一翁迎客入，致敬敘杯酒，聚村人看之。過則崇山如環，幽溪如帶，時時涉溪沿壁，跣若捫蘿，乃至山腳。有一菴焉，爲諸峯所覆，如狻猊之昂首也。客始休車馬，結束以入，亂山巉巖，兩壁相距，中開一線，鳥道盤旋，五里至石梯，梯即巨石五丁鑿爲坎，僅容半趾，高數百磴，左右兩鐵絙長百尺，山巔下垂，陟者緣之，手足分任其力，蓋左追無極之巖而右臨不測之淵矣。梯盡處有小菴可憩，折而東北，可一里，至山門，入門始昂首見諸菴，縱橫稠疊，處于懸巖峭壁蒙茸之內，如鳥巢然，所謂禪棲也。

謝振定游上方記云，癸亥秋八月，休沐之暇，余與同志曹給諫定軒，法洗馬梧門，張通政雨舟，何太守蘭石，郭考功可亭，趙舍人象庵，朱山人野雲，及定軒子文學澤香九人者往游，度桑乾而西而北，樹色山光，引人入勝，灑灑然如脫韝之鷹也。至次樓村，宿劉文學潛夫之懷德草堂，距山尚一舍。越晨問道所由，徐進士竹匡闇孝廉致堂及潛夫之叔炳文皆願往，又益四

人焉。驅車至孤山口，舍車而騎，時黍稷方刈，蕎麥初花，錦繡參差，一重一掩。問天開寺遺趾，僅一碑露立麥田中，勒薛禪曲律皇帝旨二通，末紀虎兒年月日，蓋元延祐三年丙寅歲宮中賜田券也。絕數澗，馬蹄躋亂石中，山勢忽陡矗，若路幾盡，則接待庵在焉。仰視山顛，有坼劃開處，露天光一綫，僧云由此中可達，羣相顧駭歎，以為天闢奧區也。啜茗罷，又舍騎而徒，沿枯澗行，身虱兩崖間，石或立或臥，無紆步矣。有嶺曰發汗，尤險巇，一步一喘息，五步一坐，顧後來人面青赬黝白無正色。得數武坦夷處曰歡喜峯。峯故久廢，不可名其處。西望冠幾嶞，見一山如駝峯突出霄半。竹厓曰此摘星屹，乃上方絕頂也。又從萬木叢中，指示數楹，綴懸巖若巢棲然，是為百步雲梯。屈曲低昂，又二里許，乃至梯。梯左壓千尺巖，右臨千仞谷，仰視輒戰栗，舊列石柱環鐵鎖，行者挽之以升，碑誌明司禮監馮保所置，盤折三百餘級，級剛容半趺，汗溢筋弛，惴惴然慮後陟者之難乎繼也。級盡即上方寺，老僧瀹茗出黃精餉客，息乃定，撫垣檻小矚，心轉惕，但見石漫漫如白沙，即頃所來徑也。折而西北，過款龍橋，石檻若鐵色，蓋山氣蘊蒸使然，漸進抵山門，大書兜率禪林字。松檜蔭翳，寂無人聲，蒼翠中山寺錯落如置棊。日已曛，次文殊院，覩前所望若駝峯者，乃在殿角，飲食坐息，若與之俱也。詰朝出院後，老圃雜木不可識，往往如南中海棠，則隨處有之，令人想見花時色香風味之佳。一垂絲楊柳拂拂出松柏間，餘陰下覆觀音閣，其下有泉汩汩涓涓，則大士楊枝水也。出殿門古柏數株，皆蒼蔚，內有古藤穿柏腹而生，肌理相連屬，而枝葉各異，藤身視柏三之一，士人目為寄生蒲萄。東過兜率寺，寺居山正中，為七十二寺總匯處，羣山拱之，若大環，殿後壁書佛說四十二章經，筆法頗媚勁，題為馮保書，保固不以書名，想當時託迹宦門以邀縱達者，不知出誰氏之手也。

謝氏此文，距今未遠，其摹繪之工，非曾歷其地不能知也。山深勢聚，南方草木亦得繁榮，此固北方所不經見矣。其記摘星屹一段，尤為動魄。

少為白雲起南山，蓬蓬冉冉，趨摘星陀，陀隱繞嶺而北，綿綿如彈絮，逼人衣袂，不可以久留。乃由曲徑達普賢院，坐階石玩菊，亦不問此老僧為誰。下此度虹橋，忽聞夾澗作雨聲，又如瓶笙聲，循聲求之，乃石上泉也。泉有二源，分流兩谿中，皆會於茲，過此則伏流不復見矣。晨餐後西出聽梵橋，至觀音殿，門外有老梅一叢，壁間山水畫為南宋人龔開筆。開山水師二米，茲畫獨用金碧鉤勒，有大李將軍之遺風焉。時野雲山人方倡為摘星之游。行者居者各半，小沙彌為導，披灌莽，攀危巖，略有樵徑，草茸茸封之，諦視之乃敢步，不二里雨作，有自巖返者，及閣王嶋，雨益密，行益艱，逾時至半山，為小摘星。導者曰，從此上不三里，徑無歧，不需導也。乃揮袂而登，野雲口中作邪許聲，助氣力，險乃逾於前，石矼足硜硜有聲，於是或蟹行，或猱行，蠖行蛇蚹行，胸腹率倚石角，每至奇秀處，輒舉頭長嘯，神為之王。過此則鐵鎖崖益峻峭，巨木梯之，鐵絙引之，大抵亦司禮監所置，游者倚為性命。頃之雨少息，雲縱橫作態，前行者隔數步窅不見，獨坐崖石上，四顧無人，飄飄乎有凌虛御風翱翔塵表之意。因憶昌黎登太華縋書為訣，王元仲游蓮峯起煙為信，論者以為好奇之癖，余謂不奇不好，不癖不奇，山川之奇必有與吾心相符契者。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已而笑語嘈落霄漢，始疑為靈異，繼乃知為同行者先至，竭蹶從之，雲水滿襟袖，山勢亦逐步換形，更折而南，若無所位置手足者。從者大呼曰，至矣至矣，則見先登者數人箕坐於廟榮，心乃慰，氣噓噓與雲縷相盪漾，視山半樹如蓮鄂，四方上下，顥氣往來，古所云呼吸通帝座者，今乃身親之也邪。陀巔方廣不十尋，廟三楹以石為瓦，額書峻極二字，為顯親王題，舊有僧居之，負甕樽下汲，斃於虎，今所存惟黔突及水瓢瓦器數事

而已。陀無多草木，前有一榆一棗，枝葉四佈，後有古柏雙歧，如交肘坐石次，皆高不及丈餘，蓋由罡風震蕩，土膏不腴，歲久拳曲，別饒古貌耳。南向有石几，置鐵香爐一，花瓶燭奴各二，惟瓶缺其一，或以爲羽流齋星之具。燕薊人謂摘爲齋，故陀以齋星名，然不及手摘星辰之爲雅，倏而天光下逼，俛仰混茫，儻階前盈尺之地，數人者徜徉雲中，如游魚之唫喁水中而不見水也。

游雲水洞者必取道摘星陀，紀雲水洞之奇者，有明人予奕正之文。

登大小摘星嶺西望胡良拒馬大小河如練如帶如游絲在拄杖下，顛則落河中耳，而隔山不知其幾十里，望且行，緣嶺四五降升，達雲水洞口，買炬穜火，脫帽褫結履襪。薄飲且飯，倩土人導秉炬帶杖隊而進洞，洞門甚高，入數十丈乃暗，乃炬乃卑乃傴，行又數十丈，鹿豕行，手足掌地，肩背壓石，又蟹行肘膝着地，背腹着石，又蜥蜴行，背脊着石，鼻頷着泥，以爪勾而趾蹲之，乃卑漸高矣，則苦煤，從前入者炬灰也，觸焰飛而眯，觸手黟不脫，導者帚除之，後者袖左右麾以入，漸見垂鐘乳，入漸高，雖高然曲盤且仄罅也，則前炬張如蝥，復屈曲又蟹行蝸行焉，入又漸張；垂乳甚衆，冰質雪膚，目不接土石色，心忪忪痒痒，謂過一天地入一天地矣。左壁聞響，如人聞響，如人間水聲，炬之水也，聲落潭底，不知其歸，又入有黃龍白龍盤水畔，爪怒張，導者曰乳石也，烨炬其上，杖之而石聲，乃前揚炬，望鐘樓鼓樓，欄楯簷脊然，各取石左右擊，各得鐘聲鼓聲磬聲木魚聲，聲審已，導者曰塔，共擲石而指塔，塔層層大三圍，其半折，導者曰雪山也，果一山紛如光霏霏者，芒如磑鎈，側不閡，石鎈滑，乃又臂引猿行，又入而左，有天光透入，定想之，洞口外晝光也，光所及壁上有字，可行可數，若梯可致也，尚其可辨識，左側高廣有光亂亂，乃衆泉瀦分受炬光，泉深莫測，而穴復窪小，從前入者亦無，更進此凛然，議且出，凡洞行得一爽豁而息，得一遺炬履而壯，得一形似外人造者物而嘉歎，得一光知猶天也，而心安然。凡入洞三易炬，出殺炬三，一凡入洞伏仆仄援七易，其行出殺行十一，出洞矣。趨接待菴中；道一石，小兒足跡，僧曰善財也，按志大房山下孔水洞時見白龍出，輒化爲魚，嘗又聞樂作，唐胡詹記有人攜火浮舟行五六日莫究，但仙鼠旋飛，頳魚來近火光也。開元間旱，每遣使投玉璧，金泰和中忽桃花流出，瓣如當五錢，今山下別無孔水洞，其卽雲水洞歟。而入不可以舟，而洞中潭亦不得所從出也。

曹學佺又記之云。

僧依洞爲窟，石牀茆屏可掬，爲客餐茗，初不得水，以葫蘆繫腰至洞裏取水曳之出入。尋縛枯藤爲炬，鱗次而進，第一洞猶隱隱見影，二洞以內卽黯黑無光，三洞是一小竇，闊可三四尺，深五六丈，伏地匍匐，束身蚍行，卽僧所曳葫蘆處也。入三洞，倏高廣，燎炬不見頂，旁有一潭石蜿蜒如雙龍狀，其中圓光如珠，于是取水焉。抵九洞無路，有穴如井，入者後人躡前人背，丈餘復空闊，但霧氣蓊塞，履滑衣濕，不易前進。至十三洞路尚不窮，云過此無奇，興盡返矣。大抵中以一曲爲一洞，十三洞約有六七里，洞中之石，玉白鏡瑩，劃爲琉璃，踰寸明徹，其境之最著者曰蓮華山，片片如青蓮瓣，曰龍虎宛肖龍虎，曰長眉祖師，兀坐巖畔，眉修然垂，曰呂純陽，儼然具道者衣冠，曰石塔，層層筆立，曰石鐘鼓，叩之作鐘鼓聲，此非歷三洞穿竇之苦不能得也。又其最著者曰須彌山，一山甚大，行良久難盡，曰雪山，燚如積雪，捫之若刺，曰萬花樓，山之上有重樓焉，以雪爲地，吐花若靈芝者數萬朶，曰仙人橋，跨清溪而渡，曰十八羅漢，爲修短欹正各狀貌，曰接引幡，從頂倒懸，縹緲若拂，此非歷九洞之危不能得也。

謝振定以雲水洞水滿不能入，不記雲水洞而記雲居寺之石經洞。雲居寺者，與兜率寺同爲上方名刹，以隋石

徑得名者也。

聞村西五十里有西峪寺，亦曰雲居，爲涿鹿北一古剎，遂往觀焉。至則梵院潭潭，佛貌莊嚴，顧僧無可與語者，惟客寮翠竹清泉娟娟靜好。寺後有石浮屠，四角置石幢，刻銘爲唐人梁高望當思道士利貞王大悅所書，猶有蔚褚遺則。其別院亦有唐碑，縱橫在汗潦中不可逼視矣。由南東行五里許，爲石經山，又曰白帶，即所謂小西天也。山上有五井七洞之勝，井即地竅，完石如巨甕，深廣各丈餘，湛湛不知所自出，冬不冰，夏不涸也。洞貯梵經石刻十二部，計千餘版，自隋僧靜琬創之，歷遼金工乃既，意以佛法歷刼後經猶藉此石以傳，畸士銳行，令人慨想，洞門錮以鐵，無敢啓，惟穴石零落，版角字亦漫滅者，則游人手澤摩挲之所致。明邑令某强啓之，版溢不可復位置，乃別開一小洞庋之，董思翁題爲寶藏。洞寺常層巖間，布置疏期如村落，下洞二，上洞五，惟雷音洞最鉅，今日聲輪洞，不封錮，方廣各五十步，四隤嵌法華經石碣計百四十六方，滑淨如絲玉，書亦猶韻，非苟作，中踞佛座，旁挺四楹，皆就洞石琢成，外有露臺可眺遠，廊間石碣林立，爲游人好事者所題名，讀其姓氏，百無一二知者，可悲也，抑可畏也。傍巖立銅佛像，金粉剝落，迤東有石亭，又有洞曰火龍，可通山巔，今鏤木龍，據洞口，或言洞故有異，設此拒遊者云。山上有五臺，臺置白石小塔，刻梵偈，爲唐金仙公主筆，當元明時寺稱大盛，內官修之，水部董之，攻木攻石，不知幾何時，碑碣可考也。

近年此石經已被盜若干，於是封閉不復開矣。

上方山游客之有名者，當推朱彝尊。與彝尊同來者有徐元文姜宸英二人。彝尊之詩云。

蓬勃東華塵，窈窕西山容。二者各有宜，强之心不從。徐公脫朝簪，姜子淹旅蹤。期我大房游，捫葛攀長松。茲山我舊歷，不憚寒飈衝。車中三升榼，馬後九節筇。誰能光花時，蠟屐乘清冬。雨霰雖載途，相顧多歡悰。雪色妙渲染，一峯殊一峯。明當踏曦日，遍覽金芙蓉。

觀彝尊此詩則來游固已非一度矣。其餘尚有數詩，寫景均極工肖。元文宸英亦各有詩，而禹元吉寫爲圖，圖成而元文歿，見元文詩序中也。嗣是而來者，謝振定而外，有高士奇法式善張祥河諸人。清末恭忠親王常游於此，其孫溥儒風雅能詩畫，繼其先志，撰刊新上方山志十卷。上方山舊志者，寺僧自如所草，江寧吳仁敵爲之修訂刊行，而完顏麟慶復爲之修補，其詳贍則遠不如新志也。

近年游者有傅增湘袁勵準諸人。歲庚午九月二日，余往禮佛焉。冒君廣生聞余往也，亦約偕行。是日破曉乘公共汽車自西四牌樓赴琉璃河，下車易肩輿而往，約三十餘里，抵接待庵，已曛黑矣。途中所見與諸家游記並合，惟所行之路盡皆巉石，猛獰之氣，令人膽寒。石狀之奇者，如繖，如芝，如羆虎，如鬼魅，如舟，如臼，如傴僂叟，如海上之冰山。色或青或赤，或黑如焚餘，或黃如蒸栗。野曠風高，行人絕希，遠山重複，日光所不到處則黝黑，皆使人慘然，彌復想見遼金時之苦寒荒寂也。到山寺一宿後，次日周歷各處。所愛者初上山之煤石堂，遠對瀑布，氣象蒼莽。又一斗泉之絕壁，在南方似不少見，而北方未易得也。所見花樹，以廣慈庵之松及當門蠟梅爲最妙。蠟梅繁茂，花時必爲盛觀。又一庵中牡丹縱橫遍地，高可丈許，蓋此山深隱，故能植佳卉邪。山中多黃獨，其根曰黃精，蜜製可餌。采擷太多，聞已稀矣。

余是行未能往雲居寺，僅至雲水洞一游，路過摘星陀，居然登其絕頂，尚不甚艱楚。惟峯迴路轉時，其勢甚陡，右傍絕壁，左俯深谷，坐輿中直汗透重衣也。到雲水洞寺僧假以布衲，導以火炬，蛇行入洞，時或俯仰轉仄而後能過，炬燄復窒息欲噦，幾不可耐，亦無如何，地下稍平，則聞寺僧以杖扣石乳，曰此石鼓也，此石鐘也，此石磬也；此石琴也，又以炬燭之，曰此羅漢也，此觀音也，此師子也，亦果無不肖也。洞長數里，足下沮洳，不欲久留，或曰前行有河流

阻去路，或又曰有白骨焉，以余所見，覗戒台寺之化陽洞尤奇邃，而于曹二氏之文亦寫之綦肖也。

庚午去今已七年，追紀大概，並參錄新舊上方山志以爲後來者之南鍼。同游冒翁有詩，亦錄以爲殿云。

我行伊家園，言訪天開基。土皆如丹砂，石皆如靈芝，居人指路北，中有元朝碑。一碑高過屋，一碑西隔籬。僧亡剩佛在，香火無人司。下立兩石幢，湮滅歲月移。道旁委柱礎，尚想崇宏規。斷塔悄無言，似解興廢悲。　孤山不成村，日莫散牛豕。馬蹄踏亂石，時見火光起。村後有荒庵，蒙翳生荊杞。當時徐朱姜，雨雲同宿止。門韻闈爐紅，捫碑剔蘇紫。禹生寫作圖，石墨不曾燬。去來今百輩，姓氏誰能紀。能爲柳子厚，我歎曹能始。　精藍結獅峯，解裝塵抖擻。問訊上方山，尚在數峯後。山僧進麪餑，亦頗佐菰韭。同行得瞿生，未算登臨負。有懷夜不寐，臥聽蒼官吼。玆山產靈藥，黃獨尤希有。那能把長鑱，避世署聲叟。明當買盈襜，閨中貽病婦。　四十二章經，大書刻馮保。七字胄化溍，亦復灑文藻。行人攀雲梯，鐵鎖貫鳥道。花宮七十二，遺跡未盡埽。天開既中衰，上方名遂表。苟無中官力，誰能赤手造。媚竈士誠叢，佞佛奄亦好。所嘵霍原墓，千載埋荒草。　柏王呂祖閣，松王　慈庵。文殊娑羅樹，鼎足能分三。牡丹數洛中，臘梅如江南。我來非花時，恰值霜葉酣。葉葉各色稱，柿杏楓槲柟。天風吹晴雲，夕照明遠嵐。時見樵蘇人，釋擔相坐談。我雖不解畫，畫意今飽參。莫高摘星陀，莫深雲水洞。方其滿仄時，手足尻互用。疾如蛇赴壑，跛似鱉遊甕。欒欒白石乳，萬古積奇凍。天公肆狡獪，鑿此五丁空。忽傾窣堵波，旋化比邱衆。萬方態畢盈，八音叩或中。去年龍洞遊，淺之難伯仲。玆山旣空中，泉名才一斗。人言華嚴師，得自毒龍手。古來神僧事，記載亦多有。如何百詠幢，不云永明後。咸雍鐵頭陀，大定寂照叟。吾儕持卑論，世近信可取。昨從中院來，虎年碑字朽。向無朱竹坨，孰寶千金帚。

伊家園卽伊桑阿故宅。　天開寺今爲小學校，屋非當時之舊。石佛下有題字，新舊山志均失載。　禹尙吉畫游山圖，圖後立齋竹坨西溟各寫詩，惟竹坨詩已佚，何子貞書補刻，纕蘅有拓本。　竹坨詩注稱鐵頭陀金高僧，今據山中塔院有遼大安中王虛中懺悔上人墳塔記，稱上人禮懺頭陀爲師，咸雍六年遷化，則鐵頭陀遼僧，非金僧，殆竹坨讀碑匆匆誤記。

竹坨中院詩所稱虎兒年碑，今臥關帝廟門外，碑字全沒，僅存碑額護持聖旨之碑六字。余使十人揭之，則碑陰魏必復記文尙完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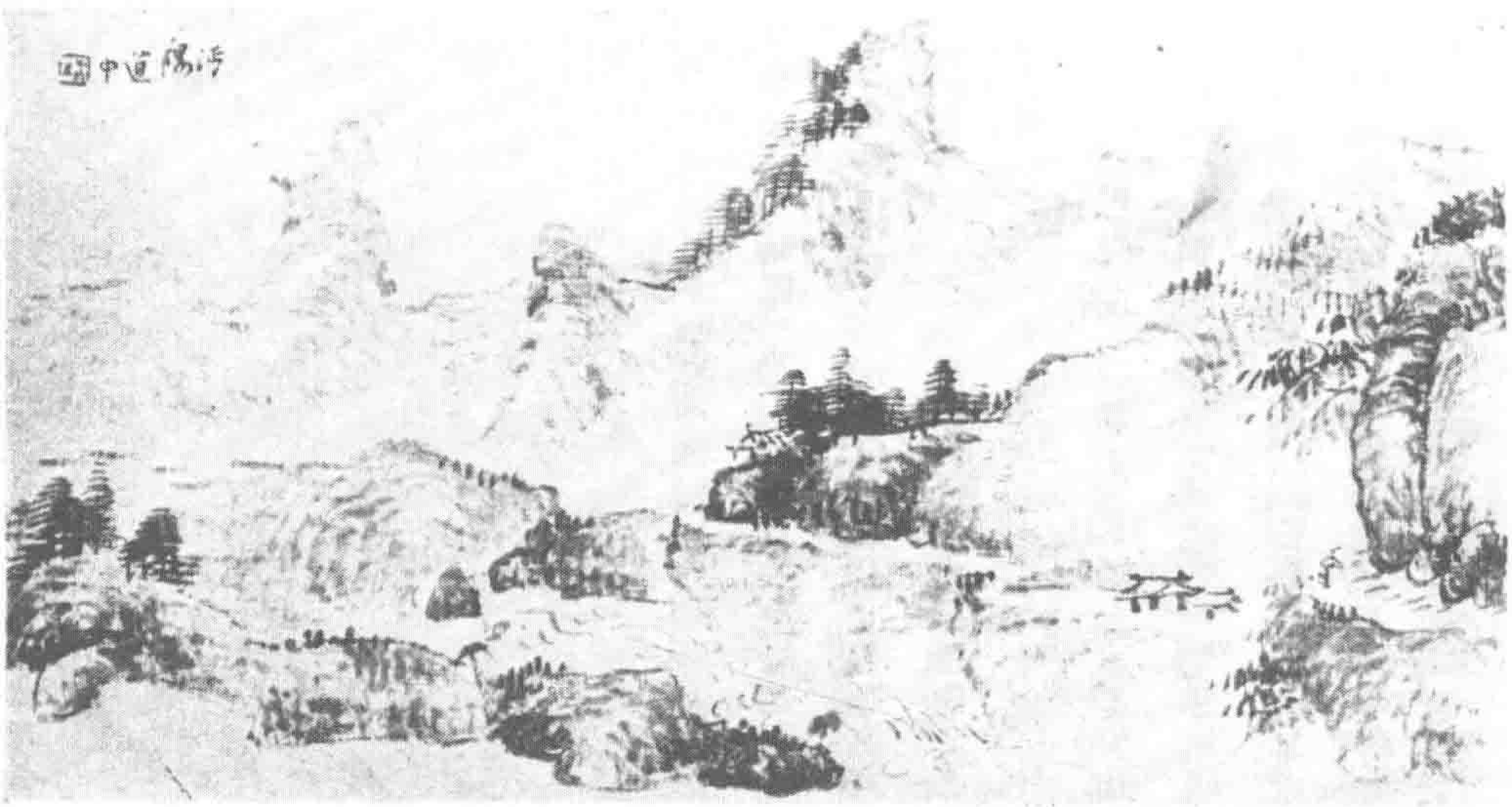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小姐

一年一度之美國國際美容商店展覽大會，頃於本薛文尼亞大旅館揭幕，參加者共有一萬二千餘商店。展覽會中例有討論，今年所提出之問題，更覺新奇。結果一致認爲女子之秀髮須富於光彩，俾電炬驟滅時，該女子仍可爲衆所辨識，如鶴立鷄羣，詎非佳事？其次則公認最新式之睡衣應採用透明摺紙式，以其富於美感也。

該會揭幕之日，卽宣布「一九三七年小姐」已經公推羅斯柯爾門小姐當選。羅斯柯爾門小姐爲格林維區產，以表演模特兒爲生，體重一百〇六磅，芳軀高五呎四吋，胸圍三十四英寸，臀部三十五英寸，腰圍　十五英寸，髮呈紅棕色，眼藍，但未受高等教育。會中職員譽之爲「美國之異邦式」典型美，其體態輕盈，頗有影星梅蕙絲之風韻云。

體隨彈下

加利福尼亞州美國海軍飛行隊見習生飛爾伯，一日，方凌空練習飛行擲彈時，彈已擲下，不知已否中的，一時情急，竟由機上躍下，以覘究竟。時機在空中約二千呎，比體降至一千呎處，始知身入險境，急展救生傘，幸得平安降落，視其標的，果中彈被轟毀無餘矣。飛爾伯至隊部報告，聞者咸爲驚異不置。



沔陽道中

漫遊小記（五）

林散之

漢中

余於國曆六月十八日抵漢中。明日，張漢別余去。始，張漢以伴余入太白，似非偶然，仍欲伴余入蜀，遠覽靑城峨眉之勝，余以入川時日不定，未敢許之，遂快快去，意良不忍也。午後，持秦子明函，出城訪第四師範校長趙炳生，炳生因放暑假，未遇，復入城，訪趙葆如及王叔玉二先生，葆如為職業學校校長，而叔玉任理科敎授，均循循長者，相見甚喜。葆如久客上海北平，能交黃賓虹先生，藏其畫數幀，用自矜貴，知余出其門下，益相敬重，邀余移居校內，其推愛之情，可欽也。

漢中為陝南重鎭，境內之地多肥壤，多種稻之田，實為溢地，而四方乃叢山峻嶺，掩蔽霄漢，其北為陳倉道，乃通陝大道，其南為金牛道，乃入川險途，均崎嶇路也。余至漢中，歸心已急，乘之入川道路，消息不明，跋涉艱難，生死未卜，遊興遂大阻。擬由漢水至老河口，順襄陽轉武漢而歸，豈知漢中至老河口亦一千五六百里，時漢水正涸，不通舟楫，卽漢水漲時，而凶灘惡水，險急不可下，且午口石泉一帶，又為鎭巴股匪出沒之區，更不易度，左右思維，不如仍由此入川，于事雖難，于計為得，其路雖險，其遇必奇也。於是遂決入川計，託叔玉葆如千方設計，以助余行。

連日託叔玉葆如訪問入川道路，均無從得消息，葆如謂，『數年來，劍閣為赤



五丁關

匪所據，川陝往來斷絕，近匪雖退守鎮巴，而途中艱險伏莽縱橫，至爲難測，非偵察明白覓妥人伴君去不可，勿亟亟也。』余悶損，私念今至漢中入川已近，祇一千四百餘里，豈知道路艱苦，音問阻隔，較由江南入川更甚，此眞出余所料矣，目極連雲，心遲鳥道，緬懷千里，我思如何。

漢中倦夜二首

春歸灞上雨，人倦漢中城。誰識飄零意，床頭一劍橫。

山壓半城青，月澆一地白。落落漢中王，荒涼何處迹。

數日內叔玉葆如以不得入川消息，爲余躊躕，余焦念甚，無賴，邀王叔玉遊夫子廟，夫子廟在職業校旁，近闢爲民衆教育館，殿陛壯偉，整理有方，而收藏新舊書籍數千萬種，爲陝南諸縣所僅見。漢中以多山，故館中蓄野獸甚多，多熊豕虎豹豺狼狐狸之屬，余於熊圈中聞熊嚎，始驚在太白時夜中所聞者熊也！因將前日所遇示叔玉，叔玉大駭動色，悚息久之！

在漢中留六日，無從問入川路。一日，行巷中，見旅店，曰『四川老店』，私謂既稱四川老店，其入川消息，或能知也，因入問之，店中人曰：『近無人來，能去與否，未敢知。』明日，復往探，適有姜姓者，方自廣漢來，叩之，曰：『劍閣之匪，已于二月間退去矣。』余聞言大喜，急返校，央叔玉賃僕伴余去，叔玉謂：『不得良僕，終不敢令君行。』輾轉二日，卒未賃得，値該校有甯光人唐必達，爲本期卒業生，方欲歸里，叔玉以不得良僕，命偕唐生去，俟至甯光再爲設計，余無奈，謝之，唐生因有事先一日去，約在黃鎮相待，黃鎮，在漢中西南六十里，爲入川要途。越一日，收拾行李，僱人力車，別叔玉葆如，趨黃鎮。

連雲之棧

出漢中西門，循沔水北岸行，沔水，卽漢江上游之水，亦稱漾水，經漢中南入漢江，甚淺，多沙石，不能行舟，六十里至黃鎮，唐生如約相待，甚喜，遂同至其舅父家，其舅史姓，距黃鎮十里，以農爲業，所居爲史村，甚荒落，唐生謂：『在此尚有一二日勾留，因所學卒業，舅氏及諸親表强留作賀，不能辭也。』余曰：此實可賀，謹當相待，亦欲具儀

相賀，唐生堅辭不受。

第二日，天明，唐生親友，携豚肉，山薯，（本地呼爲洋芋，較吾鄉所產小數倍，形如茨菇）玉蜀黍等物來賀，熙熙攘攘，相慶一堂，唐生具酒醴相待，甚粗簡，其製食物，無油醬醯醋，失烹調之法，囫圇煮熟，相共大嚼，無所謂滋味矣，至晚方能各道謝去。

唐生因周旋一日，甚疲，休息一日，爲余僱其表兄史某，相伴入川，翌日，肩行李，與唐生同趨沔陽路，微陰，十里入山，坡陀轉折，田塍高下，眼界爲之一束，無復睹漢中溢地矣。自漢中至沔陽，一百二十里，通有公路，甚易行，五十里至沔陽，未入城，越城南行，此爲入棧之始，城東有武侯祠，甚壯偉，古柏森森，以千百數，祠內駐有陝軍，因勦亦匪處此，定軍山，在沔陽東南三十里，層峯疊嶂，峨峨無際，上有武侯墓，聞每年三月爲會期，四方膜拜者甚衆，惜唐生思歸甚急，不能偕去，一謁墓門之概也。


西秦第一關

武侯祠二首

武侯祠屋今猶在，我獨來臨淚滿襟。廢壘孤城餘戰迹，徽琴空谷失弦音。繁勞粗濟中興業，寬猛能存下士心。忍向定軍山上望，墓門冷落白雲深。

山有青松水有蒲，祠堂院落兩模糊。從容未了中原志，寥落猶存八陣圖。（在定軍山下爲旱八陣）誰謂失謀在入蜀，獨籌全計是聯吳。可憐後主無聊甚！辜負平生五月瀘。

四十五里至蔡壩，居戶數十家，半多宿店，荒穢甚，已晚，在蔡壩宿。

晨起，十五里，至青羊驛，路甚仄，兩旁峯巒特奇，爭起迎人，三十里至大安驛，又十里至烈金壩，俱行奇山中，坡磴上下，曲折迴環，古本幽篁，搖青曳翠，境絕幽異矣。十五里至寬川舖，再五里爲五丁峽，亦名金牛峽，峽石陡起，直劈如立，闊不能丈，而高逾千尺，盤磴上，陰氣沉沉，如行深巷中。而怒峯亂起，摩霄矗漢，怪石懸懸，若崩若墜，俯視峽底，驚湍急溜，奔騰而出，與石擊鬪，聲震如雷。攀行十里，爲五丁關，關居嶺上，扼其險要，人家三五，以賣茶爲生，與唐生買茶坐嶺上，稍憩，下關，十五里，趨宿滴水舖。

金牛峽二首

奇峯巘崿存牛角，險峽峪岈類犬牙。太息五丁不平者，剷除兕惡出三巴。

扶磴摩崖人僝僽，臨危當險我徘徊。頻年風味知多少，奇境都從辛苦來。

余與唐生連日行，甚倦，在滴水舖起稍遲，晨飯罷，二十里趨白蓮驛，時驛中賽神演劇，四方聚觀者攘攘，唐生邀余同觀。余樂應之。飾粉塗墨，不知所演何劇，而眵目哆口，又不知所唱何音，似半類西京曲，更若吾鄉之廬州調，不清不濁，不倫不類，若使京劇之余叔岩言菊朋梅蘭芳諸人見之，不知作何種感想也。留一小時，余倦于目，與唐生別去，趨寧羌，行十里卽至。寧羌距漢中已三百餘里，爲一山縣，民風古樸，商業祗菽麥黍稷大布大帛，無他繁華物。余急欲赴川，辭唐生，唐生欲留小住，余不可，唐生見不可留，命其表兄肩行李送余出寧羌西門，長揖而別。出西門五里，路漸陡，攀嶺凡三里，爲牢固關，險塞可據。越牢固關十五里，爲黃壩驛，古木危橋，亂山荒驛，境極蕭然。由驛左轉，從石坡仰上五里，爲閔家坡，大石巉巉，峻甚危甚。遂投宿坡上，荒店兩三家，貧苦極，無物可食，覓洋芋充飢，始悔不預宿黃壩驛矣。

初明，偕史僕下閔家坡，盤磴轉折下，十五里至七盤嶺，山陡起矗摩雲，空山霧沉沉，半明半滅。嶺有關曰『西秦第一關』，隔嶺卽四川界。遂扶磴下，足底之亂瀑驚泉，山崩地坼，不禁股栗。下嶺復仰上，登四川地，石級千層，危崖百折，攀坿上之，有關扼其險，爲川北咽喉。兩崖有宋元刻石，與史漢坐觀久之。四里，越七盤嶺，東南下五里，爲較場壩，道中多運夫，往來艱苦途中，喘哮之聲相聞。始，余在儻駱道時，遇川陝運夫，以背承木架，架上纍物高二三尺，重百餘斤，而煙具（川陝之民無不吸鴉片者）及一切零星用物，均載其上，行時，手中拄杖，傴僂以趨，雖遇危崖險磴，上下甚便。余睹之，既異其形，復奇其枝，至是，則所遇者然，司空見慣，不復以爲異矣。十里，爲甎平舖，又十里，爲鍾子堡，又十里，爲扶嘉墳，陰雨無所睹，荒山莽



七盤嶺

莽，驛路淒淒，棧迴雲飛，意闌情倦，十里奔宿神宣驛。

七盤嶺

絕磴盤秦棧，雄關據蜀峯。回腸路百轉，倦眼思千重。行險成僥倖，臨危自恪恭。下山情更怯，如湧又雲從。

神宣驛夜雨聞嘉陵江水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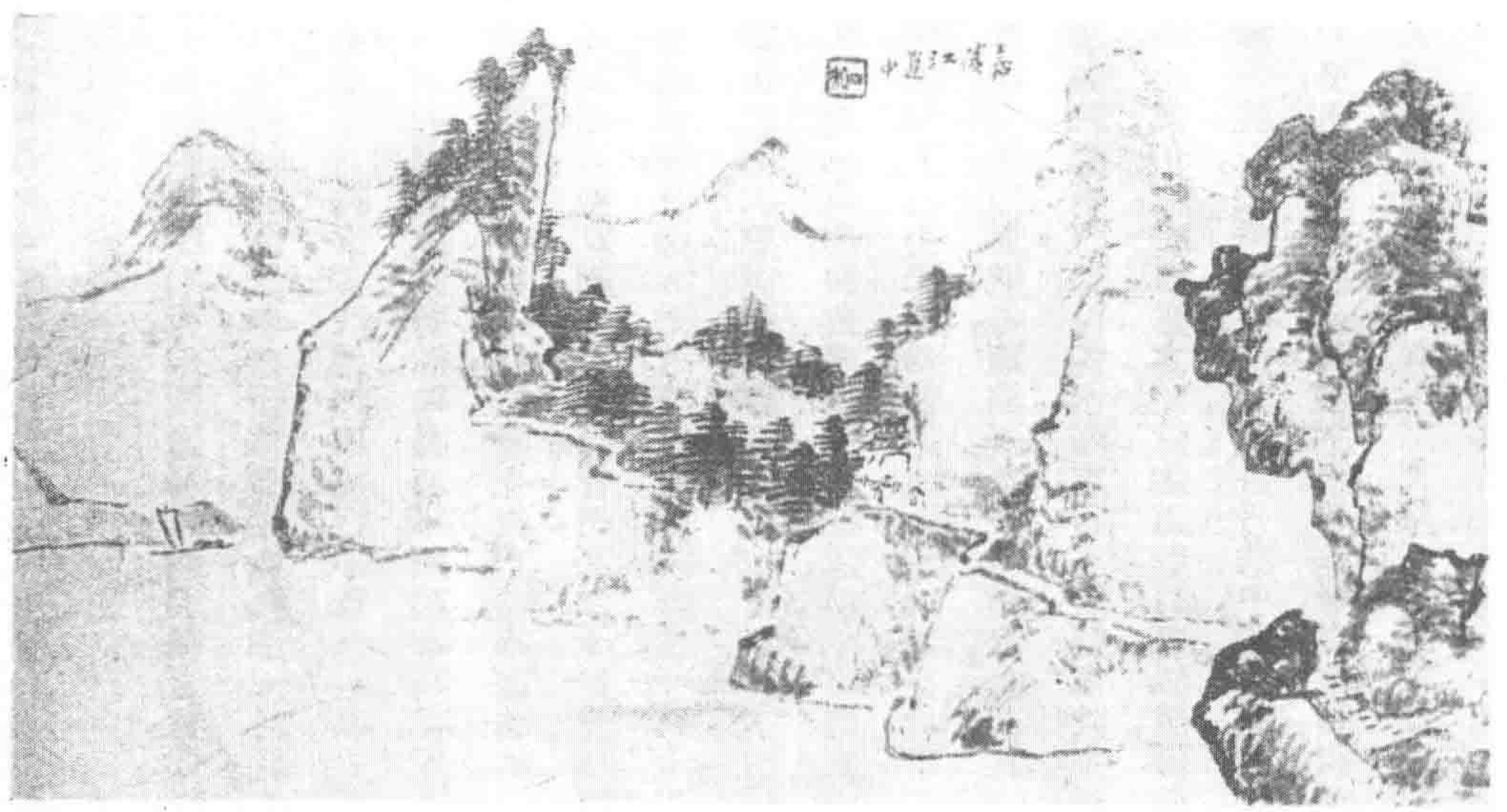
客路多風雨，鄉情易酒杯。艱難書萬里，寂寞夢千回。到此心雖折，仍存志未灰。嘉陵今夜水，不寐聽鳴雷。

晨起，別神宣驛，十里爲龍背河，又二十里爲朝天鎭，從嶺西南下，坡磴卓犖，不易行，下嶺，遇石橋，橋甚脩長，可數十孔，疊亘石成之，奇功也。過橋卽朝天鎭，商店一二百家，濱嘉陵江右岸，頗擅形勢。嘉陵江上游出漾水，卽古西漢水，水經注，漢水南出嘉陵道，爲嘉陵江，是也。出朝天鎭南十里爲朝天峽，山水最奇，余欲睹茲峽之勝，覓舟從水路行，自東崖登舟，順流下，水多疾，積浪奔波，其去如矢，而兩旁高峯聳峙，羅列秀舉，山隨水轉，東行入峽，雙崖陡束，插漢摩天，濃霧霏霏，上視無極，而兩崖之間，竹木叢蔚，藤蔓飄綃，山似亂柴，石如鬼臉，標黃疊翠，敷紫舖紅，恍疑置身丹碧中。壁上鑿孔架閣，棧路猶存，五七里，水轉又東，漸行漸無所出，再二里，東南轉，峽忽開，沙回水曲，佈露遠景，古木綠杉中，有一二人家，江村風物，益覺幽異，十里至皂河驛，下船，從沙中行，三里，復盤磴上，十餘里，踰飛仙嶺，從嶺畔鑿磴架空行，嘉陵江循環其下，奔流滾滾，如騰如沸，上水之舟，縴挽甚難，雖百餘石之舟，亦必數十人縴之，始能行動。十五里，至石鼓舖，又十五里，至千佛岩，岩聳江畔，峭壁空懸，嶙峋百仞，壁上鑿洞，刻佛像

龍門閣



二七|〇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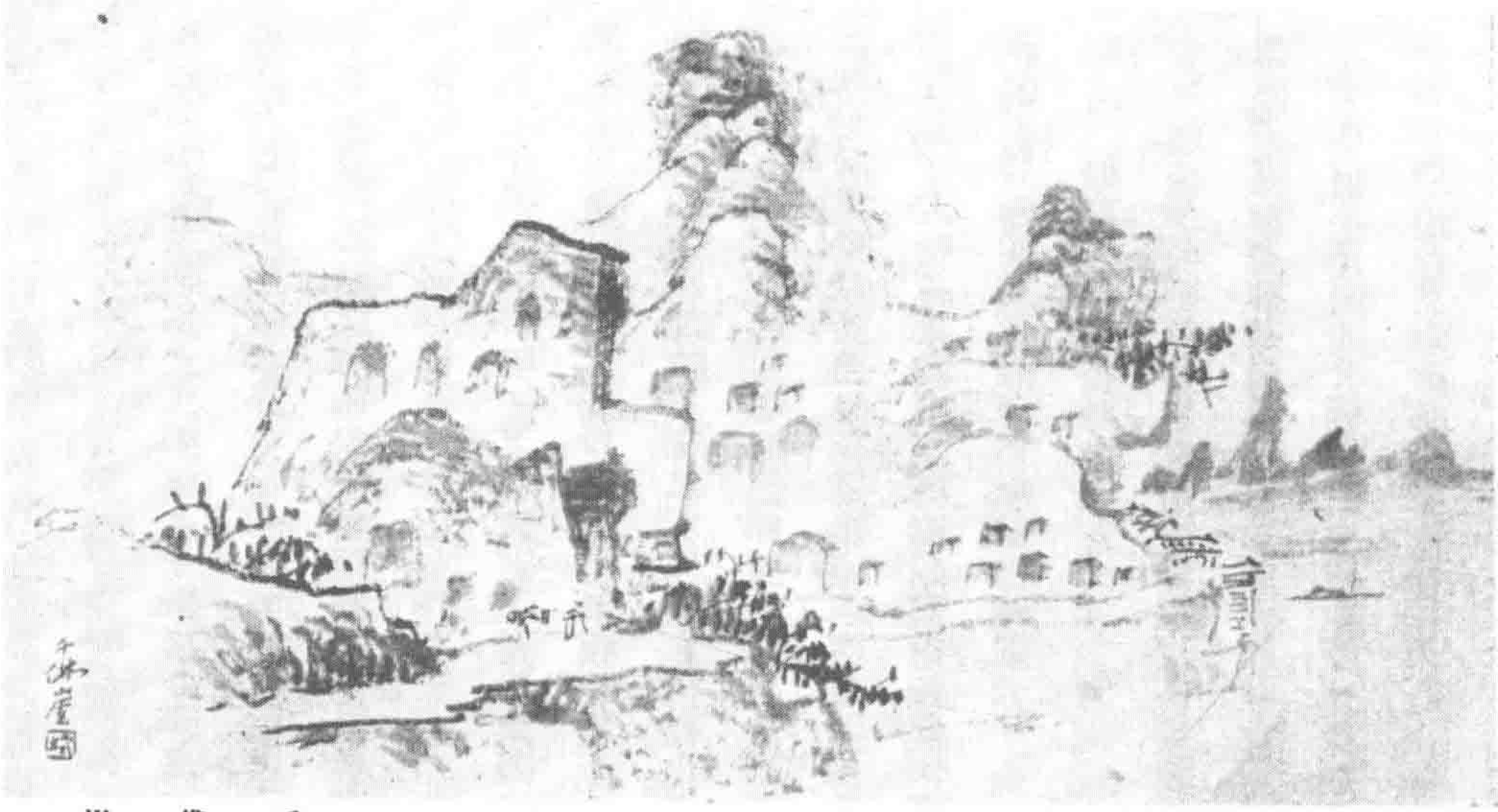
嘉陵江道中

大小以數千計，雄偉不及龍門，而奇峭過之，人從壁下鑿石鈎欄以度。左轉里許，有殿宇數十間，旅店十餘家踞崖之盡處。再五里，為廣元縣，縣居嘉陵江北岸，雉堞堅厚，市衢充廣，平舖白石，既整且潔，商業大盛，百物所萃，食品尤甘美且廉，余飢甚，與史漢投小店覓食，肆其饞吻，盡其大嚼，不顧一切矣。

渡朝天峽

我聞嘉陵之江中，天下神奇半在此，險峽今日睹朝天，山水之情非虛美。急灘奔湍滾滾來，危岩疊嶂層層起。兩崖之石爭紅紫，四山之雲尤譎詭，遠遠人從壁上行，石棧疑在雲空裏。峽去江平開遠寬舒，波無際何瀰瀰，綠杉深處有人家，幽邃彷彿桐江是。昔有大筆吳道子，一日圖寫三百里，畫壁極天地奇觀，夜半濤聲振兩耳。嗟我江南一曲士，山川萬里供仰企，何處遺跡認依稀，虛懷空聽唐宮水。

自劍閣之匪退去，沿棧各郡，駐有重軍，來往旅人，偵查綦密，余至廣元，投宿旅店，拒不收納，凡三易店，却客如前，斯時已入初夜，不能再去，乃懇其主人曰：『幸相留，倘官軍來，吾自首，不牽連君。』店主無柰，遂留宿，方入睡，急聞叩門聲，啓扉視，有武裝廿餘人，洶洶入，檢點訖，目店主曰：『誰令汝留此人者？』未待余言，武裝人即將余主僕，幷行李械繫以去，半里許，至軍部，有長官坐大椅上，余立，余以來意告之，長官不更答問，傳令將余主僕錮禁一室，時已夜深，余大憊倦，坦然席地，鼾睡不顧，翌晨復傳余，長官以余孤身遠走，行迹不明，疑為共匪化裝，欲久羈縻之，余大窘急，忽旁一人曰：『若乃文藝人，



千佛崖

其行囊吾已察閱之矣，非惡者，可釋去。』長官猶不令發，其人三言之，意始解，遂釋余去。吁，豎爲誰？豎爲誰？其亦吾黨之有心人乎。

時已嚮熱，擬在廣元，休息數日，柰旅店中，臭蝨槼槼，咕嘬最

苦，遂與史漢肩行李別去。出南門，乘公渡船過嘉陵江，里許登山，山不甚高，二十餘里，趨角沙舖。復下山，從嘉陵江畔行，疏楡古柳，相夾成行，熱甚，與史漢，裸衣浴江邊淺水中，愉快無似。少停仍從江畔行，數里復登山，右上石磴甚寬，而峯巒特起，甚銳，石色大絳，裂紋龜坼如蓮花，有似太華西峯之石，而巍峨聳拔不及，嘉陵江經其下，迂迴曲折，淙湃以過，左右谿壑，爭高競深，古木茂草，掩映豐蔚，奇境也。仰上數百級，有閣曰龍門閣，洞曰龍洞。從嶺畔行，十餘里至楡錢舖，攀躋甚倦，憩石上，忽有物刺余臀部，劇痛，急尋之無物，唯石隙叢叢有草，芒刺甚利，史漢驚曰：『此毒草螫人也，柰何觸之』（或謂爲蝎子草）余痛不可遏，急出所携解毒藥敷之，痛稍止，休息半時，始下嶺。循江邊石棧行，三里至桔柏渡，下石磴，乘公渡船過嘉陵江，二里至昭化，不敢在昭化宿，恐復爲川軍所阻，十里奔牛頭山，宿山下荒村中，村人煑粗米飯餉余。

牛頭山不寐

小宿蠶叢裏，欷歔此險行！蕭條人萬里，孤迥夜三更。不識巴
僮語，聊聽蜀鳥聲。思親歸未得，空切白雲情。

鷄鳴卽起，坐待明發，令史漢肩行李，上牛頭山，山雖高，不甚險峻，循石磴行，道旁多松，參差迤邐。順松間行，十五里爲天雄關，天雄關，卽古葭萌關，崖石陡起，關居隘口，險甚，濃陰大霧如雨，而四山之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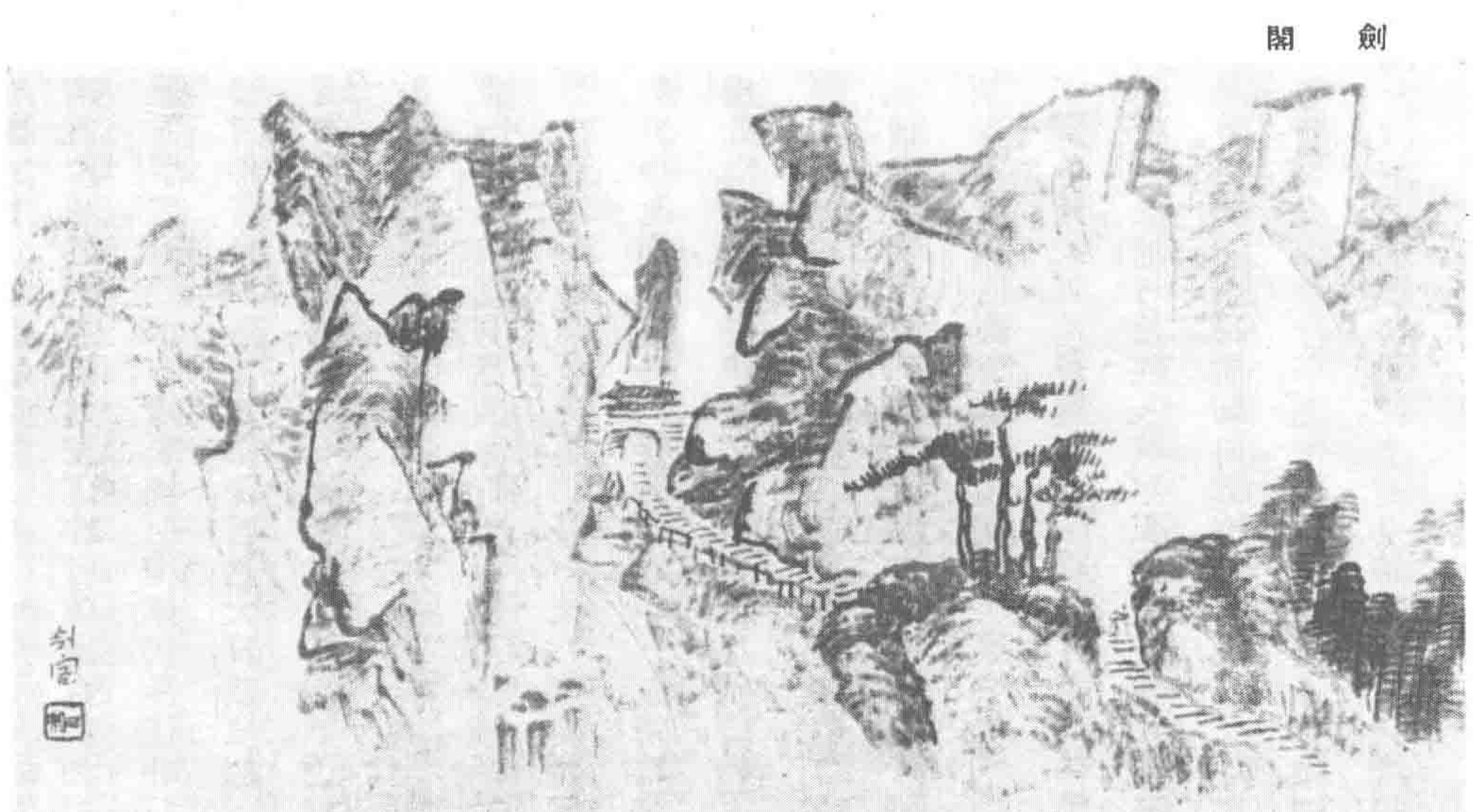
有如濤湧，目無所見，關內有荒店十餘家，少憩，從嶺右盤曲轉折行。二十五里至樹丫子，又十里，為寨子山，奇峯如筆，孤削空懸，茂柏脩松，羅列上下，左趨為火木樹，過火木樹路漸險，怪石騰空，排奡駘蕩，再進石更奇，山更險，摩崖有石，刻曰『漸入險境』歷磴下，左轉百餘級，為通險橋，橋為巨石壘成，橋下奔溜迅急，其源不知從何處來，搏擊之聲，震人心胆，而兩旁崖石，崇墉百丈，如積鐵，如滲青，大木多六七人圍，濃綠森沉，仰不見物，叢叢鳥道，股栗心寒，奇境人間，無逾其右。五里至孔道新，又五里，至架梘溝，復從嶺上行，蒼松翠柏，都在脚下，漸旋而上，不覺其高，天已霽，遠看劍門諸山，堆青攢翠，自西南橫列東北，迢迢天際，拱若屏風，而西南與東北兩峯盡處各起崇峯，其情若倚，其勢最雄，蓋西南為小劍山，而東北為大劍山，從小劍大劍之間，中分一裂，迤成八字，其交分處，山勢獨伏者，劍門關也。下嶺，度壑西轉，二里，過石橋，至高廟舖，遂停屐。

劍山道中

客路知何處，蜀山風雨中。攀藤從鳥道，撥磴下叢叢。墨法思顛老，詩懷羨放翁。抬頭又驚絕，人語在雲空。

夜中大雨，達旦不止，聞門外有聲轟然，起視之，乃山洪暴發，震若雷霆，挾巨石行，有如奔馬，奇觀也。亭午雨止，余與史漢別高廟舖，循高蹻峻，東上數里，山更狹，行深峽中，大木蔽虧，沉沉寂寂，昨在嶺上所見劍門諸山，隱約雲際者，至此皆伏而不見，八九里，忽南轉，扳峻坂行，左視絕壑，巉岩若削，亂瀑驚泉，崩崖墜石，神眩久之。又南轉，山忽開，屏列之峯，至此高厰空際，黑如積鐵，絳似敷丹，大劍之山，

劍閣



二七—〇五六

兀立數十里外，高出衆峯上，而小劍山則爲諸峯所掩，不可見，其低伏處，中懸一線，從坳中仰上，虛左實右，獲以石欄，右有泉曰『劍泉，』從石隙中直瀉而出，霏霏滿谷，旁有宋元人刻石甚多，再數百磴爲劍閣，閣後忽起一峯，據險向人，兀突甚，閣爲兩層，堅整而雄，兩旁遂危崖迴峭，連山絕險，橫亙數百里，莫可度越，張載銘曰：『一人守關，萬夫趦趄』寧不信然。逾關，石尤奇峭，藤木倒垂，披絹曳縠，而泉如珠簾，霏微上下，陰寒甚，有老猿垂藤木，飲于山泉，升轉甚捷。東轉有橋，橋下水流極急，爲出劍門山陽之水，至此山漸低，多南迤，又五里，爲劍門驛，乃棧道終點。今晨因雨起遲，兼史漢連日攀躋，是爲重繭，又途中留戀劍門之景，故此行甚緩也。已晚，天大晴，空山落日，古驛荒茀，中情泠然，宿劍門驛。

劍門二首

奇峯絕巇寒生柏，孤棧懸梯滑有苔。遊興未隨春思減，撥雲又上劍門來。

排鋒列戟天成險，敢向人間怨路窮。細雨霏霏半明滅，尋詩我憶劍南翁。

又一首

劍泉之左大劍山，劍泉之右小劍山，兩山相去不百里，中間峨峨劍門關。巴奴荷戈我荷笠，雲路倉皇歸思急，逢心萬里夢塵迴，蒿目四顧淚痕濕。空林蕭蕭蹲鴟嚇，陰雨啾啾山鬼泣，當頭一峯尤駴人，突兀無言東嚮立。我

翠雲廊



登劍門最高層，層層都有煙光凝。吁嗟天險未可憑，睹此不勝感廢興，懸崖無賴看猿升，處處飲泉挂靑籐。

劍門驛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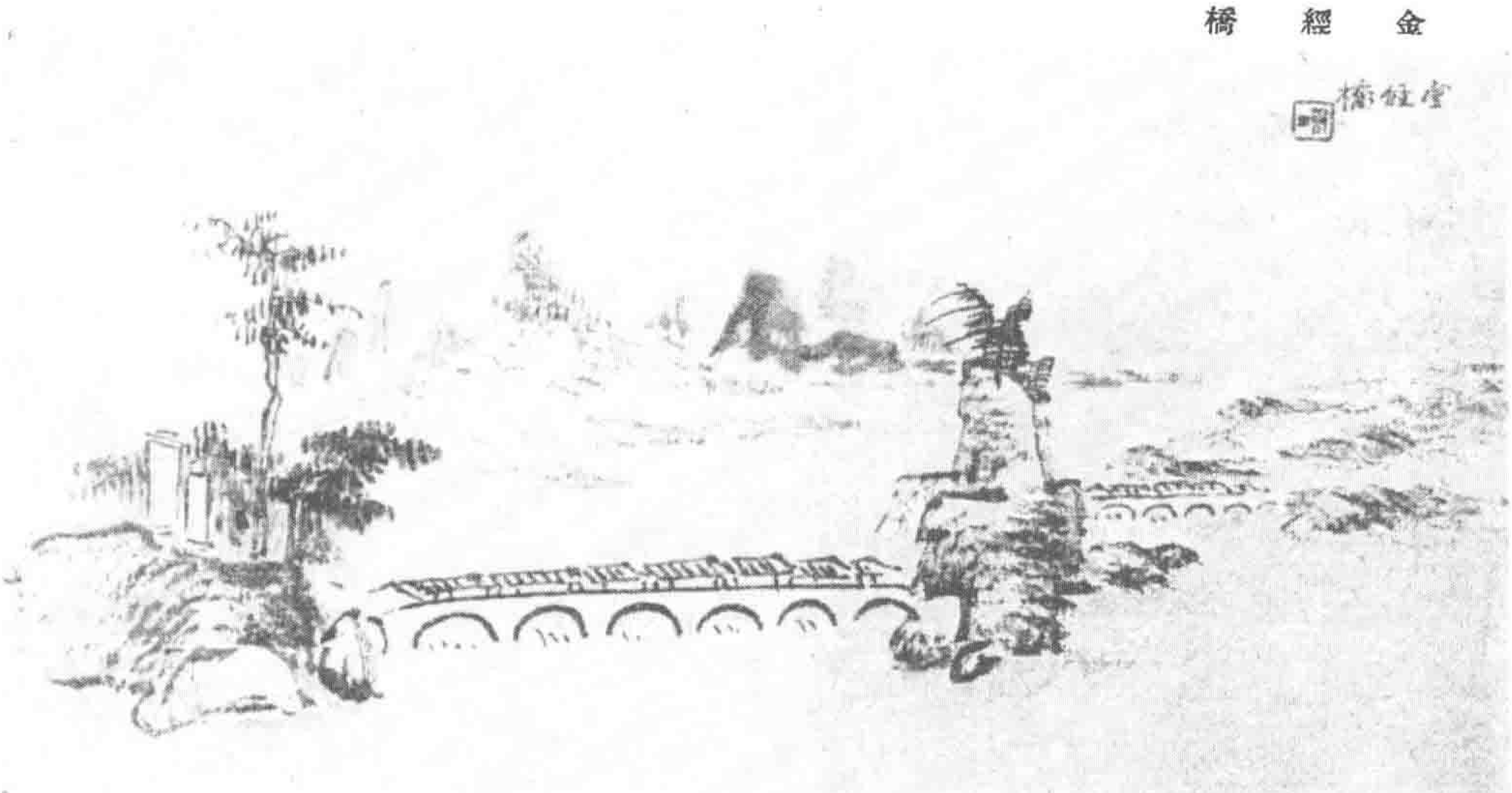
旣攀劍門關，復宿劍門驛。陰寒悲風發，急響驚泉拍。道險行旅稀，山晚層陰積。初看褫人魂，再看奪人魄。世路感乾坤，忽忽不自適，荊榛不可除，喪亂猶如昔。趨競念余生，塵勞久行役，豈只迫飢渴，所樂在泉石。

昏日落千山，遙情空延佇，感玆道路難，欲回知何所，我生胡爲者，來此空山處，破屋絕居人，空梁馳野鼠，殘月挂楓林，冷露逼禾黍，時聞風水號，悚息不敢語。萬里懷兒女，消息中間阻，何日出西陵，歸帆下吳楚。

翠雲廊

史漢因足重繭，痛甚，不能行，欲留不去，余以欲至成都，心甚迫急，勸其緩行十五里，趨靑樹子，磴路甚寬，鋪以白石，兩旁大柏，連株合抱，多四五人圍，爲明李壁所植，奇古紛挐，怒發盤曲，濃綠之色，掩地蔽天，人行過此，如在綠幕，謂之翠雲廊，回視劍門諸山，嵯峨天外，而峯巒迤邐，背走東南，絕塹縈回，險成西北，雖猿猱之巧，莫可攀援，奇哉，天之設險也。稍坐，從山脊石磴行，五里，爲天然橋，險仄甚，左轉五里，爲漢元鋪，又十里，爲石洞溝，均行翠柏中，清爽之氣，沁人肺腑。東向從嶺畔斜行，十里，爲抄手鋪，有雲自西北來，而山雨隨之，右轉復從嶺上行，二十里下嶺，過劍州橋，橋長數十丈，橫白水河上，爲水冲斷，河中橫木筏，以度往來人，過河卽爲劍州城，從北門入川軍檢查一過，不敢在城內宿，出南門十里，奔清涼橋，

金經橋



已黃昏，雨未止，倦甚，飯罷即眠。

劍州

久客忘時節，艱難不住行。波濤嘉陵水，風雨劍州城。畫境還詩境，鄉情并客情。前途千萬里，落落慰平生。

出清涼台十里爲梁山汍，又十里爲讀書臺，又十里爲柳溝驛，雖在嶺上行，而石路甚平。大柏森森，掩障天日，時有山泉，從松間流出，清泚可鑑毛髮。倦則與史漢臥松石上，聽此松風泉韻，平生熱念，澌除殆盡。三十五里至武侯坡，下坡二十里，渡武連河，爲武連驛。復從嶺上松間行，二十里至演武舖，右轉十餘里，石路甚險，有坊居路中，極高大，薄暮無所見。轉折里許，至上亭舖。上亭舖在七曲山上，脩松茂柏，以千萬計，蒼綠沉沉，掩蔚山阜。有關羽廟，可數百間，甚狀偉，重樓複閣，雕檻飛甍，較洛陽關羽陵，似有過之。留宿上亭舖，晚間，假廟中閣子，寫遊記并詩。

武連驛

滑磴空山道，行行到武連。炎蒸初伏日，細雨入霾天。冷眼看飛鳥，歸心聽暮蟬。根塵了未盡，苦悟畫中禪。

上亭舖，即古郎當驛。昔祿山之亂，明皇幸蜀，倉皇奔走，過馬嵬坡，軍不前，遂賜貴妃死。至郎當驛，夜雨聞鈴，中情凄斷，因製雨淋鈴曲以寄恨，即此地也。撫今思古，不禁愴然。出上亭舖，右轉，二十里下七曲山，又十里至梓潼縣。梓潼負山面水，有七曲之山，九曲之水之譽，道中大柏至此已盡。余自過劍門二百餘里，日行翠幕中，雖在盛夏，如坐深秋，實爲異境。出南門渡梓潼水。梓潼水一名五婦水，亦名潼水，導源劍山，南經梓潼縣，曲折流入涪江。二十里至板橋，又十里至石牛堡。堡中盛養蠶，時正設廠繅絲，甚忙，絲多駁雜之色，較蘇浙之純白者爲遜。逾石牛堡三十里至魏城，又二十里，從土山行，熱甚，投溝中沐浴。傍晚十里奔沉香舖。

成綿道中

下翠雲廊綠幕，即遇亢陽，故未明即起，奔走程路。五里至蔡家壩，東上十里爲炕香舖，又十五里爲仙人橋，左行五里，渡涪水爲綿州城。綿州，即綿陽，傍涪水右岸，扼川北水陸衝衢，成都咽喉也。由北門入，城內店舖，櫛比鱗次，商務繁盛，有楊子雲、李青蓮、杜工部諸祠，在城內，因熱急趨成都，未得去訪。出西門三里，復渡涪水，有公渡船三艘，甚寬大。自綿陽至成都，已闢公路，通汽車，謂之成綿路，唯此巨川，不易成梁，故汽車渡河，甚難且緩，正如西安之車渡渭水至咸陽之時。越涪水從隄上行，楊柳一碧，煙漠無際，有似江南景物，一肩行李，兩袖清風，遲遲吾行也。八里至石橋舖，二十里至皂角鎭，陰甚，欲雨，留皂角鎭。

晨起，二十里趨鷄鳴舖，又十里至金山舖，從山畔行，而上下都水

田，有戽水登田之器，亦用盤車，與儻駱道中略同，唯更高大耳。沿途尤多水磨水碓，均借山中水力爲之，其製較余昔年遊九華時所見，大同小異。二十五里至安昌水，有橋爲金雁橋，甚巨，疊石架木爲之，凡孔廿九，自沔陽至此所遇橋梁甚多，以金雁橋爲最，橋上疊屋，人行其中，有如隧道，橋盡登石磯，左進又橋，其大如前，水甚急，唯不甚深，水石相激，瑲瑲琅琅然，坐橋上觀之，心境澄澈，頓忘煩暑矣。過橋東行三里，又南轉二里，爲羅江，縣城甚整潔，出南門，六里登山，山多土，黃色，委蛇轉折，所入益邃，凡四里，爲落鳳坡，乃漢龐士元殞命處，有荒店二十餘家，已晚，止魯家店，飯，能登坡閒眺，山月照涼，微風吹穎，徜徊坡上，憮然若失；遂返宿。

羅江二首

金雁橋邊波影遲，迢迢人有故園思。晚霞初褪涼風起，恰似江南八月時。

岷峨萬里赴征軺，熱念都從客裏消。小夢又隨詩境冷，羅江水月暮瀟瀟。

月未落即起，五里，至林坎鎮，又五里，至鹿頭關，又五里，至仙人橋，在仙人橋飯，少憩，越橋左進，十里渡綿陽河，爲牛耳舖，行平原廣路中，坦坦蕩蕩，兩旁多種稻之田，秧高五六尺，既美且肥，聞每年能兩次收穫，沃野千里，名不虛也。五里，爲三造亭，又五里爲德陽，從南門出，二十里至大漢鎮，渡石亭江，又十里，爲小漢鎮，小漢鎮；即漢時廣漢郡，酈道元謂之小廣漢，南齊改名小漢，爲漢孝子姜詩故里，有坊紀其事甚詳。出小漢鎮十里，爲白魚橋，橋橫平清水上，甚脩且高，又十里爲沉犀橋，亦橫平清水上，其高不及白魚，而長過之。數里爲漢州城，漢州；即今之廣漢，街衢既潔，商務亦盛，出南門五里過馬水河，趨石梯橋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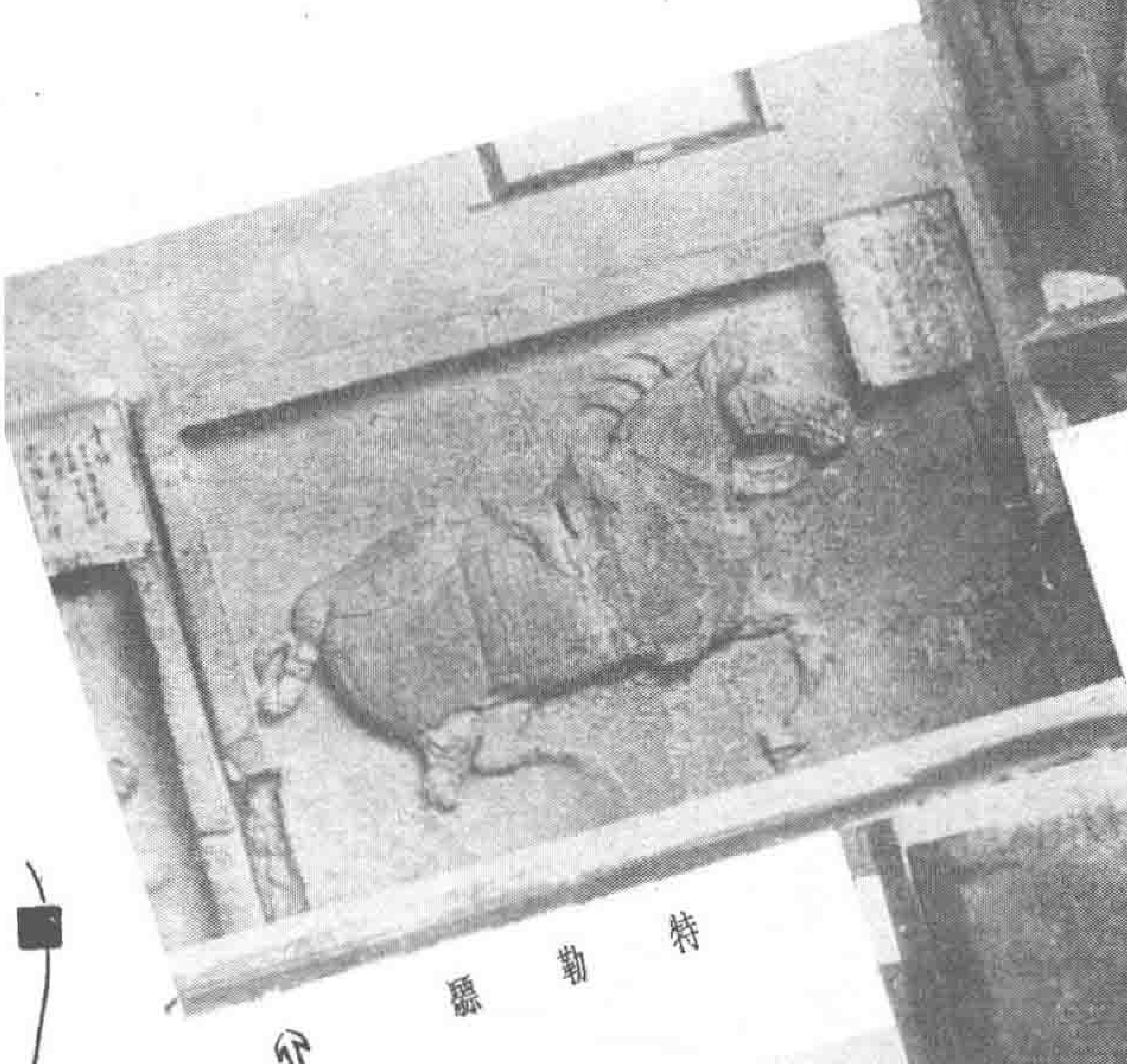
晨興，陰雨，五里，至姚景鎮，十里，至藍家店，道路雖寬，泥濘沒脛，不易行，五里，爲彌牟鎮，十里，爲獨河橋，又十里，至新都，新都：甚繁麗，街道寬廣，多堊士築成，甚堅緻，不遜近今之水門泥，每家門前，各有複廊，以川地多雨，用便行人，而川人尤喜豢鸚鵡，高懸廊下，娓娓學兒女語，自綿州羅江廣漢皆然，可愛也。過新都十里爲毗河橋，又五里爲小毗橋，又五里爲天迴鎮，距成都祇二十餘里矣，雨漸止，路亦漸乾，忽有飛機自天際來，機聲轟烈，震眩耳目，史漢不知何物，大駭，仰而視之，目不能瞬，忽又有汽車來自前方，瞬息即至，史漢復不知何物，聞汽笛響，駭絕，急奔至路旁水田中，衣履行李盡濕，余不禁失笑，觀于此有感矣，史漢爲一窮山中人，目無所見，耳無所聞，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則其少見多怪宜矣，更有不學之人，無所見聞，乃復自矜才之高，學之博，則其少見多怪，寧不更甚于史漢哉。十里至將軍碑，五里至歡喜菴，又五里而至成都，入北門，由西順成街至中東大街，寓吉泰商店，商店；即川中客棧也，（川中客棧皆名商店）自漢中至成都，一千四百餘里，凡十九日到。（未完）

昭陵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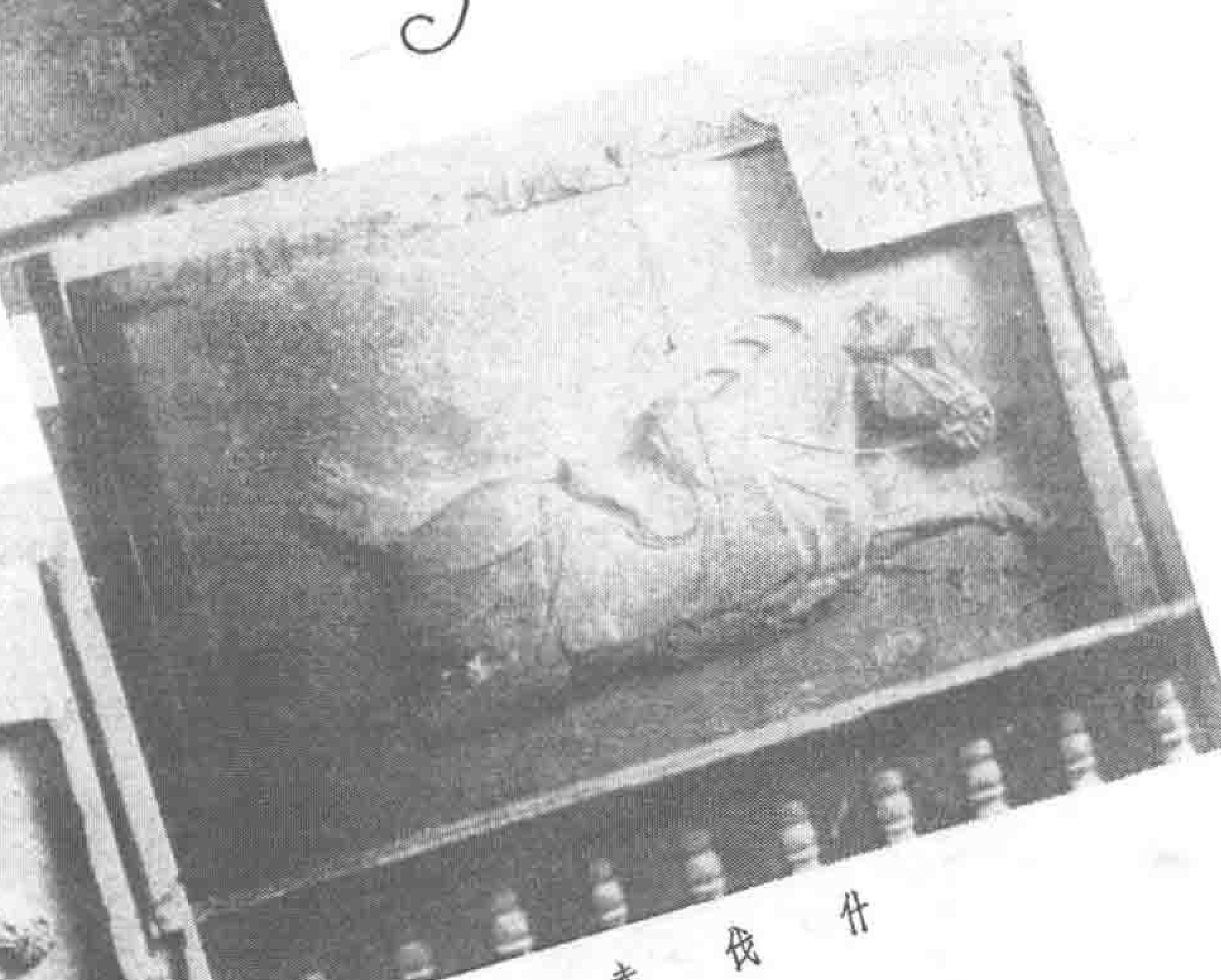
李長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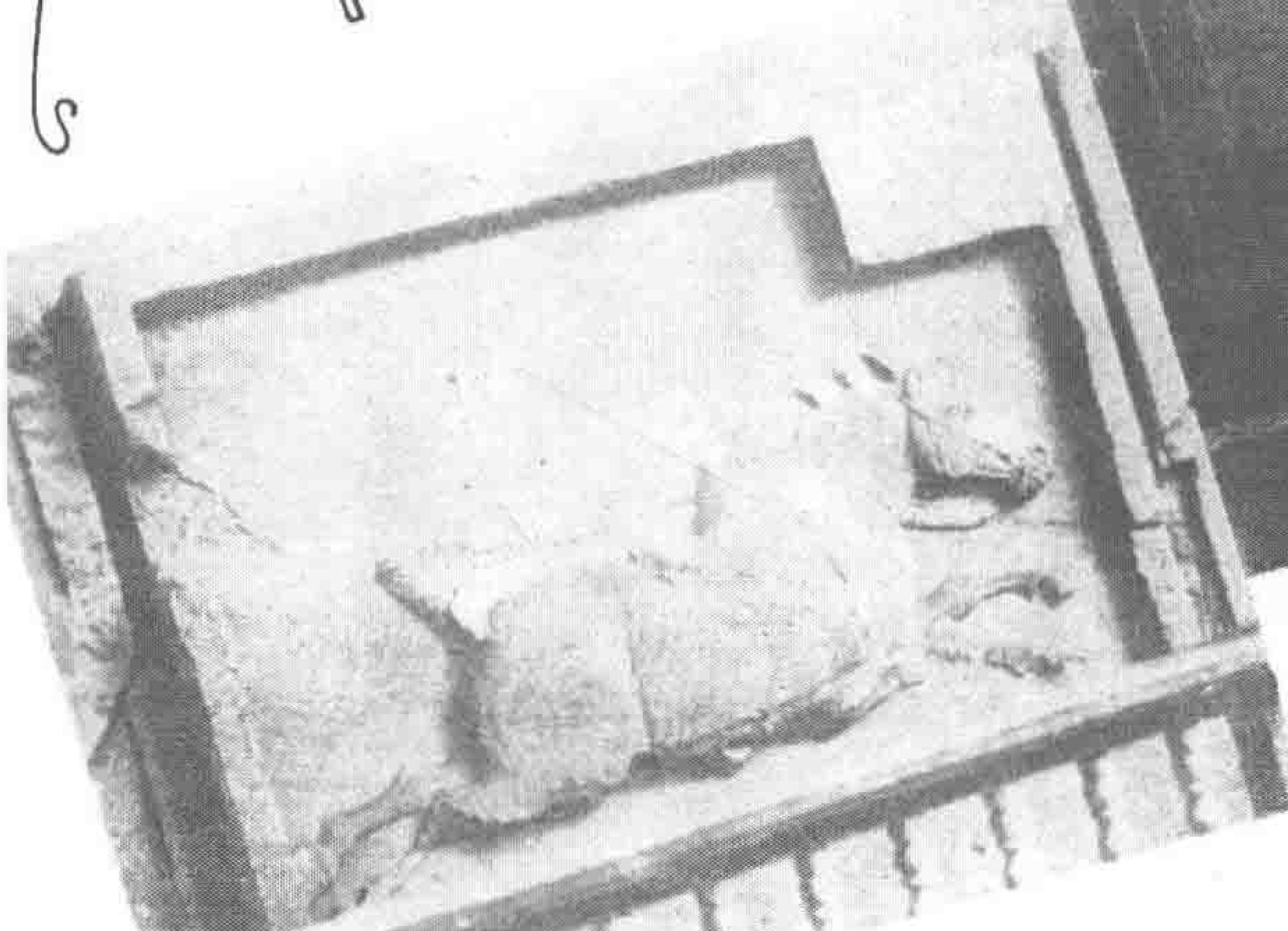
白蹄烏



特勒驃



什伐赤



青騅

龍門造像

李長之作



唐奉先寺造像之一左脇侍菩薩（公元六七二—六七五）



唐奉先寺造像之二毗沙門天及金剛力士



北魏賓陽洞造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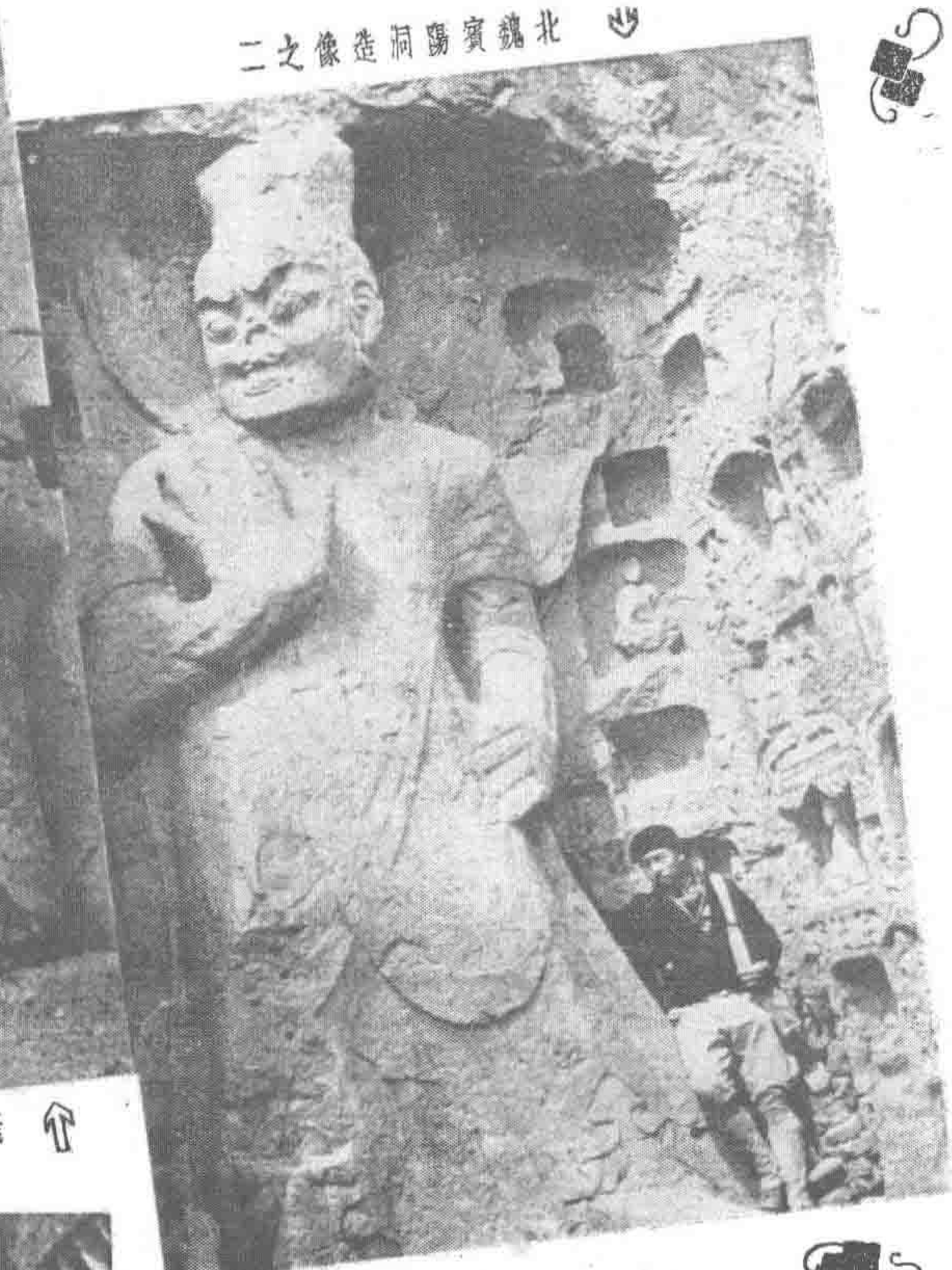


唐奉先寺造像之三



唐奉先寺造像之六右脇侍菩薩及羅漢

北魏賓陽洞造像之二





唐奉先寺造像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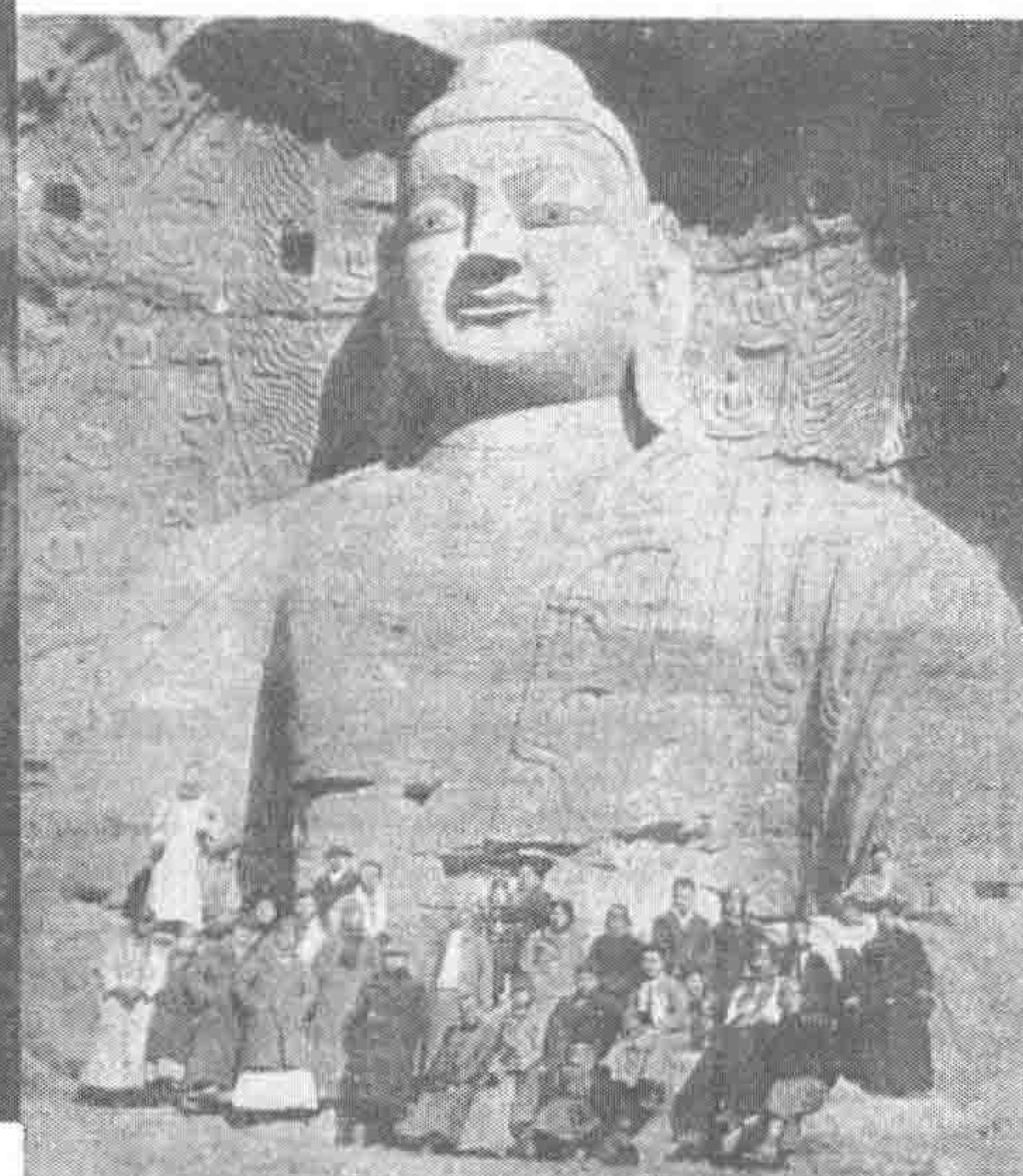
唐奉先寺造像之四

雲崗石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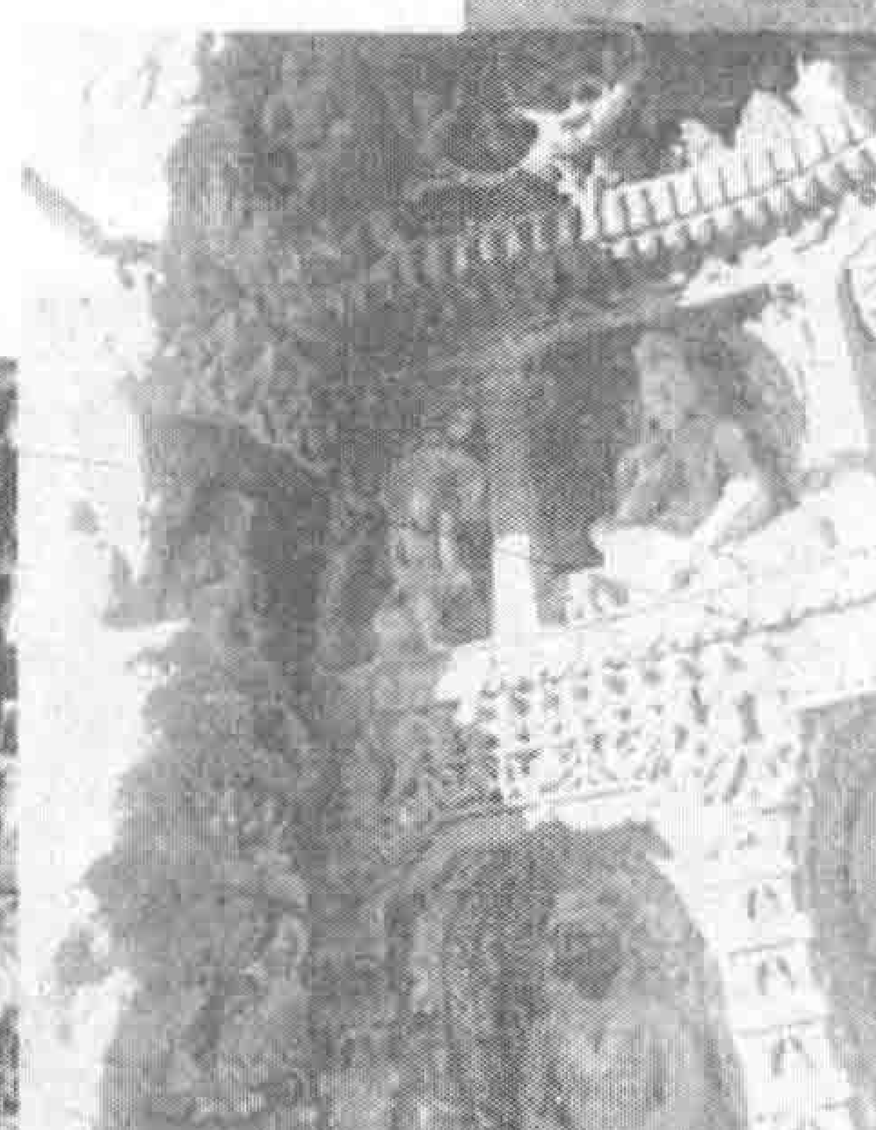
曹曙適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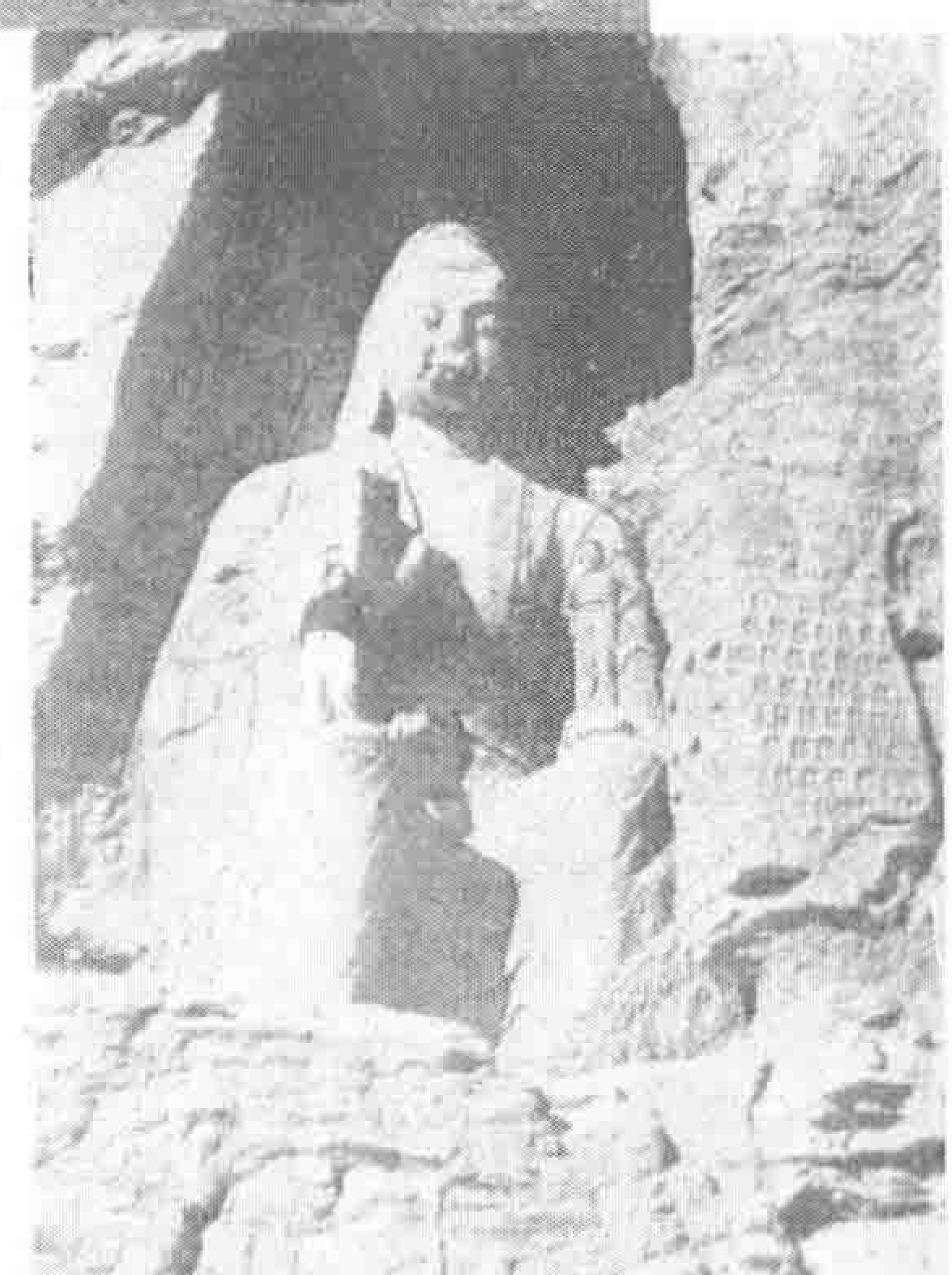
大佛之二



大同雲崗石佛大佛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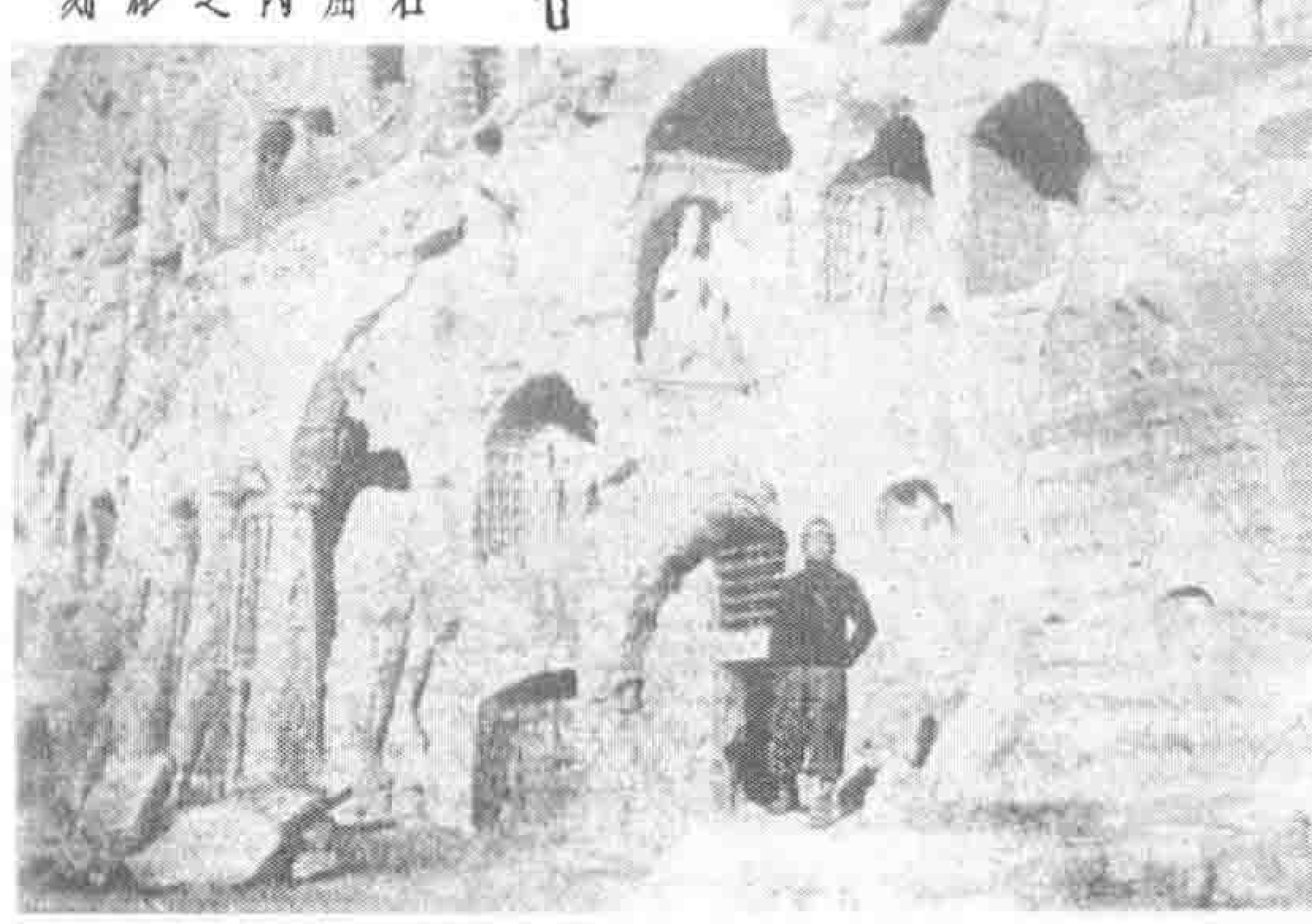
石窟內之彫刻



大佛之三



石佛重疊無數



沿崖數里石窟千孔佛像萬尊駭人心目

俄羅斯風物記（上）

昇曙夢
陳心純譯

一　西比利亞之美

提起西比利亞，誰都要想像牠是一個冰天雪地的荒涼的無人的曠野。事實上，在西比利亞流刑人也有，被追放的也有。熊和狼跋扈着，馬賊也跳梁着。也有荒涼的平原，也有鬱蒼的森林。雪也堆積着，土砂也飛舞着。

但是，在這個荒涼寂寞的西比利亞却既有花，也有詩，既有音樂，也有很愉快的生活的行樂。既有電車，也有火車。有都會，也有金之山在呻吟着。總而言之，西比利亞是一個森林之國，是一個雪之世界；而同時也是一個自由的樂土，是一個幸福的處女地，是一個囚人的墳墓，而同時也是一個充溢着生之喜悅的享樂的世界。況且因爲西比利亞是一個大陸，所以不容許任何的拘束。牠那自由，牠那廣大一切是純粹的曠野風味。因此不論享樂，不論遊蕩，也都是自由的，大胆的，徹底的。俄羅斯人飲食享樂，是直到最後一個銅貨從自己的眼中消失了纔能休的。

要而言之，俄羅斯人是將生之全部委諸自然而生活下去的。自然便是俄羅斯人。對於他們，明天的麵包是不成問題的。他們道：『俄羅斯的自然是豐富的！』對於他們，不論拿破崙的侵入，不論德意志軍的襲擊，都是不足恐怖的。他們道：『俄羅斯的自然是麗大的！』俄羅斯的自然是何等地麗大，俄羅斯人是何等地偉大而遲鈍，我們祇需一看俄羅斯的河流便可以知道。俄羅斯的河流，都是坦坦蕩蕩在大平原中流貫着，像小河流的湍激騷擾的調子是沒有的。這正好象徵了俄羅斯人的性格。

俄羅斯人是儘量地享樂着今朝，而對於明日的事情毫不措意的。他們是以『不成問題』的心理來應付萬事的。這種心理，和島國日本人的孳孳兀兀，日不暇給的心理是恰恰相反的。因爲日本人是不被自然的恩惠，如果不在勤勉中生活，便不能夠全他的生活。而在西比利亞，則雖不勞働，自然也是很豐富地惠賜着。『今天一天應該怎麼樣勞働呢？』這是日本人每朝起身時所思考的問題。而俄羅斯人在同一個時刻所思考的問題却是『今天一天應該怎麼樣娛樂呢？』

在俄羅斯，自古以來祝祭日是很多的。俄羅斯人如果一有機會，便僅僅思考着遊樂的事情。尤以冬季爲俄羅斯人的歡樂時期，往往亘歷五六個月爲長期季節，每晚舉行夜會。祭日來了，便舉行夜會。日曜日來了，便舉行夜會。紀念日來了，便舉行夜會。這樣子還不足夠，更藉口貧民救濟，孤兒救恤，義務金募集等等的名目而舉行夜會。在夜會裏面，跳舞是作爲一種餘興普通總是在一幕或則二

幕的短劇終了之後開始。在俄羅斯最流行的跳舞之中，有華爾茨舞，鮑爾加舞，厖茲爾加舞，以及安思巴那舞等。其實，表面上是跳舞，而內面却潛在着情人的密會，擁抱，接吻等目的。實在說來，像年青男女的柔軟的肉體的觸覺那樣程度具有魅惑性的東西是沒有的吧！

× × × ×

西比利亞的美，要而言之便是密林和曠野的美。在一望千里的曠野之中，鬱蒼的森林是無際限地連續着，自從太古以來未經人類的手接觸過的無窮盡的富源是蘊藏着。在豐富的日光之下，牠是像一個睡眠的巨人那樣自由地强健地呼吸着。大自然的雄偉，神奇，這是一度通過了這個地方之後所得到的終生不能忘懷的印象。

密林對於俄羅斯的詩人，是西比利亞的生活的標象。

在密林之中，不是西比利亞不能看到的荒廢，寂寥，混沌，以及無人之境是在着。但是，有如錦繪那樣的針葉樹的森林，却軟化了這個荒寥的自然，而使人發生一種美麗的公園的感覺。火車在這中間無顧慮地馳走着的這種情景，實在是沒有適當的形容的。

在西比利亞詩人沃姆萊夫斯基的詩中，有如下幾句當他從俄都回歸西比利亞途中對他馭者所說的話：

『你覺得我在飽看的都會的奇蹟之後，又用同樣貪婪的眼光眺望這個四周這件事情有些不可思議嗎？我現在能夠這樣子地流覽密林，是覺得非常愉快的，像一切西比利亞人一樣，我是愛好鬱蒼的森林的。』

沒有看到過西比利亞的人，不免要想想像西比利亞是一個平凡，單調，無趣味的世界，其實這是一種甚大的錯誤。誠然，西比利亞的大部分是一片平原，但是，雖在這同一個平原中，也並非是無變化的。在南方，亞爾蒂山脈是像墨畫那樣界限着國境。在北方，丘阜是無限止地斷續而在地平線上馳走。在這中間，形成了雄大的波狀地，也有山，也有谷，也有大河，也有湖沼。湖水之中，有貝加爾湖等有名的絕景。湖的四周，崇高的羣山像屏風那樣連續着。湖水像綠玉般澄清透底。試用手去撫摸，比較冰還冷。

很少敍述景色的柴霍夫也這樣道：

『貝加爾的水，像土耳其玉那樣的顏色，比較了黑海更爲透明。是優雅的溫潤的色調。貝加爾湖畔的遊覽，實在是非常爽快，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

在流貫於西比利亞大平原的幾多的大河之中，雖然不具有小河的峻激的狀態，却具有足以象徵俄羅斯其物的那種茫漠無際的偉大的遲鈍與單調性。但是，在沿線的牧場中，數百頭的牛馬成

羣結隊嚙着野草嬉遊着的情景，對於一個厭煩於單調的火車旅行的旅客，却也是一種說不出的安慰。有時在曠野中的意想不到的所在，特異的水車小舍在虛空中擴展開了怪狀的翼，也是一種別有風味的情致。在草原之中，乾草的束很規則地排列着。以這爲背景，披着紅色頭巾的農婦是在積載車上面開開了她們的飯菜的盒子，這也是一種畫中的景色。

西比利亞的淡霞和夕日，固然是旅行西比利亞的人所不能夠錯過的美景。但是，比較了這個，西比利亞的月夜，尤爲一度接觸便畢生難忘的奇觀。縱然西比利亞之空，就紺青的深濃而言，不及南方之空；而就牠的美麗而言，則和牠位置在同緯度的任何國家，都及不到牠。西比利亞的月夜之美和夕映之奇，正是地球上面的一大誇負。夜空之星，在西比利亞，也像在南國一樣，很大地顯現着的。

某個視察者曾謂西比利亞的花色，比較了其他地方格外鮮明。實際西比利亞的姬菊，並不像其他地方那樣單純的黃色，而是呈示出橘色來。西比利亞人稱呼這種色爲血黃色，也正不爲無理。黃的向日葵，在西比利亞，也變爲橘色。據說西比利亞的風景攝影，所以能夠格外清楚明顯的，不僅由於攝影技術大多是由於西比利亞的乾燥透明的空氣之故。在柴霍夫的某個敘景之中，曾經用驚歎的心情描寫西比利亞的女人在西比利亞的太陽越過了窗而放射着輝煌的光線的所在搽着粉的一回事。

西比利亞的獨特的自然，免不了影響到西比利亞的藝術家。詩歌方面的沃姆萊夫斯基，繪畫方面的蒲爾貝利，音樂方面的萊蒲夫，他們的藝術，在强烈地表現出西比利亞的地方色彩一點上面，是一致的。

二　冬之情趣

俄羅斯的冬，是在十月末左右來到的，一直繼續到四月中旬乃至下旬。在這期間，各地寒暖之差大抵相同。因爲寒氣凜烈，一顆樹都沒有遺留着青葉的。俄羅斯的冬是徹底的，自然界不必說，連人間的服裝步調以及人相，一到冬季，也都全然一變。如果和春夏秋冬循序而來的日本季節相比，那麼俄羅斯的季節完全是不自然的。原來牠是夏而冬，冬而夏，這樣不規則地飛越着的。牠的變化是極急激的。不消說，這並不是說沒有秋季，秋季有是固然有，但牠却不是像日本那樣好像迎迓冬季的徑路那樣綽有餘裕的秋季，乃是好像夏季的透氣那樣，祇是極短暫的一瞬間。

因此之故，一到了夏季將終，在俄羅斯，不論任何人家便都買好了薪柴和石炭，堆積在家宅的周圍，高度和家宅相齊。這些都是在五六個月的長期的冬季間，充作暖爐的燃料。因此，從九月到十月的期間，不論在俄羅斯的任何都市步行，在任何村鎭遊覽，都可以

看到凡是載貨馬車，悉數像山那樣堆積着柴薪和石炭而排着行列。一方面不論那一家，都是全家總動員，忙着將窗戶密閉，使夏季的溫味不從室內逃去，冬季的寒氣不從外部侵入。到了那時，一家的主婦便埋頭於一冬中食糧品的貯藏工作，購買馬鈴薯，鹽漬胡瓜。這樣子迎冬的準備一就緒，冬就在人間的鼻髭，頤鬚以及眉毛上面塗上了雪花，將小孩的雙頰染成林檎那樣紅，使人們厚厚地裹起了毛皮的外套，並且使三頭曳的橇車響起鈴來了。

於是，寒風是從北方運帶了雪來。雪是伴隨着嚴寒。於是，冬是完全占領了天地。俄羅斯人是『今年的冬是非常地嚴寒喲！』這樣說着而感到喜悅。萬象都凍死了，任何一種生氣都找不出來。但是，奪去了外界的生氣的冬季，卻給予家庭以生氣。在緊閉着二重的窗的室中，閒話的蕾是放着，歡笑的花是開着。肥碩的母親，像雌雞那樣擴展着雙翼，擁抱着很多的小孩嬉戲着。暖爐拖出了血紅的火舌舐着牆壁。於是，大家都『有那位客人來了！』這樣叫了出來。不知那一個掉落了羹匙了。一回兒，大家又『又有那位客人來了！』這樣叫了出來。在這期間，彼得洛夫君是嘴裏滿含着雪而蒞臨了，伊凡諾夫君是鼻子凍得通紅而蒞臨了，希特洛夫君是在鼻髭上面掛着冰柱而蒞臨了。

冬季對於俄羅斯人，是一個齎來歡樂的時季。在年青男女之間開放着戀愛之花的，是在這個時季；乘在三頭橇車上面，兩個黑影在冰上馳騁的，是在這個時季。年青的兩個影子擁抱起來，笑着，囀着，在白雪上面描出了影子來的，也是在這個時季；窈窕的少女委身於強壯的男子的腕中，將整晚在夜會的舞蹈中消磨過去的，也是在這個時季。

× × × ×

四季雖然各有牠的景色，但是像俄羅斯的冬季那樣特徵顯著的時季是沒有的。其中尤以雪景為俄國的名勝中之名勝。萊爾亞蒲魯氏關於俄羅斯的雪，有如次一節的記述。

『俄羅斯的氣候中，最最長久並且富於特色的，是冬季。積雪蔽着山野，埋着河海，滿目皚皚，沒有一件遮阻眼界的東西。在日中，在月下，燦然呈示出一種非常的壯觀。即在闇夜，也因着雪光的反射之故，足以欺朦白晝。月明之夕，幾乎使我們忘記了身在人間。因此，冬季的長夜，乃是都人士驅着橇車從事清遊的最良的時候。田舍的農夫們也三三五五相攜着而齊集在廣場上，吟咏着歌謠，舉行着舞蹈，在天真無邪的歡樂中忘掉了夜晚的向明。這樣子，一百五十日乃至二百日間被雪埋葬了之後，漸漸到了四月，於是天地俄然一新，雪溶了，冰解了，大地露出了骨來，水是從冬眠中覺醒過來。』

雪景中呈示出最最美觀來的，乃是朝日在雪凍上面升出來的情景。大地化成爲一片的銀世界，天空呈示出透明的淡藍色，劃着天空而聳浮着的樹木點綴着幾億萬精巧的花，不論枝，不論葉，都凝着粉粧。這種幻想底的景色，眞足以使人神精恍惚。詩人蒲寧，曾有歌詠初冬之晨雪的詩如下：

在白銀般染着霜的窗上，
有如菊花般的東西是開着。
在上層的窗玻璃間，蒼空是耀着，
屋頂，是被粉雪掩埋着。
爲了寒冷而元氣十足的太陽一昇了出來，
窗是反射着金色。
是個隱靜的愉快的生氣勃勃的晨朝喲！
在一切的東西上面，雪是像毛羽那樣粘着。
晨朝，使一切都鮮明清新。
我看着大空的色彩而出神。
這樣子，直到中晝爲止，
銀色的菊花將開在我的窗上吧！

× × × ×

俄羅斯的冬季，使人聯想到雪，而雪又使人聯想到橇車。橇車有三個車頭，是俄羅斯名物之一。月明之夜，在街頭或在郊外，乘着橇車而馳驅，乃是俄羅斯人無上的娛樂。蹴着冰的馬蹄聲，軋着雪的橇音，威武揚揚的鈴聲——這種種音聲合成一片，足以使人想像起契谷夫斯某的名曲『三頭橇』來的。

高哥里在『死了的農奴』之中，在主人公齊齊谷夫從某鎮乘了橇車逃出來的一節中，以橇車象徵俄羅斯，如次說道：

『是的，你俄羅斯不是也像橇車那樣不停止地奔出去了嗎！在你的後面砂煙是飛騰着，橋樑是傾軋着。你是一切不顧地飛越行進着。路旁的人是吃驚，立停了而說道：「你不是雷火嗎？什麽！那個好像血凝般的火球，乃是具有可怖的魔力的馬喲！你是什麽種類的馬啦？全然像是在兩肩上担着旋風那樣啦！那匹馬，不是好像被天神乘着那樣，連蹄都離開了大地，用着鋼鐵般的四肢在空中軒昂地飛驤着嗎？俄羅斯喲！你將飛奔到何處去呢？」但是，並沒有回答，僅僅那附在馬上的小鈴發出聲音來罷了。在空中，呻吟聲是聽到了，旋卽像山風那樣漸漸高起來。俄羅斯是愈加繼續着牠的瘋狂的飛行。於是，地球上的其他的國民，王國以及帝國，都倉皇讓道，顯出惘然失措的樣子來……』

不可思議的是，在這一節文中被象徵着橇車的俄羅斯的武士精神，雖然在百年後的今日，憑着蘇維埃俄羅斯而實現出來，但是

橇車這樣東西，却從革命後的蘇俄國土中消影匿跡了。

在俄羅斯的曠野之中時時有可怖的吹雪發生。在曠野中驅着橇車的場合，時時有遭遇這種吹雪的事情。北國的吹雪和暖國相異，乃是雨雪同時被烈風所捲，猛然襲來的雪嵐。如果遭逢到了這個，那麽旅人馬上迷失道路，往往被雪掩埋而至於凍死。在俄羅斯，冬季行路者的唯一的標識，乃是車轍的痕，或則設置在路傍的樹枝的杜。但是如果這種雪嵐襲來，那麽轍痕也沒有了，杜也找不到了。於是，馭者或左或右地驅着橇，這裏那裏迷誤了一回之後，終於以爲發見了道路而一直線地向前馳去時，有時又感覺到是向着原來的道路後退了。有時也有在同一條道路上面屢次屢次反覆迂迴的事情的。在俄羅斯文學中，描寫這種雪嵐的光景的是很多的。其中如普希金的『雪嵐』以及托爾斯泰的『主人與僕』更是大家都知道的。

× × × ×

在俄羅斯，冬季防寒所不可少的裝置之一是暖爐。這種暖爐，也有角形，也有圓筒形，並且有使用光澤瓦的奢侈的東西。作爲俄羅斯建築的特色的，都會的住宅，牆壁非常厚，窗子都是兩重，所以祇需燒起暖爐來，那麽無論怎樣的嚴寒，室內總可以保持六七十度適當的溫度。戶外雖然瘋狂着凄厲的吹雪，而在被雪所掩埋的屋內，則年青的男女們圍着燃燒着的暖爐，飲着熱騰騰的紅茶，歌唱着民謠，耽樂着舞蹈，不知天之將晨的，乃是舊俄羅斯的慣例。在往昔，俄羅斯人的第一流的哲學哪，幻想哪，民話哪，農民藝術哪，以及男女的性的關係哪，全都是從這種可親的暖爐的周圍產生出來的。

三　春之魅力

俄羅斯的春季，雖然從三月八日起，約繼續三個月，但是呈示出眞正的春之氣分和情景的，乃是從四月的復活祭前後的嫩葉時分起，以迄五月末的五旬節左右爲止的比較短暫的期間。初春雖說是春，但冬季的餘威尙在，自然被殘雪掩蔽着，人間也被復活祭前的大齋期的幽暗的氣分所幽閉着。

但是，一到了雪消冰解之初，亘歷五六個月的長期間被冰雪所蔽塞而鬱結着的自然的偉大的潛勢力是一齊發動，在不到一禮拜之內，草木吹出了新芽來，山是燃燒着綠色，河是氾濫起來，家畜是飛出到屋外來，春之洗禮是以一瀉千里之勢而施行着了。因爲是大陸季節的變化比較翻掌還更急激，在昨日以前，一葉都不掛的樹木今日是迅速地染上了新綠。在昨宵以前還掩埋着山野的積雪，晨起一望，已經綺麗地溶解開來，小川是快樂地響着，暖氣俄然增加起來，薰風陣陣吹上頰來了。

春！這對於北國的人民，是一種何等具有魅力的名詞喲！自然因着春而入於躍動的生活，人是因着春而入於歡喜的生活。春對於俄羅斯人是價值千金的。在他們的迎春的歌曲中，有如下的幾節：

『春喲！美麗的春喲！
春來吧，帶着喜悅，
帶着大大的恵賜，
帶着高高伸展着的麻，
帶着深深澎漲着的根，
帶着豐盈的穀類，
美好的燕麥和裸麥，
高大的桑麻等東西都稔熟吧。』

『美麗的春喲！
將乘着什麽來喲?
將乘着什麽來喲?
乘着鋤來吧！
乘着馬鍬來吧！』

這是俄羅斯人從三月左右起開始歌唱的歌謠。從這兩節歌謠裏，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佇待春來的心理。

在俄羅斯，春季是以雪的溶解，河水的氾濫，牧場的洪水開始。這些情景在俄羅斯，又正是一種奇觀。平原成爲了一片汪洋的巨浸，水中的樹木像淡淡的銀影那樣微微蕩漾着的樣子，是極爲夢幻底的。而且，在那時分，在復活祭前的受難週間，在教會中夜勤終了的敬虔的人們，深更半夜，或則驅着橇，或則雇着小舟，或則徒步，在積雪溶解的水上渡涉回去的光景，足以使人髣髴到一種和人世隔離的神祕的童話的世界。俄羅斯的春之洪水，並非是像西歐諸國的急流那樣出其不意地襲來並且企圖逞着破壞力的，牠的來臨，乃是像時計的指針那樣正確，對於幫助舟行，刺戟貿易，霑潤牧場農場，以及培養植物，都有甚大的資助。但是在這個雪解的時季，對於外國人，却是一個最不愉快的時期。因爲一望都是泥濘之海。但是倦厭於長期的冬季的俄羅斯人，却非常喜悅地迎着春，接觸到了春之慈雨，便感到一種恰如久旱得雨的喜悅。

『雨喲！降啦！降啦！
降在婆子的大麥上，
降在老爺的小麥上，
降在娘兒的麻上，
淋漓地降吧！』

這是這個時分所歌唱的俄羅斯民謠。

× × × ×

在雪解的時分，在西比利亞邊境，時常使夜行人吃驚的現象之一，是野火的光景。長期間作爲雪的敷褥的枯草一旦雪消，便變成爲好像在曠野中滿敷着毛氈那樣的草原。在這草原中，從機關車的煙囪裏面吐出來的火花，像吹雪那樣散播着在晚間，時時現出火之海來的情景實在是任何地方所看不到的壯觀。據傳說，在西比利亞北部的鮮苔地帶，在某一個時期曾發生過野火的事情。這種野火雖然繼續了三十八年，而牠的燒燬的痕跡，却不過西比利亞的僅僅一局部云云。這種野火，有時雖也齎來意想不到的災害，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有很多利於農作的地方。原來，農民耕種了燒燬的野原，立刻蒔下種子，那麽可以連一次的肥料都不施用而獲得甚大的收穫的。

原野中嫩草一經萌芽，家畜的放牧便開始了。朝晨很早便將家畜之羣趕出，傍晚時分再從原野趕囘去的光景，乃是俄羅斯之春的一個奇觀。春季是家畜的交尾期，尤其在俄羅斯，在長期的冬間彼拘束着的家畜之羣，突然被解放到了自由的世界，被給予了自由交接的機會，因此牠們的春機發動也格外猛烈。這個，並且也影響到了人類。在農村裏面，一到了春季，男女之間，野外的密交和草原的野合是盛大地施行着。俄羅斯人的兩性關係，所以近乎野獸底的，也是由於這個緣故。在高爾基和阿茲巴綏夫的小說裏面，赤裸裸描寫這種場面的是很多。

× × × ×

四月過了一半，復活祭來了。復活祭不僅是一春中，並且是一年中最盛大的祭典。這個祭式繼續一禮拜，這一禮拜被稱爲光明週。在這期間，人人都休業，耽於歡喜和娛樂之中。這個時分，恰恰是四十日間的長期的大齋期終了，受難週間也已過去，冬季的蹤跡已經消逝，大自然在嫩葉的新綠上面蘇生起來，人類也憧憬着新的希望的時候。這個祭典，被俄羅斯人最嚴肅最華麗最熱鬧地加以慶祝的，正是不爲無理的。也有人以爲自從蘇維埃時代以來，一切的宗教儀式已從俄羅斯國中完全消滅，其實不然，原來在有些地方，反而比較舊帝政時代更加盛大地舉行着。

從復活祭起，以迄五月末的五旬節爲止，是俄羅斯春季中最好的時候，雖是多雨的大陸，而惟獨在這個期間，每日繼續着晴明的氣候。對於俄羅斯人，這是一年中的黃金世界。原來是被幽閉在冬雪之下，沈埋在大齋期的陰鬱氣分中的人們，到了這時候，突然被解放到了屋外的世界中，在原野中，山中，河中，公園中，各各尋求着歡樂。遠足，乘馬，散策，野宴，摘花，釣魚等等行樂是漸漸盛行了。在冬季的期間寂寞無人的公園，現在是每晚因着音樂，舞踊，歌舞，戲劇等娛樂而呈示出沸騰一般的熱鬧來。所以在這個時節，如果去訪

問俄羅斯人之家，那麼主人大多不在家。即使偶爾在宅，但也很少在屋內大多總在屋外花園或則果樹園遊觀。主人請客也在屋外的食桌。女人們在復活祭的期間，將冬季的黑衣卸掉一度換上了白衣之後，便一直到夏季爲止，始終穿着白色的衣服了。即使偶爾有一兩天寒冷的日子，也決不再度裹起黑衣來的。春之氣分，即在她們的服裝上面，也是被象徵着的。

一進入了五月，春是漸漸濃酣。在原野中，各式各樣的草花是雜亂地盛開着，梅，櫻，桃，梨，林檎等樹，各各凝着粧，在周圍放出馥郁的香氣。燕和鶯從南方的溫暖的地方歸來。森林裏面，小鳥的歌唱是再度響出來。花園裏面胡蝶戲嬉着。花間，蜜蜂是哼着。北國的自然，也是很變化多趣的。

在這個時候被祭的是五旬節（復活節後的第五十日。）這時恰値花的滿開期，會堂的內外都用花來裝飾，所以被稱爲花之祭。在這個祭的時候，俄羅斯的田舍中，用各種的織物飾着橇車，在這上面豎立着偶人而巡迴拉曳。又在被呼爲春之木的白樺上面懸掛着花環，貢獻着供物，在這四周唱着歌，踊舞着。又在小川之濱，村中的女郎們是羣集，一邊唱着小調，一邊將花環投入水中，根據牠們的浮沈，各各占卜着戀愛的命運和未來的丈夫。

在俄羅斯人這樣子沈浸在晚春的情趣中的期間，不久，大陸性的苦悶沈重的夏之氣息又來訪，陽氣是迅速地成爲了燕暑，土地乾燥起來，今日以前的青葉和花朶是成爲了泥埃。於是，俄羅斯人便再度尋求綠之世界，向着夏之別莊地出發了。

四　夏之行樂

長期的冬季已去，春季一來到，在不到一個禮拜之內，山是萌芽着綠色，草木是吹噓出了嫩芽，氾水是氾濫，人畜是跳出到戶外去，自然界是俄然呈示出了活氣，萬物是蠕動地移到活躍的生活中去。但是，一刹那間，追趕着春之蹤跡，大陸的燕暑的夏季是氣都不喘地蒞臨了。於是，在冬季的期間包裹着黑色的毛皮的外套，蹲居在有如熊穴一般的冬舍裏面的人們，現在是像被吐出來那樣地流出到屋外來。俄羅斯人，從這個時候起，一直到寒冷的十月末左右爲止，是繼續和大自然相親而營着野外生活的。野宴和別墅的娛樂是漸漸盛行起來。不論三次的膳食，不論朝晚的喝茶，都是在樹蔭中設置着桌椅而舉用的。

如果是日曜日或則祭日，那麼二三家族合成一團，或則僅僅年青的男女情人相約舉行野宴，或則預定棲宿一晚兩晚，前往別莊地行樂。在決定野宴的前一日，主婦是忙着製造肉饅頭，牛肉包，並且準備着鹽胡瓜以及肉湯等等。出發的時候，裝貨車上滿堆着大小種種鍋子，火酒爐，以及包布等等東西。在另外的馬車上面，則乘

着披着紅白青的頭巾的女郎，以及抱着三絃琴手風琴等等的靑年男子們。這一隊人馬，一邊傾軋着凸凹不平的道路，一邊大聲歌唱着，合奏着，向着目的地愉快地驅着馬車。

不久走到了廣坦的平原時，便選定了一個適當的地點而走下馬車。在丘之麓哪，森之中哪，小川之濱哪安下了陣營而儘量歡樂地消磨這一天。在火酒爐的周圍，飮着，喝着，跳着，舞着，合唱着，奏樂着。也有在林中囁嚅着情話的，也有在小川之濱編製着花圈的，也有在靑草上面躺臥的。日暮時分，又焚起篝火來在這周圍跳着『福洛伏特』的蹈舞。

當脚底下漸趨黑暗時，他們是向着歸途。在那載貨馬車上面，草花是像山阜那樣堆積着。在這上面，他們是也有蹲坐着的，也有躺臥着的，也有歡呼烏拉的，也有合唱的，完全是沈醉於曠野之芬香中了。在這種場合，他們所喜歡合唱的，是恩特荣夫的戲曲『我們生活着的日子』裏面的學生之歌：

像逝波那樣迅速，我們生活在的日子，
日復一日迫近墳墓的我們的前途。
朋友哪，傾注着罷在這個祝杯裏面——
將成爲怎麽樣呢，我們的前途——
思想着，思想着，我們的前途。

如果死了，那麽便好像不存在於此世間地被埋了，並且，和朋友們作樂也不可能了。

朋友哪，傾注着罷在這個祝杯裏面——
將成爲怎麽樣呢，我們的前途——
思想着，思想着，我們的前途……

× × × ×

一到了夏季，公園特別熱鬧。在西比利亞的大多的都市裏面，市設公園哪，衞戍公園哪，組合公園哪，每一個鎭市，必定有兩三個公園。雖名爲公園，但並不像歐羅巴和日本的大都市的公園那樣。並沒有花，也沒有噴水，僅僅是灌木自然地滋茂着，將眞正的列樹道略加一些人工罷了，實在是極原始極粗野的。但是一到夏季，這些粗野的公園却一個個都變成爲歡樂的世界。這和日本等國不同，因爲在俄羅斯，什麽組合哪，股份公司哪，個人資本家哪，這些企業家們，都在夏之一季節間將公園包租去了，以各式各種營業政策誘致遊客之故。一到了五月末，公園企業家便忙碌地着手從事夏之設備，在列樹道上繞着電燈哪，設置露天劇場，音樂堂，餐室，咖啡室哪，發起舞蹈會和屋外散步哪，頻頻地呼召着遊客。遊客僅需以五分或一角的入場劵，便可以終宵娛樂着耳目。因此呈示出日本等國所無論如何都見不到的雜沓來。

一到了大陸的夏之太陽終於消失，列樹上面的電燈明亮起來的時候，涼涼的夕風是不知從什麼地方運帶了音樂來。祇需一提起音樂便安定不住的俄羅斯人。不知在什麼時候，白和黑是陸續陸續地配成了一對，好幾組好幾組地向着公園的綠海中消逝去。裝出了威武堂堂的神氣而走着的，蹣跚地走着的，格格格地笑着而走着的女人，鄭重其事地挾抱着女人而走着的男子，這些人們都像從薄暗中被噴吐出來那樣地顯現出來。不久，這些組的夜遊者，或則在廣場上面跳舞起來或則在薄暗的列樹道上逍遙着，或則在綠色的長椅上面坐了下來，或則出神地聆着音樂，或則凝神地觀賞着演劇，或則在咖啡室或餐室裏面潤潤喉嚨，將夏之一夜在歡樂中送去。一到了九點十點鐘左右，出遊的人漸多，十一點十二點鐘左右，公園裏面羣集的民衆是像河流那樣洋溢着，在同一個場所往返着。他們這樣子耽於各種的遊興，直到東方發白爲止。

再深入一些地觀察，這些音樂，舞蹈，散步，餐室的公園，同時也是甘蜜的戀之安息所，熱烈的接吻的交換所。現在假定某個俄羅斯人的和平的家庭裏面生出了一種的苦悶來了，那麼這種苦悶的原因是什麼呢？這個原因一定是存在於公園的椅子上，或則舞蹈的旋回中，再不然則散步時抱持着或被抱持着的對方的手的結構之中無疑的。很多俄羅斯男女的所以破棄貞操，總之是由於這個夏之公園的薄暗的誘惑。他（或她）們這樣子在公園中娛樂夏季的一夜，直到午夜的兩點三點鐘左右爲止，回歸家去而爬上寢床的，是窗幔已經沐浴着曙光，染映着薄桃色的時分。於是他們在夢中，在昨晚的公園的燈下再遊，和情人攜着手在薄暗的列樹道上逍遙，直到午時一時或二時纔覺醒過來。

× × × ×

俄羅斯的別莊地的興趣，又別有風味。在日本，提起別莊地，便被目爲是貴族和普爾喬亞所獨占，普羅階級以及月薪人員所夢想不到的黃金地。而在俄羅斯的別莊地便沒有這種限制。牠是一個不論普羅階級，不論普亞爾喬，不論貴族，不論平民，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自由行樂的開放着的歡樂境。

一到了夏季，別莊地的物價，和日本相反對，是比較都會都更低廉了。即如房屋租金等，比較了都會也低廉幾成。況且，在俄羅斯，別莊地是平生呼吸着不潔空氣的都會人所前往安息的保養地，健康地，而並不是像日本那樣的多餘地。因此一到了夏季，即如西比利亞那樣的未開化地方，在各都市，前往別莊地的列車是臨時被設備起來。有職業勤務的人們，每日從別莊地方面通勤着。

別莊地，大多是被設在接近都市的海岸，河邊，林間，以及風光明媚的山地上面。不論那裏的別莊地，都是大同小異，所以我且在這

裏介紹一番在西比利亞有名的離開海參崴不遠的奧開恩斯加耶，塞滕卡，十九俄里車站的別莊地的夏季的一日。

平日雖然也是如此，但特別在日曜祭日，這些的別莊地是因着當日歸去以及一二宿的遊客而呈示客滿的盛況。餐館和咖啡店，不論什麽時候進去，都是被客人擠滿了。海岸上面，穿着美麗的海水服的男女之羣，是像波浪那樣蠕動着。海上，是因着無數的浴客而掀動着。剛以爲在綠蔭之間這裏那裏開着白色的花時，原來這是乘涼的客人取涼的扇子，以及蔽着美人的衣襟的披巾。雖在別莊地，也像都市那樣，有夏之公園，演劇，音樂，舞蹈，遊戲，晝夜不休止地熱鬧着。雖在這裏，人們也依然都過着蝙蝠般的生活，日中睡眠，夜間活動的。

時時在遊覽別莊的翌朝，拿起報紙看時，往往有在前晚我們所逍遙着的列樹街上發見年青的女人的縊死體哪，前日我們所游泳在的海岸的砂濱，有年青男女的溺死體被沖上來哪等等的記載。遊興之犧牲，享樂並且死——徹底地享樂到不惜死去的國民，地球雖廣，恐怕祇有俄羅斯人吧！

然則，希欲生之享樂而不可能的人們，不妨到俄羅斯去。疲倦於經營原稿的文士們，題材已盡的畫家，不得宣傳場所的主義者，這些人們，不妨移住到西比利亞去。聖書上道：『在那裏，爲了你們而預備着的邸宅是很多很多。』

× × × ×

演劇和音樂之外，在遠東的俄羅斯各大鎮中，還有叫做『香登』的行樂。所謂香登，是兼有膳食的戲院那樣的所在。正面是舞臺，觀客席可以用膳。叫做『香登卡』的俄羅斯的年青美貌的女優們，是以富豪的子弟以及都市的冶遊郎們爲對手，表獻着極頹廢的爛熟的技藝。在這裏，也有歌舞，也有獨唱，也有舞踊。大抵夜之十一點鐘左右點起了廣告燈，從十二點鐘左右起，一直舉行到翌晨四時。俗雖稱之爲裸踊，但是現在禁止裸體，所以纏上一層薄薄的紗，否所穿輕飄的舞蹈服。她們的被呼爲蝙蝠，實在是極爲適當的，因爲她們白晝屏息，夜間活動之故。大概像這種『香登』那樣程度在外形上表現出革命直後的俄羅斯的頹廢的氣分的所在是沒有了。

在這裏，我且介紹一下在哈爾濱所看到的香登的印象。我在很早的時候，被引導進了觀客席。正面是舞臺，舞臺直前是奏樂席，奏樂席的此方是普通觀客席，椅子和桌子是很多地並列着。兩旁的上等席是一室一室隔離的。在那裏，挈帶着女人的客人是占據着。觀客是冒着夜之黑闇，陸續擠進來。其中大多是富豪的子弟、年青的士官，遊冶郎的夥伴們，以及紳商，將官，等等。此外，日本的年青店

員以及有錢的男子們，也挈帶着相熟的藝妓或則娼婦五個人十個人意氣揚揚地前來。十二點鐘左右，已經客滿。到了一點鐘，幕開，舞女出場，表演各式各樣的技藝。舞蹈，歌舞劇，獨唱，趣劇，哥薩克踊，小俄羅斯的盆踊等，接連不斷地表演着。中間也有以滑稽的風味而出現的男藝員。觀客都羅列着啤酒，香檳，肉湯等飲品，以及高價的菜肴，透過了在舞臺上面舞蹈的女優的輕羅，垂涎於很顯明地顯露出來的乳房，豐滿的肉，以及腰部的曲線美，被那些秋波所牽引，露出了得意忘形的臉孔來。越到夜深，舞蹈也越趨於露骨化。到了最後，總是演着不堪逼視的挑發性的東西。這當兒，滿場的觀客也熱狂起來，頻頻叩着手，發出怪奇的叫聲。女優在下場的期間，都換穿了普通的衣服，一邊在觀客席巡囘，一邊替觀客斟着酒而獻媚。在這個期間，雙方成立了妥協。其中也有一邊在舞臺上面舞蹈，一邊向臺下物色相當的客人，幕一下，便馬上和對方的男子開始交涉的手段高妙的人的。於是，一到了晨之四時，她們便伴隨了已經成立妥協的客人，在那些揭櫫着諾梅拉哪，康姆那太哪等招牌的特別的旅館以及奇怪的宿舍裏面，將整整一天昏沈地消磨過去。

五　秋之詩趣

俄羅斯之秋，比較了其他季節，雖然被目爲是特色較少的時期，但是詩聖普希金曾說過一年之中最愛好秋的話。秋，實在是一個如此程度富於詩意的季節。尤其從晚秋以至初冬的期間，雖然鬱陶的天候很多，在陰鬱的冷雨之中挨過去的日子很不少，但是新秋九月之初的兩三個禮拜間，大半是天空一望晴澈，呈示出琉璃色，高遠曠朗到目力不能窮盡的程度，令人生出一種似乎沁澈到心之底裏的快感。

俄羅斯是一個森林與曠野之國，到處都是秋色可愛的景物。說起十月，在日本還是小春，而在俄羅斯則秋已過半，秋色漸趨濃老。一聽到了九月的聲音，雜木林中，黃葉和紅葉便錯落相交，在常綠的常盤木間織出綿繡來。十月便有初雪光臨。這時候，草原是像滿敷着毛氈那樣一望殷紅，野原，則白霧有如掛着棚幕那樣。收穫剛終的畑原中，已經不見農夫的影子，而在果樹園中，則各式各樣的果實已鮮紅地結着實。不久到了在高空中，鶴是互相呼應着，雁之行列向南飛去的時候，便不論那裏都相同地繼續着可厭的日子了。詩人梅萊亘考夫斯基的歌詠着無聊的秋思的，也是在這個時候。

正像沈思的九月，秋之自然凋落着的森林，
是以深紅的葉粧飾着那樣；
在悲歎中度日的母親，是將死了的我兒之墓，

以花和錦襴之美粧飾着。

當我眺望着，
淡綠的，如水般的沒有生氣的大空的天涯時，
我在靜寂之中感到了，
疲乏的心以及趨向寂滅的自然的可奇的一致。
幾許年月哪，沒有信，沒有希望，沒有愛，
嗳喲！幽怨的我的沈思哪！
在陰闇的濡濕的古庭中，
最後之花的這個哀愁是光輝着。

× × × ×

一到了晚秋時分，北國之都是被有名的霧，小雨，以及粉雪所籠閉，空氣是鬱陶到令人厭煩的程度。

如次兩節蒲寧的詩，是作為曲傳着自晚秋以至初冬的俄羅斯的自然之妙趣的寶玉而膾炙人口的：

在如死般的鉛色的天空下，
冬之日是沒精打彩地陰沈着。
松林是無際限地連續着，
蜿蜒到遼遠的村里。

僅僅霧是像乳那樣青，
調和着那好像什麼人的沈靜的哀傷那樣的，
這個雪之曠野的，
遼遠的薄暗的景色。

× × × ×

在秋之麗日，踏着落葉，在郊外的墓地散步，那是最最賞心的一件事。我在一九二八年之秋，為了參加托爾斯泰誕生百年祭之故，而前往莫斯科的時候，曾經悠閑地體味過這種樣子的秋之一日的。

恰恰是九月半的某日，我伴着當時留學中的石田君而往莫斯科郊外散步。我們最先在那個據說當年拿破崙侵入莫斯科時曾於此駐足片時，俯瞰這個俄羅斯的舊部而得意地『呵呵，你亞細亞之都喲！』這樣感歎過的具有歷史的因緣的雀丘上面遊觀。我們從丘上的一茶亭中，眺望這個以拿破崙戰爭記念而建立起來的金色屋頂的救世主堂為中心而向四方擴展開來的莫斯科市的全貌而回憶拿破崙的當時。降下了丘，我們渡過了莫斯科河的渡頭，走出到廣漠的野原的起端處。這裏，是帝政時代年青的男女學生以野宴為托辭而在草原之上絮語着戀情的諸僕。第維蒂安的野原。而到了今日，這種豔跡已不可復見，僅成為一片荒野了。通過了這個野原，我們又去訪謁那個以有如城壁那樣的外郭以及

紅轂色的鐘樓而著名的諾僕第維蒂修道院革命後這個修道院也被使用爲博物館，所以除了士曜日曜的禮拜式之外，修道師的影子是連一個都沒有。我們自始便知道這個，所以我們訪問的目的，並不是參拜，而是巡禮修道院境內的墓地。

我們先遵循沿着白色的城壁的柳的列樹道下降，從修道院的後面的木戶進入境內時，便走出到四周圍有外壁的新的墓地。在廣闊的墓地之中，葉色薄薄的亞麻那拉西樹和染着紅色的低矮的白樺是佇立在這裏那裏。在這裏面用新的木柵以及石垣圍繞着的石碑，用士瀝靑塗着的白色的十字架，小小的張着玻璃的靈屋，薰着新鮮的草花的新的土堆，這些墳墓是好幾列地整然地相並着。大概因爲樹木並不鬱蒼地繁茂着之故吧，這裏並沒有像日本墓地所有的那種陰暗氣分。

走近了區劃着新墓地的本堂的城壁，最先映現在目前的，是革命作家夫爾馬諾夫的墓碑。殘留下了『察巴安夫』『赤衞軍』那樣不朽的名作而很早去世的赤衞軍指揮官的這個作家，和普羅列塔里亞革命的燦然的鬥爭的歷史以及被貢獻與自己的榮譽相共，現在是安眠於這個以劍與筆爲浮彫的六尺大的有如鏡子一般的黑大理石的墓碑之下了。和這並排，以『阿爾巴脫之戀』『希洛科』以及其他著作而殘留於我們的記憶之中的恩特萊，索蒲里之墓是在着。對於革命後實行了悲慘的自殺的這個作家的悲劇的最後，弔客們是不得不下着同情之淚的。

革命後當着日俄交涉之衝，在我們國人的記憶中還很新的育凡之墓也直接和這個相並，張着玻璃的小小的靈屋裏面的土堆還新鮮，被很多的花圈埋掩着。其中尤其惹我們注目的，是一個巨大的假花的花圈。這個是和故人交情很深的後藤男爵當年訪我之際，在降雪之日特地參謁該墓而致敬於地下的盟友的紀念的花圈。思想起來，像人類的命運那樣沒有把握的東西是沒有的。其後不久，後藤男爵也列入於亡人之數了。而且，像在國際舞臺上面那樣程度馳着聲譽的育凡，歸國之後因爲悲觀於他首領托洛玆基的形勢的趨於惡劣而至於自殺的這一件事，乃是當時任何人所意料不到的。

從這一排向左手離開很遠，近代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華萊里•蒲魯索夫之墓是在着。牠的塋域是位置於以本堂的白的內壁爲背的那株巨大的老柳樹之下。是在約一坪半大小的花崗石的敷石上，以黑大理石爲臺石高約五六尺的也是黑大理石的墓碑。石碑的上部，刻在白石上面的詩人的橫顏是圓圓地嵌進在。在這下面僅有華萊里•蒲魯索夫這樣寫着的兩行橫書，其他什麼都不寫。墓碑的周圍，用樅樹的枝編製成功的濃綠色的很多的花冠

是被貢獻在。大概是傾慕詩人之名的人們所表示的敬意吧！據說這些花冠，陸續陸續地被貢獻來，始終不盡的。在墳墓的一隅，秋海棠承受着秋之日而美麗地開着的，也和裝飾詩人之佳城很相應。

由此潛入了城壁的門，進入本堂的中庭而走去時，在這裏的內墓地的左手一端的附近，文豪柴霍夫的墓是在着。在絲毫空地都沒有那樣程度擠緊着而建築起來的許多石碑之間，四圍結着低低的柵的，便是這個。比較了周圍的墓碑的低小，柴霍夫的是特別的高。在四角的大理石的頂上的屋頂形的上面，有三個小小的附有十字架的象徵會堂的圓頂的東西設置着的，乃是牠的特色。四周的墓都被埋沒在秋之落葉中，唯有柴霍夫的，是被綺麗地打掃清楚的。又墓前的焦紅的泥土之間，不論在什麼時候，新的草花總是接續不斷地被替換種植着，據說雖在初冬之際，欣欣向榮的萬歲菊的花也是眩人地開着的。據說這都是柴霍夫的未亡人，莫斯科藝術座的有名女優沃里加・科涅貝爾的優美的盡心。據說每週藝術座休演之日的黃昏時分，如果我們前往墓地看時，那麼一定可以發見跪在柴霍夫的墓前貢獻着敬虔的默禱的未亡人的姿態的。

交通銀行

總行

上海黃浦灘路十四號
電話 一二八二八 轉接各部處
電報掛號 中文六六三九 英文 Chiaotung

國民政府特定為發展全國實業之銀行

主旨

服務社會
扶助工商

業務

存款 放款 押匯
承兌貼現 國內外匯
兌 儲蓄 信託 經
付債券本息一切事宜

分支行處

上海支行 南京路 民國路 提籃橋 界路
南京 下關 鎮江 泰興 黃橋 丹陽
武進 金壇 無錫 溧陽 蘇州 常熟
太倉 揚州 高郵 泰縣 東台 鹽城
南通 溱潼 姜堰 清江浦 淮安 寶應
如皋 徐州 蚌埠 新浦 板浦 青口
蕪湖 宣城 漢口 武昌 長沙 南昌
九江 沙市 宜昌 杭州 寧波 鎮海
臨浦 沈家門 紹興 衢州 餘姚 定海
蘭溪 溫州 金華 天津 北平 保定
唐山 石家莊 太原 開封 鄭州 陝州
靈寶 濟南 棗莊 濰縣 青島 烟台
威海衛 龍口 瀋陽 南滿站 大連 營口
孫家台 四平街 洮南 哈爾濱 長春 吉林
黑龍江 張家口 大同 宣化 歸綏 包頭鎮
香港 廣州 廈門 鼓浪嶼 福州 漳州
西安 渭南 咸陽

二七一〇八四

萬里雲程瞬息間

姚枏譯

南洋婆羅洲英屬沙勝越國王妃近自新加坡乘英國皇家飛機至倫敦附近之克蘿頓（Croydon），歸後於沙勝越公報中發表一文，詳述途中見聞，至饒興趣，南洋各西報競轉載之，茲特迻譯於后。　譯者

吾們在早上六點十五分，就離開新加坡飛機場，那時四周還很黑暗，不過當吾們慢慢地飛高時，天光也漸漸明亮了，這種景象，吾覺得很可愛。

吾們的飛機，名叫「亞斯得來安」號，乘客祇有三位，其餘二位，是金納士君和勃爾得來君。他們都很有趣，勃君帶着一籠美麗無比的澳洲小鳥，當機身震動的時候，籠子裏的水盂中，不斷地有水溢出來，而勃君也時時耐心地把水加進去。金君似乎是一位富有經驗的旅行家，因爲吾見他進機之後，第一件事是把一隻在他身前的撐臺旋鬆螺絲，摺了下去，這樣一來，他兩只長脚便可向前伸張，無蜷曲之苦了。

吾們經過著名的新加坡軍港，那浮塢上面燈炬通明，附近泊着一小隊驅逐艦。機身繼續前進，翻嶺越海，在空中翺翔着，吾們雖有時以空中氣流靜止的關係，感到困苦，但就大體言，這航程是算太平的。

在機中似乎覺得熱些，不過並無十分不舒適。

到了八點鐘，吾們各人拿到一隻早餐籃，籃內盛着熟雞子火腿牛油果醬麵包和水菓，另外有一杯熱咖啡，是從小廚房中搬出來的。

大概在九點四十五分，吾們飛近檳榔嶼了，機身突自高空四千呎降落到二千五百呎，吾們的耳朵，差不多被牠震聾。的確，這種巨大的聲浪，是全程中最討厭的東西，但誰都沒法去阻止牠。

底下的稻田，好似明亮的彈子臺，四周圍着許多棕梠樹。檳榔嶼似乎被濃霧籠罩着，可是吾依舊瞧得見那著名的升旗山的輪廓。大海很像一面藍色的鏡子，反射出樹影，知吾們那具正在熱空中飛行的一點微小的黑影兒。

十點半鐘，吾們到達亞羅斯打（Alor Star），那邊的參政司和他夫人都候着，大家進了一間很精緻的休息室中，盥洗已畢，略爲飲了些汽水，吸幾枝香煙，覺得很舒適。機師郁愛爾大尉，尤其滑稽，他極力使吾們快樂發笑。

十一點半，飛機又發動了，牠震動得眞厲害，差不多要把我們自坐位中顚出來，更休想閱讀或寫作了。牠所行的路程，令人既興奮而又懼怕，機身削然直上，及於高空七千呎。俯瞰大地，似乎是一具微小的花園模型，道路好似象牙色的帶子，在樹林間穿繞着，一朵

朵浮着的白雲，好似飛散的花絮。最後震動停止了，吾們得以平靜地向萬敦飛去後來因爲加添燃料之故又在一處叫谷克羅的地方停了一下子，那處的原名很長叫什麼「潑拉竹裏希列根」Prachualikhirikun，除了可以在那裏加油之外什麼都看不到，四野俱是乾燥的焦土。

飛過了一個整整的海面，牠的兩旁，點綴着許多小小的島嶼，吾們在五點三十分到了暹京盤谷那時黑暗之神快將降落到地面，不過還有些微餘光可以見到市上的一切。我由旁人伴着在市區繞了一個圈子，可是對於這城池，仍沒有深刻的印象吾覺得那裏最美麗的要算是神廟了，那些「流線」式的屋宇，塗繪得美麗異常，可稱玲瓏盡緻。

翌晨五點三十分離旅館，七點鐘自飛機場出發，目的地爲印度的仰光。途中最高飛到一萬二千呎，氣候很冷，一堆堆的白雲在吾們足下浮蕩着，雲的下面又有無數藍黑色的森林起伏着。那時時間已經撥轉了一點鐘。直到九點十五分吾們到達仰光了，慢慢地側下去到二千呎的光景，於是可以瞧到底下美麗的湖沼，金色的廟宇，和沙灘上綠色的樹木。飛機站是在仰光的城外，吾們就在那裏降落，進早餐，同時機內也需添加些燃料。

一小時之後吾們繼續飛向亞逸（Akyab），離仰光約有三百十一哩，在飛渡海面的時候，機身又震動得非常厲害。亞逸那地方很動人，許多和善的居民在樹蔭下安放着桌椅，備着茶點，他們對於飛行一事，似乎依舊認爲很神秘，所以四周包圍了吾們，很羨慕地注視着，至於他們的面貌，眞是不敢領敎，奇醜難堪，不遇牙齒倒很潔白，烏黑的眼珠子，也還覺得不差。

機中燃燒料加足後，吾們又動身了，渡過一個大海面，眞所謂一望無際，除了海水如銀色的鏡子在下面照耀着外，其餘什麼都不能瞧見。午餐是在機上用的，裝在小小的麻雀牌盒內，那位無線電管理員又給了些大麥水給我們飲，那味兒倒眞不差呢！

恆河的口子像一個網絡，許多支流會聚在那處，那些小河縱橫地盤繞着，而廣大的平原，在高處望下去，祇見塊塊靑苔似的東西而已。樹木當然不少，土人的房屋也四處散佈着，可是因爲吾們飛得太高了，那些東西眞似玩具一般。

下午五點三十分到加爾各搭，飛機站在城外十五哩。這城池所給予我的印象，可以說是生平最失望之一；我平素幻想着那裏定有雄偉的建築和整潔的街道今日一見實覺掃興，當我坐在汽車內遊覽市區的時候，不禁時時默想着「這可以算是加爾各搭麼？」

肥大的牛在石階上面睡着，成千的印度人在狹窄的街道中擠，

房屋都是四方形的醜陋之極，甚至幾條主要的街道上，也沒有較好的建築。這城池無疑地可以稱爲一個鄙濁的所在了。

這晚我們睡在一間美麗的屋子中，那邊盛產着各種英國花，如蜀葵金魚草夾竹桃和康乃遜之類。禮拜六俱樂部就在對面，吾們在晚飯前去到那裏遊泳了一囘。可惜爲了時間關係，吾們對於加城，不能增加多少認識。次晨五時，就離開了此地，經過一帶廣大無際的平原，途中很枯寂，不過覺得很太平，到了八點鐘，吾們在迦薩(Gaza)降落加油，半句鐘後飛向阿拉哈巴(Aelahabad)飛機場又在城外，所以看不到什麼，那時已在上午十一點三十分了，於是進早餐，然後飛至孔坡(Cawnpore)加油，那邊沒有什麼有趣的景象，而且風勢很逆，所以飛機出發之後，震動很烈，氣候也很悶熱。直至德利(Delhi)附近，始見底下有一碧無涯的稻田，巨大的鷹，直向吾們撞來，使機師不得不躲避牠們。在德利飛機場吾們用了一餐茶點式的午饍，那地方在空中望下去，倒覺得很美麗可愛。

下午六時四十五分吾們纔從德利向佐德浦耳(Jodphur)進發，預料到了那裏，必不能再前進，因爲這時天已黑暗了，鄉村中射出細微的燈光。吾們到目的地時，已在八點三十分，覺得疲憊之極，目中所見，都是閃閃火光。機身憑着電光之助，降落地面。於是吾們找了一所潔淨的旅舍，屋子雖小而很舒適。十時進晚饍，十一時半就寢。到了三點鐘就起身，四點鐘離飛機場，望着夜色漸漸散去，一輪猩紅的太陽，慢慢地升起來，眞是美麗可觀。

不幸途中遇着强烈的逆風，飛行得很慢，但終於到了喀喇蚩(Karachi)進早餐，並在那裏換乘「哈摩」號飛機，牠比前機大得多，且比較舒服些。機師爲史伯福大尉，乘客也增多了三位，二位男性，一位女性。吾們飛渡海面而於瓜達(Gwada)地方加油，時方正午十二時二十分。但飛行不久，爲着風勢逆烈，又在金里(Ju'nri)停了一下子。此後乃有長時間的飛行，至下午七點五十分，達沙查(Sharjah)境內。

沙查那地方，很怪異而虛幻，可以說是一個古堡的遺跡，門外站着一隊亞拉伯衞兵，衣服很古怪，我們走進堡內後，那兩扇堡門錚然關上了。裏面矮矮的短牆，分隔着小小的臥室，正中有一花圃，兩隻小鹿跟東跟西，不住地把柔輭的鼻子，在我們的外衣上擦着。啊！這眞是一個怪異的所在，尤其在睡眠的時候，聽到那些亞拉伯人粗暴的耳語，和鹿兒透氣的鼻聲，令人發生一種不自然的感覺。

翌晨黎明時，吾們離開了這幻境，氣候很寒冷，一層濃霧，懸宕在下面，好似海面上蓋着一條雪白的毯子。當我們飛過波斯灣時，海裏的鯊魚和水蛇，多極了，簡直見所未見。吾禁不住又默想着，如果我們墮下去，恐怕一下子很乾脆地就完了吧！誰都懷着鬼胎，直等

那隻機飛過了海面而至至金沙平舖的夸脫（Quator），纔算救星到了。

九點二十分到巴林（Bahrein），進早餐，這地方眞可愛——陽光很明亮，和風徐徐吹來。我們的早餐是在一個篷帳內用的，計有葡萄，炸魚，腰片，鹹肉，和香菌蛋捲等，在沙漠地方有這樣的一餐，也不可謂低下了。自巴林出發後至十一點三十五分抵阿爾哥維（Al Kuwait）加油。那地方恰如一副灰色的紙牌支撐在一張金色的毯子上。吾們裝了些郵件，繼續向巴士拉（Basra）進發，途中風勢很大，震動很烈，頗不舒適。十二點四十五分抵目的地，那裏正在風潮中，沙土刮起來，鼻孔眼中，累得都是黃泥，連氣都不敢透。次晨六點三十分，我們在濃厚的迷霧中離開了巴士拉，但飛近巴格達（Bagdad）時，天氣忽然清朗，陽光明媚，那城池在空中望下去，眞是美麗之極，我很想多停棧一會。

可是吾們終於別離了這美麗的所在，而又衝入一個沙浪之中。我不是一個怕風朋友，但這每小時五十哩的風勢，竟把我嚇到了。那隻飛機在空中搖蕩着，和紙鳶一般，一會飄東，一會飄西，我們也跟着跌東撞西，坐立不穩。那濃厚如倫敦迷霧般的沙塵四處飛揚着，舖滿在飛機的翼子上。一陣陣的沙浪不斷地襲來，把那隻具有四個引擎的巨物像玩具般的舞弄着，我們自己都不知道受了傷沒有。在那危險的當兒，旁人的感覺，吾不曉得，不過我自己呢，可以說連氣都不敢透一口。

我注視着機師的臉兒，因爲牠可以顯示出禍福，如果他笑了，那一定靠得住，但牠老是這樣的懊喪着。最後吾眞覺得耐不住了，史伯福大尉纔發出一笑。好了，他笑了，不要緊了。於是大家你瞧我我瞧你地也露出了笑容。危險時期已過，小範圍的青天，從沙中鑽出來，但塵土依然捲起來有三千多呎高。

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吾們鼓勇前進，直至二點四十五分，纔到羅斯伯（Ruthbah）。史伯福大尉對我們宣佈，爲着風潮太厲害了，我們不能再進。他說：「也許明天可以，不過也須看風勢如何。」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那位機師堅毅和勇敢的精神，並且有柔和的性格。我們六位乘客，誰都對於這航程的遲誤，覺得不耐煩，更因遭受了巨風的襲擊，大家有些疲勞了。但是史伯福大尉想了種種方法，把這煩悶的一夕轉變爲快樂歡忭之夜。吾們有的拿了幾枝標槍和一面箭牌，比試打靶；有的玩骨骰或紙牌。差不多到十二點鐘纔就寢。外面的風聲依舊怒吼着，可是吾們太疲勞了，誰都沒有去注意牠。

次晨六時，吾們由一個小小的外國侍者喚醒，他問我們晚上睡得很安逸否，並說天氣已經變得很好了。

風勢很好，吾們在未達山嶺以前，飛得很低，瞧見下面汚濁的約但河 (Jordan River) 蠢笨地流着。耶利哥 (Jericho) 和耶路撒冷比聖經上所告訴吾們的更覺得可愛些；而死海之所以有牠那尊名，眞是確當之極了。十點十五分吾們到加阿 (Garya)，在燦爛的陽光和繁盛的花木中用了早餐，又攝了幾張照片，纔續進發。

午後一點三十分到開羅，驅車至一宏偉的旅館，飯食作巴黎式。在這裏我方始感覺自己有些鄙濁而不時髦，同時也有些沮喪；因爲我們已和那隻飛機及機師分離了。幸虧沒有豐裕的時間可以幻想，大家很匆忙地進了一輛火車，於下午六點三十分抵亞歷山大里亞，是晚就住宿在那裏。

翌早六時乘「塞忒羅斯」號飛艇離亞城，預計下午三點半鐘可達布林的西 (Briudisi)，艇中備着鹹肉和臘腸充饍。經過雅典時，風景優美極了，牠底一切建築物，被陽光照耀着，分外顯得宏偉。同時吾們也第一次有强盛的順風。

下午三點三十五分達布林的西，換乘火車，凡兩日夜而抵巴黎，時正禮拜三晨七點三十分。九點三十分到黎巴傑 (Le Bourget)，十一點三十分至克壘頓——計自新加坡至此，適爲九日。

假使有人問我對於此次旅行的感覺如何，我祇能這樣囘答着：你們如果想乘飛機旅行，需要具有健全的體格，勇往的精神，和溫柔的脾氣，因爲你的身心都受着極度的刺激。吾很希望每次自東方返國時，乘坐飛機，並深信此後飛行事業逐步發展，使乘客可以更覺得舒適。不過最難於避免而令人不快的，要算機件所發出的噪聲了。吾們的耳膜，受到很大的影響，我在到達目的地後二三日內，差不多有些聾了。可是這種情狀，過後就完全不覺得，於是又傲然自得，而希望再嘗試一會呢！

都錦生絲織禮品

美麗綢傘　絲織風景　檀香絹扇

發行所

杭州花市路
上海北四川路
上海三馬路
廣州永漢北路
廣州十八甫
南京门帘桥
漢口江漢路
北平前门外廊房頭條

歐遊散記（二）

周新

Sir Philip Gibbs 著

第五章　意大利之面面觀

一

那在貢杜地方的意大利關員近來已經很少看到乘坐汽車旅行的人了。當他發現我們是能夠懂得他的說話，至少足夠問他種種問題，並且能夠了解得他所說出的說話時，他便非常高興地和我們談着話。我想出了一句極有意思的說話，我問他們新築的 Autostrada（汽車道）——這是完全預備供給汽車旅行之用的——是不是非常危險的。我曾經聽說過這是時常舖散着許多屍體的。

那意大利關員認爲這是一個最有意思的笑料。他張開了他的大嘴，熱烈地笑着。

'Pericoloso? No! No! Molto sicuro!'

他切實的說在意大利是沒有瘋子的——或是很少的。旅行的人既少，所以也沒有很多汽車使用了 Autostrada 的。但他也承認常軍用汽車駛行的時候，牠們就像一條電光樣地開去的。

我看到一條殘斷的石柱橫倒在路旁，於是便走去瞧着。這上面有着一個哥林多式的柱頭，雕刻得非常高貴的。

『這是羅馬時代的嗎？』

那關員顛着頭。這在他似乎並不感得怎樣的興趣。這些羅馬的遺跡在意大利就像破磚在英國的一樣普通的。

我們所走過的路面就像是一條跑道。這在每一條路上，一直到米蘭去的數百秆路程中都是一個樣子的；在每一條路上，隔開一二碼的地方，便有一些塗着黑白條紋的石頭做着邊，除了在一個區域裏，這種條紋突然的變成了紅白色。

這路雖然很平，我們的汽車却走得並不順利。喀遵現出了焦急的樣子。他停了車，走了下去，經過了一番簡略的察看之後，他現出了苦痛的樣子。車上的一個彈簧斷了。幾個熱心的年青人走來幫着他的忙，化費了很長的一回功夫，他們纔把那彈簧勉强的接連了起來，我們的車慢慢地駛到了杜木杜沙拉 (Domodosola)，一個年青的工人告訴我們這裏有一個汽車行的。杜木杜沙拉並不是一個有趣的地方，我們便把汽車和喀遵留下在那裏，等彈簧修好後再趕上我們去，我們另外換上了一輛新的汽車。

我們的車夫是一個新式的意大利人，是從鋼和精神造成功的。他就像在一條跑道上一樣的把車朝向巴芒諾(Baveno)駛去。沿着在吐斯 (Toce) 河邊，我們經過了許多小村。我們看到在所有這些村裏有着許多小孩。女人們憑依在她們洋臺的鐵欄干上，在她們的臂彎裏全都抱着一些嬰孩。屋子的臺階上也是嬰孩。墨索里尼獎勵生育的政策在意大利顯然是成功了。

我們到了馬琪瓦湖 (Lago di Maggiore) 和在這湖邊上的巴芒諾鎮。我們在瑞士旅館裏揀了幾個安適的臥室，可以望到那馬琪瓦湖。

當我正睡在床上的時候，在那旅館前花園的外面發出了一陣笑聲。那正是午夜時分。喀遵帶着他的汽車回來了。他已有了一個新的彈簧，他又是一個愉快的人兒了。

第二天早晨，在窗子下面透進了一陣愉快的聲浪。年青人的喉嚨在唱着歌。號角吹鳴着。此外還有一種步伐的聲調。巴芒諾的意大利年青人現出了一種激昂的精神。這是墨索里尼的一種奇蹟。我站在洋臺上瞧着下面。一羣羣年青人歡呼着大笑着在等着汽車出發一次遠征。隨着便來了一陣軍樂，一個軍樂隊由一個年青的隊

長領導着走了出來。他們奏着一種曲調，這是我在歐戰後就曾在意大利聽到了的。自從那個時候起，他們就曾奏着這個曲調。這便是 Giovanezza，少年之歌。這個軍樂隊後面跟着一隊穿着少年軍（Balilla）制服的少年孩子的軍隊，黑色的小帽，黑色的衫，灰色的短褲，肩上披着一條淺藍色的肩巾。在他們的後面跟着一些女小孩，也穿着制服，黑色的有邊帽，白色的罩衫，黑色的襯衫，和白色的手套——全都非常漂亮而整潔，全都像少年侍衛一樣地走着步伐，全都唱着 Giovanezza。

這天早晨我讀到這樣的一段墨索里尼的演辭：

『我絕對不信任永久的和平。這是有害並且違反了人類固有的美德的，這種美德是祇有從鬥爭纔能使牠們在太陽光裏暴露出來的。不論將來的變化如何，意大利的人民應當以完全的紀律來應付未來的狀態。』

巴芒諾的少年便在學習這種紀律。我覺得他們學習得很好。他們的整齊的衣服，健康的體格，愉快的精神，活潑的生氣，使我受到了極大的感觸。我覺得墨索里尼是有着一種偉大的天才的。不論人們對於他的政府的觀念，他的蔑視自由，以及他的禁止自由言論有着怎樣的批評，他終究給了意大利一種新的權力的觀念，一種新的精神的熱情。不論人們對於法西斯黨最初的殘忍，牠的陷害自由思想的人物，把有智識的高尚的國民拘禁在罪犯的島上，有着怎樣的判斷，然而人們都承認意大利現在比了法西斯黨執政以前有着一種較高的生活，而一般人民都已醞釀起一種自尊和國家光榮的觀念了。

二

這是我在巴芒諾所有的感想。然而這種感想卻受到了一個同住在瑞士旅館裏的意大利人的攻擊。

『這些法西斯黨少年看去非常愉快哩，』有一羣這種少年攜着他們的旗走過我說。

他聳了一下他的肩。

『這話是錯了，』他回答說。『那祇是一些布爾塞維克黨呢！整個制度全都錯了的。意大利正在不斷的朝向災禍裏投去了。』

在馬琪瓦的湖邊，在瑞士旅館的花園裏，這裏一切看去都是非常興旺的，我覺得他的說話是很難相信的。

『政府造着路開闢工作，』他並不擔憂他的說話給人偷聽了去，繼續的說。『這把錢財和食糧分配給那些失業的人。這使人們減省了到羅馬去的旅費。這在他們當然都是很好的！但是誰買了意大利的產物或是意大利的商品呢？誰幫助了意大利的製造商呢？他們是正在沒落了——他們當然就像我一樣的已經在沒落了。在意大利的產業已經失去了價值。一個國家到了這個地步還有什麼辦法呢？在意大利當一個擁有產業的人是非常可笑的，他得當着一個征稅人的犧牲品，他們拿去了他所有的一切，他們還需索着更多的東西。他得繳着稅使人們可以化費便宜的價錢旅行到羅馬去，參觀在這古城中的一些新開掘出的遺物。他得繳着稅用作公共的建築，這是完全不能生產的。他得繳着稅，維持一個軍人的軍隊，一個法西斯黨的大隊和一個警察的隊伍。他得繳着稅，直至所有他從多年力作積聚起來的一生的積蓄全都耗盡了，直至所有他的贏餘全都消失了，直至他宣布了破產。所有這些祇是另一種名義的布爾塞維主義。你所時常聽到的社團這個東西祇是換了一個名字的蘇維埃。現在意大利所做的一切祇是一種走向共產的步驟。有產的人變成無產了。商業的贏餘不再存在了，祇有工人有着各種特權，然而這也不能維持長久了，因為國家自身已經破產了。

『我有一項商業在離這不遠的一個鎮上。在法西斯政體沒有成立之前那是值得幾百萬里拉的。現在，如果你喜歡牠，我可以讓你出一千里拉拿去。我並不勸你接受這個買賣。這是沒有利益的。這裏還有着許多債務。去

年政府派了人來收稅。我說「你們把我的事業收去，在一年之內牠所有的贏餘便算是我付出的稅吧。」他們皺了下眉，却不願意接受。他們是懂得非常明白的！』

他接了我的一枝紙煙，接着又說：

『這當然是一種破產的事業。以前這是一種極不名譽的事情。現在這差不多是一種美德了。如果一個人變成了一個騙子棍徒，這甚之還是一種進身的方法呢。愈是大騙子，他的地位便愈尊高。他得到了最好的職位。他們認為他一定是一個伶俐的人兒。法國用牠的一些騙子常做了內閣各部部長。在英國——唔，在英國也許略微不同一些——但是你們有你們的伶俐的人兒。』

他非常有禮貌地和我握着手。

『這次的談話使我感到非常悅快，』他說。『我很喜歡能夠這樣的重新遇到一個英國人。這樣我們便可以非常自由地講出我們心裏的話來。』

從這次的談話使我認識了一些眞相，然而也在我的心裏留下了一些懷疑。意大利的工人已經變成工業化了，這當然是實在的。然而如果他們的產品並不能售去，這將會變成怎樣一種情形了呢？如果他們在他們工廠裏所造成的東西不能找到市場，那又會怎麼樣呢？如果所有他們的事業都在走向破產的地步時，他們又怎樣能夠繼續進行呢？也許情形是並沒有這樣地糟的。人們的說話往往總是過分形容的。尋求眞理的人必須把一樁事件從各方面去看纔是。

三

我們離開了巴芒諸，經過了許多小村，隨着便到了米蘭。

我們化費了極大的功夫在旅館裏找着房間。我們從一個旅館趕到另一個旅館裏。那些經理都很客氣，但是他們都抱歉地說出他們已經沒有空餘的房間了。當這旅行事業消沉的時候，這個現象眞是非常神祕的。難道世界經濟恐慌終究退去了，一般旅行者裝飽了錢袋來到意大利了嗎？沒有這樣的事！這祇是因為這時在米蘭正有一次瑞士和荷蘭隊的足球比賽。一萬荷蘭人和八千瑞士人都趕來瞧着這次的比賽。各處的意大利人全都利用便宜的旅費——減去百分之七十——趕來參觀。人們曾經告訴我說，意大利的商人是破產了。他們的產物得不到贏利。人們告訴我說牠們是給稅抽光了。但是人們還能趁着便宜的火車趕來參觀足球的比賽。

有一個經理非常客氣地替我們用電話找遍了全城，最後我們便找到了幾個房間。這是在一家新的旅館裏，裝璜得非常富麗的，正對着那新造的火車站。

晚飯後，我們一同到葛拉里亞（Gallcria）去。在米蘭，每一個人吃了晚飯都上葛拉里亞去的。這是一個寬大的玻璃屋頂的拱廊。這是在米蘭的社交和商業生活的中心。人們在日中的時候到這裏來談着生意。隨後年青的男子到這裏來和年青的女人約會。在黃昏的時候，他們到這裏來展耀他們的最漂亮的衣服，他們新梳的頭髮，交射着視線，微笑着，行着禮，談着愛生活，以及所有一切東西，除了自由，這是不准許的。在這玻璃屋頂下面，坐在一張咖啡座的桌子旁邊，這是非常有趣的。年青人成羣結隊的走過，現出了一種愉快的神色，他們的面貌是美麗的，他們的衣服是漂亮的。

『這裏沒有一點窮困的樣子啊！』我那小說家朋友說。

『一　都沒有啊！』我同意着說。『這一批人比我們在倫敦所看到的任何人羣都穿得漂亮哩。』

第二天早晨，吃過早飯，我找到了一個在米蘭經商的我的朋友。

『米蘭的情形怎樣啦？』我問。『我想很興旺吧！』

『你想這樣嗎？』他感得非常有趣味地笑了起來。『如果你在這裏做着生意，你就不會這樣想了。唔，我們眞是到了一種完全呆滯的地步。一點生意都做不來。意大

利其他各地也都是一樣啦！』

『可是絲業怎麼樣呢？』我問。『米蘭不是人造絲業的大本營，里昂的絲業不是給牠破壞了的嗎？那當然應該非常興旺了啊！』

我的那個朋友却並不能接受我這事實和理論。

『米蘭一向都是出產眞絲和人造絲兩種東西的。現在許多鄉下人都不養蠶了。這在他們賺不到本來。一方面這是有了生產過剩的現象，一方面絲業是完全給日貨的競爭打擊了。他們和牠競爭不來，牠便佔有了所有的市場。』

『每一個人在米蘭看去都很有錢啊！』我說。『我眞不明白。這眞是非常神秘的呢。』

我的朋友笑着，他承認這是不很容易明白的。

『人們應該看到潛伏着的事實，』他說。『人們在一種極可憐的邊際上過着生活——或竟是負着債。當他們在葛拉里亞徘徊的時候，他們勉强炫飾着他們的最漂亮的衣服。然而這裏有幾種事實是不能否認的。其中的一個便是負債。在今年的預算案中不足的數目計六千六百萬磅，外加入超的數目六千萬磅。這使墨索里尼的政府感到了擔驚。同時最近他又新批准了一筆空軍的經費一千六百五十萬磅，海軍的經費一千六百五十萬磅。這些錢從那裏來呢？在意大利誰也不能猜想得到。

『這是太糟了！』我同意說。『可是人們看去非常興盛的呢！』

這個米蘭商人的說話和那在巴芒諾的意大利人的說話是符合的。

『墨索里尼拿着商人做犧牲來幫助工人，他討着他們的好，使他們安靜下來。他在鐵道上替他們安排下便宜的旅費。十七個里拉可以到威尼士去打來回！這簡直是笑話。所有的人民在意大利打着圈子，但這對於他們所遊的城並沒有一點好處。這種情形決不能這樣地繼續下去。政府也知道已經到了最後的地步。墨索里尼在最近一篇演說裏也承認這點。徵稅差不多已經到了最後的限度，』他說。「繳稅的人應該給他們有一個休息了。」

『那麼他預備怎樣籌到錢來呢？』我問。

我的朋友聳了一下肩。

『他預備走上一種急性的經濟政體，他必需減低了工人的工資。直至現時爲止，他曾希望設法避免走上這個步驟。但是他必須使物價降低，然後纔能使生產成本減少，而使意大利貨物可以找到市場。因此他預備使所有的薪工減去百分之十。這樣工人的工資就將減少。補救的辦法，地主就該把他們的租金減低，零售店就應强制減低物價。因此私人住宅和公寓等的租金便應減去百分之十，辦公室的租金減去百分之十二。墨索里尼曾經頒布了一條關於這種辦法的命令。這是一種通貨收縮的手段，從這種辦法所不免引起的結果便是使貨幣的流通減少。失業。對於一般失業的人便得提出更多的救濟金。走上了更惡劣的循環。隨着便是另一個經濟恐慌了！』

我微微的歎息着。

四

在這一次旅行中我們並沒有到威尼士，或是羅馬，但是在不久之前我是曾經到過這兩個地方的。

在威尼士，我照舊住在旦尼里旅館裏。那裏並沒有旅行的客人，英國人或是美國人，祇有很少幾個在威尼士等船到東方去的。當我坐在那碩大的火爐邊上時，侍者送上了我的一杯咖啡。

『人們在這裏是可以聽到了他自己的足音的，』他說。『德國人已經不再來了。德國就像大部許多國家一樣的正在墮落下去了。世界就像是正在走向一個新的災禍裏面去了。』

『威尼士的竇形怎樣啊？』我問。

他聳了一下肩。

『威尼士人在聖馬可廣場徘徊蹀着。他們走盡了這一方，又掉頭走另一邊。他們在晚上免費聽到了音樂，然而他們的鞋子却走破了。此外在威尼士便沒有什麽事情做了。那新造起的公路通到意大利其他地方去的，可是却帶走的人多，帶來的人少。』

從我上次的旅行之後，威尼士並沒有什麽大的改變。但是從歐戰後最早一次旅行到現在却是有了一些變遷了。那時牆上用黑筆塗滿了列甯的名字，愁苦而帶飢色的人們從旦尼里旅館下面的鐵窗欄裏望進去，美國和英國的遊客穿着夜禮服，手裏拿着酒杯坐在裏面。有一次，一塊石頭擲進了其中的一扇窗裏，擊碎了幾片玻璃，嚇壞了一些袒着肩膊，裸着背脊，頭上套着珠練的女人。

現在，在我上一次的旅行中，在這一次汽車旅行不久之前，在威尼士便沒有這種面帶飢容的人物了。至少我並沒有看到他們。列甯的名字早已抹去，而換上了墨索里尼的名字。

在走到威尼士窮人區的路上，我記得以前那裏是擠滿了一些骯髒污穢的孩子的。現在依舊還擠滿了一些孩子在他們的大門口，或是在店舖和住宅中間的寬闊的大道上遊戲。但他們却並不骯髒或是污穢了。他們非常潔淨，衣服穿得非常整齊，活潑而健康的。這便是墨索里尼獨裁的一個最好的結果了。

在羅馬我曾去謁見了羅馬教皇。

『你爲什麽來看我？』他用法國話問。

我解釋着說我是周遊歐洲，希望設法看到一些在一種不安的和平表面下面的狀態的。我知道教皇已經隱退了的，但他對於這些事情無疑還會感着興趣的。我用法國話大意這樣的說。

他搖了下頭，在他枯瘠的嘴唇上露出了一個淺笑。

『關於這些我並沒有什麽可以說得，』他回答說。『我是退隱了的。我沒有什麽新鮮的消息。』但是他又接着說，我便非常注意地傾聽着：『這個情形無疑是非常嚴重的。在各國的心裏全都沒有一種和平的眞意，沒有安全的觀念。每一個國家都說需要裁軍，但每一個國家都在擴充軍備，便是英國現在也是如此。這種狀態全都是極不聰敏的。這全都是非常危險的。如果德國預備侵入奧國，意大利的軍隊便會活動起來了的。有一天這樣的狀態會得發生，在歐洲重新燃起了戰爭的火焰的。人們讀着報紙都會感到一種驚恐，任何一樁事件的造成都會重新引起了戰火的。德國當然是不能輕視了的。她有十萬受過充分訓練的軍官。所有她的年青人全都受着軍隊的訓練。德國暫時尚不致進攻法國。希特勒的說出要求和平，這話暫時是眞的。德國現在國內的情形很糟。他們也許會得有另一次的革命。在領袖中間也許會有一次爭權的衝突。在左派和右派之間也會得有一次鬥爭。希特勒不待攻擊法國，他的地位便將不保了。』

『你要知道什麽是歐洲眞正的危機嗎？』他停了一下問。

『要的，告訴我吧！』我說。

『日本佔領了滿洲。其次他便將統治全中國了。如果眞是到了這個地步時，歐洲便該留神了。歐洲國家最好的辦法還是大家互相聯合起來。這當然是非常迫切地需要的。便是現在日貨的競爭已經使世界的市場抵擋不來了。日本工人每天工作十小時，一天工資六個蘇。在瑞士，日本人把廉價的錶像甘薯一樣地稱重量出賣——每瓩三十法郎。我們對他有什麽辦法呢？他的低廉的產品在東方已經打倒了英國的棉業。同時歐洲國家却還在吵着架，重整軍備，預備另一次的戰爭。那是一種自殺的路途。這是極不聰敏的，你以爲對嗎？』

我同意着他的說話。而他對於德國的展望差不多已經變眞了。

五

我們離了米蘭，經過勃萊西亞（Brecia），凡龍那（Verona），和脫倫脫（Prent），最後便到了巴爾尙諾（Bolzano），就像脫倫脫一樣的，在歐戰結束之前，還是一個奧國的村落。然而和脫倫脫有一點是不同的。脫倫脫的居民都是講意大利說話的，但巴爾尙諾依舊還保持着奧國的說話和血統，雖然墨索里尼曾經下了種種命令從事矯正種族的本能，而已經使牠意大利化了的。這些在巴爾尙諾的人民都得把他們的姓改成意大利化的姓，然而遇到了像 Schmidt 或是 Wolff 一類的姓便生困難了！他們的孩子在學校裏不准學習德文；並且在家裏說德國話也在禁止之例的，直至最近這纔取消了的。他們的街名也依照意大利其他城市的名字改換過了。

我們在巴爾尙諾講着德國話，那裏的人和一些外國人用這種說話談話感得非常高興。加入我們旅行團的那位太太，她向一個店主人問出了一個問題。

『在這裏的人民感得愉快嗎？』

這是一個無心的問話，但那店主人——一個老年人——似乎便給牠驚呆了。他隔了一，二分鐘沒有回答。在這店舖裏正有一個意大利的軍官，直至他走出之後，他纔用一種極低的聲音激動地說出了他的回答。

『他們怎麼還能愉快呢？這裏正有許多不幸的事，和傷心的事。我們不都是奧國人嗎？我們的孩子在他們的學校裏不能念德文，我們還能愉快嗎？』

他一邊替我們紮着包，一邊他的手在發着顫。他等着另一個顧客走了出去。

『在巴爾尙諾所有的人民，』他說，『除了一些軍官外全都是奧國人。可是我們却給隔斷了不能和我們自己的同胞來往。他們不准越過邊界到這裏來。我們不准去探望他們。誰要是沒有得到特殊的許可企圖越過邊界的便得受到拘捕。同時我們一向借以維持生活的旅行事業也給政治家和國際的不安阻住了。』

我們對於這個老年人感着同情；從這種同情的表現便使他的眼睛濕了一回。隨着他開始說出了他的眞話。

『老年的人對於這種情形感着苦痛。年青人却把這些當做了是天恩。這並不使他們感着心碎。』

他紮好了我們的包，在另外兩個顧客還沒有走到他的櫃檯旁邊之前，我們急急離開了他的店舖，祇怕如果我們再多問他一些問題將會使他受着不幸了。

當意大利最初佔領巴爾尙諾的時候，無疑是會有着許多人感着不滿的——也許還有一些人是心碎了的。在他們新政體最早的時期中，意大利軍官對於奧國人民的態度是極不和平的。種種意大利化的手段都極激烈而強制地實現起來。但自從在意大利和奧國結成新的同盟之後，這種手段便不十分堅決了，現在便沒有人可以說在這裏對於這種意大利的佔領還有着任何緊張的情緒了。

在伊曼尼爾廣場的一種咖啡店裏，一個年青人向我們說出了他對於這個問題和一些其他事件的見解，在那廣場上正有一隊軍樂隊在奏着樂。

『意大利的統治現在已經不再是苛酷的了，』他承認，雖然他是一個奧國的血統。『當然中年的人還在怨怒着受着意大利人的統治，但男女孩子對這已經不很注意了。當他們離開育嬰室後便加入少年軍隊，到了相當的時期便參加軍事的服役。有人喜歡這樣。有人不喜歡。但他們都樣受這種新的生活環境。這裏並沒有叛亂的精神。』

他開始談到了世界大事，他不喜歡這種目下的現狀。

『八年之內這裏便將產生另一次的大戰了，』他非常鎭靜地預料說，就像他是告訴我說明天將會下雨的一樣。

『天啊！』我感歎着說。『什麼使你發生了這樣的感

想的呢？」

軍樂隊非常適當地在奏着低調的樂曲。巴爾尙諾的人民在廣場上來去地踱着樣子看去是非常愉快的。

『國際的形勢正在沸騰起來了，』那年青人說。『德國又將變得瘋狂起來了。所有國社黨的熱情都是危險性的。他們走着行軍，練着軍操，要求不安的事態。這是他們的天性。他們愛好軍隊的紀律和軍隊的徽章。奧國人是不喜歡這些東西的。德國的政府祇是在一羣壞蛋的手裏。他們常然祇會作亂。我不相信希特勒是能被維持着他的權力的。那裏將會發生另一次的革命，隨着是另一次的戰爭。歐洲的每一個國家都已踏進了一種不安的狀態裏。許多國家醞釀起了一種政治的熱情而那並不是爲和平的。就瞧法國！最近我曾到了巴黎。那裏在年青人中充滿了一種革命的精神。我聽得許多人說那裏在街頭又將佈置障礙物了。如果眞是實現了，那麼又將有一些流血的衝突發生了。』

我們談着法國，這在他似乎懂得非常清楚的。我們同意在歐洲牠是自由的一個最後的堡壘，除了英國，那是在大陸制度之外的。

『各地年青人的心中都已有了一些變化，』他說。『法國的青年接受了法西斯的思想。他們不滿意於議會制度的政府，也不很想到自由或是民主。這在各地都是一個樣子的。年青人希望得到權力。他們想排斥掉老年人。這對於有些國家也許是好的。但這對於那些曾經懂得自由的人是不適當的。總之牠的結果是難以推測的。』

他像一個普通年青人一樣的使我受到了極大的感觸。我很希望再和他多談一回，但在另一個桌子上他還有着幾個朋友。他們對於這次的談話已經感得不耐煩了。

六

我們離了巴爾尙諾，沿着一條公路駛去，這路漸漸向上昇去，直至我們到了高出山谷一千二百尺的地方。在那裏河裏流着白色的雪水，雖然這時已經是深夏的時候了。在凱派達薩（Campodazza）有一種高貴的風景，在卡司上洛吐（Caslerotto）有一座精緻的古堡矗立在伊薩哥橋的一個高岸上。雪堆積在高出在一些村落上面的高峯上，那裏有着一些紅磚的教堂塔頂，在一些田地上面，一些長排的瓦脊突出在屋簷的外面。

沿着山路上走過了一些穿着奧國服飾的青年，掛着緄飾的短褲高出在他們的裸露的膝蓋上，繡花的背心罩在白色的襯衫上。我們經過了一個名字叫伐那（V-arna）的迷人的村落，就像是一本神話書裏的顏色的圖畫，隨着又經過了一個森林，一個樅樹森林高高的樹幹就像一些哥德式的教堂的廊柱。

在維必塔拿（Vipitono），我們的車駛過了一個在一個高塔下面的古代牌樓。我們還沿着伊薩哥河走，在柯爾伊薩哥地方，一條急流穿過了一個在巖石裏的大孔，經過了一個水車，流進一些小運河裏，灌溉花園和田地。

我們到了勃萊諾（Breno），在路上立着一個驛站。意大利的關員非常審愼地驗着我們的護照。

我們告別了意大利，這是歐洲的一個最可愛的國家，有着一些最古的城，從這裏曾經使我們的文明達到了牠的最早的光輝。

扶桑春游記〔下〕

劉怡厂

丸山公園在市內，為一圓形土山，故名。上樹巨櫻數株，雜樹無算，並有小飯店甚多，每晚遊人甚衆，到處燃火把照路，雖佈置不甚有趣，然熱市中有此一片清靜地，造福市民，正弗小也。出園後，以時間尚早，遂驅車至東山舞場，並往妓院一觀光焉。舞場甚大，似上海之百樂門。妓院中則多老妓，鵠形鳩面，令人望而作嘔，吾人稍坐即出，不敢久留，是晚同遊者十人，皆男賓。

四月十二日　西京　夜宿車上

天雨，因遊程皆已預定，故仍冒雨出遊，早點畢分乘汽車六輛出發，先至東本願寺。

東本願寺位市中心，舊築燬於火，一八九五年重建，一仍原式，可作日本佛寺之代表建築物。中有髮繩兩盤，置於玻璃櫃內，長可數丈，粗能盈掬，皆為各地信女截髮所成，可見日人禮佛，正不讓吾華也。瞬出而遊二條離宮。

二條離宮為某將軍之自邸，後進於天皇作離宮者，規模不在西京皇宮以下，內分將軍起居室應接室書室等，屏風所繪牡丹菊花，皆師中圖畫意，聞悉出名手。每室之後，皆有複壁，有小門可通，則係寓將軍之衛士者也。環遊一轉，需時一刻，遂出而往御所。

御所即西京舊宮，自明治三年始由此遷都至東京，而今之天皇猶時而臨幸，加冕大典，則例須舉行於此也。平時頗不易入內，吾人因係團體，故特邀許可。宮殿建築曲折甚多，頗難辨識方向，室多空鎖，而皆清潔異常。旋至正殿，中設寶座二，一為帝，一為后，后座稍偏左，即天皇加冕處也。殿前右植櫻，左植松，一則為其國花，一則取其長青云。乃轉至御花園，僅可立廊下觀之，不能涉足其間，徑鋪白石，光潔整齊，奇花異葩，觸目皆是。四週或臨偏殿之下，或環以高牆，青甍白堊，倍極肅穆，不愧為皇者之居，然與北平故宮較，則遜一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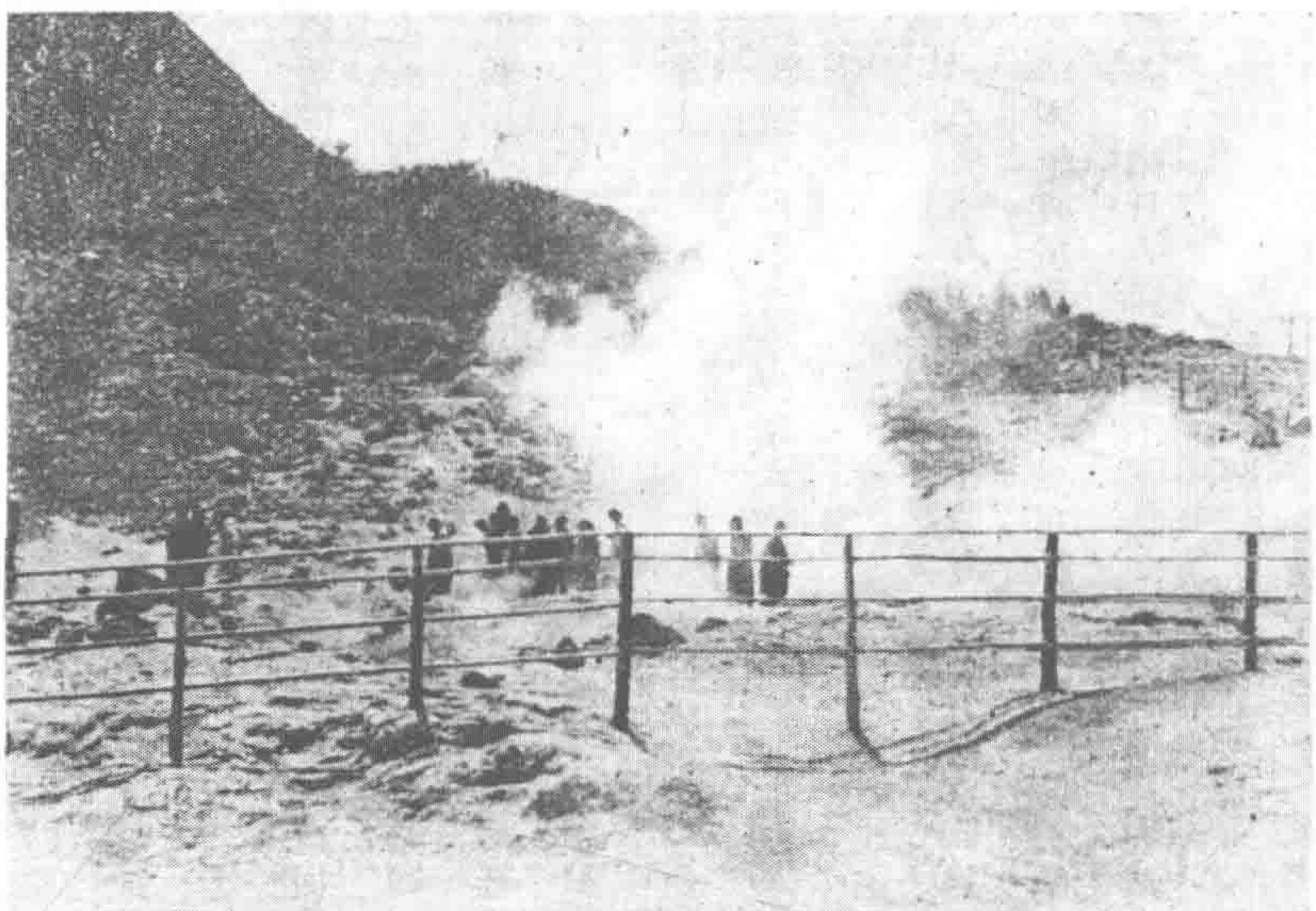
金閣寺由御所出即向金閣寺進行，寺作閣形，距市甚遠。寺不甚大，而前臨小湖，佈置甚佳，日本造園本屬擅長，此則尤為東洋園中之最美者耳。寺旁有一松，作帆船形，甚奇，同人之攜影機者，皆攝影作紀念。時已過午，遂匆匆返旅館進午饍。

午飯後雨水未止，略事休息，即乘車出遊，先至清水寺。

清水寺建於山巔，下以木架架起，高與山齊，內供如來佛。前臨川谷，櫻花遍地，為西京櫻花最勝處，惜其時尚早，未得一窺，同人莫不引以為憾也！時值大雨滂沱，衣履盡溼，遂亟下山登車，至平安神宮。

平安神宮為一神道廟，佔地百餘畝，殿甚偉大。後附花園，佈置秀雅無匹，惟時同人多因雨大，不願下車，故入內遊覽者僅十餘人耳。

歸途，導者復引導參觀一景泰藍製造店，其法係仿自我國，而其出品則花紋工整，光彩奪目，較北平所製勝過遠甚。惟售價既昂，且多慮値，予購小瓶一只，將備以與國貨作比較也。復至一絲織品商店，出品亦多精良可喜，惟同人多無購者，未免令店主失望耳！晚飯在三島亭吃鷄素燒，肉薄如紙，瘦肥相間，洵嫩且美也。飯後並至電影街一遊，電炬輝煌，如入不夜之城，巨廈櫛比，盡爲戲館，較之東京淺草，未遑多讓。旋參觀一大規模之滑冰場，入場劵每人五分，滑冰每小時三毛，冰爲冷氣所凝結，雖炎夏可依然營業。滑冰爲最適宜之冬季運動，日人甚嗜之，其郊外冰場到處皆是，予幼時頗喜爲之，今隔時過久，不免生疏，恐一上冰刀即有滑跌之虞，故未敢輕試也。九時返旅舍，團體原訂十三日夜車赴東京，嗣以欲遊箱根，提前於今夜起程，致臨時臥舖不敷，所幸日本交通至便，開往東京之車每半小時即有一班，乃分乘十點一刻十點四十五分十一點一刻三批就道，翟君隨第一批先行，俾可預迓後來者於車站。翌晨車亦於每半小時逐次達東京，前後相差僅一小時耳，交通便利，造福旅人有如是者。若在吾國則最少須遲至半日以上矣。予隨第二批行，計九人，上車後即就寢。



箱根大涌谷之小火山

四月十三日　東京　宿

九之內旅館

天陰微雨，晨同人皆起床甚早，七時許車過戶塚，鐵道旁有路長數里，櫻樹夾道，絡繹不絕，適値盛開，燦爛如錦，蓋東京較西京氣候溫暖也。同人原爲賞櫻而來，前在西京，頗感失望，至是無不眉飛色舞，凭窗欣賞不已。八時半，抵東京車站，翟君已同觀光局人員在站迎迓，乃乘汽車至九

之內旅館。本距站不遠，可以步行，以天雨不得不以車代步耳。九之內旅館樓高九層設備大致完善在東京尙屬第三等旅館。團體原定寓山王旅館，亦因改期故致不能容納，遂移於此，後喜其地處中心，交通尤便，故皆居之安而不思遷矣。九時正，同人先後到齊，共進



神戶雄瀧

早餐，有親友之在東京者，亦皆來訪，上午翟君從事支配房間甚忙碌，致不能出遊。予以昨日在西京遇雨，帽溼不堪再用，乃趁暇僱車

赴三越百貨店。三越爲日本最大之百貨公司，支店遍全國，東京一地，卽有支店二處。總店設在日本橋，係最近落成，樓高十二層，佔地十畝，地下層爲地下電車站，簡易食堂，地層爲旅行社銀行郵局及售日用品部份。電梯二十架之外，有大扶梯寬可及丈，上舖絲絨地毯，牆面地板，皆屬大理石所砌，富麗堂皇，雖最考究之大旅館，亦難過之。店內著制服之領導人甚多，顧客欲購何物而不知其部份所在者，彼等必引路而往，極爲謙恭。中央爲大廣間，舉首仰視可直達頂層，予乘電梯直達七層，復步行而下。七層之上爲屋頂花園及劇場，未往遊。六七層售傢俱及日文西文書籍，五四三二各層則皆屬衣飾用品，最足使人欽佩者，則偌大商店，所售者皆爲本國製品，舶來品可云絕無，除香烟有三五炮台數種，而售價極昂外，予擬購珂路搿牙膏，竟不可得，卽他牌者亦無，只好買獅牌牙膏一筒，於此一點，可窺全豹。日本國强，此其主因，實非徼幸也。嗣搭地下電車往白木屋尙島屋二家，規模略遜於三越，而建築亦甚宏偉，聞自大地震後，東京市發有巨額復興公債，專供補助各大建設之需，故不數年間有如斯之結果，

較未地震前殆勝過百倍也。時已近午，隨返旅館，至則房間皆已排好，予宿五樓二十七號，與鵬程兄隔壁。翟君云下午尙須接洽赴日光箱根等事，無暇伴遊，並介紹與國際觀光局所派導人滿重君相晤。後此三日，皆此君相導，行前竟成契友，臨別轉覺依依予抵神戶，曾復書謝之。午後雨愈急，同人有不欲外出者，皆在旅館休息，餘者分乘汽車四輛出發。予坐第一輛與導者同車，至宮城附近，而其他三輛竟至走散，候至半小時之久。猶未至，復循原途而歸。逼近旅館，而蹤跡仍渺然，所幸各車皆有團員寓東京親友相伴，故不足慮，乃決不再久候，復返宮城。

宮城爲今天皇所居，外環高牆，四角有亭類北平之皇城，有護城壕三道，遊人須於壕外下車，可至二重橋畔致禮，吾人亦如之。此處爲禁地，不可久留。斯時大雨如注，街道悉成河流，步履殊爲所苦，仍乘車經海軍省文部省日比谷公園。至此擬下車，惟雨勢仍急，遂罷。更前進入帝國大學院內，駛車一匝。帝大爲日本最高學府，課程緊嚴，不易考取，校牆爲紅色，故帝大畢業生多自稱出身紅牆焉。予有同學胡君在此攻理科，惜予來日匆匆，未暇函告，而又屆春假，竟無從晤君矣。歸途經淺草公園時雨已小，乃下車遊。

淺草公園號爲公園，實如上海之城隍廟，中有如來廟，原燬於地震，今重建起，無足遊覽。廟前小店甚多，前行數武，則皆爲日本劇館電影館，不下百餘家也。予久聞東京銀座街之名，至是請導者順途導游。

銀座街長里許，如上海之南京路，大百貨店咖啡館菜館在焉。而就中尤以咖啡館營業最佳，蓋東京各娛樂場夜十點半後即皆閉幕，而咖啡館獨可稍晏，中執役者多妙齡少女，故商人學子沉湎其中者，頗不乏人。

比返旅館，同人多陸續回。晚飯後，同人分爲二，有赴新橋濱舞場觀東洋舞者。予於翌晚亦曾往觀，同於西京之都舞，而情節略異，茲從簡不記。是晚則同團友十二人赴東京寶塚劇館觀少女歌舞。

寶塚原爲大坂神戶間之溫泉區，其地以少女歌舞聞，今則設分場於東京，故曰東京寶塚，名角多萃於此，原有之寶塚，反而減色矣。場係新築，內外純採立體建築，舞台則兼採日本式，備以演本國劇之用也。地下爲大食堂，一二三樓爲觀覽席，可容觀客五六千人。四樓大廣間有吃茶部及零售部，備作休息時間觀客游憩之所。劇共三本，每晚六時起演，十時半終場。中間休息三次，每次約二十分，觀客可就食堂進晚餐，法至善也。第一本爲戀愛喜劇，中串插歌唱舞蹈。第二本爲日本喜劇，爲時極短，意在調和觀客耳目耳。第三本最長，爲歌舞集錦，中有蝴蝶夫人一幕，茶花女一幕，最後一幕，則所有演員同歌同唱，佈景配光皆有可觀，惟動作尙不及美國歌舞班之

整飭耳。劇能歸來，已屆十一鐘，因明日尚須早起遊鬼怒川日光，故卽就寢。

四月十四日　鬼怒川　日光　夜宿東京丸之內旅館

天晴，晨七時早餐，八時二十分至上野車站乘電車赴今市，今市距日光甚近之小站也。汽車四十分鐘可到鬼怒川，故在此換乘日光旅館預備之汽車，直放鬼怒川，時上午十時四十分。車爲派克七座大車，旣穩且快。沿途皆爲杉樹，枝葉茂密，可蔽天日，二百七十餘年前松平正綱氏獻於東照宮者，大正十一年指定爲天然紀念物焉。十一時十五分抵鬼怒川，鬼怒川旅館卽建於川旁懸崖，因地勢高低而成，故多曲折迴旋之趣。客室下臨大川，水勢浩蕩，其色碧綠。半空則白雲靉靆，對岸則怪巖崱屴，置身其間，大可忘世，眞療養之勝地也。聞其地係新開闢三二年，而旅館設備甚全，復有溫泉游泳池二，一在戶外，一在室內，予曾泳於其中，水纔及腹而浮舉甚易，蓋溫泉水質較重也。午飯在旅館進東洋饍，多海味。予近日飯量驟減，頗不思食，想係沿途勞頓所致，故略進飯少許卽輟。下午一時二十分離鬼怒川，仍乘原車赴日光，沿途所植杉木較前尤多，風景亦到處秀麗，日人有「未到日光勿妄用好字」之諺，信不虛矣！一時四十分抵日光市，未下車卽往東照宮。

過日光橋，與此並行者復有朱塗木橋，橫跨大谷川，兩岸古松蒼翠，下則溪流漾漾者，名曰神橋。平時下鍵，惟於每屆東照宮例祭時，奉敕使者由此經過耳。

東照宮係三百年前德川家康氏所營，而完成於其孫，據云當時費金五十六萬，白銀百貫目，米千石，折合現在日幣二千七百餘萬元。宮前甬道，古杉參天，道盡處爲石坊，坊旁有塔，亦號五重。前進爲表門，門內爲神廄，飼神馬一匹，其源不可考。左右鐘樓鼓樓藏經閣藥師堂，陽明門位於中門基於十二石柱上，一椽一楹，皆有極細雕鏤。兩旁壁鐫龍鳳，栩栩如生。更入內爲拜殿，每人須出資一元。殿雖不大，而建築彩畫，皆極精細。循途至將軍起坐間幣殿，略如拜殿。出而東折至奧社，社位於山阪，歷石堦二百餘段始達。其間杉木最多，一至其地，寒風習習，頗覺陰涼，蓋樹葉茂密，終年難見太陽故也。出而便道至二荒山神社，較東照宮遠遜，東瀛古跡、較之我國，弗如遠甚，惟此東照宮建築之精，殆駕北平故宮而上之。以言面積，則又渺乎小矣。二荒山遊畢，時已三時半，予詢諸導者，由此乘車往遊奧日光，當日能下山否？導者云恐不能，曷不至馬返一乘高架吊車，中禪寺湖華巖白雲二瀧，雖未能身臨其境，亦可聊窺崖略，衆然其說。遂驅車至馬返，予素聞奧日光勝外日光遠甚，中禪寺湖尤屬名勝，今近在咫尺，不能親往，於心終難釋然，乃轉詢諸車夫，據答六時之前准能下山，儘可往遊無妨。同車適爲子嵩前輩伉儷及女公子，亦皆

欣然願往，議既決，至馬返乃不下車，蓋寧可誤車至明早返東京，不可不至中禪湖邊一覽也。其他團友則皆於此乘吊車渡懸崖斷壁至對山平台，可遙瞻男體山遠望中禪寺，往返須二十分鐘云。予車駛至登山口，因山路陡峻狹隘，益以積雪未消，須待下行車下盡，始能登山。同候於此者，有車二十餘輛，聞爲是日登山者之最末一批，待至三點五十分，司關者銀笛一鳴，諸車魚貫而上。初爲坦途，俄而峯迴路轉，有鐵橋懸跨巨澗，過橋右折，漸登山路，愈旋愈高，灣勢甚急，兩旁集雪二三尺，僅車輒一道掃除倘淨，苟駛車術不精，稍一失神，卽危險萬分矣。反顧來路，紆廻曲折，乃類羊腸，都三十餘轉，費時半句，始達山頂。俯瞰衆山，宛如丘阜，北面男體山高二千四百餘米，與此日光獨可對峙，山頭積雪，如戴白笠，影倒映於中禪寺湖，景至偉麗，不讓富士專美，詩意畫景，殊非拙筆所能形容於萬一也。在此下車乘電梯墮下二百米，至華嚴瀧底，穿隧道出，可仰視華嚴瀧。瀧爲日光第一大瀑，源出中禪寺湖，當水勢大時，其聲轟轟可聞里許。巖石爲瀑所冲亂飛如燕，誠屬奇觀，惜予來時天寒湖結，僅有孫瀧十餘條緩流而下，聊以點綴而已。其左爲白雲瀧，較小於華嚴，而水勢亦頗不弱，且屬終年常流，爲其特點。其下爲水電廠，藉瀑爲原動力發電，供給日光附近之電燈電車。吾人於此留戀不忍去，甚喜不慮此行。終以車夫催促，復乘電梯而上。行至中途，梯忽中止，予默思久懸於此，將何以升，幸未及一分間，卽恢復原狀，然亦小受虛驚矣。出而登車，復前推，漸趨下坡，五分鐘後，經一大滑雪場，而達中禪寺湖邊。循湖邊行數丈，爲中禪寺，湖以寺名，其源於此，高出海平一千三百餘米，東西長六公里半，南北寬二里，最深處一百七十米，日本有數之堰塞湖也。景極清幽超俗，寺旁復有立木觀音寺，及湖濱旅館，限於時間，未能久留，卽沿原路下山，直達金谷旅館，蓋同人約定於此晚飯後，搭六時十五分電車返東京也。抵旅館已五時三刻，同人皆餐畢，未敢勞人久候，匆匆進食，菜味甚美，抑游後腹飢所致歟? 六時稍過，赴車站登車，比抵東京，已夜九時二十五分矣。

四月十五日　鎌倉　橫濱　夜宿東丸之內旅館

晨起稍晏，同人定八時二十四分乘火車赴鎌倉，恐誤時間，只好枵腹登車，經橫濱戶塚，於九時十八分抵焉。鎌倉以大佛著名於世，實較奈良大佛爲小，其他景色亦平淡無奇，惟以距橫濱甚近，故海外船舶乘客水手寄港於斯者，莫不便道一參大佛，互相傳說，其名益彰。吾人出站，卽乘汽車謁大佛。

大佛位於露天，前有石坊，左近多植松杉櫻樹，並有人工所爲小池假山，以資點綴。予倩附近照相師爲予拍照於佛下，藉留紀念。當晚卽郵至東京旅次。

八幡宮亦道教神社，鎌倉名勝也，宮前甬路，櫻花長可里許，直達

車站，時値竊開，遊人甚多，且皆自帶酒食野餐樹下，醉後狂歌呟呶，怪態百出，或且著異服塗脂粉徜徉於道，狀堪發噱，亦唯櫻花季節特有之現象耳。

國寶館在八幡宮旁，陳列物多佛像甲冑之類，略一遊覽，卽出往長谷寺。

長谷寺位於半山，原築燬於火，刻正在募捐重建中，尙未完工，多爲支柱蘆蓆所蔽，難以窺其崖略也。內供十一面觀音像，予未注意，惟據同遊者云像僅四面，想亦係後塑者歟？同人原定午餐於橫濱 Hotel New Grand。時將近午，只好循海浴場緩駛，擬折而返車站，而一部團友堅欲往江之島一遊。島距岸里許，有木橋可通，上建有廟及小市一處，頗類靑島前海之小靑島，而建設方面，清潔方面，則遠不如靑島甚多，予頗不欲往遊，適予崧前輩伉儷亦感疲勞，擬乘汽車逕國道直赴橫濱，遂伴行焉。餘人往遊江之島，至二時許始達橫濱。鎌倉至橫濱國道，純用鋼骨水泥所築，平坦如砥，沿途亦多巨杉，且於靑綠叢中突現紅錦一片者，則櫻花也，兩色相配，美麗無匹。風景實在鎌倉之上，十二時半抵橫濱 Hotel New Grand 旅館，建築甚偉，裝潢亦佳。予向司事者具道來意，遂先進午饍，饍後候至良久，同人始來用餐。二時四十分，乘汽車遊橫濱市，讀賣新聞攝影記者追至碼頭，爲團體拍照，當晚卽於夕刊載出。橫濱爲距太平洋東岸最近之港，六十年前爲小漁村，雖經地震之後，而今則夏屋渠渠，到處皆是，成爲一最新之都市矣。與東京幾聯爲一市，中以大橋爲界焉。遊覽名勝，則除橫濱公園三溪園等少數公園之外，餘無足觀。團體除遊覽上述公園之外，並至埠頭街市環遊一匝，經一街多中國菜館及店舖，恍如身在國內，各店門面亦皆清潔整齊，特甚，不似傳言中國人住處皆汚穢不堪也。旋至車站，乘四時三十分車返東京。晚一人觀新橋演舞場歌舞，略同西京之都舞，十時就寢，神清夢穩，睡眠甚酣也。

四月十六日　東京　夜宿丸之內旅館

天晴，晨九時出發，遊芝公園。

芝公園面積甚大，內有增上寺及德川將軍廟，建於日光東照宮之前而略同，蓋後者係師其規模而加以擴大者也。由此赴明治神宮，時經靑山墓道，係公墓，沿途櫻花，倍極絢爛。

明治神宮爲明治天皇御廟，分內外二苑，佔地極廣，建築純屬木材，莊嚴異常。乃赴外苑，繪畫館在外苑，西式建築，完成於大正四年，以保護仔細，觸目如新。內陳圖畫八十幅，繪明治天皇一生事蹟，多出名手所爲。內有四幅，猶付闕如，聞尙未畫成。

赴靖國神社時，經赤坂離宮，現天皇時常臨幸，車駛至此，須肅靜緩行，可以遙望，不能停車。宮爲西式，外環高牆，過此不遠，卽爲靖國

神社。社爲紀念爲國捐軀將士而築，僅正廳一楹耳。與此爲鄰者，乃遊就館國防館。

遊就館命名出荀子「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內陳列東瀛自古迄今各式武器，及日俄戰爭所獲戰利品。國防館陳列最新式陸軍戰爭用品及毒瓦斯試驗模形，遊覽之後，益智非鮮。歸途至清澄庭園。

清澄庭園原爲巖崎男爵別墅，大正十三年歸入市公園，雖不甚大，而幽雅特甚。森生兄爲翟君及予拍照於池畔，乃出園返旅館午餐。

下午自由遊覽，同人多外出購物訪友，予則就浴理髮，並略事休憩焉。先是軼陶先生於抵東京後，即往謁許大使，蓋彼此爲故交也。大使聞團體來，堅邀聚餐，同人以大使國事鞅掌，不敢多擾，請賜茶點之會，大使不許，遂定是晚在大使館晚餐。七時赴館，大使親爲招待，此則同人於醉酒飽德之餘，而五中滋感不安者也。飯後暢聆訓誨，約半小時，即告辭返寓。

四月十七日　箱根　熱海　夜宿車上

晨八時十分，乘火車赴小田原，在此換乘公共汽車遊箱根各名勝，女車役沿途解說甚詳。出小田原市即入山境，概屬國立箱根公園區域，山路紆廻，頗多奇趣。沿途過湯之本宮之下，皆當地著名溫泉，直登長尾峠，高一萬二千尺之富士山即在對面。聞於此觀富士最爲適中，故築芙蓉亭於峠巔，備遊客駐足焉。是日雖天朗氣清，以置身峠上，山風料峭，高處不勝寒也。循原道下山，右折過大涌谷係溫泉熱度高而水少，位於山峯，熱氣迷漫，如火山然。一留覽即至湖尻。湖尻者箱根湖之尾也。經常所見富士倒影於湖之照片，即於此處攝之。湖水清澈，深處三百餘尺，堪與中禪寺湖相伯仲。十二時半，於此乘小汽船至本箱根，沿途靑山環繞，美不勝收。約二十分鐘抵箱根町，箱根旅館位於湖畔，極便遠眺，在此午餐，尚稱適口。飯後團體定返宮之下富士屋旅館浴溫泉浴，晚飯後赴小田原搭車往大坂，予以時間尚多，另僱小包車赴熱海探勝，言定歸途循海濱送至宮之下，車資十六元，價亦不昂。熱海位箱根之南，伊豆半島之端，亦著名之休養地。途中車夫爲予講解，此爲某山，此爲何地，頗不寂寞。過十國峠時，彼勸予登山一覽，山路甚陡，旁有竹欄可以扶手，費十分鐘始達其巔。上有休息所，及航空標誌，回瞰箱根，南窺熱海，街市屋宇，如在脚下。予略憩即下山，車夫詫其速，予答以故鄉多高山，不讓於此，爬山本屬慣技也。復驅車進，樹木漸多，不似來路之枯燥，比抵熱海風景尤佳。市建於半山，下臨海口，極類香港。車夫導予至山上萬平旅館，於此與子崧前輩森生兄等相遇，蓋不約而同也。四時許，予邀森生兄等搭予車先往宮之下，尚擬一試彼處之溫泉，循

海岸而行，下爲深海，壁立千仞，夾道古松垂枝，翠陰濃郁，偶過小村，亦皆整齊有序，牧童釣叟，點綴其間，風景如畫，較之青島外嶗多有相似之處，眞勝地也。五時抵宮之下富士屋旅館，館主人山口君以開發箱根有力，政府特獎以勳六位及大綬勳章云。館建築如星形，中央一所最大，四角各有一樓，內有甬道相通，極奇特華麗，浴池設備亦完善，洗浴之後，精神爲之一爽。晚飯後仍乘公共汽車下山至小田原車站，十點四分發車赴大坂，臥車係專爲團體所備，甚寬適，須臾入睡。

四月十八日　大坂　寶塚　神戶　夜宿神戶大和旅館

晨七時復抵大坂，天氣陰雨，前過此未及細遊，故在新大坂旅館早點後，卽乘汽車經中島公園至造幣廠，此爲日本惟一之廠，專製五角以下輔幣，不及我國中央造幣廠之大。由此出至大坂故城，爲方石所砌，甚饒佳趣。中有閣曰天守，原有者燬於兵燹，昭和登基時復建起，於昭和六年完成。閣高五層，有電梯上下，登其上，全市在望，每層利用其地，闢作博物館，一舉兩便也。出故城後，聞在大坂神戶間甲子園名勝區有光輝日本大博覽會，主辦者爲東京日日新聞及大坂每日新聞，每日參觀者甚衆，團體亦遵坂神國道驅車前往，約半小時卽達，大坂神戶間，交通至便，國道而外，有電車火車輪船可乘，蓋以屋宇相接，不久將連成一市矣。會場共三所，第一場包括國產，皇軍，科學機械，汎太平洋，滿洲，朝鮮，運動，文化，餘興，演藝等館，內以皇軍館陳設陸海空軍作戰模形，及飛機潛艇斷面圖形，最爲逼眞有趣。吾人遊至汎太平洋館，時已過午，翟君亟集衆仍返大坂午餐，予以已至半途，去而復返，徒勞跋涉，乃託森生兄將予行李攜至神戶，予一人則另僱車經寶塚先赴神戶。寶塚以少女歌劇著名，今則名角多在東京本地，反形冷落，劇館之外，復有溫泉，遊園地，跳舞場。多處風景尙好，惟不及傳聞者遠甚，頗失望，且予來在白日，皆不及觀光。午飯在寶塚大旅館。飯後仍遵坂神國道赴神戶。二時半到神戶大和旅館，候至三時許，翟君始來，云大和一處空房不多，難於容納，勢須分住一部於神戶旅館，予應在大和云。時大雨，同人只好乘車遊街市及公園，神戶本船港，風景名勝無甚有趣也。夜一人赴本町夜市購襯衣數襲，返旅舍已十時矣。

四月十九日　神戶　夜宿淺間丸上

天晴，寓大和旅館者共十人，咸以昨日所遊大博覽會未能盡興，且淺間丸改於下午三時出帆，屬予僱車重遊博覽會，分乘二車而往，賡續昨日未竟之遊。約一小時出遊第二會場，原爲動物園，今仍之，內多兒童玩具及各種動物，旁有水族館，規模頗不小，吾人幷遊之，出已將近午。衆決廢除午餐，挪暇往第三場。三場在六甲山上，原爲高山植物園。由第二場至六甲汽車需半小時，已距神戶甚近，抵

山脚換乘吊車至山頂需時十二分,為日本最長之爬山電車。山頂闢有汽車道,有公共汽車往來其間。當日築路當甚艱難也,吾人於此,乘車往東六甲,路經第三場未下車,往返半小時,仍乘吊車下,比返神戶旅次已二時五分,行李業已送至輪上,遂亦登輪。同人畢至,三時正船離岸,直航上海。淺間丸為航行美洲巨輪,噸數既大,設備亦新,舒適不異家居也。

四月二十日　淺間丸上

天晴,同人相聚瞬屆半月,感情皆極融洽,以明日分手在即,轉覺依依,彼此寫住址約後會焉。船上娛樂設備甚全,游泳池健身房之外,有乒乓球,及擲環,甲板高而富等等,頗可解悶。予曾在游泳池試浴,以水過涼,難久置身。晚間並演電影佐興,務使旅人忘其身在舟次也。

四月二十一日　抵上海

天晴,午飯後抵吳淞,緩駛入口,兩岸皆碧,憶行前草猶黃色也。三時到匯山碼頭,互相握手而別。舟次翟君慫恿予作遊記,云將載之於六月份旅行雜誌,諾歸而抽暇寫之,亦聊以誌當日之遊蹤,錄過眼之雲煙而已,不足供大雅一覽也!

青年國家

據意大利內政次長談:意大利實為歐洲最年輕之國家,蓋意國每三人中即有幼童一人,一百人中平均二九,七人在十四齡以下,故意國國家之強盛,未來實未可限量云。又據調查意國全國人民,至二月底止,共為四三,五五八,四〇〇人。

安全駕駛錦標

夏斯武德為美國之公共汽車駕駛員,二十年來,勤慎從公,未嘗發生纖介之禍端,所駛行之途程,共為一,七七二,六五一英里。按夏斯武德自一九一六年起,每日行程平均為二百四十哩,非但未撞傷行人,即汽車本身,亦未稍有碰損,實為該公司及市內唯一之駕車聖手。茲已獲得某雜誌公司所發起之安全駕駛競賽錦標。

手提醫院

飛機肇禍,乘客往往致重傷,顧機中地位仄小,不容置巨大之救護用具,飛行場多在郊野,距離醫院又遠,因之飛機遇險降落,受傷者待救者馳至,再送醫院療治,每因不及救治而死。最近美國海岸防空站職員西敦氏,苦心研究,發明一手提救護箱,其體積不過尺許,其中共包含醫用器械藥品等百餘件,儘可置諸機上,或備存於飛行場,凡折臂斷足或焚燒致傷者,皆可立時為緊急之治療,不啻一臨時醫院也。茲已由西敦氏向首都華盛頓呈請專利,定名為「手提醫院」西敦曾攜此箱乘機,遠出二三百里里外,為一受傷之水手治傷,成績甚佳。

防匪新術

美國三藩市天才音樂神童麥紐亨,為馳譽全球之提琴聖手,因獻藝所入,積資成巨富,近為休養起見,決隱居加利福尼亞州一年,不復遠游,據其語人,在此一年之內,渠以防範綦嚴,或可不致為綁匪所算。蓋加州綁風素熾,影壇諸星,無不戒備也。麥紐亨之新居,在距三藩市九十英里之地帶,購地千畝,甲第如雲,為防匪計,特裝置電目,地下警鈴等設備,外來賓客,在大門外,須遭搜查後始可放行,又利用傳音機,凡宅外之人聲言語,可以在室內清晰聆之,可謂萬無一失已。

多子之黑人

美國北加羅那州黑人愛來格剛脫,共生子女三十三人,肯脫之所知者,惟此總數耳,至於三十三人之個別命名及現時若輩之行蹤,肯脫已大都不復可憶,據其語人「子女幼時由父母撫育,長則四散,不復顧及父母矣。」言下喟然。肯脫今年八十六齡。

山中攝影談

勞生

山中攝影用何種鏡箱最相宜呢?不用猶豫，當然以小巧玲瓏的小鏡箱 Miniature Camera 爲上乘對於山中攝影最稱適合，攜帶輕便就是第一個大好處小鏡箱大約可分三種：一種是拍二吋見方照片的小型反光鏡箱一種是用一二〇號或一二七號軟片拍十六張照片的摺式或方匣形鏡箱，一種是用三十五公厘穿孔電影軟片的實體式鏡箱。當推末一種最輕巧精良，而價值也最貴，每裝市售一卷軟片可連攝三十六張之多。一次山中攝影以旅行黃山爲例，攝四五十張回來不算嫌多，這樣放射機關鎗似的連攝一番，不可算錯，因爲遠出旅行不是輕易的事，假如錯過了好景緻而不攝，豈不要懊悔不迭，因爲要用多量的底片，當然以用軟片卷爲經濟，而便利用硬片或散葉軟片的鏡頭大都是大型攝帶十分不便，另加暗匣及底片，繁重孰甚！袋中的軟片卷，寧可多帶幾卷，若是底片用盡，而眼前風景猶源源不盡，到那時鏡箱成了贅物，一無用處，懊悔也來不及了。攜帶小鏡箱時可納諸衣袋中，又可護以皮袋懸諸頸間或肩間，兩手空空，多麼輕鬆，遇到斜坡，絕壁，狹道等難走的地方，都可以設法通過了。遊山攀登愈高，所見景物也愈雄奇。設於此時向遠處作長距離攝影，所得結果能否成功呢？大都是失敗的，因爲普通的攝影玩好者忘記了攝影學上的一件事物，那就是空中的霧氣 Haze 。

空中的霧氣在近距離內時，不被我們所注意，於攝影無大影響，但是當攝取範圍廣大的遠景時，霧氣如牆一般遮住在空中，鏡頭的力量很難通過，除非另加一枚黃色濾光鏡 Yellow Filter ，在晴朗的天氣固能藉此而得佳果，假使空中有了大量的霧氣，則非改用一枚特效的濾光鏡不可。用正式軟片 Orthochromatic Film 時最好用一枚不淡不深的中色黃色濾光鏡，或是用紫外線濾光鏡 Uv(Ultra-Violet) Filter 。紫外線濾光鏡的特效是能阻去霧氣中所含過多的紫外光綫；黃色濾光鏡也能這樣做，而效力則減弱，前者是專供在高空時用的，所以在高山攝影時，可算是一枚理想的濾光鏡了。假如欲使通過霧氣的力量增大，則宜用全色底片 Panchromatic Film ，與特種深濃的濾光鏡，如橙紅色（如雷登 Wratten F 濾光鏡）如深黃色（如雷登G濾光鏡。）關於這類濾光鏡，有許多種類名稱，普通用場，不必全備，在山中攝影工作上，一枚中黃色的，一枚橙紅色的，與一枚紫外綫濾光鏡是應該購備的。

有時欲攝更遠的景物時，上節所云的幾種濾光鏡與底片便不能產生好的結果了，又要改用紅色感性軟片 Red-Sensitive Film ，與深紅色濾光鏡，這種軟片，杜邦脫，矮克發等家已有出品，濾光鏡則如雷登七十號或八十八號：不論很遠的距離與很重的霧氣，都能被這樣一個組合所戰勝了。在山中估計距離是容易受騙的，往往面前一座山嶺，用眼光看來祇有二三里，實在那山嶺相距有十餘里之遙呢。在高處時常會遇到雲氣與迷霧，我們不必求鏡頭能通過或避開牠們，如在平地上攝霧一樣，把牠們隨意攝入，聽便山頭樹尖等隱隱約約地露現着，宛如國畫一樣，別有價值與風味。如要把遠處的景物拍得清晰，祇有擇一個天氣十分清爽的晴日。

把一枚太陽遮光器 Sunshade 裝在鏡頭面前，這是省不掉的事，阻止自各方面來的不需要的雜光綫，竄入鏡頭而影響及底片。當太陽在鏡頭的左面右面或上面時，尤其不可缺少這件有價值的附屬品，但是有許多人不注意這件事，他們以爲裝着討厭，沒有多大好處，殊不知牠能幫助攝成完美的作品，富有經驗的攝影家，他們深知遮光器的妙用與好處，不論光綫自任何一方來，

遮光器是常與鏡頭連接在一起的，又常與濾光鏡連用，登山攝影更須求助於這種東西。遮光器的製造很是簡易，僅是一個短的管形物，裝在鏡頭面前，市上有現成的出售，大都是金屬製成，有口邊向外張開的，與直伸管形的兩種。一張加着遮光器攝成的底片，與一張未加的仔細相比，便知前一張的成績，在各方面都比後一張的爲佳。

遠攝鏡頭 Telephoto Lens 對於山中攝影上，有特殊的效用，能將遠距離的景物，較尋常鏡頭所攝的加大若干倍。遠攝鏡頭加諸於鏡箱，正如望遠鏡加諸於雙目，不必再說明，就可知道遠攝鏡頭的價值，尤其是在山中攝影。譬如立在這一山峯上欲攝對過的另一山峯，相隔很遠，趨近又不能，用尋常鏡頭，則山峯渺小，不譽動人，如換遠攝鏡頭，可將目的物移近而擴大若干倍。又如空中的成羣的飛雁，相距很遠，也可用遠攝鏡頭攝得，連羽毛也能清晰。這種鏡頭，又名長焦距鏡頭 Long-Focus Lens，因焦距的長短，而定角度的大小，焦距愈長則角度愈小，即所攝的影象愈大。尋常小鏡箱鏡頭所攝角度，約在五十度左右，遠攝鏡頭所攝的角度，有自三十度左右而至十餘度不等。普通登山旅行作遠攝用的另配鏡頭，其焦距約自九公分至十八公分，德國蔡司廠有特造的長焦距鏡頭，其焦距有長至三十與四十公分的幾種，專供攀山探險等用的。小鏡箱中如徠卡，康泰時，愛克賽克泰反光鏡箱等，都可隨時調換上述的長焦距鏡頭。價值之昂，令人咋舌，差不多每一鏡頭，就是一只高等鏡箱的價值。

山中攝影題材中佔重要地位的，便是雲，天空的雲是最動人的，不論尋常風景或山中攝影，雲景能增加照片的美觀，假使外出作旅行攝影，逢到天無朵雲的日子，可說是不幸的遭遇。欲使雲景拍得成功，切不可節省底片，雲的幻變莫測，可擇可觀的雲景攝入鏡頭，待冲洗後再加選定，雲與氣候的連帶關係也要知道，還要知道採用何種宜於雲景的底片，作者平時用慣的是矮克發的全色特種細粒 Finopan 軟片，與二號黃色濾光鏡連用，結果雲景與天空分得很清楚，反差也適當，但是露光須正確，不可有大差的過度或不足，因其露光的伸縮度並不十分廣。不懂選擇軟片，不知利用濾光鏡，與不明瞭關於雲的知識，則常得失敗的結果。

最先應該知道天空的光度，較地面上的光度要强十倍，所以雲的露光時間祇及地面上風景的露光時間十分之一，山中攝影中的不同景物，其光度的反差很大，如白雲與積雪是很亮的，而山巒與樹木較則暗多了。當天上雲的露光時間足夠了，而地面上的景物因爲露光不足，變成一片灰黑；當樹木的露光時間恰夠，而地上的雪已成一片煞白，一無層次可言，天上的雲也因露光過度而印不出來了。我們要把這樣反差很大的景物同攝在一張上，必須要使牠們調和才好，這便是我們要附加一枚濾光鏡的理由了。因爲山雲的變化無窮，攝者須具耐心靜候着雲景最佳的一刻攝入鏡頭，留心着不要失去良機，以免後悔，攝影者失去美景，是最可悔恨的事，遊山攝影忘帶濾光鏡，那更是無法彌補的憾事。

雲有卷雲，積雲，層雲，雨雲等類別，不論是何種雲，與山景調和在一起，便能增進山景的嫵媚與奇偉，黽激動登山者的遊目。山中的雨雲是值得在這裏重提的，山雨欲來之前的雲從山峯上飛過，雨脚一到，山谷中頓成陰暗，降落的雲，圍住在身邊，十尺外的景物全被掩藏。我們可以在這山雨欲來未來的時候，攝取幾張雨意的雲景，此刻要注意鏡頭的安全，因爲雨雲如平地上的霧一樣潮溼，其水氣會使鏡頭的玻片受損，露光前須加鏡頭帽保護着，一俟取景對光等程序做好，把鏡頭帽移去而露光，過後再蓋上。山中氣候的變化，很難預測，山雲的有無與來去，也沒一定，以雲作山中攝影的主題或背景時，雲景的多少與好壞，全憑攝影者的運氣，但是我們可以大致

曉得，在山中雨後，雲是很多又很美的。

前面已說過，山中攝影與選擇底片很有關係，底片的形式，當然以適合小鏡箱的狹長的軟片的標準，底片的性質，隨帶黃色濾光鏡一種時，用正色細粒軟片已足；如帶別幾種濾光鏡時，須用全色軟片；如帶紅色濾光鏡時，最好用紅外綫軟片 Infra-Red Film 以配合牠。尋常作遊山攝影，底片的感光率不必求過速，購用感光率一千三百度或二千七百度的軟片已綽乎有餘了。此外一具測光錶也是隨身的法寶，因爲山雲的堆動與變化很快，山中的光綫强弱不定，非攜測光錶以糾正我們眼光的視錯不可。至於光圈大小問題，因爲山上的光綫明亮而强烈，卽使另加濾光鏡，在光綫允許作攝影時，以用小號光圈爲佳，但遇黃昏日落，光綫減弱的時候，當以較大的光圈湊其能作十分之一秒以上的速攝。關於山中攝影，拉雜寫來已不少，攝影研究的文字本來是枯索的東西，讀者所知道的，或者比我更多，我就在這裏收住了。

中孚銀行

儲蓄部

活期儲蓄存款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支息儲蓄存款
志願儲蓄存款
禮券

（詳章承索卽奉）

滬行—仁記路二十七號
支行—靜安寺路墓爾鳴路西首
支行—西門和平路口

大西洋旅行的新陣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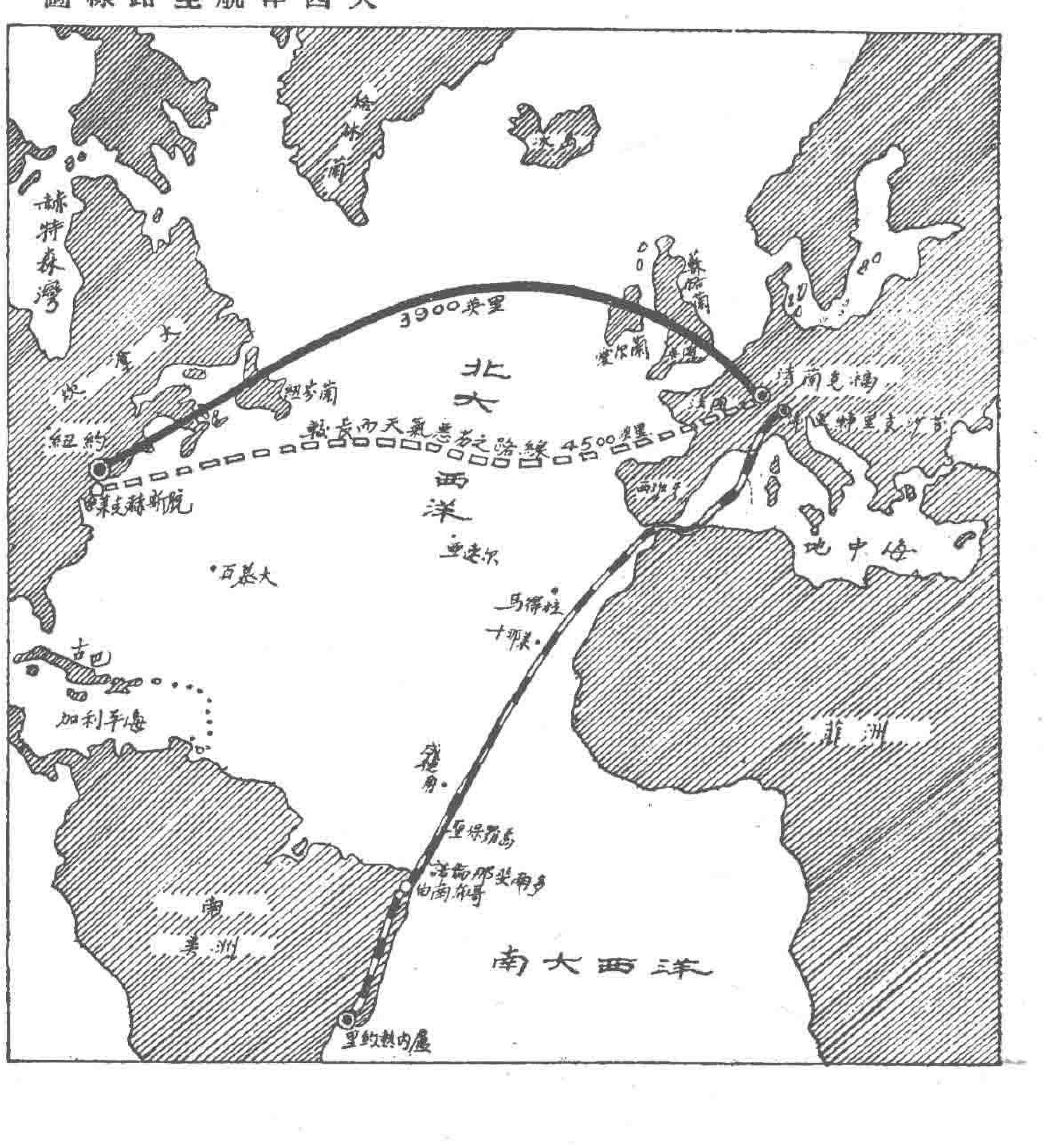
孫恩霖

巨舶「曼麗后」處女航行…「興登堡」飛船渡洋成功…
廿四小時橫渡大西洋…計劃中之五十噸大飛機

九三五年的上半年中，世界交通事業上有三件大事情。第一，美國所造載重二十五噸半的麥丁式飛機中國「剪風」號，飛渡太平洋成功。第二是德國最新式大飛艇「興登堡」號以六十二小時的世界紀錄，完成了試航大西洋的壯舉。最近一件事，便是五月二十七日，英國白星公司新郵船「曼麗后」號從蘇桑浦墩啓椗作大西洋處女航，到紐約的時間爲四天又二十小時。我們目覩歐美人征服了大洋，又征服了上空，一方面固然要歸功於近代的科學昌明，另一方面却也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毅力和自强不息的進取心呢。

離開現在一百十七年前，就是一八一九年，第一艘橫斷大西洋的汽舟「薩文納」號，從美洲塞芬那地方出發，經過二十七天的航程，方纔達到英國的利物浦。上年六月間，法蘭西郵船巨擘「諾孟第」號，從蘇桑浦墩駛往紐約，爲時不過四天又三小時零五分。比了百年前的首次航程，時間上縮短幾達六倍。至於新齊伯林LZ一二九號「興登堡」飛艇，她橫渡大西洋的時間祗有兩天零十四個鐘點，比較水程自然又快了許多。「曼麗后」的船身長一千零十八尺，新齊伯林長八百十二尺，「諾孟第」

大西洋航空路線圖



比了「曼麗后」却又要長上一些。

飛艇與汽舟的載客容量，前者當然不及後者遠甚。「興登堡」首次處女航，自德國佛里特里克沙芬飛往美國紐裘賽州萊克赫斯脫時，除了五十個船員之外，共載男女搭客四十九人。五月二十七日「曼麗后」開航時，船上旅客多至二千六百五十人，連船員在內，總數自然將近四千了。最大的飛機像「剪風」號等，她的載客數至多却不能超過五十人。正在計劃開航中的兩艘「剪風」號姊妹船，一艘能載客四十三人，連船員七人在內，一共是五十人，另一艘可載十八個旅客。載客多的一艘飛機，連續着的航程祗有一千二百英里，而搭乘十八個人的一艘，却要一口氣不斷地作三千英里航程，因爲在燃料方面要多預備一些，搭客不能過多也自在情理之中了。飛船的搭客數量，不能和輪船抗衡，這是爲了船身的容積所限。一時還沒有方法擴充。不過在設備和旅客的舒適方面，已經在儘量地改善，將來和汽舟爭雄的日子，據專家的意思，也已爲日不遠了。

橫渡大西洋的兩大利器——「興登堡」號大飛船和「曼麗后」號大汽舟，其速率噸位及載重等的比較如次：

	「興登堡」飛船	「曼麗后」郵船
速率	每小時八十英里	每小時四十英里
高度	一百四十五尺	船底至頂一百三十五尺
長度	八百十三尺	一千零十八尺
機力	四・八〇〇匹馬力（十六汽缸第塞爾引擎四架）	二〇〇，〇〇〇匹馬力（十二架汽渦輪）
重量	一百噸	七三，〇〇〇噸
載客	五十人	四千人
船員	四十人	一千一百人
票價	美金四百元	美金九十三元至二百六十八元
造價	美金三，五〇〇・〇〇〇元	美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英美合作渡洋航線◈

巨型機「剪風」號飛渡太平洋成功之後，因爲她的容量和機力，都已證明能作不停頓的長途飛行，美國人便又積極計劃完成大西洋的飛機航線。在事實上，大西洋航線的飛渡航程，最長的一段——從百慕大到亞速爾——沿着島嶼進行不過一千八百二十四英里。太平洋飛航線中介於阿拉美達和夏威夷間的一段，却有二千四百十英里之長。塞考斯基S四十二號的試驗完成，可說對於歐美間的空航是毫無問題的了。

大西洋航空線開拓的不易，不僅限於技術上的困難。具體的講，

就要牽涉到國際問題，尤其是軍備和國防上的關係。像百慕大羣島向在英國人管理之下，在空航沒有實現之前，英美間必須獲得諒解，方能順利進行；其次亞速爾島的登陸權，也有國際間的關係，而葡萄牙人却不能不在此中佔據一席地位。英美間的合作方法，現在雙方——泛美和英帝國兩航空公司——談判已屆純熟，決定兩線同時開航。不過此中有一個條件，在不列顛航線方面，至少要有一艘英國飛船加入，雙方始能正式開航。這當然也是英國人的一點面子關係，要把他們的「友甯甲克」和星條交錯的美國旗，同時在大西洋的上空飄揚着哩。

英國人努力於長距離飛航機的構造，其熱烈也不下於「珊姆叔叔；」而且不列顛人一方面要在水路上把「曼麗后」來壓倒法蘭西人的「諾孟第」號，在空運方面，自然也要有相當的努力，俾得在大西洋上顧盼自豪，不致人家目爲落伍。英人既具有這種爭一日之長短的心理，在製造飛船的技術上，自不免要埋頭苦幹了。其中最賣力的要推孝脫兄弟公司，他們曾在倫敦新嘉坡間，和目下到澳洲及開普城間航空線上，建立奇功，現正積極工作，要造一艘橫斷大西洋的飛機。這飛機也和美國的塞考斯基及麥丁式「剪風」號相仿，具有四架發動機。除了裝載貨物之外，可乘搭客二十四人。速率據說也很高，每小時約達一百五十英里。

百慕大羣島爲大西洋空航線的要港。在這個空港沒有完全築竣之前，大西洋飛航恐怕也不能立刻實現。百慕大總督葛別爵士最近對人宣稱，除了已經核准的築港費美金九五，〇〇〇元外，現在又經追加擴充費一四〇，〇〇〇元。他又說：「我很相信紐約百慕大間的航空，將成爲橫渡大西洋航空連繫中的一環。」愛爾蘭和坎拿大兩地間，不久之將來，也將有飛渡北大西洋的航空線，用紐芬蘭或拿伐斯各底亞作爲美國方面的根據地。關於北大西洋的航線，兩年前，林白大佐和他的妻子駕機測量泛美航線後，已經很仔細地把這條線的測量工作做完成。他所取的途徑爲紐芬蘭，格林蘭，冰島和非羅等地。究經將來取道南航線還是北航線，一時尚不能決定，也許將來隨了節季的更調而變動兩航線。其實有了像「剪風」號那樣偉大而舒適的大飛機，無論走那一條線都是不成問題的；而這樣的大飛機還是開始渡洋飛航的第一步，更偉大而速率更高的巨型機，目下也已在計劃之中。較著的像格林麥丁預備所造的，它的重量和載重共達五十噸。預計載了五噸重的客貨外，可以飛航五千英里。塞考斯基所計劃的，比了麥丁式的還要鉅大，載重五十五噸，搭客四十八人，而最足以驚人的，便是要在二十四小時中完成由美赴歐的大西洋航程。

◆五十五噸的大飛機◆

塞考斯基所計劃的飛渡大西洋大飛機，那白漆畫成的草圖已經陳列在美國康腦底千省布立治坡特地方大飛機庫的地板上了。這機的重量速率和各種設備，都是高人一等。全船除了船員之外，可載客四十八人。內部一切設備，不亞於一家氣派很大的旅館。每小時的速率可自一百七十英里到一百八十英里，長距離飛程爲四千五百英里。全船分爲上下兩層，重量爲五十五噸，機翼距爲一百八十四尺，其偉大可想而知。

這艘大飛機的船梁廣十五英尺，第二層的船首廣九英尺，其廣闊好像一隻大遊艇。可是她進行的時候，決不能像水面上的遊艇，她至少要上昇在二五•〇〇〇英尺的高空中翺翔着，最高的速率每小時要達二百英里。這船的唯一優長，不僅僅乎在她的偉大，最叫人感覺滿意的，就是裏面的設備，眞可當得起舒適完全兩語了。

客房中的床位十分舒適寬暢，餐廳位置在船的中部，可供二十個客人同時進膳。桌子靠邊安放着，中間騰出許多空隙，可以作爲跳舞之用。從這個中央的廣廳，有盤梯直達上層的陽台。那裏有一個酒排間，和隱藏在機翼裏面的飲酒休息室。在這個小室裏，可以從下面機翼的窗孔裏朝下面張望。上甲板的前端爲駕駛室，裏面有駕駛員和無線電員等的座位。右舷的尾部爲船主室，船主坐在寫字枱前，可以從廣大的窗孔中直望到駕駛室。他如果高興的話，又可從前端的斜窗中做着駕駛工作。這個駕駛的工具非常輕便靈巧，祇要把指尖在機紐上輕輕一撳，這艘重逾一〇〇•〇〇〇磅的大飛機，便照着船主的意思上下徐疾，莫不自如了。這種機紐是最新發明的，名叫「鉛筆管理」，原因爲短棒式機紐的形體，仿佛一支細長的鉛筆。經過電機水動力的機械作用，指尖好像撥動羽毛一般，舵，昇降機，和機翼等，就跟隨着它運動了。

原設計者塞考斯基氏是一個俄國人，他在一九一三年時，爲俄皇空軍第一個駕駛複式飛機的。嗣後離職赴美，曾經製造過不少的飛機，最近造成的S四二號又是他成功之作的一種。他不信現在計劃中的五十五噸大飛機，爲空航中登峯造極的產兒。他的意思，現代人可以目覩一百噸至一百五十噸的渡洋大飛機，至於下一代吾們的子孫們，那時候他們所看見的飛船，還要加上一倍或兩倍大哩。

關於開闢渡洋航線的重要性，塞考斯基氏曾經說：「現在的航空正在預備着完成它第二步重要的過程。飛渡太平洋航線的樹立，在不久的將來可使全球的渡洋航空跟蹤而起。在近數年中，我們就可以利用航空的舒適旅行，費去兩三天的功夫，到達世界上任何地方了。」這裏所說的第二步，現在差不多已在續漸的完成

之中。塞氏對於這步工作的所以能夠完成，他並不歸功於機械上特殊的發展或新發明。在他的意思，這是完全受了所有航空上的各有關係部份——建造，引擎，附件，及運用方法等的進步所致。其中尤以無線電及無線電管理駕駛的進步，國民航空術顧問會所供給的氣體力學材料，及引擎製作上的逐步改善——上面所說的載客四十八人，重五十五噸的大飛機，將裝用六架新式一千馬力雙排威示潑機——使得離地上昇時的力量增加，和獲得可管理的嚙合推進器：凡此種種，對於渡洋航空都有絕大的貢獻。

水面大飛船和陸上飛機，究經那一種適合於長距離飛航？據塞考斯基氏的意見，這兩種飛航的工具，本來都可以運用的，不過在各方面的便利上比較起來，其總和還是屬於水面飛船。飛船的指揮和航行，雖然有幾處地方比了陸上飛機為困難，可是上昇和下降的時候，就大為簡捷了。這是因為有兩種關係：一，水面航空港的地位，大多廣大寬暢，不若陸面機場的有限制。二，海上的飛船停歇場，其高度都是不超過水平面，而陸地機場往往築在高出水平線幾千尺的地上，在上昇或下降的當兒，就不得將機力增進到最大高度。在飛航的時候，飛船的速率也無須飛機那般高，因為現在水上要競爭速率的，不在飛船而在汽舟。後者的速度通常較前者要遲緩到五倍到七倍。從上面所講的看起來，似乎水面飛船是十全十美的了，然而在事實上，却也不盡然。飛船在建造時最難解決的，要算引擎的製作。因為海航空線的地理情形，常使飛船長距離飛航力要比陸面飛機高上幾倍。這樣子就要引起引擎上的重大問題，決不是靠了她的體量或機力所能解決的。如果要解決這個困難，那末一定先要使飛船的各部份都有長足的進展。以目下所計劃的這艘五十五噸大飛機而言，昇舉和拖曳的比率大約為二十。換句話說，就是一磅的牽引力量，纔能曳動二十磅重的載量。

這隻很大的飛機，據原計劃者估計，在她飛航四千五百英里時，每英里的燃料消耗量約為一加侖。船身的毛重為一一〇·〇〇〇磅，所載的有給負荷約自一一·〇〇〇磅至一二·〇〇〇磅。船身的廣大不僅屬於形式上面，她的立方容積量也隨着增加不少。以這樣偉大的船身，在大海洋上空作數千英里的長距離飛航，最重要的莫若取得乘客們的信仰心。計劃者對於這一點會經下過極大的努力，使得這隻大飛機在飛航的時候，縱有引擎偶爾損壞，還能照常的運用飛航。塞考斯基氏相信，即使在六具引擎中祇有兩具能夠工作，這龐大無朋的飛船還能上昇自九·〇〇〇英尺到一〇·〇〇〇英尺。其他對於引擎燃料，及滑潤系的調整等工作，也都切實的計劃到。

布立治坡特飛機庫中現在陳列着的一個機房模型，係用木材

二七一一一七

和絲織品所製成的，我們一看之下就可以明瞭那機身之大，實在是名不虛傳的。那既巨又厚的機翼中，可以隱藏一間很寬暢的小室，即在舵外引擎所在的地方，那機翼雖已逐漸削尖，可是還有很多的空隙。機械師在那裏得有迴旋的餘地，可以自然地工作。此外又有一輛小電車，能把他滑送到引擎外面的翼部那裏；裏面因有通風設備，故工作人員不致為煙霧所迷，而致呼吸不舒適。

巨型飛機上的船員須有兩班人，俾有替換歇息的機會。在速率方面，據塞氏的意思，每小時一百八十英里尚非必需。如果有這樣高的速率，那末二十四小時的航程，就能飛渡大西洋了。照這樣的速率來推算，一班特航期的旅客，在一星期中可從埃及來回，並且還能在岸上逍遙幾天。如果要去打獵的話，那目的地不但可將亞馬松劃入，即使到菲洲沿岸，也沒有辦不到的哩。

大飛機中的客房設備和一切佈置，好像在一艘小輪船中，都是應有盡有的。巨大的機翼中，有許多空隙地位，可以作為儲藏燃料和各種機件等用。此外還有一個安放行李的地位和一個迴廊。將來飛船的噸位增加到八十噸左右時，機翼的寬厚，竟可把客房安置在裏面，在邊緣的地方，又能佈置成一個遠眺的走廊。

塞考斯基氏對於他自己所計劃的大飛機的結論說：「這樣的航空事業，對於國威的宣揚和商業前途都很有價值，尤其在國際發生戰爭時應用更大。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條載客四十八人的大飛船，可以臨時改裝為一隻轟炸機；不過在她商業上應用的成功觀點看來，當然不難以特殊的計劃，造成一艘同樣大小的長距離軍用飛船哩。有了這樣大噸位的飛船，什麼重洋大海，都不能阻止軍事運動的進展，即使不幸而發生戰事，那末交戰的地點將在二千英里的海空中，不必在紐約上空打得落花流水了。」

◆「興登堡」穩渡大西洋◆

齊伯林式大飛船「興登堡」號飛渡北大西洋成功，在航空史上自又開了一個新紀元。這種利用瓦斯囊將船身舉起，浮在空中的大飛船，雖然速度及不到飛機，但是對於長距離飛航，尤其她的耐久力，是很適合於渡洋行程的。這船的速度平均為每小時八十英里，比了塞考斯基所計劃的大飛機每小時可航一百八十英里的，自然相去甚遠；不過她的長距離飛航力能達九•〇〇〇英里，為巨型飛機所不及。現在飛航南美歐洲間的格萊芙齊伯林，其瓦斯容量為二•七〇八•〇〇〇立方尺，「興登堡」的氣囊容量大至七•〇〇〇•〇〇〇立方尺。載客量也從二十人增加至五十人，每一個旅客可攜帶行李一百磅，加上他全航程中所要吃的食料，酒水，和進食時所使用碗碟，睡眠時所用的被褥等，總共重量為四百五十磅。

就專門學上講，新船「興登堡」號和「格萊芙」號以及以前許多大型飛船來比較其差別的地方祇在機件上的不同而已。「格萊芙」號裝有五具「梅勃區」式馬達——內燃汽油機，能發生三·〇〇〇匹的總馬力LZ一二九「興登堡」號具有四部引擎，依照了迪塞爾原理所製造的。燒用粗柴油以代揮發性的汽油，並用壓迫式來替代電氣發火。這個發動機製造者為茂賽特士朋治公司，每一引擎能發生一千二百四馬力，打動四巨塊的驅進機。「興登堡」號因為不用汽油作燃料，所以並不禁止旅客們吸煙。

「興登堡」號大飛船上的一切設備，和給予乘客們旅行上所得的舒適，可以用「寬暢」兩字來包括一切。這種設備堪與任何中等大小的渡洋汽舟相比擬。「格萊芙」號上的旅客係在船身外面所懸繫的船艦中航行，「興登堡」的旅客却就在船身裏面，飄浮着前進。船上分A，B，兩甲板，A艙面在上，有二十五間房艙，每個房艙裏有兩隻舖床，一隻桌子，鏡子，兩只加鎖的抽屜，和冷熱水設備。餐廳，休息室，閱報室，和書寫室也都在A艙面上。休息室中有鋼琴一架，以備乘客們隨時消遣。左右兩舷都是走廊，從廣寬的窗口中，可以左右俯仰，視察船外一切的景色。上下兩艙都有路可接通，合計有二百步的地位，可供旅客們在船上散步。下層B艙面上有淋浴室，吸煙室，和酒排間，廚房，和食品儲藏室。此外在客房之外，劃出船員們所居住的房間。向前，和各室隔離着的為管理室，最前的正中央為駕駛室，其後為無線電室與氣象室，都是在船身之內，正對管理室的上面。

乘坐大飛船從歐洲到美洲，或從美國到德國，照「興登堡」的航空速率，祇要兩天半工夫便可到達。票價單程為美金四百元，包括舖位，餐食，與犒賞等一切在內。來回票價可以便宜些，為美金七百二十元。郵件上寫明由「興登堡」號轉遞的，每重半盎司取費美金四角。首次航程中載郵件可達三〇·〇〇〇磅。以四十封信作一磅重，每信一件收費五角計算，單就郵資收入而說，就可達美金六〇〇·〇〇〇元。旅客票價的收入約為美金二〇·〇〇〇元。

貫通歐美間的北大西洋航線，將來是否像目下的繼續由「興登堡」號航行，暫時還不能決定。照亨堡北德公司現在的計劃，預備在今年夏季中試行定期飛航，大約為十天中往來一班。如果辦有成效，而營業發達的話，那末由政府的資助再行添造一艘，也是意中之事。否則為了完成南美航線的擴充計劃，這條大飛船就要加入南航線，和她的姊姊「格萊芙」為伴，作每週的來往航行。把飛機和飛船加入一同計算，那末每隔兩天，差不多就要一艘飛船

或飛機開航。

目下美國航空航公司已與經營「與登堡」號的德意志齊伯林公司訂約，完成德美間的聯航。從德國的佛蘭考福到美國的樂士安極立斯，舊金山，寶德蘭，西亞圖和溫哥武等處所費的旅行時間，祇要三天半又六小時便夠了。這個航空聯運比了水陸聯運的時間要快上六天。齊伯林飛船從佛蘭考福到紐約為兩天半，從紐約改乘美國航空公司的複引擎飛機，祇要費去一夜工夫就可到達加利福尼亞，西亞圖或溫哥武。從佛蘭考福出發到上述的三個地點，聯運的票價為美金五百六十六元。其中四百零六元屬於齊伯林公司，一百六十元為渡美航空費。首次的聯航已於五月十一日開始，本年夏季中的來回航期定為十次。將來從舊金山為出發點的橫渡太平洋航飛開始後，紐約與舊金山間的聯航，就可把歐亞線的世界航空啣接完成了。

前面已經說過，在長距離飛航中，飛船和飛機都可適用的。不過贊成飛機的，對飛船就不免有些微詞了。就拿這「與登堡」而論，同情於「重於空氣」的飛機者，都說她飛航的速度及不到飛機那般快；而製造和平日的經常費用，都要化去一筆大錢。然而平心靜氣而論，飛船也自有她的長處，為飛機所不及，所以據一般人的意見，如果要獲得交通上的整個便利，照目下的情形看來，最好兩者交替應用，不能偏廢。事實上，這種看法是很對的，因之「剪風」號橫渡太平洋處女航成功後，至今未見定期飛機的實行，據說因為當局還沒有決定，是否叫飛機單獨來担任這個數千英里的長距離航程。在另一方面呢，像塞考斯基氏之流，則對於飛機的渡洋航空，具有十分的把握。所以他主張造一架五十五噸的大型飛機，在二十四小時內完成歐美間的大西洋飛航。

◆飛機夜航空的一瞥◆

在塞考斯基計劃製造那五十五噸重，載客四十八人的大飛機時，美國航空公司所造的巨型睡舖飛機已届完成了。這一隊新式飛機一共有九隻，每隻可載客十六人。舖位寬一碼，長六英尺五寸，非常舒適寬暢，此外還有鏡台兩架，小餐室一間，裝置有電氣焙炙器，和其他增加旅行舒適上的各種零星用具。

美國自從盛行夜飛航以來，睡舖飛機本來不是一件簇新的玩意兒。美國航空公司在它的南部橫斷大陸飛航線中，華士堡與樂士安極立斯之間，早已有睡舖飛航的設備。該線曾經為了這件事，購進好幾架喀底士康杜複葉飛機，每一機上裝成上下兩層甲板及睡舖。這些飛機經證明都很有價值，所差的就是速率方面還不夠達到現代需要的標準哩。

上面所說載客十六人的巨型睡舖飛機，係新式的陶格拉斯單

葉機，裝有兩架雪克隆式引擎，在海面線上可發生九百匹馬力。照美國航空公司預定的計劃，這些飛機一定要達到每小時一百八十英里的標準速率。各機的能力可一次作一千六百英里的不停頓飛航。除乘客之外，駕駛的船員共有三人。所以這種飛機可作橫斷大陸的長距離飛航，取道紐約，華盛頓，梅菲士，華士堡和愛爾柏沙。全程中間祇有一次停頓，所以有什麼緊急的用途，這些飛機是很切實用的。

新式睡舖飛機中所有的一切設備，可說是很合現代旅行的需要，凡是可為旅客謀安全舒適的，沒有不做到的。所以乘客們作一千數百英里的長距離夜飛航，一些也不覺得難受。飛機一經上昇空中，祇要準備入睡，在柔和陶醉的環境中間，眼睛合上，不久便入黑憩鄉中，等到一覺醒來，已經到了目的地。這種但覺身心愉快的夜飛航，眞夠叫人羨慕呀。紐約著名航空消息通訊員雷門氏曾經把夜飛航的實情描寫出來，現在把它記在下面，權當臥遊的臥遊罷。

這是一次東航的夜航飛機，在晚上七點鐘光景，旅客們齊集在格林台爾機場的待候室中。從擴音機中，我們聽到報告員喊着說道：「開航到華士堡和紐約的美國航空公司線搭客們請大家登機。」於是十來個客人向前跑着，每一旅客，由女招待員給予一隻紙質皮包，大小像手提箱一般。女招待員一面便對客人道：「在登機之前，就把睡衣放在這裏面，免得在飛機上再要開箱子的麻煩。」客人們聽說，便很迅速地把牙刷，睡衣，和要用的零星東西從衣箱裏拿了出來。一個個從一條上面有遮蔽的甬道走上飛機，那里有一個作墨西哥牧童裝束的少婦，依着小風琴的節奏口唱俚曲，歡迎旅客。

旅客們一經登臨飛機，便覺得有許多地方，和他們常有的想象不同。駕駛員們並不口中噓噓作聲，一切都現着有條不紊的樣子。女招待員，一個受看護訓練而知酬應客人的特殊人才，為客人指示臥舖。這時候睡具還沒有安排好，客人們面對面坐着，好像在習見的普爾門車中一般。

引擎發動之後，馬達開始有了聲響，將機身漸漸離地舉起。霎時間上昇到一千尺的高空中，飛機隨着山崗的高度，逐漸上昇。足底上望樂士安極立斯和好萊塢，祇現着黃，紅，白凝混着的一片光。這時候開步向前邁進，每小時的速度為一百二十英里，其後漸漸增加到一百六十英里。

女招待員開始為客人預備臥舖了。客人們都照着指示着的進行。其實這時候也不必急於安臥，除了一二個客人先行入睡外，其餘的都要吃一些冷菜，山明治，咖啡或咕咕，一頓適宜的夜餐後，方

始登榻。

不到兩小時的工夫，這只夜航機已經飛越過了哥羅萊杜河。隔不多時機身便漸漸下降，很安穩的停落在福納克斯機場中。從出發到現在，已經於黑夜中飛航過四百英里了。機場中已經有許多人等候着這機的下降，尤其是小孩子們，都手舞足蹈的高喊着駕駛員的名姓，他們對於每一個駕駛員，都能熟呼其名的。駕駛員看見了這一班小朋友，也揚着手答報他們的好意。

船員檢查引擎或添加燃料之後，女招待員也同時把各個客人的舖位安排好了，這時候旅客們都倦眼惺忪，一個個的去睡了。一個人在飛機中常常可得憩睡，那舒適而微妙的震動，和節奏似的引擎聲響，常能誘致旅客們入夢。每一個臥舖都有一個小窗，可以探望外面的景色。乘客們躺在輭舖上，無憂無慮地朝外望着，祗覺得在一片皎潔無塵的夜空中，晶光燦爛的明星，一顆顆像鑽石般的綴在藍天鵝絨上。俯視下面地上，有微弱的燈光從一輛蜿蜒着前進的火車中發出來。霎時間星點都朝後移到地平線上，客人也漸漸地入睡，做着柔美陶醉的夢了。

飛機急促地向前，不住的發着吼號聲。又有一處地方要降落了，旅客們由睡中醒來，不是爲了飛機着地而醒來，乃是爲了引擎的聲息停止，反而不能引他們入夢。飛機一經上昇之後，客人們重復熟睡，再等他醒來的時候，地面上已經發現了一道曉光。旅客靜看這光變成玫瑰色，紅色而金黃色，天色既明，夜飛航也就終止了。旅客們便匆匆穿着衣服，跨出飛機，肚子也餓了，便到華士堡吃早餐。

票選政敵

美國意利諾州選舉國會上議員時，曾發生一意外之趣劇。緣該州之競選者，爲漢密爾頓路易士及羅斯麥克那瑪拉夫人，選舉開始，路易士循例步至投票處投票，方取票塡寫間，一職員笑謂路易士曰：「直至現在，尙無一人投麥克那瑪拉夫人之票也。」路易士聞語，作色曰：「果有斯耶？殆以對方爲一女子而不爲人所重視乎？予必選之。」乃投票選其政敵。

競選既畢，路易士固以大多數獲選，然其仁俠精神，實爲往昔競選故事中所僅見，事傳遐邇，聞者多之。

潘興將軍被扣

潘興將軍，爲歐戰時美國軍隊之總司令，其英名舉世無不知之。近忽爲三警士所扣留，據警士基洛所述：渠親見一人乘坐一十六只汽缸之華麗汽車，以每小時四十八英里之速度，向三藩市疾馳而去，惟該地照章僅可行駛每小時廿五英里。渠追逐甚久，不得及，比另兩警士至，始追獲焉。視其乘客，則潘興將軍也。

扣留之後，潘興將軍謂當囑車夫糾正速度。三警士皆潘興將軍舊部，遂未深究。與潘同車者，尙有伊妹一人。

電鐘加速

美國洛杉磯市區，近更換電流，易原有之每秒鐘六十轉者爲五十轉，結果，凡置備電鐘者，每一小時，必走快十二分鐘，於是闔市電鐘用戶，皆向市政府交涉。嗣經公用事業委員會決定，另買新鐘，與舊鐘更換，預計此項費用將達三百萬元。其餘如無線電收音機，電扇電爐等尙無若何影響，少數冰箱則須略事更換云。

取暖致死

春寒尙苦嚴寒，德國慕尼黑人賈區因畏寒，於晚間取沸水注入暖水壺，置諸身傍取暖。未數分鐘，壺因蒸氣澎漲，忽告爆裂，被傷甚劇，送入國家醫院療治，不效而逝。

捷克之節約

捷克政府，比爲厲行節約起見，特由內政部通令全國，力戒奢靡，其中有云，每年各行政機關無謂之糜費，達數萬鎊，嗣後不准大張宴會，不准致送無謂之酬應文字，以免費時費力，至於紙張，均須採用次等質料，卽公文文件亦一律禁止裝飾過於華美云。

世界偵探名著

萬事通（七）

秦瘦鷗譯

本書線索

富人梅瓊，有胞姪一，名茀命克，私人秘書一，名傑司潑古爾；暨一友人之女，名脫納爾曼。茀命克與傑司潑均屬意于曼，梅則獨望曼能與傑司潑結褵，蓋彼殊不喜其姪也。而曼尙無確切表示。

茀命克服務于倫敦西區殖邊銀行，梅瓊卽爲該行董事之一，且有存款頗巨；不意有騣克斯吳命特者竟能僞造梅之簽字，先後騙取梅款不貲。此案發覺後，梅與傑司潑均深以茀命克爲可疑。

先是，茀命克已力向曼求婚，並痛述梅瓊待彼之苛刻，暨傑司潑從中挑撥之虐；曼頗信之；某日，曼又在梅瓊室外，親聞傑司潑在梅瓊前攻訐茀命克甚烈，遂大爲不平，並深以茀命克爲可憫矣。

九　茀命克梅在教堂裏

茀命克梅推開了倫敦西區殖邊銀行的那一座旋轉式的大門，帶着一顆怪輕鬆的心，笑嘻嘻地走將進來，一直望那經理室行去。

「能不能請你允許我在今天下午出去一個鐘頭再回來？這是一個很不得已的要求，請你務必應允。」他的眸子裏充滿着一種得意的笑，而態度是非常的堅決，彷彿有非達到目的不可的意思。

勃來鄧先生抬起頭來，向他一看，神氣是怪憂悶的。這也怪不得他，自從吳命特那的件案子發生以後，他的確有過幾夜天不曾好好地睡覺了。警探當局對于僞造筆跡上的發現，以及會計師清理帳目的結果，都使他感覺到自己是有着相當的責任的。然而他雖然憂悶，却也不願故意的拒絕茀命克這個普通的小小的請求，便點點頭表示可以讓他出去。於是茀命克便吹着低低的口哨，很高興地回到了自己的公事桌上去。

眞的，他今天是的確應該很高興的！因爲在他衣袋裏已藏着一張「婚禮許可證」了；這一張證書是一些不假的，而且是注明着發給他的。那末誰跟他結婚呢？當然是有一位女士的。這位女士的出人意外的電報在這一天的早上，當他在進早餐的時候，才送到他手裏。電文是非常的簡單，只寥寥七個字：

「今天和你結婚。曼。」

他一接到這個電報，自然是驚喜交集。猜想了好久，也猜不出曼究竟逢到了怎樣的意外的變故，竟會不假思索地把這件事情突然決定下來。然而不管伊的動機如何，現在他終究是一個很快活，很滿足的青年人了。

伊將在當日中午十二時十分的模樣回到倫敦，他已經準備着到那時候要上火車站去迎接伊，連下來就伴伊一起去進午膳。據他想來，大概到那個時候，伊總會說明伊所以突然肯下嫁給他的緣故了。他忙着從許多向來相識的人裏頭想出了一個在郊外某

一座小教堂裏當牧師的脚色，便從電話裏頭取到了他的同意，請他爲他們主婚，並就近設法準備應有的證人。

當弗侖克走進車站的時候，步子跨得非常的大，胸也挺得非常的直，昂着頭，充分表現出一個人在得意的時候常有的情態來；可是當他一見到了曼伊那憔悴而慘白的容色，便把他自己的笑容逼退了。

「快帶我隨便上那一個地方去吧！」伊很急迫地說。

「你不大舒適嗎？」他忙着非常誠懇的問。

伊却祇是搖頭。

他們就在帕爾麥飯店裏找了一副座頭。這時候，這店裏還是怪冷清清的，因爲尋常的一般來進午餐的人都還不會到咧。

「現在，親愛的，快告訴我，」他一面說，一面隔着桌子，伸手過去握住了伊的雙手。「我將怎樣的感謝你呢？」

「我實在不能告訴你，弗侖克。」伊氣急不堪地答道：「而且我也不願意再想到它。我所知道的祇是有許多的人對於你實在太殘酷了，我要盡我所能的把這壞局面改變過來。」

伊的神經顯然是已有了反常的變態，而伊的精神又是十分的疲倦，他便估量到伊已經受過某種重大的刺激了；雖然伊的話是怪可疑的，但他也祇能暫時不再推敲這個問題了。

「你今天準備住在那裏呢？」弗侖克問。

「我準備住在山佛大飯店。」伊答道：「此外我還該做些什麽事情呢？」

他便把舉行婚禮的地點，以及什麽時候伊應該離開旅館上教堂去，用最簡單的詞句告訴了伊。

「那末，我們就可以搭夜車同上歐洲去了！」最後他又這樣說。

「可是你的工作怎樣呢？弗侖克。」

他笑起來了。

「嗅！工作嗎？別管它！」他得意忘形地喊道：「今天我是不能再顧到什麽工作了！」

當天下午二點十五分鐘光景，他已在那小禮拜堂裏靜候着他的意中人了。那牧師先生也伴在他一起，兩個人就在聖器房裏隨便講論起來。他們所商定的結婚的時間是二點三十分，其時那兩位約定了的證人——一個就是這教堂裏的司事，從不開口的傢伙。還有一個是附近村裏頭的女人，時常到教堂裏來給他們漿洗漿洗衣服的，——也已在那廣大空洞的大廳上等候着了，他們像瞌睡似的坐在那些一行行的長橙上，等候着領取牧師所允許他們的報酬——人各一金鎊。

弗侖克雖然一面在和那牧師講論，但他的心思却是非常的紊

亂，所說的話也是亂七八糟的沒有一貫的意義；那牧師也不管他，儘自隨便發表一些關於婚禮的意見和習慣等等但也是很浮泛的，多半可算是廢話。

兩個人好容易這樣敷衍下去。過了一會，茀侖克一瞧自已的錶上，已指着二點三十分了，便忽忽走出教堂去，一直走到那路的盡頭處去張望，却望不見曼的影踪。這樣他又費去了一刻鐘的模樣；然而曼還是沒有來。於是他就走進一家兼賣烟絲的小雜貨店去，借着他們的電話打給山佛大飯店，可是那邊的人偏又告訴他納脫爾小姐已在半個鐘頭以前出來了。

「伊應該是馬上就要來了！」他向那牧師先生說着，他確是有些焦急了，神經上也像多少起了一些昏亂，態度是不安極了。

不多一會，禮拜堂裏的大鐘已噹……噹……噹的一連打了三下，那牧師便旋過身來向着他。

「今天是我恐怕不能再給你們舉行婚禮了。梅君。」他彷彿也很失望的樣子。

茀侖克的臉立刻變了灰白色。

「爲什麽不能呢？」他很急促地問道：「納脫爾小姐也許是爲着汽車開得慢了一些的緣故，或是爆掉了一個車胎的緣故，所以才躭擱下了。伊一定馬上就會來了！」

那牧師依舊搖着他的頭，同時還把他那一襲白色的法衣也卸了下來掛到了一個衣架上去。

「我們這裏的法律上是有規定的，我親愛的梅君，」他說道：「過了下午三點鐘，便不准再舉行婚禮了。然而這對於你也是沒有什麽大關係的。明天八點鐘以後，隨便什麽時候，你們再來找我好了！」

他的話才說完，門上忽然有人輕輕地叩着，茀侖克便來不及的跳將出去；可是拉開門一瞧，却不是曼，而是一個送電報的小孩子。他就在那小孩子的手裏忽忽地拆開了那封袋，抽出了一張電報來瞧着。電文還是非常的簡單，只寥寥六個字：

「婚禮不能舉行。」

下面却並沒有人具名。

× …………… × …………… ×

就在那一天下午二點十五分的光景，曼從山佛大飯店的長廊裏穿出了大門去，伊的右脚已踏在一輛黃汽車的踏板上了；突然有一支手伸過來，拉住了伊的臂膀。伊忙着回頭去一瞧，正和後面那一個人的視線劈面相逢，伊不由分外的驚慌了，原來這人就是桀司潑古爾。

「你這樣急忙忙地打算上什麽地方去啊？曼。」

伊臉上突然一紅，伊也並不全是怕羞的緣故，伊顯然是有着五六分的怒意；同時伊又用力灑脫了桀司潑的手，把自己的手臂縮了囘來。

「我沒有什麽話可以和你說！桀司潑。」伊透着非常冷淡的神氣說道：「自從前天你那樣無禮地攻訐了茀侖克之後，我已打定主意不願和你交談了！」

他似乎稍稍退縮了一下，接着忽又笑了。

「對於一個老朋友，我想你至少總還可以有恢復邦交的一天罷！」他很幽默地說道：「現在還是告訴我罷！你這樣忽忙忙地打算上什麽地方去啊？」

伊究竟應該對他說實話呢，還是不說實話啊？伊遲疑了一分鐘光景便決定了。

「我要去和茀侖克梅結婚！」說話是非常的乾脆。

他點了點頭。

「我也猜多半是這樣。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也決定要上禮拜堂去鬧一齣巴戲。」

他說的時候，嘴角上兀是還有很和愛的微笑掛着，但依着他平素的行動推想起來他的話絕對不會只是一種恐嚇；無疑地，他是有着實踐的決心的。

「你的話是什麽意思啊？」伊竭力反抗道：「不要做出無理的事情來，桀司潑，我的主意是打定了。」

「你問我的意思嗎？那是很簡單的。」他的態度還是很安靜，說話也說得很低。「因爲我已經受了梅先生的委任，有權可以代他處理一切的事情；而梅瓊先生恰巧又是你的法定保護人。你呢，依據事實而論，我親愛的曼，多少還是一個需要受人家保護的孩子咧！所以在你還不曾滿二十一歲以前，當然是不能隨便和人家結婚的；除非是預先得到了你的保護人的同意。」

「下禮拜我就要滿二十一歲了。」伊大膽抗辯着。

「那末，」桀司潑又笑了。「且等到下禮拜，你再去和茀侖克結婚好了！這件事本來是不需要如此急迫的！」

「你竟是這樣的迫我走絕路嗎！」這時候，曼的態度已漸漸激烈起來了。「我想你對於這件事情是一定非常妒忌的，可是我却偏要今天就去結婚。」

『這樣說起來，那末我就不能不去走一遭了！這個婚禮是我一定要阻止的。只等到那牧師問有沒有人反對的時候，我就要站起來了，一直站到最前去，盡量的發揮一個法定代理人應有的權力；我想卽使是一個最固執的牧師，眼見看有這樣一個清楚的法律問題，也是決不會再讓你們的婚禮繼續舉行的。這是一種「積極

的聲請，」一種「合理的警告，」（譯者按：這兩個都是法律上的專門名詞）也就是無論誰不能不畏懼的東西！』

「你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呢？」伊顯然是沒有反駁的餘地了。

「因爲我並不願意看着你和一個無可懷疑的詐欺犯，甚至是一個嫌疑很重的殺人犯結婚！」桀司潑的說話雖是極堅決，但態度還是極鎭定。

「我不願意聽你這些話！」伊一面很憤怒地喊着，一面就跨上了那一輛等候了好久的黃汽車。

桀司潑一聲不發的也跟了上去。

「你不用想打發我下去，」他帶着一種怪頑皮的神氣說道：「而且你要去的地方我已經知道了，方才你告訴那車夫的時候，我在旁邊已經聽得很淸楚了，你還是讓我隨你一起去的好。我也很歡喜到郊外去走一遭咧！」

伊突然回過頭來很敏捷地看了他一眼。

「還有銀鎭那邊，你大概也是很歡喜去的罷？」

他的顏色立刻起了一些變化。

「關于銀鎭那邊，你能知道些什麼事情呢？」他反問着，同時竭力使自己恢復了常態。

伊並不再回答。

汽車已經開過了一半的路程了，曼忍不住又問道：

「你可是當眞要阻止這件婚事嗎？」

「自然是當眞的！」他彷彿極有把握地答道：「而且我還想找一個警察同去，好讓他證明我的行動。」

曼差不多要哭出來了。

「你眞是可惡極了！伯父是一定不會……」

「你要不要先去見見你的伯父？」他就順勢催促着。

他的肯定的語氣在無形中已告訴伊這句話是一定可以實現的；於是伊便想到如果眞的鬧出了什麼事來，委實是很可怕的，尤其是這兩個青年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撞在一起，是的確很危險的。伊便把身子俯向前去用力在一方玻璃板上叩了幾下，汽車便慢下來了。

「告訴他依舊開回去罷！先開到最近的一個電報局去，我必須先去發一個電報。」

「如其是要拍給弗侖克梅君的話，」桀司潑極溫和地說道：「那你就不必再親自勞動，方才我已經拍去了。」

× ………… × ………… ×

弗侖克懷着一團情理上所不能不有的怒火，趕回倫敦來，他直接坐着車子上山佛大飯店去，可是到那裏一問，却祇知道曼又和

伊的伯父一起出去了。他望了一望自己的錶，還沒有到四點鐘；他本來還有不少未了的工作留在銀行裏，應該去料理咧。雖然他此刻實在是不再有什麼心思工作了！

然而他終于回到了銀行裏去，一進門，他就望那一張把他羈留了多年而方才他已决心不要再坐的大寫字檯看了一眼，當他繞過了那櫃台正想走進自己的座位上去時，恰巧和勃來鄧先生撞着。

「你叔父要見你，梅君。」他的神氣很嚴肅。

茀侖克略一遲疑，便忽忽走進了經理室，隨手把背後的一扇小門推上了；他瞧經理先生依舊留在外面，並不想跟着他一同進來。梅瓊正在一張大沙發上坐着，一瞧茀侖克進來，便抬起了頭來，臉上透着一種心事很重的樣子。

「坐下來，茀侖克。」他似乎並不像尋常一樣的暴燥，「我有許多的事情要問問你。」

「正好我也有一兩件事情也想問問你，叔父。」茀侖克極度鎮定地對答着。

「如其是關于曼的事情，那你還是省一些氣力的好；」梅瓊說道：「如其是關于那臘克斯吳侖特先生的事情，那我倒可以多少告訴你一些。」

茀侖克用着一種極堅定的目光看着他的長輩。

「我倒不很明白你的意思啊！叔父。」他說得很慢，很清楚。「雖然聽你的口氣，這幾句話的背後顯然是有着相當底作用的。」

梅瓊就在沙發上翻了一個轉身，翹起他的右腿來，擱在沙發的靠手上，身子恰巧沉在中間。

「茀侖克，」他提高着聲音說道：「我要你老老實實的對待我，我也老老實實，公公正正的對待你。」

那少年人並不答話。

「有幾件事實已經給我注意到了，而且它們已極肯定地使我明瞭那所謂臘克斯吳侖特先生的眞相。」梅瓊這時候竟是絲毫火氣都沒有，說話也非常的慢。「我委實在不願意這樣說，因爲我從前的確是很鍾愛過你的；茀侖克，雖然有時候我往往很可厭地做你的阻礙物，而且我們也很少機會見面。現在我希望你明天到伊斯德蓬來，和我切切實實的講一番，大家拿出良心來講。」

「你究竟希望我能告訴你些什麼事情呢?」茀侖克靜靜地問。

「我希望你告訴我實話，我不願使你……」梅瓊彷彿有不能立刻說明一切的困難。

茀侖克的嘴角上突然起了一絲微笑，但立即又消滅了。

「無論如何，」他說道：「你對于我總是很公道的！我雖然不很

清楚你心上究竟是怎樣想，叔父，可是聽你的口氣，我已經知道絕對不是什麼好事情了。而且我知道在暗地裏，一定已有人在給我羅織着某種的罪狀了。你方才不是已一再提到臘克斯吳命特的名字，或是那一班匪黨嗎？因此我想你心上必然是猜我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同謀犯。」

「我所猜的還不止這樣咧！」梅瓊不假思索地說道：「我猜你就是那臘克斯吳命特的化身。」

茀侖克笑起來了，笑得聲音很高。

「這可不是什麼好笑的事情！」梅瓊極嚴肅地呼叱着。

「在你自己的眼光裏看來，當然是並沒有什麼好笑的；」茀侖克給他解釋道：「可是在我看來，這句話委實是太滑稽可笑了。尤其不幸的是我生性不大歡喜着惱，而最歡喜笑。我正不知道怎樣可以在這裏和你解決這一個誤會。」說着，他望四面看了一看。「因為即使現在是很適宜的時候，但是這地方，當然是一定不妥的；那末我想還是依你吧，我就接受了你的邀約，準明天晚上到韋莊來就是了！看你的神氣是決不願意和一個大竊賊一路同行的，也許在路上他會偷掉你的錶或你的金鍊的。」

「茀侖克，我希望你把這一件事情看得鄭重一些，不要再說什麼俏皮話了。」梅瓊堆着非常誠懇的態度說道：「我只要知道這件事的真相。如其你能夠舉出一些真正的事實來給你自己洗刷，那末我也是很高興的！」

茀侖克點了點頭。

「我保證你一定可以聽到真的事實。」他說道：「明天晚上，你準定候着我好了。可是我也有一個請求，希望你能夠允許我，就是不要在你那一位推崇備至的秘書先生面前討論這件事情；因為在我的理想上，似乎他對于這件事情多少總有着連帶的關係。請你要注意，他也正和我一樣有着勾通那臘克斯吳命特的嫌疑呢！」

「我們行裏面已經有過一次大規模的查帳了。」茀侖克又繼續說道：「我雖不敢自認為是怎樣一個聰明的脚色，但我也不致笨到連他們查過帳目以後所發生的影響也一些不覺得；便是經理勃來鄧先生，對于我的態度也顯然冷淡了許多，而且那些小職員們也常常當着我的面，彼此交換一種可疑的眼色。所以要是你現在就說我在那帳簿裏做了什麼手脚，我也不致十分詫異了。可是我又不能不給你指明白，那些帳簿上所發現的錯誤，也儘有可能是桀司潑古爾弄的手脚；他不是常到這裏來翻查帳簿嗎？不論白天或是晚上，他往往要翻上好幾個鐘頭，他不是應該和我有着同樣的嫌疑嗎？」

「最後，我必須補充一句，」他一面說，一面又發了微微一笑。「我實在並不想攻擊桀司潑他日常是這樣的忠實誠懇，我當然是不能再冤苦他是會很有計劃地假造支票或塗改帳簿的。我之所以要提出桀司潑來的用意，是只希望大家覺悟在沒有得到充分可信的證據以前而就冒冒失失地把我置于嫌疑的地位上，實在是極不公允的！所以依我自己的見解看來，我簡直是不需要急急于辯白的。——也許你的見解也是如此——但現在我可以先向你聲明，叔父，我對于這件事的內幕並不能比你多知道半些！」

說這一大篇話的時候，他的身子是斜靠在那大公事桌的角上，他的眸子始終不移地看定着梅瓊；因此梅瓊雖然已有着那麼一大串悠久而深刻的人生的經歷，並且肚子裏是對他懷着極重的疑心，却也不由突然起了一些懊悔。但是這懊悔的心理並不能維持得怎樣久，只幾秒鐘便消失了。

「好！那末明天我準候你來就是！」梅瓊的結語。

蔣侖克點了點頭，便走出經理室去；他也不再在外面逗留，立即打那大門裏走出了行去。其時行裏正有着二十四對猜疑的目光在他後面送着他。

隔不到兩三個鐘頭之後，又有一件出人意外的奇事發生了。這一次是在東葛林斯丹達鎮的附近。那裏有一段很冷僻的小路，橫貫在一片野草叢生的荒地的中間，附近的人都稱它爲「槐樹林；」這名稱是否有着什麼特殊的出典，那可不知道了。其時有一輛汽車正停在那荒地邊上的一方青草地上，它的主人就坐在車子左邊的踏板上，所以打街道上望過來很不容易看見他。他手裏是捧着一杯他那車夫給他端整的紅茶，正在慢慢地飲着；待他喝完了茶，他的下人便走過來給他收拾盃碟。

「你把這些弄好了馬上就回來。」他很高傲地命令着。

那車夫便行了個舉手禮，提着一籃東西走了；但隔不到四五分鐘光景，便又回來了。

「坐下來吧！番生。」臘克斯吳侖特君透着一種很和氣的樣子。這時候他已坐到了草地上去，背部貼着一顆大樹。「我相信你對於前一次我打發你去做的一件小事情，必然感覺到非常的詫異吧？」

那車夫很不自然地笑着。

「是的，我曾經這樣想過。」一個很簡短而率直的答復。

「那末我所給你犒賞，你究竟滿意不滿意？」吳侖特又進一步的問。

那車夫把兩條腿不停的擺動着，心思似乎很亂的樣子。

「滿意極了。主人。」

「我瞧你很有些心神不安的神氣，番生，我猜你必然是正在担心着一件什麽事情。畢竟是什麽事情呢？」

那車夫是分外覺得爲難了，便假裝着咳了幾聲嗽。

「是這樣的，主人，」他掙扎着說道：「事實是這樣的，我不很歡喜這種……」

「你不很歡喜什麽？是不是我給你的五百鎊？」

「不，主人並不是那個。可是這種情形實在是很奇怪的，你教我冒充着你，打發一個代辦團的脚色上銀行裏去給你取錢，從此便逃出了倫敦，躲在皮爾司丹達那個像小洞似的地方。」

「你就是以爲這件事情很奇怪嗎？」

那車夫把頭點着。

「事實是這樣的，主人，」他終於漏出眞話來了。「我已經看見了那些紙頭了。」

他的主人也向着他點了點頭，心上正在打算着。

「我猜你多半是指點那些新聞紙吧？在新聞紙上，究竟有些什麽東西使你注意呢？」

吳侖特君從衣袋裏掏出了一個金製的香烟匣來，很熟練地打開了匣蓋，自己挑了一支，他差不多要闔上了，突然他瞧見了那車夫的眼色，便又抽出了一支來授給他。

「多謝你，主人。」那車夫便接受了他的恩賜。

「那末你所不歡喜的事情到底是那一樁呢？」吳侖特君重復又催問着，同時便把一匣火柴遞給了他。

「是的，主人，在從前我也曾到過許多特別的地方，」番生很頑固地說道，一面把那支烟抽着。「但是我總是打定着主意，决不動手去幹什麽惹人好笑的勾當。你可懂得我的意思嗎？」

「惹人好笑，這話是什麽意思？我猜你决不是說打渾吧？」吳侖特君很得意地說道：「你的意思多分是說欺騙人家的勾當吧？」

「對的，主人，我是這個意思。而照現在看起來，我自已已經加入了這一齣戲裏去了。我的意思是我已經去欺騙過人家了。因此我眞是非常的担心。——這一件銀行大騙案，我怎麽能不担心呢？我瞧那些紙頭上把我自己所幹的事情記得太明白了！」

黃豆大的汗珠，一顆顆地在這個傢伙的前額上擠出來，他的嘴唇的兩角向下邊垂着，現出一種很可憐的情狀來。

「這種特性是我們這一類人所難得有的！」他的主人極和藹地安慰着他：「你眞是值得教人稱讚；那末，現在你心上打算怎樣辦呢？番生。」

那車夫不就答復，儘把他的視線往兩邊看着，似乎想找一個朋友能夠立刻走上來，把最好的辦法教給他。

「別的是我也沒有什麼辦法啊！主人。」他勉强答道：「祇有使我自己早些脫身出去啊。」

「那末不是連我也丟下了罷？」吳侖特君倒並沒有絲毫的怒意，臉上的笑容反而更顯明了。「啊！不是這樣說的！我親愛的番生。聽着，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在三四個禮拜以前，我用着一位很聽話的車夫兼管家事，正像你一樣。他是一個很誠實的人，而且也是一個外國人。我相信他多分是從瑞士來的。他來的時候也是跟你一樣從報紙的廣告上召來的，我要他做的事情也完全是像你現在做的一樣。祇是不幸得很，他並沒有替我把那封信送到。後來我又發現他在暗地裏偷取了我的幾件不很值錢的小東西，但我也並不就說破他；不料他不但不反悔，而且還把一件我們不願意給他知道的事情洩漏了出去。說實話，這件事情是我永遠不願意給世界上任何一個人知道的！

「原來他已經知道我是誰了，他居然在倫敦西區見到了我，知道了我的眞相和眞姓名；並且他還想去見一個人，這個人是絕對不能讓他知我的。他竟悍然不顧的想把我的行爲一起告訴他，於是我就答應他另外給他找一個行業；那裏知道他一天也等不及，就自己在報紙上剪下了一方招用車夫的廣告。那我也沒有辦法啊！便祇能和他客客氣氣地分別，祝頌他往後得意。這樣他就自去求見那末來的主人了，嘴裏吸着一支我所賞給他的捲烟，就是你現在所吸的那種捲烟；半途上他就丟掉了，對於這一點，我雖然不會親自瞧見，可是却決無懷疑的，但瞧你方才也不是因爲覺得有特別的氣味而把它丟掉了嗎？」

「啊！你瞧着！」那車夫是慌極了，拚命的想打地上爬起來。「你也想把這種鬼戲弄在我身上……嗎？」

吳侖特君彷彿很有趣地瞧着他。

「你……也想……把這種鬼……鬼……戲作弄……我嗎？…………」那車夫的舌尖已僵硬了。「那我一……一……定……」

他就撲的倒下來了，臉貼在草地上，整個的身子完全僵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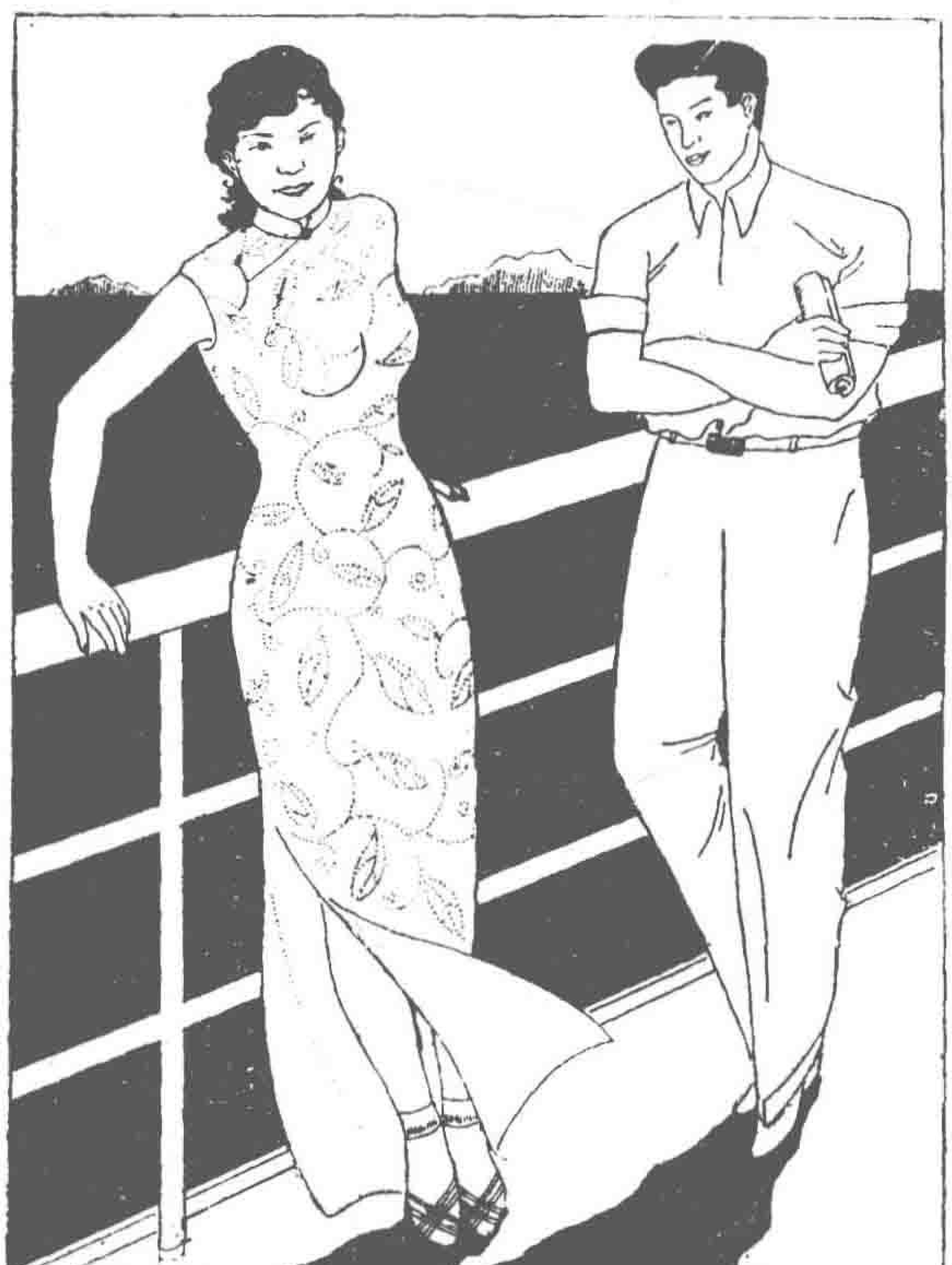
吳侖特君還是很鎮定地靠住了那大樹根坐着，過了五六分鐘模樣，他才站起來搜檢着那車夫的衣褲；他搜了好一會，然後才若無其事的走到路上來，戴上了那車夫的鴨舌帽和大風鏑，自己開動車子，很輕快地一直望南去了。

如此江山

張恨水

第七章　三笑

陳俊人在這一餐席上，雖是低了頭不作聲，可是雪芙的行動，他是時時刻刻全留心着的，這時，偶然掉頭去和方先生說兩句話，再轉過臉來，雪芙就不看到了。始而想着他或者是到艙房裏去了。後來聽到倘太太由艙房裏叫了出來，問茶房這裏的朱小姐到那裏去了，這又知道雪芙不在艙房裏了。向艙外的船舷上看去，那裏是黑洞洞的，偶然看到光亮一閃，却是長江裏的波浪，映着船上的燈光，翻了一翻。此外什麼也不看到。於是猛可的站起身來，就要向外面走去。可是當他一舉脚正要開步的時候，那坐在燈下的方小姐，可就露着牙齒微微的一笑。這倒不知道她有了什麼感想，好好兒的對人這樣一笑。這大概是笑我怕未婚妻吧？於是猶豫了一會子，却又借着同船客說話的機會，便坐下來。偷眼去看方小姐時，她是很自然的，在同母親說話。偶然的向艙門口看去，却看到一位穿西服的人，在那裏一閃。假使雪芙在船舷上的話，這個穿西服的人，却有點欺侮她的意味的。於是背了兩手在身後，慢慢的站了起來，故意着向船客道：晚上的江景，那是另一番風味，到外面去風涼風涼能。一面說着，一面偷眼去看方小姐。她正在同母親說話，倒沒有怎樣的介意呢。於是緩步踱出艙門去。到了船舷上以後，才看到不少的人，或坐或站，散在一處。這裏僅僅是兩盞很小的電燈，在上舷板上嵌着，對於稍遠坐着的客人，就不大看得見。其間有兩個蓬了頭髮的，料想那是女人，但那個雪芙可又不知道。便背了兩手，悄悄的走到船舷上，慢慢的溜着。在溜的時候，口裏細細的唱着歌子。這歌詞全是雪芙所



俊人走近一步挨了她站定低聲道「雪你自上船以後怎麼老對我生氣我知道你是爲了那個姓方的……」

熱鬧的，假使她也在這裏，她一聽到就知道是未婚夫在這裏了。俊人有了這樣的一個想頭，自己只管順了船舷，一路裏走着唱着。可是把特別官艙外這段船舷，來往走了好幾個來回，依然不見雪芙答話。心裏這就很有點懊惱，想到現代男女社交公開的日子，男子當然可以隨便同女子在一處。何况輪船火車上，這是大家公共起居的所在，向來就是男女可同來同去的所在，要禁止不同女子接近，那除非倒過來，男子去學以前的女子，終日藏在屋子裏，不要露面。然而天下有這樣的道理嗎？她也壓迫人太甚了。心裏想到了太甚兩個字，不由得隨着把脚頓了一下。在許多人靜靜的乘涼的時候，突然有這一聲頓脚聲，頗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不免全回過頭來看着。俊人這就不便在船舷上徘徊了。自言自語的道：這裏有什麼東西，把我的脚絆了一下。自表明了這一個動作之後，也就向自己艙房裏去了。這一晚，算睡了一場安穩而又甜適的覺。那船輪鼓動着前進的時候，船身微微的震撼着，這是更給予了一種催眠的意味。等到他身上有些異樣的感覺，再起身對了窗外看時，沿江岸上一叢人家，其中有座塔影，高高的樹立着，那正是安慶。走出艙房來，伏在欄干上望着，只見對岸這邊的船舷上，旅客擁擠着，向船下亂滾。船下有兩隻舢板船，承受着這些滾下來的人和行李。那一分喧嚷簡直不可以言語形容。在高一層上的旅客，也都伏在欄干上望着。自己是剛剛起來，也沒有去洗臉，就來看熱鬧的，等這裏旅客，離開了一部分了，回想到這種睡容，讓方小姐看到了，恐怕是不恭，立刻掉轉身就要向艙房裏走。便有那麼樣子巧，正好同方小姐打個照面。她嫣然一笑的，急着沒有法子掩藏，却把那纖纖的左手，抬了起來伸開五指，把頭一低，將眼光藏在纖手裏面。俊人雖不知道她笑着自己是那一點，可是她爲了自己這樣含羞答答的一笑，那絕對是無疑的。女人的笑是好看的。那處女害羞的笑，更是讓人心醉。假使她願意這樣常常見笑的話，自己可以扮個小丑在她面前一生都去領略她的笑意。身後却有人叫道：密斯方早呵！回頭看時，正是雪芙來了。她看到了也是一笑，不過在她嘴角略微上翹之時，她立刻圓睜了兩眼把臉一頓，將笑容收了起來。俊人本想和她打一個招呼，可是她迎上靜怡去說話了。俊人走回艙房，在臉盆架邊，放了水來洗臉。就在這時，對了牆上掛的大方鏡子，看到了自己嘴角右邊，很長很長的，抹了一撇黑跡，彷彿是養了半邊鬍子，這也就怪不得人家好笑了。洗過臉之後，向窗外看去，安慶城池已是不見，想着二位小姐，也就該進艙了。於是換了一套衣服，手上還捏着一本書，當是很閑適的走向客廳裏來。恰是那樣的巧，方小姐就坐正對路口的這張椅子上，她見俊人出來，然後微微一笑。她僅僅只這一笑，立刻掉過臉去同母親說話了。俊人想着，究竟女人是要有羞態

美的。希望女人有羞態，那在太開通的女子身上，是找不着的。像雪芙這種過分摩登的姑娘，不但不會有那種柔媚的美，而且一點小事，就要發脾氣，縱然有些美態，在這發脾氣的當中，可也就把美態消失掉了。他一面想着，一面向艙外面走。在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他態度有點兒失常，走兩步便停住了，好像失落了什麼東西似的，要撿了出去。然而他却會沒有這種勇敢，遲疑一會，還是向外走去。

過了安慶，江兩面的青山，還是陸陸續續的出現，俊人捏住捲了的書，將身子斜靠了欄干站住，身子倒是朝裏看了來。過了一會子，朱小姐出來了，那薄薄的喬治紗長衫，被江風吹着，掀起了多高，把兩條光滑的大腿，全都露了出來。下面穿的是露幫子皮鞋，短襪套子。俊人笑道：天氣這樣熱了，在船上也就像在家裏一樣，你何不把襪子也給脫了。雪芙先不說什麼，將眼睛先向他瞪了一下，這才扇了兩下肩膀，微笑道：我們這落了伍的女子，談不上那種摩登打扮。說着，也走了過來，靠欄干站定。俊人冷眼看她的衣袖，已是短齊了脇窩，頭髮的前半部，很是光滑，後半部垂在頸脖子上的，却是燙成了無數的雲鈎子。只看他扶着欄干的兩隻手，指甲上全塗了鮮紅的蔻丹。在這些裝束上，能夠說這不是摩登的打扮嗎？雪芙向江岸上看着，却不時的將眼珠轉着，向他睃上兩眼。笑道：你看我怎麼樣，倒底是不行吧？俊人走近一步，靠了她站定，低聲道：雪，你自上船以後，怎麼老對我生氣。我知道，你是爲了那個姓方的。其實……雪芙笑着啐了一口道：胡說！我管姓方的怎樣，管姓圓的又怎樣？俊人道：要不然，爲什麼你老是生氣呢？雪芙道：我生什麼氣？你老要疑心我，我也沒有法子。俊人道：不能吧？雪芙道：有道是賊人胆下虛，你是自己要這樣多心，大概你自己心裏總也會明白。俊人將頭微微擺了兩擺，笑道：好重的言語。雪芙道：我想着，廬山不會有多大的意思，我不願住很長的時間。俊人道：這一層，我一聽你的便。假使你覺得在山上無聊，我們稍微住兩天，就下山另找一個地方避暑去。北平也好，青島也好，就是北戴河不大好去，那不是我們警察的力量所能保護的。早兩年我就想到北戴河去，總因爲路近，隨便可以到，俄延下來了。現在再要到北戴河去，可就差勁了。到北平去，我覺得還是機會，你以爲怎麼樣？雪芙道：我不想到那裏去遊歷，要回南京了。俊人道：你不怕熱嗎？雪芙道：年年也在南京過去了，並不怕熱。今年的南京，難道就格外熱得不同嗎？再說南京有一百多萬市民呢？他們也是人，難道他們就該受熱的嗎？俊人笑道：這倒是你一番仁厚之心，可是你在南京，爲什麼約我同遊廬山，而且還一路同我來了。雪芙淡笑道：你以爲你說這話，就問得我無言對答哩。我反問你一句，我出來遊歷，不是爲着陪你嗎？俊人笑道：既是爲着陪我，那就很好，我請你多陪我幾天罷。說着，將右手捏着的書，在左手心裏連連的打

了幾下。雪芙道：你這是假話，我不要聽。現在你有人陪你，用不着我來管這閑事了。俊人想了一想，把一句忍住了的話，到底還是說了出來便笑道：你這話，我眞有些不解，難道除你之外，還可以找得到陪我的人嗎？雪芙道：自然有。宇宙裏面，除了我朱雪芙，難道就沒有了女人嗎？俊人道：那你所說的範圍更狹了。你以爲我遊山還只能找女伴呢。雪芙說到了這裏，却不再和他說話，自伏在欄干上看望江景。俊人舉起書來，看了兩三句，又把捲起來的書，撐着臉，只管沉思着。最後又把書本在手心裏打着，因笑道：你誤會的原因，我心裏是很明白。但是這一點誤會是不應當有的。這位方小姐……雪芙身子一扭，作個要走的樣子。板着臉道：我們有什麼事情，就提我們自己，不要說到方小姐。俊人將手摸摸臉道：若是對於這個人，不許提到，那我就用不着解釋，你想，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誤會嗎？有人說，愛情好比人的眼睛，裏面藏不得一粒沙子。我想，不但藏不得一粒沙子，就是炫耀眼光的東西，也看不得。看了會頭暈眼花。雪芙笑道：對了，你這比方，準確極了，方小姐太美了，所以你看到了，不能不頭暈眼花。俊人將一個食指點了她笑道：這是你提到方小姐的，該罰你了吧？雪芙笑道：她是女人，我提她要什麼緊？俊人慢慢的將手在欄干上移着，漸漸的接近了雪芙的手指尖，偷看她的臉，倒並沒有什麼怒色，於是將她手按住，笑道：雪芙，從此以後，我們言歸於好罷。雪芙笑道：我們也沒有不好過，爲什麼說這話呢。俊人笑了一笑道：沒有上輪船以前，我們實在不會紅過臉，可是上了輪船之後，就有點隔閡了。這隔閡是由何而生，我以先還不知道，現在我明白了。我同那方小姐，無認識之必要，從此以後，我不和她見面就是了。雪芙道：胡說，我不是那樣人。我和她還是好朋友呢。人家是心地很光明的，這就怪你不能心裏乾淨，鬼鬼祟祟的。俊人道：你言之有理，我現在懺悔了，從卽刻起，我避開她了。雪芙對於他這話，沒有說是不可能，也沒有說不必，微笑了一笑。俊人又找了一些別的話，和雪芙談了一陣，而且故意的表示一番親熱，這才讓雪芙心平氣和了。

吃早茶的時候，靜怡不知爲了什麼事，却不在座。於是俊人在席上像失了一件什麼東西似的，心裏很感到不快。可是沒有靜怡在座，說啊笑啊，又十分自由，眞個是如釋重負。到了吃午飯的時間，船已開到了小孤山附近，立刻艙裏人的眼光，都看到江上的小孤山上去。而同時各人的議論也變了，全都討論着小孤山問題。俊人隨着大家，也談小孤山。說話的時候，大家的眼睛，全向窗子外看了去。俊人偶然聽到身後有輕輕的兩聲咳嗽，這就回轉頭來，正是靜怡手上拿了一柄絹製團扇，上撐了下巴頦。左手胳膀，斜靠着椅子，向艙外看了去。他身上又換了一件衣服，乃是白紗印淡青小花朵的長衫，下面穿了白絲襪子，白緞子平底繡青花鞋，眞是亭亭玉立。可是

只這極短極短一看的時間，却又聽到了雪芙在和人談話，這就即刻正過臉來。小孤山不曾越過大家又在入席吃午飯的時候。俊人這就想看自己先許了雪芙避開方小姐的，可沒有想到吃飯的時候，彼此是要坐到一處來的。這時候自己一走上座位，立刻就看到靜怡很沉靜的坐在那裏將圍布在擦抹着刀叉，並不曾向別處看着。俊人看看對過椅子上的雪芙，他也是很自然的坐着來吃飯，這顯然的他是不大理會了。於是悄悄的拖開椅子，坐了下去。在這個當兒茶房照例是要遞過菜牌子來的。俊人看過了，順次遞着，首先就是送到了靜怡面前，這次不敢送到她手上了。却把菜單子輕輕兒的，低低兒的，放到靜怡的空盤子上。靜怡和他已是認識兩天的人了，不能太拘謹，因之回過頭去，向俊人微微笑着，還點了一個頭。自然，這是一種感謝的意思。俊人對於人家施禮，也未便默然的受着，也向她點了兩點頭，可是不敢笑。因為要笑起又惹着雪芙疑心了。但是當靜怡一回頭，露齒一笑的時候，就讓人心裏，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愈快，也不解是何緣故。當着這個時候，立刻心裏隨了她的笑意，就蕩漾了一下。對面偷看雪芙時，她的臉子是正正板板的，也許是受了熱，兩腮上有些紅暈，可是也不見得就是生氣。只是自己為了慎重一點，免惹禍端起見，還是自己吃自己的飯，不去揣摸。飯後，他回到艙房裏去洗臉的時候，這裏已經沒有外人，就還回到方小姐的笑容。計算半日之間，她是對自己笑了三回。第一次的笑最嫵媚了，將手來藏着臉。她只知道把自己的眼光遮住，不知道人家的眼光，還是可以射到臉上來的，臉上的笑容，如何可以遮了呢？這裏面簡直有些兒童的天真。第二次的笑，她是一種回憶，記得她還把下嘴唇皮微微的向裏咬着。那一種刺激，雖是給人不怎樣的深，可是論起她那笑的動機來，是為了早起自己臉上那一道墨跡，這又是一種愉快的笑意義是淺薄一點的。但是她立刻矜持住了。彷彿她覺得這有些不該，那意思也就是對於受者感到有些太過，要忍住了，免得對人失禮。這是她端莊之處，不肯把對手方看低了。這不是隨便揣想的，在他的第三次笑，可以看出她是如何尊重朋友……正推想着到了得意之處，呵喲！腳下有些冰涼，低頭看時，原來是臉盆上的放水管，自己打了開來，不曾關着。流了滿盆的水，水由盆沿上溢了出來，流了艙板上一大片，趕緊把水管閉着。忽忙之間，已是把兩隻衣袖全打濕了。於是站着發了一會子呆，結果還是把茶房叫了來，只推說水管子壞了，很不容易關住。茶房忙亂了一陣子，把屋子收拾好。自己只是呆坐在床上望着。等茶房走了，自己不由得拍手哈哈大笑起來。自言自語的道：這真是一個大笑話，難道我中了魔了。只這一句，門外有人接了嘴道：怎麼中了魔了，你還迷信這些鬼話嗎？說話的人進來了，就是那管束極嚴的未婚夫

人來了。俊人笑道：我進艙來，就在艙上躺了一覺。躺在床上，一連就作了好幾個夢，鬧得神志不安，眞是要命。雪芙走到屋子裏，四圍張望了一番，因笑道：艙裏收拾得很乾淨。床上的被褥，疊得好好兒的，不像是你在床上睡來着。俊人笑道：本來是起來之後，叫茶房進來，收拾過屋子的。雪芙坐在他對面的小鐵床上，將他放在床頭茶儿上的兩本書，拿到手上，隨便翻了兩翻，又把書合起來，扔到一邊。兩手按住了床單子，慢慢的摸着，低頭笑道：你又失信了呵！你說不同她在一處的，怎麽吃飯的時候，你送菜單子給她，對她是那樣客氣。她倒不埋沒你那番恭敬的意思，還同你那樣客氣。俊人笑着歎了一口氣，搖搖頭道：這可眞難了。叫我怎麽說呢？茶房把菜單子交給了我，我不能不交給她。我要交給她，你又嫌……雪芙笑着搖搖手道：你不必分辨了，其實也用不着分辨。你不會把那菜單子依然送還給茶房嗎？俊人抬起手來，搔了兩搔頭髮笑道：若是彼此不認識，當然我就交給茶房。現在彼此相處得很……不，不，不相處得有一點兒熟了，我接了菜單子，反是交給茶房，顯然是在女賓面前：：雪芙笑道：怎麽往下說呢？顯然是失禮嗎？俊人笑道：也不能就說是失禮。不過總不應該那樣托大。說着，把脚連連在地面上頓了兩下，發着很道：這實在是命裏帶了天魔星，在路上遇到了這麽一位姑娘，讓我啼笑皆非。雪芙搖着手微笑道：你這就不用發急了，反正我不怪你就是。俊人道：眞的，我實在不知道怎麽避免這一個難關才好。哦哦！我這可想起了一件事。你以前說，不爲着方小姐怪我，現在你說不怪我就是，顯然你以前是怪過我的。雪芙這就微瞪了眼道：既然如此，我還是怪你罷。俊人站了起來，抱了拳頭連連的向她拱了兩拱手，笑道：得了得了！自此以後，我們還回到以前的交情去，誰也不要談到這件事上去。雪芙向他望着，微微的發笑。俊人伸了一個懶腰，向床上倒下去，隨手摸了一本書在手，兩手捧着，待要打開，却又卜的一聲，把書闔合起來。雪芙道：你不理我嗎？那我走了。說着，站起身來。俊人跳了起來，把門的小橫插門，給門了起來，笑道：我不出這艙門了，可是你得陪着我。到了九江，我們一塊兒到旅館裏去。雪芙道：你還打算在九江過一宿嗎？據人說，九江這地方，比南京還要熱。上廬山的時候，終以太陽下山以後，連夜上去爲妙。俊人道：晚半天怎樣上山呢？雪芙道：由九江到蓮花洞，到了晚上十點鐘，還有汽車開。蓮花洞到牯嶺呢，差不多一夜到天亮，都有轎子在那裏預備着的。俊人道：既然晚上也可以上山的，那我們就一同走上山去，你有這個勇氣嗎？雪芙笑道：可以呀。你走得上山去的話。大概我不至於不能奉陪。俊人將一個食指點着她道：你說到了九江不上山的，現在可說要上山了。你這簡直是寃我的話。雪芙還站着的呢，將臉一板道：那末，我不上岸了。俊人笑道：你不上岸，輪船開到漢口

去，把你也帶到漢口去嗎？雪芙點點頭道：我願意到了漢口，把我再坐別的船回南京。我的個性很強的，這樣說了，一定就要這樣做，你相信不相信？我想着，大概你是不相信的。傻人只得連連的拱了揖道：你眞要同我鬧蹩扭嗎？我說話就是這樣隨口說了出來的，你要見怪我，那就錯了。得了得了，我這兒給你陪禮了。他口裏說了個不歇，手上也就把揖作一個不歇。雪芙將嘴一撇，微笑道：你眞正成了那句話嘴硬骨頭酥。傻人搶着把身體反抵了門，兩手在胸前環抱着，笑道：我就在這裏，當了把門將軍，我想你總不能把我拖開吧？雪芙鼓了腮幫子坐在床上道：假使你有那脚勁，能在艙門口擋住一天的話，我就在這裏等你一天。正說着呢，房門可就卜卜的响了。接着就聽到尙老太太道：雪芙在這裏嗎？快到九江了。我們今天下午，還要趕着上山呢，還不快來收拾行李呢。雪芙聽了這話，對了傻人不住夾眼努嘴，還用兩隻手舉了起來，一陣亂搖。傻人道：她沒在這裏，我換衣服呢。換了衣服，我就出去找她來。尙太太道：好能，你叫她快一點兒來就是了。哎！這些年輕的孩子們。傻人將耳朵貼在門板上，聽到尙太太的脚步走遠了，這才向雪芙笑道：走了。雪芙紅了臉，將脚一頓道：這盡是你，不讓我出去，回頭見了姑媽，怪不意思的。你怕老太太不知道嗎？傻人向她望着微微的笑，她也就收起了怒容，噗嗤一聲笑了出來了。



二七一一三九

北甯鐵路 (27)

豐台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天津總站 天津東站	121	5.55	3.70	1.85	參攷附註（一）
廊坊	56	2.55	1.70	0.85	
塘沽	165	7.50	5.00	2.50	
唐山	251	11.40	7.60	3.80	
古冶	275	12.45	8.30	4.15	
灤縣	305	13.80	9.20	4.60	
昌黎	341	15.45	10.30	5.15	
北戴河	369	16.65	11.10	5.55	
北戴河海濱	389	17.55	11.70	5.85	
秦皇島	386	17.40	11.60	5.80	
山海關	404	18.30	12.20	6.10	
綏中縣	469	21.15	14.10	7.05	
興城	516	23.25	15.50	7.75	
連山	537	24.30	16.20	8.10	
錦縣	587	26.55	17.70	8.85	
北票	700	31.65	21.10	10.55	
溝幫子	651	29.40	19.60	9.80	
營口	742	33.60	22.40	11 20	
大虎山	694	31.35	20.90	10.45	
彰武縣	806	36.45	24.30	12.15	
通遼縣	945	42.75	28.50	14.25	
新民	764	34.50	23.00	11.50	
皇姑屯	821	37.05	24.70	12.35	
遼甯{南滿站 縣站}	823	37.05	24.70	12.35	

(30) 津浦鐵路

濟南府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天津東總西站	352	15.90	10.60	5.30	
唐官屯	281	12.75	8.50	4.25	
滄州	232	10.50	7.00	3.50	
泊頭鎮	192	8.70	5.80	2.90	
連鎮	162	7.35	4.90	2.45	
桑園	140	6.30	4.20	2.10	
德州	118	5.40	3.60	1.80	
禹城縣	52	2.40	1.60	0.80	
萬德	48	2.25	1.50	0.75	
泰安府	72	3.30	2.20	1.10	
大汶口	100	4.50	3.00	1.50	
曲阜	140	6.30	4.20	2.10	
兗州府	156	7.05	4.70	2.35	
濟甯州	188	8.55	5.70	2.80	
鄒縣	177	8.10	5.40	2.70	
滕縣	217	9.90	6.60	3.35	
棗莊	282	12.75	8.50	4.25	
臨城	251	11.40	7.60	3.80	
徐州府	318	14.40	9.60	4.80	
符離集	379	17.10	11.40	5.70	
南宿州	393	17.70	11.80	5.90	
蚌埠	483	21.75	14.50	7.25	
臨淮關	507	22.95	15.30	7.65	
明光	544	24.60	16.40	8.20	
滁州	608	27.45	18.30	9.15	
東葛	634	28.65	19.10	9.55	
浦口	658	29.70	19.80	9.90	
下關	703	29.85	19.90	9.95	

(28) 北寧鐵路

天津總站東站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北平	140	6.30	4.20	2.10	附註：北戴河海濱僅於暑期中開始營業由北甯路公布之
豐台	121	5.55	3.70	1.85	
廊坊	66	3.00	2.00	1.00	
塘沽	44	2.10	1.40	0.70	
唐山	131	6.00	4.00	2.00	
古冶	155	7.05	4.70	2.35	
灤縣	185	8.40	5.60	2.80	
昌黎	220	9.90	6.60	3.30	
北戴河	248	11.25	7.50	3.75	
北戴河海濱	269	12.15	8.10	4.05	
秦皇島	266	12.00	8.00	4.00	
山海關	283	12.75	8.50	4.25	
綏中縣	348	15.75	10.50	5.25	
興城	396	17.85	11.90	5.95	
連山	417	18.90	12.60	6.30	
錦縣	467	21.15	14.10	7.05	
北票	579	26.25	17.50	8.75	
溝幫子	531	24.00	16.00	8.00	
營口	622	28.20	18.80	9.40	
大虎山	573	25.80	17.20	8.60	
彰武縣	685	30.90	20.60	10.30	
通遼縣	824	37.20	24.80	12.40	
新民	643	28.95	19.30	9.65	
皇姑屯	700	31.65	21.10	10.55	
遼甯{南滿站 總站}	703	31.65	21.10	10.55	

津浦鐵路 (29)

天津東站總站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天津西站					參考附註（二）
唐官屯	72	3.30	2.20	1.10	
滄州	121	5.55	3.70	1.85	
泊頭鎮	160	7.20	4.80	2.40	
連鎮	191	8.70	5.80	2.90	
桑園	213	9.60	6.40	3.20	
德州	235	10.65	7.10	3.55	
禹城縣	301	13.65	9.10	4.55	
濟南府	352	15.90	10.60	5.30	
萬德	399	18.00	12.00	6.00	
泰安府	424	19.20	12.80	6.40	
大汶口	452	20.40	13.60	6.80	
曲阜	491	22.20	14.80	7.40	
兗州府	508	22.95	15.30	7.65	
濟甯州	540	24.30	16.20	8.10	
鄒縣	528	23.85	15.90	7.95	
滕縣	569	25.65	17.10	8.55	
棗莊	634	28.65	19.10	9.55	
臨城	603	27.15	18.10	9.05	
徐州府	670	30.15	20.10	10.05	
符離集	731	33.00	22.00	11.00	
南宿州	745	33.60	22.40	11.20	
蚌埠	834	37.65	25.10	12.55	
臨淮關	859	38.70	25.80	12.90	
明光	895	40.35	26.90	13.45	
滁州	960	43.20	28.80	14.40	
東葛	986	44.40	29.60	14.80	
浦口	1010	45.45	30.30	15.15	
下關	1055	45.60	30.40	15.20	

津浦鐵路 (31)

徐州府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天津東西總站	670	30.15	20.10	10.05	
唐官屯	598	27.00	18.00	9.00	
滄州	549	24.75	16.50	8.25	
泊頭鎮	510	22.95	15.30	7.65	
連鎮	479	21.60	14.40	7.20	
桑園	457	20.70	13.80	6.90	
德州	436	19.65	13.10	6.55	
禹城縣	369	16.65	11.10	5.55	
濟南府	318	14.40	9.60	4.80	
萬德	271	12.30	8.20	4.10	
泰安府	246	11.10	7.40	3.70	
大汶口	218	9.90	6.60	3.30	
曲阜	179	8.10	5.40	2.70	
兗州府	162	7.35	4.90	2.45	
濟甯州	193	8.70	5.80	2.90	
鄒縣	142	6.45	4.30	2.15	
滕縣	101	4.65	3.10	1.55	
棗莊	99	4.50	3.00	1.50	
臨城	68	3.15	2.10	1.05	
符離集	62	2.85	1.90	0.95	
南宿州	75	3.45	2.30	1.15	
蚌埠	165	7.50	5.00	2.50	
臨淮關	190	8.55	5.70	2.85	
明光	226	10.20	6.80	3.40	
東葛	317	14.40	9.60	4.80	
滁州	291	13.20	8.80	4.40	
浦口	341	15.45	10.30	5.15	
下關	386	15.60	10.40	5.20	

(34) 京滬鐵路

南京江邊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鎮江	69	2.70	1.80	0.90	凡行李包裹及雜項等如經由津浦路舊有輪渡者其運費各站里程應加五里計算
丹陽	99	3.75	2.50	1.25	
常州	144	4.95	3.30	1.65	
無錫	183	6.15	4.10	2.05	
蘇州	225	6.90	4.60	2.30	
崑山	260	7.95	5.30	2.65	
南翔	294	9.00	6.00	3.00	
上海北站	312	9.45	6.30	3.15	

滬杭甬鐵路

上海北站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松江	45	1.80	1.20	0.65	
嘉興	99	3.65	2.45	1.35	
硤石	126	4.60	3.10	1.70	
長安	151	5.55	3.70	2.05	
杭州	190	7.05	4.70	2.60	
南星橋	193	7.05	4.70	2.60	

(32) 津浦鐵路

浦口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天津東西總站	1010	45.45	30.30	15.15	參考附註（三）
唐官屯	938	42.30	28.20	14.10	
滄州	889	40.05	26.70	13.35	
泊頭鎮	850	38.25	25.50	12.75	
連鎮	819	36.90	24.60	12.30	
桑園	797	36.00	24.00	12.00	
德州	776	34.95	23.30	11.65	
禹城縣	709	31.95	21.30	10.65	
濟南府	658	29.70	19.80	9.90	
萬德	611	27.60	18.40	9.20	
泰安府	586	26.40	17.60	8.80	
大汶口	558	25.20	16.80	8.40	
曲阜	519	23.40	15.60	7.80	
兗州府	502	22.65	15.10	7.55	
濟甯州	533	24.00	16.00	8.00	
鄒縣	482	21.75	14.50	7.25	
滕縣	441	19.95	13.30	6.65	
臨城	408	18.45	12.30	6.15	
棗莊	439	19.80	13.20	6.60	
徐州府	341	15.45	10.30	5.15	
符離集	279	12.60	8.40	4.20	
南宿州	266	12.00	8.00	4.00	
蚌埠	176	7.95	5.30	2.65	
臨淮關	151	6.90	4.60	2.30	
明光	115	5.25	3.50	1.75	
滁州	50	2.25	1.50	0.75	
東葛	24	1.20	0.80	0.40	

膠濟鐵路 (33)

濟南府與下列各站間	里程	普通客票價目			備考
		一等	二等	三等	
	公里	元	元	元	
青島	412	18.20	12.15	6.10	
四方	404	18.20	12.15	6.10	
滄口	394	18.20	12.15	6.10	
城陽	379	17.65	11.80	5.90	
藍村	357	16.60	11.05	5.55	
膠州	334	15.50	10.35	5.20	
高密	308	14.25	9.50	4.75	
岞山	264	12.25	8.20	4.10	
蝦蟆屯	241	11.20	7.45	3.75	
坊子	231	10.65	7.10	3.55	
二十里堡	223	10.30	6.85	3.45	
濰縣	218	10.10	6.75	3.40	
朱劉店	203	9.40	6.25	3.15	
昌樂	194	8.85	5.90	2.95	
青州	159	7.20	4.80	2.40	
辛店	136	6.15	4.10	2.05	
張店	114	5.25	3.50	1.75	
淄川	136	6.15	4.10	2.05	
饗山	143	6.50	4.35	2.20	
大崑崙	147	6.70	4.45	2.25	
博山	157	7.20	4.80	2.40	
周村	96	4.35	2.90	1.45	
普集	67	2.90	1.95	1.00	
棗園莊	49	1.80	1.20	0.60	
黃台	10	0.30	0.20	0.10	